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〇九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〇九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七〇五〇

李鳴復 四

- 論擢任二府之臣當責其實疏 一
- 論進賢才退小人疏 三
- 論內外兼治當自得人始疏 三
- 論用人有二要疏 五
- 請召杜範唐璘留曹豳趙涯疏 七
- 論改差黃元直疏 八
- 論師高宗成憲以取鯁直之士疏 九
- 論朝廷宜振綱紀疏 一
- 再論朝廷宜振綱紀疏 二
- 論重紀綱養名節疏 三

全宋文卷七〇五一

全宋文 目錄

李鳴復 五

論趙范當去私禁暴懲忿疏	一六
請出內庫錢絹助糴軍糧疏	一八
制國用疏	二〇
理內之道當以節財爲急疏	二三
論致天變在君相疏	二五

全宋文卷七〇五二

李鳴復 六

論復家計寨增忠勇軍額疏	二九
論今日當議備邊之實疏	三一
論和議不足恃當以守備爲急疏	三二
乞宣引兩督視使各陳己見疏	三五
乞嚴爲廣西之備疏	三六
論軍政數事奏	三七
論韃使引見不必臨軒疏	四一
經筵講讀奏舉狀	四二

論省試疏	四三
白辨疏	四四

全宋文卷七〇五三

魏了翁 一

賜左丞相鄭清之辭免兼職不允詔	四六
賜淮東制置趙葵乞遂退閒不允詔	四六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	四七
擬御筆褒鄭清之	四八
賜葛洪辭免資政提宮乞休致不允詔	四八
曾參政從龍生日賜牲餼詔	四九
聞喜宴口宣	四九
賜吏部尚書李稟乞歸田里不允詔	四九
賜知閣韓休乞休致不允詔	五〇
賜李稟辭免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不允詔	五〇
賜洪咨夔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不允詔	五一
賜李稟再辭免除端明內祠侍讀不允斷章批答	五一

李皇再辭免除端明內祠侍讀不允斷章口宣	五二
賜葛洪再乞休致不允詔	五二
賜崔與之辭免參知政事不允詔	五二
賜陳卓乞解簽書樞密辭執政恩例奉祠不允詔	五三
賜陳韡辭免除工部尚書不允詔	五四
賜陳卓再乞祠不允詔	五四
擬趣召崔與之御筆	五五
賜右丞相喬行簡生日禮物詔	五五
賜左丞相鄭清之生日禮物詔	五六
賜李皇乞還故里不允詔	五六
賜李皇再上章乞還故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五六
安癸仲撫諭四川官吏軍民詔	五七
漢州到任謝表	五八
被旨兼權潼川運判謝表	五九
潼川提刑司賀瑞慶聖節表	五九
潼川轉運司賀瑞慶聖節表	六〇

潼川提舉司賀瑞慶聖節表	六〇
潼川運判謝到任表	六一
直秘閣知潼川府到任表	六一
謝周程三先生賜謚表	六二
立皇子賀皇帝表	六三
賀皇后牋	六四
明堂大禮肆赦賀慶成表	六四
賀受寶表	六五
賀皇后牋	六五
元日受寶肆赦謝表	六六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六六
代宰臣以下謝賜喜雪御筵表	六七
除權工部侍郎謝表	六七
謝皇太后表	六八
復元官職宮觀謝表	六九
上皇太后表	七〇

潼川路安撫到任謝表 七〇

全宋文卷七〇五四

魏了翁 二

奏乞為周濂溪賜謚 七二

奏論故軍器監主簿游仲鴻紹熙末年建明宗社大計 七四

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七六

奏論人心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五 七八

奏論州郡削弱之弊 八一

全宋文卷七〇五五

魏了翁 三

論擇人分四重鎮以備金夏韃事劄子 八五

奏論實錄缺文 八七

奏論蜀邊墾田事 八九

直前論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遠夷利害五幾劄子 九一

直前論士大夫風俗劄子 九四

上殿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劄子 九六

上殿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劄子……………九八
上殿論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劄子……………九九

全宋文卷七〇五六

魏了翁 四

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一〇一

封事奏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以盡下情……………一〇九

全宋文卷七〇五七

魏了翁 五

應詔封事……………一一五

全宋文卷七〇五八

魏了翁 六

被召除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一劄……………一三九

被召除授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二劄……………一四三

被召除授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三劄……………一四六

被召除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四劄……………一四九

被召除授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五劄……………一五四

全宋文卷七〇五九

魏了翁 七

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 一五八

奏乞收回保全故相史彌遠御筆 一六五

奏乞將趙汝愚配饗寧宗廟廷第一劄 一六七

奏乞趣詔崔與之參預政機 一六九

奏乞審度履畝利害以寬中下戶 一七〇

全宋文卷七〇六〇

魏了翁 八

再辭免除權工部侍郎奏狀 一七三

除權工部侍郎舉虞剛簡自代奏狀 一七六

應詔薦楊子謨等五人奏狀 一七六

除寶章閣待制舉游似自代奏狀 一七七

辭免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奏狀 一七八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一七九

薦三省元奏狀 一八〇

再辭免召命奏狀	一八二
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奏狀	一八三
辭免兼權吏部尚書奏狀	一八三
辭免御筆叙理磨勘轉官命詞褒諭奏狀	一八四

全宋文卷七〇六一

魏了翁 九

丐祠奏狀	一八五
再乞祠奏狀	一八六
辭免同產兄利路提刑高稼贈卹恩例奏狀	一八九
三乞祠奏狀	一九〇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劄子	一九一
再辭免知潭州劄子	一九二
三辭免知潭州劄子	一九三
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狀	一九四
再辭免紹興府劄子	一九五
辭免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奏狀	一九六

再辭免知福州劄子 一九七

乞致仕劄子 一九八

全宋文卷七〇六二

魏了翁 一〇

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奏狀 一九九

再辭免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表 二〇〇

三辭免僉樞督視奏劄 二〇一

辭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奏狀 二〇二

辭免督視軍馬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 二〇三

先事奏陳三事 二〇七

再辭執政恩數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 二〇九

三辭乞以從官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 二一〇

乞檢會累積收回執政恩例奏劄 二一一

辭免兼領督視江淮軍馬奏狀 二一三

全宋文卷七〇六三

魏了翁 一一

奏兩府所辟官屬截日供職	二一四
奏隨宜區處十事	二一五
奏別擇日朝辭	二一六
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謝表	二一六
奏乞宣諭大臣趣辦行期	二一八
奏乞增支督府錢物	二二〇
陛辭奏定國論別人才回天怒圖民怨	二二一
奏乞降便宜詔書	二二三
賜便宜詔書謝表	二二三
奏將帥漕餽送添犒諸軍	二二四
奏抵平江府	二二四
奏德安叛卒姦詐及備鞬聲東擊西	二二五
奏與趙葵私覲禮物	二二六
奏至鎮江犒軍	二二六
奏至建康犒軍不敢以捷報緩行色	二二七
奏併力援襄及令參謀官吳潛留幕府	二二八

奏和不可信常為寇至之備 一二二九

奏虜犯隨信光黃等處事宜 一二三一

奏措置江陵府三海八櫃 一二三二

全宋文卷七〇六四

魏了翁 一一一

奏外寇未靜二相不咸曠天工而違時幾 一二三五

奏乞將樊文彬高世英優加贈卹 一二三八

奏襄陽被圍日久乞降詔勉諭制臣 一二三九

奏乞早定峽州襄陽守臣 一二四〇

自劾 一二四一

奏措置京湖諸郡 一二四二

奏乞降結局指揮收回新命速賜竄斥 一二四三

奏析督府前後事體乞檢會累奏施行 一二四四

奏北軍當思調伏庶內外相安 一二四五

全宋文卷七〇六五

魏了翁 一三三

奏撥官告銀絹付別之傑經理	二四七
奏備別之傑申到劉廷美等復襄事宜	二四八
奏繳別之傑書施行復襄事宜	二四九
繳奏奉使復命十事	二五〇

全宋文卷七〇六六

魏了翁 一四

辭免召赴行在狀 一	二五九
辭免召赴行在狀 二	二六〇
論四川改官人積滯劄子	二六〇
辭免除直秘閣知瀘州狀	二六四
申尚書省乞檢會元奏賜橫渠先生謚狀	二六四
申尚書省乞蔭補表姪高斯謀狀	二六五
辭免除起居舍人狀	二六七
丐祠申省狀	二六七
再乞祠申省狀	二六八
辭免除起居郎狀	二六九

丐祠申省狀	二七〇
再乞祠申省狀	二七〇
三乞祠申省狀	二七一
四乞祠申省狀	二七一
五乞祠申省狀	二七三
辭免除工部侍郎狀	二七三
丐外再申尚書省狀	二七四

全宋文卷七〇六七

魏了翁 一五

丐祠再申尚書省狀	二七五
牒糧料院契勘供職月日幫行請給	二七六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狀	二七六
辭免知遂寧府狀	二七七
辭免除寶章閣待制潼川府路安撫知瀘州狀	二七七
申省論龍飛鼎甲人初任堂差	二七八
再辭免除權禮部尚書狀	二七九

再辭免御筆叙理磨勘申省狀	二七九
榜諭沿邊將帥軍民勦賊推賞	二八〇
榜諭北軍	二八一
畫一榜諭將士	二八二
榜被兵諸郡蠲免科役	二八四
榜諭北軍	二八四
漢州勸農文	二八五
權遂寧府勸農文	二八六
潼川府勸農文	二八六
潼川府勞農文	二八七
紹定六年勞農文	二八八
端平元年勸農文	二九〇
端平元年勞農文	二九一
全宋文卷七〇六八	
魏了翁 一六	
與揚州趙制置書	二九三

與丞相書……………二九三

與揚州趙制置書……………二九五

與蔣左史書……………二九五

與左丞相書 一……………二九六

與左丞相書 二……………二九七

與左丞相書 三……………二九七

與左丞相書 四……………二九九

與左丞相書 五……………三〇〇

與別參謀書……………三〇〇

與左丞相書……………三〇一

與趙大使書……………三〇一

與別參謀書……………三〇二

與趙大使書……………三〇三

與游侍郎書……………三〇三

與左丞相書……………三〇四

與安總領書……………三〇四

與丁制置書	三〇五
與李大著心傳書	三〇五
與京湖別制置書	三〇六
與左相書	三〇六
與知安吉州蔣左史重珍書	三〇七

全宋文卷七〇六九

魏了翁 一七

上建康留守葉侍郎適書	三〇八
上李參政壁論蜀事書	三〇九
上韓太師侂胄論逆曦事書	三一〇
上吳宣撫獵論布估書	三一三
答虞永康剛簡書	三一四
又答虞永康書	三一六
東孫蒲江綱 一	三一七
東孫蒲江 二	三一八
答名山張監茶伯酉書	三一九

代南叔兄上費參政士寅書 三二〇

全宋文卷七〇七〇

魏了翁 一八

上曾樞密從龍書 三二三

上史丞相彌遠書 三二六

丐祠上史丞相彌遠書 三二七

再乞祠上史丞相彌遠書 三二八

丐祠上史丞相彌遠書 三二九

再上史丞相彌遠書 三三〇

四乞祠上史丞相彌遠書 三三〇

除工部侍郎上史丞相彌遠書 三三一

丐祠上史丞相彌遠書 三三二

再上史丞相彌遠書 三三二

辭靖州洪守倬月給書 三三三

答滕景重處厚書 三三四

答蔣得之山書 三三五

全宋文卷七〇七一

魏了翁 一九

答林知錄觀過書	三三七
答昌化潘知軍子順書	三三八
答武岡李通判劉書	三三八
答荆門張僉判元簡書	三三九
答遂寧李侍郎稟書	三三九
答任總幹書	三四〇
答長沙李縣丞亢宗書	三四一
答曾參政從龍書	三四一
答劉提幹子澄書	三四二
答贛州聶侍郎子述書	三四三
答張大監書	三四四
答張大監書	三四五
答袁衢州甫書	三四五
答黃子才書	三四七

答張大監忠恕書	三四七
答德慶陳知府書	三四八
答丁大監黼書	三四八
答嚴教授植書	三四九
答彭運幹鉉書	三四九
答許介之解元玠書	三五〇
答范殿撰子長書	三五〇
答樊致政庚書	三五〇
答江縣尉鏊書	三五二
答遂寧李侍郎書	三五二
答吳寺丞泳書	三五三
答楊架閣恢書	三五四
答李侍郎書	三五四
答陳子敬疇書	三五五

全宋文卷七〇七二

魏了翁 二〇

答江西提刑葉大卿宰書	三五六
答湖廣陳總領允迪書	三五七
答葉子冥書	三五七
答澧州徐教授復書	三五八
答福建史提舉彌忠書	三五九
答易尚書被書	三六〇
答洪郎中咨夔書	三六一
答真侍郎書	三六二
答袁提舉甫書	三六三
答李遂寧臺書	三六三
答袁提刑申儒書	三六四
答廣西趙經略書	三六四
答林衢州略書	三六五
答袁提舉甫書	三六六
答薛檢法書	三六七
答丁太監書	三六八

答池州張通判洽書	三六九
答知常德袁提刑申儒書	三七〇
答黃總領申書	三七〇
答寶慶梁教授書	三七一
答湖北李運使壽朋書	三七一
答史提舉彌忠書	三七二
答林大卿書	三七三
答潘瓊州子順書	三七三
答寶慶李知府書	三七四
答劉司令宰書	三七四
答周晦叔應辰書	三七五
答楊均州恢書	三七六
答王邵武遂書	三七六
答朱擇善改之書	三七七
答吳寺丞泳書	三七八

魏了翁 二一

答蔡總領廩書	三七九
答楊次房少張書	三七九
答蘇伯起振文書	三八〇
答巴州郭通判黃中書	三八一
答黃眉州申書	三八二
答前臨安尤通判燭書	三八二
答趙全州必愿書	三八三
答周監酒書	三八四
答遂寧李侍郎稟書	三八五
答馮吉父祥書	三八六
答真侍郎德秀書	三八六
答楊富順伯甫書	三八七
答閻運幹書	三八七
答熊教授有宗書	三八八
答喬尚書行簡書	三八八

答林提刑岳書	三八九
答夔路趙運判書	三九〇
答真侍郎書	三九二
答洪士龍天成書	三九三
答楊瀘州書	三九四
答丁大監黼書	三九四
答喬尚書書	三九六
答羅制幹愚書	三九七
答曾教授宏迪書	三九七
答真侍郎書	三九八
答虞邛州方簡書	三九九
答羅制機愚書	三九九
答李監丞心傳書	四〇〇
答湖南李運使鼎書	四〇〇
謝史丞相書	四〇一

魏了翁 二二一

與李眉州書	……	四〇二
與黃制置伯固書	……	四〇三
與江陵別安撫之傑書	……	四〇四
與程運使遇孫書	……	四〇五
與鄭丞相書 一	……	四〇六
與鄭丞相書 二	……	四〇七
與陳參政書	……	四〇九
與蔣大著重珍書	……	四一〇
與真侍郎書	……	四一一
與李舍人性傳書	……	四一二
與丁制副黼書	……	四一二
與吳舍人永書	……	四一四
回牟總幹子才書	……	四一五
與曾參政書	……	四一五
與吳知縣書	……	四一六

與鄭左相書	四一六
上兩丞相乞以陰雨祭國門書	四一七
與寧國趙書記時頌書	四一八
與吳提幹書	四一八
與吳侍郎潛書	四一九

全宋文卷七〇七五

魏了翁 二二三

謝邛守范季才宗丞蓀啓	四二〇
成都僉判到任謝劉制置啓	四二一
通通判王國正啓	四二二
上趙運使蕃啓	四二二
代謝劉制置舉狀	四二三
通陳總領啓	四二四
通謝尚書啓	四二五
賀謝尚書啓	四二六
通□茶馬啓	四二七

除國子正謝丞相啓	四二八
除正字謝宰相啓	四二九
差知嘉定府謝宰執啓	四三〇
知漢州謝安大使啓	四三一
知眉州到任謝安大使啓	四三二

全宋文卷七〇七六

魏了翁 二四

答眉州同官啓	四三三
答趙通判希存啓	四三三
答州縣官生日啓	四三四
生日謝李參政壁啓	四三四
謝劉潼川光祖啓	四三五
賀張運使啓	四三六
除潼川運判謝宰執啓	四三六
生日謝親友啓	四三七
通安少保定昏啓	四三七

被召謝宰執啓	四三八
除兵部郎官兼史職謝宰執啓	四三九
回蔣狀元重珍啓	四四〇
回蔡狀元仲龍啓	四四〇
回趙狀元發啓	四四一
生日謝親友惠詩詞啓	四四一
除秘書監謝執政啓	四四二
除起居舍人謝宰執啓	四四二
賀皇子國公誕生皇孫劄子	四四三
生日謝人惠詩詞啓	四四四
謝安監丞納幣啓	四四四
賀范帥子長啓	四四五
答靖州士人生日啓	四四五
答衆官致禮者啓	四四六
海答生日惠詩啓	四四六
生日謝人惠詩詞啓	四四七

又謝守倅啓…………… 四四七
生日謝守倅以下惠詩詞啓…………… 四四七

全宋文卷七〇七七

魏了翁 二五

答靖州時官士人惠生日啓…………… 四四九
答靖州范倅中啓…………… 四四九
生日答衛沅州漑啓…………… 四五〇
復元官職宮觀謝宰執啓…………… 四五〇
答虞邛州方簡定婚啓…………… 四五一
答楊廣安約定婚啓…………… 四五一
答馮叙州邦作謝武侯廟碑啓…………… 四五二
瀘州到任謝宰執啓…………… 四五三
答生日啓…………… 四五四
賀鄭丞相清之啓…………… 四五四
答生日啓…………… 四五六
回生日啓…………… 四五七

回諸公生日啓	四五七
昭代親友帖	四五八
送虞仲易剛簡赴夔路提刑序	四五九
送吳門葉元老歸浮光序	四六一
送清湘文元歸土谿序	四六二
贈易數雍堯俞	四六三
贈資中王彥正風水說	四六三
贈術士楊坤	四六五
贈太素陳純	四六五
贈王彥正	四六六
贈術士孫守中	四六七
書龍協惠事	四六八
贈術士游大有	四六八
送左輦歸廬陵	四六九
陳深父子帖	四六九

全宋文卷七〇五〇

李鳴復 四

論擢任二府之臣當責其實疏

臣聞臺諫者，天子之耳目；宰執者，天子之股肱也。耳目聰明，則四方萬里之遠，無幽而弗燭。股肱運動，則一日二日之幾，無衆而不舉。歐陽修嘗謂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諫官雖卑，與宰相等。蓋以夫尊卑異勢，雖有小大之殊，而關繫一理，實無等差之別。修以書遺司諫，故不及臺臣，然而臺諫皆有言責者也。臣以虛庸，繆膺委寄，惴惴朝夕，常有不勝其任之憂，故申嚴紀綱，自本臺始。臺綱既肅，將推之朝廷，達之天下，使皆井井有序。莫重於中書，莫嚴於右府，命令之所自出，理亂之所攸關。而閱歲踰時，員猶多闕，貳公弘化，屢以告聞。天下事物之衆，豈一人之智所能周知？朝廷機務之繁，豈一相之力所能獨任？此非獨臣憂之，凡位于朝者莫不憂之。非獨位于朝者憂之，凡天下之有識者亦莫不憂之。陛下聖慮洪深，宸章敷渙，久居政府者循序而進，召自遠外

者以次登庸，中外聳瞻，無不舉手加額。而朝儀位序，文章推遜，又宛乎虞廷濟濟之風，一事而衆美具焉。此皆陛下選任至公，精神感召，故人情胥悅，僉論允諧，甚盛舉也。雖然，陛下之選用數臣也，非徒爲是觀美也，必有以責其實。數臣之際遇陛下也，非但講相遜之虛文也，當有以副其實。曩者權臣懷引類之私，故賢否混淆，薰蕕雜處，今無有矣。儻衆正聚於中，羣邪屏於外，而猶治不加進，無益也。曩者權臣懷獨運之私。故緘默成風，模稜成習，今無有矣。儻居可爲之地，逢可言之時，而猶畏避退縮，無益也。慶曆中，范仲淹、富弼歸自陝西，擢置二府，仁宗皇帝特開天章閣，從容賜問，凡所條奏，輒見施行，其傾心待遇如此。陛下之擢任數臣，將以有爲也，可不以是爲法乎？杜衍謹守規矩，仲淹自信不疑，韓琦純正而質直，富弼明敏而果銳。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是四人者當時賢之，後世頌之。二三大臣之得君，將以行其道也，可不視此爲勸乎？厥今機會鼎來，事力未裕，廟堂之上，縉紳之間，謀論略有不同，襄閩之和、淮閩之戰，意嚮迥然各異，天下正觀數臣之所以補報陛下者，果有何策，陛下之所以擢任數臣者，果以何能？夷夏盛衰，在此一舉，生靈休戚，繫此一時。謂宜謹之重之，使道出萬全，試無一擲，此尤第一義也。二三大臣任重股肱。而臣以繆悠職司耳目。股肱耳目，誼均一體，是用不識忌諱，冒貢愚忠，惟陛下察焉。臣不勝拳拳。

臣又聞二府每困於多事，而僚屬常病於闕員，以闕少之員，臨繁劇之務，胥吏環擁，案牘滿前，目不停視，手不停筆，十未去二三，已報會堂矣。精力強敏，猶能自出其己見，期限或迫，不免

受成於吏手。否則，淹延遲頓，至有踰數月不下者。大化更新，積弊當革。必也，清其務，擇其人，使官無闕員，員無廢事而後可。此亦二三大臣所當講行者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論進賢才退小人疏

臣聞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君子小人之進退，治亂之所由分也。舜有天下，十六相在所舉，四凶在所去，可謂能知人矣。而伯益猶告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勿之爲言戒辭也，所以堅帝舜舉相去凶之念，而使之不變也。今陛下既知賢之當任矣，臣願一此心而不二；既知邪之當去矣，臣願信此心而不疑。二三大臣能勉其所當勉，羣有司百執事能戒其所當戒，而陛下又能味伯益之語，堅帝舜之心，則天下無不治矣。臣不勝惓惓，惟陛下垂察。《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論內外兼治當自得人始疏

臣嘗觀司馬光論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亦有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

罰。歷仕三朝，皆以此爲獻，且曰：「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光端人也，以不欺事主，臣竊慕之。臣向者待罪臺端，妄論禦外之策莫過於和戰守，理內之道無出於兵民財。和戰守雖三，而當以固守爲重；兵民財雖三，而當以節財爲急。其區分條畫，所以別其輕重之宜、緩急之序者，無慮數千言。既又欲其言之必可行，思其事之必可成也，復以用人之說進。謂稽諸既往，揆之方來，所以致內外之兼治，當自得人始。臣今去國，朝夕思念，所以獻之陛下者，不敢易以他說。和戰守固不一也，然得其人，則和可成，戰可勝，守可固。兵民財固不一也，然得其人，則兵可強，民可安，財可裕。特在吾君、吾相所以責成委任者何如耳。今朝廷之上論事之臣多，任事之臣少，好名之士常超乎同列，務實之士每沉於下寮。發言盈庭，紛然聚訟，若可刻期課效矣，或付以事任，則遲回羞沮，凜乎若刀鋸鼎鑊之在前。知所以言而不知所以行，何益哉？鳴佩造朝，歡然聲價，謂宜無職不舉矣，及責以事功，則誕謾迂闊，茫乎如捕風逐影，而莫究其迹。名焉如彼，而實則如此，何益哉？因其言而委之以行，然後見其言之果有補於時，因其名而責之以實，然後信其人之真有用於世。聽言觀人之法，莫切於此。邇者侍從臺諫、卿監郎官被旨薦士，連章累牘，多至數十人，少亦不下七八人，朝廷已書之於籍矣。上以實求，下必以實應。外而和戰守之應酬，內而兵民財之經理，正當於焉選之，於焉用之。司馬光有言：「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適，任之欲專。」采之欲博者，無求備於一人也。辨之欲精者，無使名冒實、僞冒真也。使之欲適者，用不違其才也。任之欲專者，無使邪慝之人敗之也。然後爲之高爵厚祿，以勸其勤，爲之嚴刑重誅，以懲其慢。賞不私於好

惡，刑不遷於喜怒，此人君之要道也。光之言即臣之說也。陛下誠於是焉而加意，則所以禦外，所以理內，將井井有序，而成效可求矣。臣稟資愚魯，寄跡孤危，蒙陛下眷遇之隆，覆存之篤，慚無以報。乍遠闕庭，輒效司馬光舉其平日之所已陳者，諄複言之。陛下不以其爲常談而垂聽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論用人有二要疏

臣昨嘗妄論禦外之策，莫過於和戰守；理內之道，無出於兵民財。其輕重之宜、緩急之序，已皆白言之。然稽諸既往，揆之方來，所以致內外之兼治，未有不自得人始也，今日之人才何如哉？數十年來，臧汙習成，廉耻道喪，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當柄臣氣焰熏灼之時，逆長風而孤騫，回狂瀾於既倒者，固不能盡無，若見義而謬爲伯夷，見利而甘爲盜蹠者，滔滔皆是也。今鵷行鷺序，大半虛員，督府名藩，率多剗印，朝廷欲辦一事，舉一職，彷徨四顧，每難其人，則人才之不足，非今日所當加意乎？雖然，天下未嘗無才，亦視夫上之人所以作成振起者何如耳。用人之道其要有二：一曰量才而授之以事，二曰久任而責之以實。昔司馬光嘗論官人之法，其爲說曰：「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

善也。」光之意蓋謂收采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則天下事將無不可爲者。今習俗蠹壞，已汗者固不可使清，而公道昭明，方來者豈宜併棄？陛下舉監司則有詔，舉將帥則有詔，舉公廉明練堪任帥閫監司則又有詔。內而侍從臺諫，外而執政從官，內而三衙環衛，外而總管軍帥，各搜羅推擇，以供陛下之器使者，不知其幾矣。舉而不實，試而不效，懲之以連坐之法可也。未用而逆疑其不可用，已舉而過慮其不足舉，悠悠歲月，徒嘆乏才，辰乎不再，豈不甚可惜哉？陛下儻能宣諭大臣，重加遴選，勿限資格，曉錢穀者使治財賦，明政術者使爲守長，負智謀者使任將帥，其他如禮樂刑政，觸類而長，莫不皆然，下至醫卜百工，亦隨其能而任之。將見人心激昂，各勤乃事，而懲勸之法，得以施之於後矣。臣故謂量材而授之以事，在今日所當行者，此也。光又嘗進理財之策，其爲說曰：「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工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爲氏。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爲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光之言非獨可爲理財之法，施之他職，將無不可者。今大化更新，宿弊當革，經久之政不講，僥倖之風尚存。陛下試思親政以來，見之除授者凡幾，任某人以某事，所著者何績；委某人以某職，所成者何功？不日而遷，視官府如傳舍，數期而去，謂職業爲假途。僨軍而寵以美官，豈足爲勸；剝下而使之佚罰，何以示懲？責任不專而倖心生，黜陟不明而玩心作，以此圖治，尚何怪事功之不立哉！陛下儻能明詔大臣，任以是官，必課以是績，理財者使之究見源流，而財必欲其裕；治民者使之周知疾苦，而民必欲其安；主兵者使之精加訓練，而兵必欲其強。其他職任，視此施行。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

刑誅，而勿貸其罰。將見人心震懾，各盡所長，而前日之委寄，皆班班然有實效之可紀矣。臣故謂久任而責之以實，在今日所當行者，此也。且自古未嘗借才於異代也，周宣王當王室板蕩之後，側身修行，任賢使能，有仲山甫以出納王命，有申伯以式是南邦，有方叔召虎以驅攘夷狄，則周末嘗無才。漢宣帝當權臣擅命之餘，厲精爲治，信賞必罰，命丙魏以輔政，命龔黃以治郡，命趙充國以控制西羌，則漢未嘗無才。蓋天生一世人，自足辦一世事，激之則雲合響應，沮之則巖隱穴藏。吾君吾相果能舉之以公，待之以信，委之以事，責之以實，寵之以厚賞，又威之以顯罰，如是焉而猶有乏才之歎，謂朝廷不尊，萬事不理，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未之信也。《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蓋用其可用，敬其可敬，刑其可刑，古聖人爲治之道，初不外此。惟陛下裁擇。《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請召杜範唐璘留曹翽趙涯疏

臣猥以孤蹤，來從萬里，蒙陛下特賜親擢，俾玷邇聯，大懼疏愚，一無稱塞。向以煩言而去國，今以召旨而造朝。方圖入奏，而赴堂治事之令已頒；方切控辭，而隨班引見之命已下。遭遇有此，戰兢實多。臣竊見皇祐中文彥博爲唐介論奏，介貶別駕，彥博出知許州。其後彥博入朝，因言介頃爲御史，言事多中臣病，雖有風聞之誤，然責之太過，請復召用。彥博之寬洪，介之剛直，當時兩賢之。

杜範、唐璘、曹豳、趙涯皆嘗論臣者，臺諫言事職也。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四臣之有言於陛下，臣之藥石也。今臣偶叨誤恩，辭不獲命，恐四臣者懷不自安。欲望聖慈，特出宸斷，於範於璘，召而再使之來；於豳於涯，留而弗使之去。庶各修職業，共濟事功，開大公至正之門，去分朋植黨之患。特在陛下轉移間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論改差黃元直疏

臣誤蒙聖恩，分畀越闕。適當去歲水潦之後，庫筭空虛，財計耗竭，賦入有限，支吾不行。原其所由，多緣近年以來官員添差數多，蠹耗甚夥，俸給歲以數萬計，米以千計，他費不與焉。近嘗具劄奏陳，乞止差正任，免放行添差，庶幾郡無橫費，民得少蘇。朝夕俟命，今月十九日準省劄，添差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黃元直，改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仍釐務填見闕。臣照得帥臣事務最簡，舊管正任參議、機宜、撫幹三員，事未嘗不辦。今添差參議則有蘭德，添差幹辦公事仍釐務則有趙與薇，添差幹辦公事不釐務又有趙希諫，添差準備差遣仍釐務則又有史松卿，兼準備差遣監贍軍酒庫則又有余紹祖。正員居其三，而創員居其五，已不勝其多矣。若更添差機宜一員，則是兩倍其數，非惟重費俸給，又且徒見冗員。聞黃元直世居紹興，以本郡人任本郡差遣，恐於祖宗成法不能無妨，朝廷亦何便於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照臣前請，與免放行添差黃元直，改畀別郡差遣。庶祖宗之法

不至廢壞，而州郡之力亦得少寬，不勝莫大之幸。《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論師高宗成憲以取鯁直之士疏

臣竊惟國家設科以取士，公卿大夫由此其選，所以正國致君者在是，所以濟時拯世者在是，所以美教化移風俗者亦在是。一時之去取，異日之理亂繫焉，可不謹哉！陛下憤累歲公道之不明，載灑宸翰，以崇雅黜浮，參觀器識之說訓諭知舉，以易卷假手，懷挾傳義之弊，戒約多士，使真才實能得以自見，德至渥也。而有司奉行不謹，繩墨解縱，弊倖繁滋。邇者覆試，而中選之士不入程度者，尚多有之，所以虛陛下責成之意亦已甚矣。雖然，往者不必責，來者猶可勉也。高宗皇帝於紹興二年，嘗批賜考校官曰：「今次殿試對策，直言之人擢在高等，諂佞者置之下等，辭語尤諂佞人與諸州文學。」是歲得張九成爲第一，上曰：「凡士人當自初進，便須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張九成對策，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迴避，擢在首選，其誰曰不然？」至二十七年，又嘗以御筆宣示殿試官曰：「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并置上列。無失忠讜，無尚諂諛，以稱朕取士之意。」是歲得王十朋爲第一。上宣諭宰臣曰：「殿試卷子，其間極有直言者，前後廷對未見有此。」又曰：「自此人才極有可用。」聖謨洋洋，真萬世取士之龜鑑也。何代不生才，顧上之人所以拔擢委任者何如耳。

陛下益計偕之額，重司衡之選，嚴覺察之禁，下覆試之令，無非爲搜才設也，而真僞混殽，尚闕然不滿人意。今群天下之士，悉試于天子之庭，倘復因仍故態，忠佞不分，是非倒置，或有學術淺暗，議論乖繆，如葉祖洽者，竊據上等，則士氣摧沮，人才委靡，陛下異日將誰共治天下哉？高宗皇帝家法具在，願陛下舉而行之，使天下咸知更化之後，鯁直者必用，諛佞者必黜，果有以異於前日，不勝宗社之幸。

〔貼黃〕臣生長萬里外，素不知朝廷事體，但見數十年來，大庭策士，貴要之子、權勢之家，多竊據前列。如毛自知之乳臭，劉渭之多貲，至今議者猶竊非之。歲在己丑，臣始至京，蜀士有該特奏恩者，先一日知問目，後遂試中甲科，莫曉其故。近見學士院宣鎖，乃在於引試數日之前，機事不密，或者其在此乎？臣嘗觀周必大序《掖垣類藁》，謂國朝知制誥掌外制，必召試中書而後除，所以試者觀其敏也。若代言之官，止預一日宣鎖，授以旨意，俾之撰述，不過頃刻可辦。候進士入，當制者始出，夫如是則造庭之士，各展盡一日之長，僥倖者不容以行其私，而真才實能始得以自見，其於聖治實非小補。如臣言可采，乞斷自聖意，降付中書省，自今而後，檢舉施行。伏乞睿照。《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七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論朝廷宜振綱紀疏

臣比嘗因高沙、方城之叛，述古人討亂之法以進，謂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又謂士卒干紀，此殆闔帥責耳，闔帥不舉其職，而輒以上累朝廷，朝廷又不審其宜，而動即降下黃榜，何榜之輕也！臣無他意，大率欲爲朝廷正名分，振紀綱，使不流於姑息耳。黃陂之叛與高沙、方城等，意謂必知所懲創。聞諸道路，其爲乖誤，抑又甚焉。淮西討叛，而湖北則納叛，是自爲矛盾也。于俊領兵剿賊，而王旻則出兵助賊，是自相魚肉也。孟珙許之以便宜，書填防禦使、京交十萬、官田百頃，又聽從各人向某處州郡駐劄，是賞盜也。賞盜而欲以弭盜，可乎？王旻先逆之境上，給以貲糧，助以兵力，又謂叛賊委是可嘉，欲與轉六七官，或陞差路分，陞差統制，是誨盜也。誨盜而欲其不爲盜，得乎？高沙之叛，始雖縱之，終能戮之，尚有辭也。方城之叛，國人討之，敵人納之，猶可諉也。今黃陂之叛，境內自爲胡越，國中自爲寇讎，此何風也？叛卒挾外寇以劫制中國，邊將挾叛卒以劫制朝廷，此何等氣象也？臣恐唐末五代之禍，自是始矣。然則如之何？曰：脅從者不必治，而渠魁不可不殲也。異我者不足責，而同我者不可不戒也。命令自天子出，未聞邊將擅書填告命以啗賊也，是可慮也。尺地莫非王有，不聞邊將敢欲割地以遺賊也，是可憂也。一時之事變雖激，萬世之正理不可不存也。邊鄙之間，輕囂小人，雖肆無忌憚，廟堂之上，任重大老，不可不執持公道也。若朝廷但欲買靜，一切風

靡，欲得官爵即與之官爵，欲得便地即移之便地，欲索犒賞即爲之支犒賞，欲逐主帥即爲之易主帥。戕殺本將之罪不復問，劫掠平民之罪不復究，討叛者有罰，納叛者有賞，則名分盡喪，紀綱大壞。北軍之久歸附者，必縱欲以求逞，將帥之當事任者，必乘間以自肆。他日之禍，又不止於今日矣。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利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再論朝廷宜振紀綱疏

臣聞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古人討亂法也。事有不安其常而至于變，不循其理而至於亂，豈必人人皆有是心哉！鼓而倡之者不一二，脅而從之者常八九。逆順未分，則其勢合，利害漸迫，則其心離。善治亂者，臨之以可懼之威，開之以自新之路，剖分其逆順，昭示其賞罰。首亂者殺無赦，若能痛自改悔，領衆來降，則免其罪。脅從者釋勿治，若能伺賊動息，梟首以獻，則厚其賞。夫如是，則人各有心，互相疑忌，而賊之黨孤矣。賊之黨孤，則守必不固，戰必不力，而賊之首可坐致矣。不然，一於招納而薰蕕莫辨，則有恩而無威，其弊也流於姑息。一於攻討而玉石俱焚，則有威而無愛，其弊也過於殘忍。姑息豈足以怙強暴，殘忍豈所以懷忠義哉！唐州之叛，叛者一郭勝耳，兵與民未嘗叛也。全子才等握兵以出，老小之在城外者，悉舉而殲之，故其黨遂牢固而不可破。高郵之叛，叛者四百餘卒耳，其他未嘗叛也。既一日而推擇三數人以爲首領，又一日而執辱郡太守以強其行移。制司

雖調兵征討，而實懷畏怯，雖遣人撫諭，而實爲具文，故其賊愈悖慢而不知悔。聞諸道路，朝廷近已屈意招安，降下黃榜，其爲說蓋爲一郡生靈性命惜耳。使黃榜既下，而弭耳退聽，必須以序支犒，是賞盜也。賞盜而欲其無盜，得乎？萬一不然，而負固不服，或且重有邀索，是納侮也。納侮而方思所以懲其侮，不亦晚乎？將卒干紀，此殆闔帥責耳。闔帥不舉其職，而輒以上累朝廷，朝廷又不審其宜，而動即降下黃榜，何榜之輕也！臣不勝憂憤，是用推明古人討有罪之法以進。如或可采，乞降付樞密院參酌施行。《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論重紀綱養名節疏

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去就之義，古人所謹，而後世多失之。利祿之念重，則名節之氣銷；富貴之心萌，則廉耻之道喪。世變之不如古，職此之由也。臣濫膺言責，每讀歐陽修《上范司諫書》，竊有感焉。修之說曰：「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嗟夫！士君子學古懷道，逢時遇主，尊而爲宰相，卑而爲諫官，所事者何事，所職者何職，蓋欲以斯道濟斯民爾，不志於道而志於祿，不惟其義而惟其利，雖叨榮於一時，豈不遺

臭於萬世哉！」臣嘗即是以揆之今日，竊謂曩之爲臺諫者，有言而不得吐，今之爲臺諫者有言而不得行。言而不行，與不言何異？然風采欲振而旋靡，紀綱幾修而復壞，其無補於治，一也。當祖宗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非萬乘之貴果屈於一匹夫也，所就者大也。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非三公之勢果輕於一小吏也，所慮者遠也。一議之建，小人有所憚而沮，君子有所恃而安；一疏之出，山嶽爲之動搖，豺狼爲之屏息。其或言事不合，則闔門待罪，或畀以郡，或授以節。不則譴責隨之，貶竄繼之，彼亦油然襍被而去。蓋以得罪公議爲耻，不以得罪有司爲辱也。數十年來，此意泯矣。陛下厲精更始，首去副封，在上者有受言之誠，故在下者亦有敢言之氣，中外交慶，孰不謂慶曆之治、元祐之風，指日可復？然而志太銳則易怠，事太速則易弛，始焉應答如響，今則有格而不下者矣。始焉私邪屏迹，今則有肆行交結者矣。事關軍國，或費區處，猶可諉也，微瑣小吏，而亦悠悠覆護，何以示風憲？才堪倚仗，旋即擢用，尚有詞也，昏老無庸，而亦汲汲除授，何以伸國法？正理蝕於邪說，公論奪於私情，遂使紀綱之地，不足以懾姦雄之心，耳目之官，反所以資浮議之口。陛下雖曲賜優容，詳加訓諭，稍知義利之辯，稍識進退之節者，獨無慊於心哉！夫天下之事，有是與非而已。言之而是，則其言當行；言之而非，則其人當黜。存其人而不察其言之是非，設官之意安在；任其職而不計其言之用舍，報國之忠何有？臣願陛下采摛紳之公論，遵祖宗之成憲，念朝廷所恃者紀綱也，紀綱廢則邪正雜處，夫豈國家之利？士大夫所重者名節也，名節喪則苟且成風，亦豈國家之福？於朝廷則重其紀綱，於士大夫則養其名節，此誠今日急務也。不然，任言責者進既不得行其道，如歐陽修之所

期；退又不能引而去，如孟軻氏之所戒，斯亦名教之罪人矣，於己安乎哉！惟陛下加察。《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全宋文卷七〇五一

李鳴復 五

論趙范當去私禁暴懲忿疏

臣嘗觀穀陵既戰，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故秦雖敗而猶可以自強。街亭既戰，諸葛亮上疏自貶，蜀主以爲右將軍，亮於是引咎責躬，希所失於境內，故蜀雖敗而猶足以有立。蓋敗軍之將，雖不可語勇，苟因其敗而痛自懲創，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英明之主猶不忍盡棄也。邇者王師既出，版圖漸歸，褒詔方頒，衄音繼至。折北奔潰者固所當罰，發縱指示者亦豈容逃？陛下悉從輕典，復取其任大責重如趙范者，湔洗而委之。臣知聖恩寬大，恕之於今日，將以望之於後日也。抑不知范果能如孟明之所以報秦、諸葛之所以佐蜀乎？臣切惟范有所當戒者三：一曰去私，二曰禁暴，三曰懲忿。能持此三戒，則陛下所以責任之意，庶乎其無負矣。范之在黃也，大建弘宇，日役萬夫，片瓦寸釘，竹頭木屑，皆索之列郡，號曰軍需。先世之祠堂、後庭之燕寢，無一不備，千仞之

樓且巍然插空。於倥偬不暇給之時，直爲是騷動不遑安之舉。古人「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似不作此等舉措也。今易臨峴首，號襲世官，儻不封蔽芾之甘棠，而惟愛紛奢之麗屋，則民將不敢言而敢怒，今而後皆失望矣。此所當戒者一也。范之在合淝也，以一萬五千之夫數而責之一縣，以數百里之遠地而限以三日。臣曩嘗言之，聞其以軍法從事而死於鋒鏑，以軍期窮迫而斃於道路者，又不知其幾也。今之淮非昔之淮矣，倉廩竭府庫空，而郡縣不如昔，戶口減耗，雞犬寂寥，而鄉井不如昔，富者憔悴，貧者轉徙，而百姓不如昔，身喪於接戰，氣喪於奔潰，而壯士健馬亦不如昔。此皆范實爲之，儻復移其所以用淮甸者用京襄，則國之元氣愈耗矣。此所當戒者二也。范垂涎襄閩久矣，向欲藉襄兵取關陝，而史嵩之各執其說，近欲移隨將過樊城，而楊恢弗從其令，志雖憤悶，猶未容發也。今事任既正，誅戮自由，城池雖昔日之舊遊，蕃漢乃今時之雜處，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御失其道，狙詐作敵。況主帥新易，人情懷疑，倘不開誠心布公道，而或以私忿臨之，則士氣摧挫，意外之變不能保其不作矣。此所當戒者三也。臣於范無纖芥之隙，向者韃寇犯蜀，蜀之仕于朝者日扣政府乞以范爲襄帥，藉襄之力以紓蜀之難，于時臣實與焉。繼爲武部貳卿，臣復以列屬事之，見其撫掌談兵，捐軀許國，未始不擊節嘉歎也。今范建牙帥閩，而臣偶待罪臺端。爲所當爲以無負陛下之臨遣者，范之責；言所當言以無負陛下之擢任者，臣之責。臣之所論，非但憂國，亦所以愛范也。願陛下下臣此章以示范，范果以臣言爲戒，修政恤民如秦孟明，引咎責躬如蜀諸葛，則京湖一面，可寬陛下宵旰矣，否則未也。惟陛下加察。

〔貼黃〕臣觀馬謖，諸葛亮密友也。祁山之役，督諸軍爲先鋒，一敗街亭，論罪至死。蔣琬以爲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可惜？亮曰：「孫武所以能制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列，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亮之見遠識高如此。比者楊義棄軍而走，徐敏子棄軍而潰，此猶爲韃騎所迫也。汴距戰場二百餘里，且有一郡之隔，趙葵、全子才各擁數萬兵，建大將旗鼓，正當整陣以援諸將，一聞風聲鶴唳，皆奉頭鼠竄矣，此何等舉措？聞諸敵境，謂中國有人乎？范於無罪之民則用其慘，於有罪之將則用其恕，按章來上，此殆具文耳。以折北不支爲殲賊精銳，以狼狽反國爲歸護根本，以望風先潰爲急於全師，彼固謂朝廷爲可欺，安知天下公論不可欺乎？昔太祖以南方之事委曹彬，且授以匣劍，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失色，不敢仰視。范何足以語此？此臣所以深爲國家惜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二。

請出內庫錢絹助糴軍糧疏

臣至愚極陋，每病世之言治者務爲空談，不究實用，故首以三者之政爲陛下言之。然政之切於時者，不止此也。《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陛下試思今之爲國，其有九年之蓄乎，其無九年之蓄乎？今日之國計，版曹實司之，分版曹之責任者，

內則司農，外則四總領是也。臣家于蜀，嘗究觀蜀之總計矣，蜀賦總入之數，以緡錢計之歲約二千二百餘萬。向也和議未絕，烟塵不警，尚可支吾。今也邊戍倍增，用度益廣，每難酬應。朝廷以其數之不敷也，歲降七百萬以助其費，此其大略也。臣邇者負丞農扈，亦嘗究觀農寺之出納矣，農寺歲催之額，米以石計凡一百三十餘萬，錢以緡計凡一百六十餘萬。以既入之錢，糴未足之米，總約二百餘萬，而後可以敷歲支之數。此亦其大略也。蜀之所產，未足以供一歲之用，農寺之所催，僅可以爲一歲之出。求其儲積以備不時之須，蓋無有也。類而推之，湖廣總計猶是也，淮東西總計亦猶是也。此所謂經費也。經費之外，卒有緩急，取辦於朝廷之椿管耳。朝廷之椿管，散在他所者不得而知也，其米斛之在京城者可得而言也，曰兩豐儲，曰中下界，其倉凡四，以石計之，總不過二百萬。水旱之科撥、歲寒之賑濟、閏月之貼降，皆於焉取之。此猶日常程也。最可慮者，江西湖南粒米狼戾之地，昔號樂土，今爲盜區，虎豹橫行，鴻鴈未集。賦輸不入，綱運轉虧，諸總所以匱乏告，嘗截大農之綱以周其急矣。寇賊未平，漕運未至，則其告匱必不能自己也，農寺以貼降請，嘗撥椿管之數以償其虧矣。截撥之令，不容不行，則其求償，又當與之俱也。移東而補西，已非策之得已，若捉衿而肘見，不知計又安施？識者殆凜凜焉，可不急爲之圖也哉！漢至文帝，可謂富庶矣，有臣如賈誼，猶以倉廩未實爲憂。觀其言曰：「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饋之？」誼之憂憂於未然者也，臣之憂憂於已然者也。去歲浙右之地，皆以稔告，朝廷和糴視舊有加，廟筭深長，動中事會。獨惜夫任是責者不務大體，競

爲淺謀，錙銖必較，則負販之徒安能奔走以聽命？網羅交設，則藏積之家不免懷疑而待價。名爲和糴，實類科糴，始欲趁時，終於失時，然猶幸其可以爲國計之助，他不足問也。今日之勢迫矣，所積有限而所以仰給者無窮，將何以爲計？臣願陛下軫念事變之來，急爲根本之慮，體堯湯先備之美意，思祖宗應變之成規。今年出內庫絹以助軍費，未踰年出內庫錢絹以助糴軍糧，又明年出內庫錢絹紬綿以助糴軍儲。捐所有餘，補所不足，有仁宗故事在，遵而行之，推而廣之，任之者得人，則施之者有道。將見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嬉，有戰則克，于以寬一時可憂之勢，于以隆萬世不拔之基，其於時政，實非小補。《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二。

制國用疏

臣聞用國而不知國計之虛實，此最今日之大患也。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夫量入爲出，一有司事耳，而必爲之制，必歸之冢宰，何也？蓋天下之財，其入也有豐耗之不常，則其出也當有增損之各異。權其多寡之數，酌其費用之宜，是之謂制。此制一定，雖人主不得越制而過取，有司不得違制而擅支。制與不制之間，而國計之盈虧、民生之休戚、天下之理亂係焉。此豈一有司所能辦哉？考之《周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國，是六官皆屬之冢宰也。天官之屬六十，宮衛之賤士則領之，魚腊醢醢之微物則領之，次舍幄帟裘服之末用則領之，以至

宮寺嬪御灑掃使令之冗役則又領之。是王宮之事，無貴賤，無巨細，皆隸之冢宰也。冢宰日與天子論道經邦，則其情親，內而王宮，外而官府，無不統，則其權重。惟其親，則議論所建，人主無一不從；惟其重，則號令所加，中外無不聽。故九賦九貢，既有以致其財矣，又以九式均節之。《周官》之均節財用，即《王制》之所謂通制國用也，是故國用不制，不足以爲國，冢宰不能制，不足以爲冢宰。由一歲之近，以至三十年之久，皆逆數而通計之，其謀之深慮之遠，不輕於用其國蓋如此。漢宰相以錢穀當問治粟內史，遂失所謂制國用之意。唐宰相下領鹽鐵，僅供有司之職，又失所以任宰相之體。是蓋不知夫古人設官分職，冢宰提其綱，群有司理其目，冢宰揆之以道，羣有司守之以法耳。國朝財用雖掌之三司使，而制國用之說，憂國者每每及之。張方平論支費數廣，則乞下中書樞密院審加圖議；范鎮論財匱民困，則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至孝宗乾道間，則又特命宰相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詔旨丁寧，有曰：「理國之要，裕財爲重，向來二三大臣專務簡忽，用度浸廣，漫不加省。」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量入爲出，可不念哉！」聖謨洋洋，曷敢不敬？一日進呈條具理財事，謂宰執曰：「戶部財計，見令供具歲入名件，較之支遣之數，每歲只欠三百餘萬緡，若行那移，亦可支遣得過。」是國家大計，非獨外庭不敢忽，當時雖九重邃密之地，亦未嘗不朝夕在念也。今日之財用匱矣，問之戶部，戶部莫之知；問之宰相，宰相亦莫之知也，戶部不以白宰相，宰相不以告陛下。府庫已竭，而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廟堂之上，縉紳之間，不聞他策，惟添一撩紙局以爲生財之地，窮日之力，增印楮幣以爲理財之術而已。楮日益多，價日益減，

號令不足以起其信，繼以稱提，稱提不足以強其從，重以估籍。估籍之令行，而民不聊生矣，民不聊生，將激而爲亂矣。如是焉而猶不早爲之計，豈不大可懼也哉！往者會計有局，檢閱有官，在二者若致思於國計矣，然置郵旁午，徒撫空文，歲月遷延，莫究實效，是雖爲而何益？論造楮有疏，論省費有疏，在下者若致憂於國用矣，然位卑言高，聽之者未必信，事大體重，聞之者未必行，是雖言而何補？臣愚欲望陛下遠體周人制國用之遺意，近法孝宗任宰執之成規，明詔大臣，條陳經畫：何道而可以足一歲之用，何術而可以致九年之蓄，所入不足於何而取辦，所出不敷於何而減損？既思之，又思之，揆事理之當然，度時宜而裁酌，當必有轉移闢闔之用，以副陛下之責望者。或曰：「論國計於今日，不過理財節財二事耳。理所當理，所以防滲漏之弊；節所當節，所以革冗濫之習。是二者夫人皆知之，皆見之，曷不詳舉以達宸聽，必待宰執建明乎？」臣曰不然。天下大政令大更革，非人主定其意向，則其事難；非大臣進其謀謨，則其言泛。意出於人主，謀出於大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有所不言，言無不行，有所不行，行無不效。夫如是，則國事濟矣。臣故開其端，而欲陛下與二三大臣自爲決擇，正懼其輕且泛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此正其時，厥今要務，孰大於此？惟陛下留意。《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二二，《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二。

理內之道當以節財爲急疏

臣竊見陛下自首正以來，日謹萬機，慮周四表，御筆之特旨，朝廷之檢會，一號令之出，悉當於人心，一政教之施，皆切於事理。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真足以感動中外，普天之下，莫不歡忻悅懌矣。顧臣愚陋，尚何以爲說？雖然，亦在陛下與二三大臣力行之而已。倘言而不行，行而不力，臣恐一時之歡忻悅懌，未必不爲異日之怨歎愁恨也。厥今邊境暫寧，虜情叵測，及閒暇而明其政刑，戒宴安而嚴其警備，獨不在茲時乎？臣嘗撮其大要言之，禦外之策，莫過於和戰守；理內之道，莫出於兵民財。此雖書生常談，譬諸五穀之療饑，良藥之愈疾，斷不容一日不講求也。肖形天地間而一日舍是，則凍餒作矣，阡危見矣。爲天下國家，而欲外禦風寒，內固根本，顧乃厭常而好異，得乎？和戰守之策，臣已嘗言之；兵民財之理，用敢疏其說以瀆宸聽。且夫兵務精，不務多，先儒論之詳矣。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戰士不過十餘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繼之，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兵固不在衆也。今天下兵數視國初何啻數倍，而老弱相半，蒐揀不加。乃者洛陽之衄，汴城之潰，死於鋒鏑，死於蹂踐，又不知其幾，其名存實亡者多矣。近旨檢會節次指揮，而刷兵額居其一，又形諸御筆，欲令制帥臣練兵繕器，使備禦之嚴，常如敵至，則虛籍之未覈，武事之未練，陛下固已知之。萬一行之不力，上下相

蒙，平居不能究心，倉卒復至誤事，無益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邦本之當固，其來尚矣。范鎮言於仁宗曰：「備契丹莫若寬河東之民，備西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西川湖廣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是民固不可重困也。數十年來，貪風交扇，所在煎熬，重以兵端妄開，軍令峻急，戶口減耗，閭里蕭條，民不聊生也甚矣。近旨檢會節次指揮，而除橫斂、罷科抑、弛邊賦居其三，又形諸御筆：「力役之繁重，行戶之敷取，在邊在都，亟加禁絕。」則官吏之侵漁、民生之疾苦，陛下固已知之。萬一行之不力，貪暴自如，大吏視爲虛文而細民弗沾實惠，無益也。乃若財用之匱乏，此尤陛下與二三大臣所宜加意者，而見諸施行，不過欲重楮價，覈計籍而已。理其末而不理其本，責其文而不責其實，臣竊惑焉。往歲之冬，臣嘗以制國用之說進，今再易月矣，陛下不聞有訪問之旨，大臣不聞有條陳之策，坐視困竭，如罔聞知。其以國用爲不當制耶，或入出之數，大相遼絕，欲制之而未能也？臣采之輿言，謂欲豐財，當自節財始。今之所以蠹財者邊費爲重，浮費次之，經費之泛者又次之。自邊帥以興兵誤國而帑藏盡空，府庫皆竭，其車載舟運以備犒賞，卒之棄置道路，卷歸囊橐者不知幾千萬億也。今朝廷已令歛戍，則鑿空架漏，以誘賺錢物者，自宜一一屏絕。尚慮以新復州郡爲辭，則亦更當隨宜裁制耳。此邊費所當節一也。自故相以人力抗天理，斲攸之後，輪奐鼎新，后戚王宮，爭相誇尚，以儉陋爲耻，以豪華爲榮，斤斧之聲，至今未已。其所剝削，皆國家元氣，斯民膏血也。又祖宗置內藏庫，所以爲軍旅不測之用，似聞支用不節，賜予無度，闔寺蠹之於內，緇黃耗之於外，若此等費，豈宜不甚顧惜？此浮費所當節二也。至如經費，則內庭供奉，官吏俸給，軍兵請受，

雖若有一定之額，然日廣月增，有益無損。建炎、紹興之始，乾道、淳熙之間，決不至若是繁且夥也。兵之冗者當汰，官吏之冗者獨不當汰乎？行之外庭者既加裁約，始自宮掖者獨不宜裁約乎？以有限之費，養無用之人，於國家奚利？此經費所當節三也。節此三費，而且搜羅其滲漏，剔抉其姦欺，必使一歲之入，足以敷一歲之出。則國家大計，庶乎其裕矣。不然，弊原不革，而徒僥覲乎楮價之重，實政不講，而惟遷延於計籍之覈，臣未知其可也。禦外曰和戰守，其說雖三，而當以固守爲重。理內曰兵民財，其事雖三，而當以節財爲急。蓋守固則可以和，可以戰；財裕則兵以足，民以寬。雖無新奇可喜之功，而自有安強可恃之理。此皆先儒之所已言，先朝之所已試，非臣臆說也。《書》不云乎，「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惟陛下留神。《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二。

論致天變在君相疏

臣恭睹詔書：「以丙戌之夕回祿挺災，信宿之間，上及太室，延燔民廬，皇天動威，孰大於此？應內外臣僚，暨于士庶，咸許直言，指陳過失。」臣至愚極陋，濫玷郎曹，當天心赫然震怒之時，陛下惕然修省之日，立君之朝，食君之祿，不能竭千慮之愚以少裨聖聽，不惟負陛下，亦負所學。臣觀今之進說者二：獻諛於陛下者必歸其災於天數，獻忠於陛下者必推其失於人事。此其操心如冰炭之遼絕，不待論也。而推之人事者，則又有緩急焉，有小大焉。因災及宗廟也，而謂廟制之失禮，因災及

官府也，而謂羣有司之失職，非不正也，所以召是變者尤有急於此也。憤將帥之不用命也，而欲戮於社，憤尹漕之不撫摩也，而欲褫其職，非不當也，所以弭是變者尤有大於此也。臣嘗讀《書》，見其有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又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祐我烈祖，格于皇天」，又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殷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自昔有天下國家，所以誕膺天命，罔有天災，未始不本於人君之脩德，大臣之輔德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論災祥而不原之人主，不原之宰相，尚得爲知本哉？臣不識忌諱，竊伏妄謂今日所以致天變者在君相，則今日所以回天意者，亦當在君相。陛下即位今八年矣，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非陛下事乎？舊勞于外，陛下固已知稼穡之艱難；留意講學，陛下又已熟古今之理亂。治國平天下之實，所欠闕者特致知而未能力行，得之於心而未能達之於政耳。天下望陛下充其所未至，陛下乃復壞其所已成。聞諸道路，外朝聽政之暇，即嬉游宴飲之時，經筵勸講之餘，皆狎近嬪侍之日。民死於饑不暇問，死於水不暇問，死於寇賊不暇問，死於戎狄亦不暇問。惟東淮之禍近在肘腋，剝床及膚，頗關聖慮，未幾而元兇授首，不謂外懼已去，內蠹復生矣。自夏四月雨，至于秋七月，輪遣百官，日謁群祀，此何時也？天怒未霽，而人妖已進，所以恐懼者安在？外事祈禱，而內懷耽樂，所以修省者何若？宮禁邃嚴之地，人所不睹，而天實睹之；暗室隱微之間，人所不聞，而天實聞之。陛下父天子民

者也，念慮若此，何以當天心？明詔謂「朕德不修」，信乎其不修也。宰相執持國柄，二十餘載矣，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非宰相職乎？先皇帝更化以來，內撫外寧，天下有泰和之風。陛下臨御以來，內阻外訐，天下多急迫之態。此非獨陛下不逮先帝，宰相自視前日，亦少減矣。內殿不時引，啓心沃心之至情，安得相孚？都堂不日至，貳公弘化之實意，安能盡達？列庶位者未必皆俊乂，愛焉而莫知其惡也；投散地者未必無真賢，憎焉而莫知其善也。私徑日闢，公道日消，逢迎躁進之士，每趨形附影於親要之門；寡廉鮮耻之徒，又索響求聲於厮役之賤。除授以賄取，不待領事，已有責償之心；薦舉以賄成，未嘗脫選，已動攫拏之志。天下之財聚於請囑，聚於苞苴，聚於囊橐，而陛下之赤子皆不聊生矣。天命天討，不聞國典之舉行，天視天聽，但覺人心之胥怨。宰相代天理物者也，民俗如此，何以召和氣？明詔謂「朝政多闕」，信乎其多闕也，故曰所以致天變者在君相。欲修君德，當正其本；欲肅朝政，當清其源。本之不正而欲齊其末，源之不清而欲潔其流，天下無是理也。何謂本？人君之心是也。唐明皇一人耳，心乎厲精，則開元以治；心乎縱逸，則天寶以亂。人君一心，其係乎天下治忽如此。陛下始初清明，志氣恬淡，視古帝王事業，若不難致。苟能思前之所以得，操之而欲其存，戒今之所以失，去之而欲其盡。無安厥位，若將隕于深淵之危；無輕民事，常若凜乎朽索之馭。罔游于逸，罔淫于樂，此念無時而不嚴；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心無地而不謹。立於無過之地，而常勵其有爲之志，以之正朝廷，又以之正百官，推而至於四方遠近，將莫不一於正矣。是之謂脩君德。何謂源？朝廷表儀之地是也。楊綰以儉素用，制下之日，聲樂之多者以減，騶從之盛

者以省，第屋之華者以撤。一相之好尚，其足以轉移風俗如此。今之大臣，世司台鼎，身佩安危，如漢之韋平，不足多進。苟能思乾、淳之所以致理而按爲成法，思嘉定之所以更化而不替初心，杜羣枉之門，使無一隙之可投，開衆正之路，使無一方之或壅。公論所予，從而予之，不以其疏而遂棄；公論所奪，從而奪之，不以其親而遂止。廉以勵俗，貪者可使之廉，正以率人，邪者可使之正，天下共由於大公至正之途。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亦從而應矣。是之謂肅朝政。君德修於內，朝政肅於外，嘆息愁恨之聲既息，陰陽乖異之變不消，臣未之信也。故曰所以回天意者，亦當在君相。雖然，臣猶有言焉。有一時之慮，有萬世之慮。慮及一時者，事之已然而指陳其迹，慮及萬世者，事之未然而逆探其理者也。蓋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正也。權在天子，而宰相輔贊彌縫焉，正之正也。二帝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是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權也。權在宰相，而天子垂拱仰成焉，正之變也。伊尹之於商，姬旦之於周，霍光之於漢，是也。權不在天子，不在宰相，而或流於女寵，或流於宦寺，變之變也，漢唐之季世是也。陛下春秋鼎盛，正親攬萬機之時，大臣功業光明，皆乃心王室之日。聖賢相逢，固無他慮，而婦有長舌爲厲之階，識者殆軫憂焉，懼其進而不已，則並后匹嫡之事見矣。又進而不已，則斜封墨敕之害形矣，又進而不已，則柔佞回邪之小人倚勢作威，盤根錯節，而天下之患不可勝窮矣。《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之卦也，而曰「履霜，堅冰至」。事雖未然，而理有必然，聖人憂夫辨之不早辨如此。陛下以直求言，臣不敢不以直對。對以直言，臣之職也，罪以直言，亦臣之分也。惟陛下與大臣熟圖之，臣不勝惓惓。《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二。

全宋文卷七〇五二

李鳴復 六

論復家計寨增忠勇軍額疏

臣蜀人也，三仕劍外，蜀之安危成敗，嘗身履而目擊之。今蜀民困於科擾之煩，蜀兵壞於驕縱之久，蜀財竭於費用之夥，其可慮者多矣。而關外五州，所以蔽捍全蜀，利害尤重，謹摘其切於邊防者二事以進，陛下幸垂聽焉。一曰復家計寨之舊，二曰增忠勇軍之額。寨之有家計，向者吳玠實創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爲之糧以食，爲之屋以居。無事則寓于州，有事則歸于寨，其爲慮蓋甚悉也。自紹興至開禧，虜嘗侵犯矣，視之而不敢攻，以有險在前也，遏之而不敢越，懼吾之襲其後也。古人設險守國，殆不過此。曦變以後，一時邊帥欲築城以爲守，而家計寨之實遂廢。曩時蜀帥又欲列柵以爲固，而山寨之役遂興。夫謂之山寨，與前所謂家計寨若類矣，而實非也。蓋家計寨凡四，擇地利之絕險者爲之，而山寨則爲數七十，

無其險也。家計寨之設，乃官與民相保聚，其力足以捍敵，而山寨則家自爲活，無其力也。彩畫成圖，但詫觀美，多張虛勢，無補實用，是驅之使就死地也。以山寨之受禍也，而併與其足以避禍者廢而不葺，亦未之思耳。臣故謂家計寨當復其舊者，此也。軍之有忠勇，初以陝西弓箭手法爲之，興、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京西曰保捷，而關陝則謂之忠勇。是兵也，可以攻，可以戰，而尤利於守。蓋有墳墓屋廬以繫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當效死弗去也。關外之賦，總不過四十萬，若盡蠲以爲軍，一人執役，數人荷戈隨之，籍一萬人，可得數萬人用。古者寓兵於農，何以異此？韃寇之入，制司懼其勢之難以支也，徧給旗榜以招忠義。事定之後，又知忠義之不容散遣也，創置軍籍以行屯田。夫謂之忠義，與前所謂忠勇若一矣，而實殊也。蓋忠勇軍自給衣糧器械，而忠義則給之於官者也。忠勇軍有常產，故有常心，而忠義則皆烏合者也。責以屯田，未必果能執耒，核其實數未必果皆按籍，此蓋不能無弊也。創增官券，以養忠義，而其不費官券者，乃寢而不行，亦幾倒置矣。臣故謂忠勇軍當增其額者此也。家計寨復，則保聚有要地，而人心安；忠勇軍增，則備禦有勁兵，而人心固。臣之所論，非特爲五州計，爲四蜀計也。陛下如以臣言爲可采，乞下四川制置司參酌施行。《歷

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一。

論今日當議備邊之實疏

臣竊聞韃使之來，朝廷議所以待之。今之議和，猶昔之議戰也。臣以爲和戰皆不必多議，所當議者邊備之實爾。臣嘗觀班固論漢一代禦戎之策，至其終則曰：「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遜，羈縻不絕。」此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夫懲而禦，備而守，此最邊防急務，不容一日闕者。而今焉上下皆忽之，問之朝廷，則曰已行下戒約，行下隄備矣；問之邊帥，則曰某處差某防遏，某處差某屯戍矣。驗之以事實，未見其實也。何以知其無是實？往者汴京之得，捷報飛來，謂全子才陳兵以護闕庭，趙葵諭衆以宣德意，又申諭諸將，益整六軍，渡河陰之師，奪孟津之險，朝廷亦信其言，第功行賞矣。小戰纔衄，望風皆潰，守禦之實安在？已而趙范至浮光，齎書告廟堂曰：「淮北之守，已遣五千人屯息，二千人屯蔡矣。又遣李寬孫軍勝守鈞、守許。厚犒而往，斷可得其死力矣。雖使敵國有韓信復生，亦恐未能勝范也。」其詞甚壯，若無復可慮矣，而哨馬一至，數州俱陷，守禦之實何有？前日無其實而徒欲僥倖乎戰之捷，今日無其實而又欲僥倖乎和之成，謀國若此，豈不大有可憂也哉！臣謂韃使之來，隨宜區處，視其貢獻之物，隆其賜予之禮，寧過乎厚，毋傷乎薄，使一二犬羊弭耳而退足矣。若曰仗一王楫，可堅兩國之新好，憑一鄒伸之，可復中原之故境，恐無是理也。金昔以和誤我，韃復以和誤金，商鑑不遠，而猶欲蹈其覆轍乎？爲今之計，當移所以議

韃使者議邊備，舉所以講虛文者講實政。財必欲其豐，糧必欲其足，器械必欲其備，人心必欲其固，士馬必欲其壯健，而又擇良將以任之。使吾邊陲之間，屹然長城，隱若敵國，則有所不和，和無不成，有所不戰，戰無不勝矣。此上策莫如自治，朝廷所宜加意者在此，不在彼也。惟陛下垂察。

〔貼黃〕臣既謂韃使當隨宜區處，不必多議矣。似聞朝紳有以借吉服一日爲言者，此隨時俯仰，不知大體者之說，關係甚重，有不容默。夫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有禮義也。國家大典禮，豈宜爲夷狄一小使輕易？陛下方以孝治天下，行之三年，而遽壞之一日，可乎？併乞睿照。《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二。

論和議不足恃當以守備爲急疏

臣竊見韃使之來，引見已畢，此既待之以有常之禮，彼亦不肆其無厭之求。由中及外，咸謂自今可以變干戈爲玉帛矣。而臣愚不識事勢，獨有憂焉。臣之憂非於今日而後發也。往歲之秋，適當輪對，是時朝廷委襄陽遣使銜命而往。猶未出疆也，臣妄謂韃之情有不可測者二，有深可憂者一。既踰一年，而韃使再至，其狀猶前日也，臣之憂亦猶未釋也。臣之所謂不可測者，人皆見之，不敢贅述，所謂深可慮者，人未必皆知之，其可不申言，以冀中外之警悟乎？往者寶慶丁亥韃嘗遣兩金牌至蜀，大書僞號于牌之上，自謂爲天所錫，附以幅紙，幾百有餘言，狂僭異常，悖慢無禮，大槩只欲吾投

拜，否則廝殺耳。彼所謂投拜，即吾之所謂和也。吾以講好爲和，彼則以投拜爲和。金非不通好也，通好而不投拜，其禍卒不可解，於他國亦然，此豈可不深致其慮哉？王檝之來以宣撫爲使名，只此一端，便覺可怪。臣閱邊報，韃人蹂踐關隴，占據河南，有所謂宣差矣，有所謂元帥矣，名曰宣撫，獨於王檝見之。雖往時密院劄下襄陽，亦曰「蒙國僞宣撫」，此名何爲而至吾國也？臣觀檝之爲人，外雖恭順，內實姦詐，意其涉吾境也，固例曰通好也，曰議和也，其反命虜酋也，未必不曰吾使事畢矣，由鄰境至國都，皆聽吾之宣撫，不吾拒矣。異日見之國書，萬一有如金牌之僭慢，我其何以待之，將却之乎，抑受之乎？却之則貽禍目前，受之則貽羞萬世，利害既迫，吐吞不能。臣恐紹興故事將復再見，宰相不免爲秦檜，執政不免爲孫近，在朝忠憤之士，將有如胡銓者出，寧欲赴東海而死矣。陛下試觀鄒伸之等輩，果能如富弼肯與虜酋爭「獻納」二字乎，肯辭官不拜，謂虜或敗盟，死且有罪乎？一意詭隨，百端捏合，是亦王倫耳。慮事當察之於始，防患當謹之於微，先事而爲言，則亦當先事而爲備。然則，策將安出乎？自昔待夷狄之說有三：曰和、曰戰、曰守而已。和、戰蓋相反，而守則行乎二者之間，不容以一日闕。不戰則和，不和則戰，此所謂相反也。能守則可以以和，可以無和，能守則可以戰，可以無戰，此所謂不容一日闕也。爲今之計，嚴吾守備以待其勢之自定，斯得之矣。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以勢爲守者也。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弗去，此以人爲守者也。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以道爲守者也。得其道則人爲我用，得其人則勢爲我有，其說雖三，其理則一而已矣。

且所謂道，何道也？其要爲三綱五常，其序爲君臣上下，其用爲禮樂刑政。修之身者此道也，達之天下者亦此道也。使綱紀森嚴，法度峻整，衆賢聚於內，群邪屏於外，六典治邦國而見之政事者無不舉，八柄馭羣臣而施之賞罰者無不當，則此道行乎朝廷。役簡刑清，政平訟理，循良者必用，貪暴者必黜，布中和之化而嘆息愁恨之聲以消，行寬大之書而安靜和平之福以集，則此道行乎郡國。峙乃糗糧，備乃器械，有功則賞，雖小校必旌其勞，有罪則誅，雖大將必正其法，使皆有仗節守義之志，而無畏死貪生之心，則此道行乎邊鄙。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彼以暴，吾則以仁，彼以力，吾則以德，自治以定其立國之本，權時以施其應變之宜，則此道行乎蠻貊。果能此道矣，人心愛戴，國勢安彊，因斯民歸往之情，符上天助順之意，雖以混一區宇，掃清中原，蓋將有自然而然者，豈必待惴惴而爲戰，汲汲而爲和，而後足以固吾圉哉！邇者，恭承陛下頒示宰相鄭清之章疏，臣以濫陪經幄，例獲諦觀，篇末奏陳，理盡而詞切，諒陛下亦犁然有當於聖心矣。雖然，宰相事無不紀，非但發於言而止也，乃言底可績，然後相之職爲無負。漢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此人主事，亦宰相事也，惟陛下與大臣益加之意。

〔貼黃〕臣近見四川制置趙彥呐備申，韃寇犯蜀，直至武階，調遣諸處軍馬併力鏖戰，賊遂敗績。然則，使地利在我，人和在我，韃未嘗不可勝也。韃方遣使議和，而亦遣兵入寇，和果足恃乎？和不足恃，則守備之實尤不容一日不講行也。併乞睿照。《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八。又見《宋代

乞宣引兩督視使各陳己見疏

臣竊謂今日之邊患，皆邊臣有以致之。致韃使之來者嵩之也，致韃騎之來者范、葵、焞也。蔡、息不共事，則韃使未必徑造闕庭；河洛不出師，則韃騎未必指爲仇敵。和戰雜用，處置失宜，啓釁召戎，實基於此。今范守襄峴，葵守維揚，焞守合肥，皆曩時之主戰者也。韃若挾我藩籬，入我門戶，爲三帥者其戰乎？其守乎？兵凶器，戰危事，戰或不捷，策將安施？苟嬰城固守，而長江之險，敵遂與我共之，計又安出？陛下並建督視，蓋謂朝廷去邊面遼邈，就遣二重臣，假以便宜，從急應接耳。五大帥不得爲之事，兩督視當爲之，朝廷不及行之事，兩督視當行之。抑不知爲督視者將調遣淮襄以掃除寇賊邪，或欲捍禦江面以固護根本也？若止於捍禦，則沿江兩制帥足矣，奚必督府而後能辦？如志在掃除，而且聽賊之自爲去來，諸帥之自爲戰守，諸軍之自爲叛服，則今日之患正坐此爾。局面既新，而積弊如故，奚以督視爲哉？和戰守之孰是孰非，兵將帥之孰勇孰怯，沿邊之地利孰險孰易，沿江之津渡孰緩孰急？大帥或不職，誰可授任？大將或不利，誰可御衆？此皆大節目，所當講貫胸次者。夫有此規模，然後有此措置，有此措置，然後有此成就。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安危利害之機，決在俄頃，恐非徒事繁文，務爲觀美，可以虛聲了辦也。高帝一築壇，而漢楚勝負已決於韓信之數言。先主三顧草廬，而魏吳蜀形勢已定於諸葛亮之數語。陛下曷不宣引二臣，使各陳己見，聽其有

何等籌畫乎？伏乞睿照。

〔貼黃〕臣竊聞趙范有樊城之報，賊衝我軍不動，退走數里，亦足振起士氣，未可言捷也。儻朝廷因此玩弛，一督視因此懈怠，悠悠其出，坐失事機，警報忽來，倉皇無措矣。陛下限之以五日，君命顧可違乎？陛下之令不行於督視，督視之令顧可行於將帥乎？無以事上，恐無以使下。

併乞睿照。《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二。

乞嚴爲廣西之備疏

臣七年去國，放浪江湖，未許乞身，猶縻廩粟，事有關於國家之大利害者，不容不以奏聞。臣近得四川茶馬司準遣牟申之十一月書，謂今歲韃兵分兩道入寇，一由利、閬，一由巴山。利、閬之寇至磴子溪，我軍發伏頗捷，餘衆却轉入巴山，合而爲一，未知向後如何。制帥迺邏拽回，已抵合陽，觀賊所向而圖之。最是交廣之憂，不可不慮。前此入蜀之兵本三十萬，忽抽二十萬入雲南。見茂州所申，自曲納族節節透入，已至渭節村、風節村，十八族多已投拜。若得此蠻長驅而往，則大理危矣，邕、宜其可不警？臣向者己亥之歲，僑寄毗陵，曾聞蜀帥陳隆之具申朝廷，謂韃賊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國，幹腹入寇。密院劄下廣西經略徐清叟，嚴行體探，預作隄防。後來清叟到大理、白杞等國，回報繳申，今可覆視也。近又從邸報見樞密都承旨蔡節奏章，專坐廣西經略蔡範申到事宜，謂邕、宜

深爲可慮，與今來牟申之所言及向來陳隆之所申，大概一同。臣竊惟韃虜向與金爲讎，掃穴犁巢，自燕徙汴，盤旋積歲，竟不能過黃河以遂其不奪不厭之志。或教之曰：「河之尾有路，可以轉入。」於是破西夏，踰積石，踐蜀境，竟求以快其欲而後已。今其與我爲鄰也，虔劉我兩淮，荐食我西蜀，所幸天限南北，長江汹涌，不容輕涉。然數年以來，嘗驀過萬州以下之胡灘，透漏黎州以後之大渡河，彼其姦謀詭計，未必不曰河之尾有路，可以蹙金，則江之尾亦必有路可以窺我。天道好華而惡夷，不義而彊，其斃必速。彼其貪憚無厭，其亡可立而待。然在聖賢，每思患而預防之，必於無事之時，先爲有事之備，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臣心於憂國，不能自己，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深慮而亟圖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伏乞睿照。《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二。

論軍政數事奏

臣比者伏蒙聖慈，擢置樞筦，繼又從宰臣之請，以兵、財、楮幣分而爲三，委之執政，臣以繆庸，仍獲任兵戎之責。朝夕惟念，大懼無以稱塞。嘗攷究其利病，竊謂有一時權宜之策，有萬世經久之慮。審思事勢，而定其應，補葺罅漏，以周其防，此一時策也。規模欲其宏遠，法度欲其整肅，此萬世慮也。自三關失險，內郡摧殘，一時軍將，蕩無綱紀。寇來則散而爲盜，以擾害百姓，寇去則聚而爲兵，以仰食縣官，其爲數至十有三萬，而蜀之兵不如昔。自襄陽不守，荆郢繼失，連歲帥閫急欲

隄防，創軍籍以招無業之民，抑餉所以贍無額之兵，其爲數至二十餘萬，而荆鄂之兵不如昔。蜀去天萬里，閩外之事，不可遙制，故擇兩帥以分其憂；荆鄂正今要衝，列戍分屯，權當歸一，故命督府以總其勢。莫遠於蜀，莫重於上流，委寄得人，則區處有道，赳赳雄斷，是用出此。兩淮所以蔽江浙，而自浮、光陷虜，惴惴然常有抱虎之憂。長江所以限南北，而自淮堧被兵，凜凜乎常有飲馬之懼。故收疆壯以實軍籍，兩淮皆然，沿江亦然。不如是，恐反以資寇，勢實使之，不容靳也。廣科降以修戰備，兩淮皆然，沿江亦然，不如是恐無以禦寇，勢實爲之，不容吝也。蜀楚之兵，雖已溢額，而不可驟減。江淮之兵，雖無虧額，而不可不增。蓋敵勢尚強，國威未振，撫事應變，權時施宜，凡以爲一時備禦計爾。若曰立國之宏規，禦戎之上策，盡在於是，則非也。昔太祖受天明命，撫有大寶，戰士不過十餘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猶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繼之，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兵固不在衆也。南渡以來，諸大將陳兵以捍虜，各以數萬計。事定之後，內而三衙，外而沿江，遠而四蜀，皆有旨立定軍額，其溢額人依舊存留，惟日後更不作闕額招收而已。措置得宜，遵承惟謹，兵固當有限制也。人皆以爲今之患在乎兵少，不足以強國，臣獨以爲今之患在乎兵多，反所以蠹國。兵非惡其多也。多而不足用，不若少而精之爲愈也。以其不足用也，而又求多焉，抑惑矣。今天下兵數視祖宗時何啻數倍，廂禁軍散在郡國，殿步司拱衛京都，御前軍分屯要害，皆官軍也。蜀有忠勇，襄漢有保捷，兩淮有義士，皆民兵也。禁軍本以備征戰，今供雜役矣，御前軍專以充調遣，今多占破矣。散在郡國者動干紀律，而每懷不逞之志；號爲御前者屢增券

廩，而且無厭之心。竭天下之力以養兵，而流弊至此，尚足爲國哉？臣嘗伏而思之，革積弊者當以漸，振頹綱者當以理。老弱交雜而力之壯者無以自伸，精粗混殺而藝之强者無以自見，此今日之弊也。吾能明訓練之法，壯而强者旌而別之，使自爲一軍，無事則溫飽以養其勇，有事則激勵以作其氣，彼既有進取之望，則必無非僻之心。而所謂老且弱者，待之如常，闕則勿補，將見數年之後，天下皆可用之兵，而凌犯之風不期而自息矣。名隸尺籍而半爲市人，月破廩給而安居他所，此今日之弊也。吾能嚴占破之禁，某處投充則仍隸某處教閱，某郡支請則仍於某郡居住，嚴加訓練，而且緩招刺，將見數年之後，天下皆實在之兵，而僥倖之習不令而自消矣。由前而論，特一時應變之權，由後而言，實萬世常行之理。臣願陛下以萬世爲慮，而勿以一時爲安，以兵之冗爲可憂，而勿以兵之多爲可恃。孜孜然思之，斷斷然行之，整今日之新規，復先朝之舊觀。生靈之幸，宗社之福也。

〔貼黃〕臣近見田慶宗具到步司所管在寨軍一萬二千六百餘人，老病借差約五千有零外，止管強壯八千二百四十二人。三千人充采石捍禦，五千人僅可管幹寨柵，及隨番救撲。臣竊疑焉，問之同列，則曰權要借使，吏房占破，皆於焉取之，名存實虛，殆無足怪。一司如此，他可類推也。臣曩在會稽，嘗攷覈軍籍，幫請給者三千三百餘人，而日就教閱，日充祇應者僅及其半。朝士差借，雖補外，而甲乙相傳；權貴占留，雖易世而執持不遣。鄉官之借出，其爲數猥衆。浙漕之抽差，視他司獨多，計二百有八人，以私僕而掛公籍者有之，以虛名而竊實廩者又有之。一郡如此，他可想見也。夫支請有定限，雖頃刻不容稽違，幫勘有定數，雖鏹粒不容虧欠。上下煎熬，

爲養兵計也，文移旁午，爲養兵設也。平居耗不貲之費，倉卒無可用之人，其可聽其自爲縱弛，而略不加察哉！伏乞睿照。

〔貼黃〕臣竊見平江置戍以拱衛名，慮遠識高，蓋有深意。但數以萬計。經始實難。欲徑從荆鄂召募，而或慮其太遙。欲分委州郡招收，而或疑其紛雜。欲且就諸屯抽摘以實其半，而二三其說，意亦未定。以臣觀之，在內與在邊不同，徐爲之計，似亦未晚。夫五材並用，誰能去兵？然兵可止亂，亦足兆亂，顧所以御之者何如耳。御得其道則紀律修明，雖舊管之軍，皆可使爲吾用；御失其道則風聲交扇，雖新招之卒，安知不重吾憂？舍舊以圖新，而吾之法度紀綱蕩然如故，恐亦無益也。臣謂創軍額不如修軍政，急招刺不如精訓練。愚見如此，併乞睿照。

〔貼黃〕臣竊見全蜀并分爲四，而利州一路實爲二路屏蔽。韃人連歲蹂踐，自利以上，半爲盜區。去歲有興、洋間土人數十輩，赴制司陳狀，謂韃人屢出榜招安，乞急調兵收復，某等當爲內應。不然，則無以自活。是祖宗德澤在人者深，而人心愛戴猶一日也。今宜行下本路安撫陳隆之，密加搜訪，擇其土人之可任一郡者，俾守一郡，官得自辟，財得自用。如能捍禦外寇，顯立雋功，當議特許世襲，如古方鎮之法。類而推之，京西一路悉倣而行之，實當今經理之一策也。

〔貼黃〕臣聞兵之與財，本相爲用。制司主兵，總司主財，欲其專也。蜀之財計，邇年以來，困於供億之勞。司存徙移，寇盜劫掠，今無一孔之遺矣。總所積弊，其端非一，戎司虛籍，爲蠹尤甚。若仍舊貫兵財各分，財匱而主兵者不知，兵增而主財者無以爲應，已然之弊不容革，未然之

憂蓋未艾也。今宣威新建，而總餉乃楊履正制副暫權。宜乘此時，盡將總所之權，併歸宣司，以蜀之財養蜀之兵，有無虛實，皆得以相通。兵無虛籍，財無橫費，而蜀庶乎其可爲矣。所有合置掌財官屬，併令宣司具名辟奏，朝廷審度除授。

〔貼黃〕臣聞守國之道，莫先設險。蜀自韃虜犯邊以來，昔之恃以爲險者，今蕩然矣。鑿斯城以固吾圉，非所當講明者乎？益昌舊爲制總置司之地，有寶峰山以屏其左，有嘉陵江以限其右。邇者蜀士聚議，謂宜於此郡築城，移沔戎司一屯固守，以扼賊騎衝突之路。臣已嘗移書楊履正、陳隆之，令相與叶濟，以圖其成，未知日即有無已行措置。去秋風無幾，欲乞睿旨行下，促令作緊計辦。外此如潼川、重慶府，各據兩江之會，亦乞行下本路，監司帥守，相度形勢。若可恃以爲險，即任責城築，以爲節節屯守之計。如事力不足，仍自朝廷量與科降。如此，則虜必有所畏而不致長驅，吾亦有所恃而可以爲守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二。

論韃使引見不必臨軒疏

臣竊聞韃使之來，引見有日，都司官條具，欲陛下臨軒以接之。道路傳聞，虛實未可盡信，若果有此，恐於禮未安。臣竊以謂更宜商確。或曰：「臨軒擇士，臨軒釋囚，聖天子未嘗不臨軒也。何獨於此而用其靳？」臣謂不然。三歲一取士，宰執讀其程文，呼名而進之，謂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也。每

歲一釋囚，宰執讀其情犯，呼名而釋之，謂清問下民，不可不親也。今泛使之來，與國書可進，如常儀引見，賜之例物足矣。必異其禮，臨軒以接之，何爲也哉？或者又曰：「彼犬羊也，來自外國，未知陛下爲何如主也。臨之以天威咫尺，彼將心悅而誠服。光武之於馬援是也。」臣又謂不然。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儼然人望而畏之，帝王固自有真也，何俟進移黼座而後足以悅其心乎？下堂而見諸侯，昔人以爲失禮，臨軒以見夷狄，今顧以爲得禮乎？且又有一說，都司條具之始，聞曾引臨軒釋放罪人爲例，萬一使人知之，必謂陛下臨軒，乃是以待罪人之例待己，將以悅敵，反以怒敵矣。臣愚切以謂一如常儀爲便。乞陛下與二三大臣更加商確。

〔貼黃〕臣檢閱國史，紹興三年，金國元帥府遣使副李永壽、王詡等到闕議事，上特御後殿引見。八年，金國軍前遣烏陵思謀、石慶充等來朝，朝辭宣陞殿，烏陵思謀以下執禮甚恭。然則，虜使之來，御後殿引見則有之，朝辭而宣其陞殿則有之，遷御座以受其禮，則未之前聞也。今引見韃使，如欲使之稍近天顏，當察其果有恭順之實，候朝辭日，特宣陞殿以示恩意，却有前朝故事可以遵行。併乞睿照。《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五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二。

經筵講讀奏舉狀

右臣鳴復等聞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士有懷珍抱美而老於巖穴之下者，固不能無待文王之興

也。仰惟陛下不居之聖，問學日新，經幄就將，靡間寒暑。臣等猥以《春秋》舊業，叨塵誦說之員，深懼寡識闕聞，不究終始，無以昭明懲勸，上裨聖聰。伏見温州布衣黃仲炎，折衷是非，事爲之說，證以後代，鑑戒昭然，言古驗今，切於治道。如謂經有教戒，不爲褒貶，足杜擬僭，允爲潛心。吉州布衣龍森，會粹經傳，科別其條，治亂興衰，本末該貫，評以己見，多所發揮。如謂魯僭紀元，獨承正朔，其於名分，所補良多。二臣於經可謂勤矣，而其他著述亦多可稱。鬱弗獲伸，俱老韋布。臣等執經入侍，心有愧焉。竊知二臣已嘗繕寫其書，裝潢申進。欲望聖慈既垂乙夜之覽，或降付後省，更加閱視，如有可采，甄以寵光。庶幾科舉之外，士之窮經篤古者不至於遐遺，其於作人之造風厲多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端平三年七月日，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臣游似，朝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臣李鳴復。《春秋通說》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二。

論省試疏

端平元年

臺諫充知舉、參詳，既留心考校，不能檢柅姦弊，欲乞仍舊差臺諫爲監試。懷挾之禁不嚴，皆爲具文，欲乞懸賞募人告捉，精選強敏巡按官及八廂等人，謹切巡邏，有犯，則顯黜官員。考校不精，多緣點檢官不時供卷，及開院日迫，試卷沓至，知舉倉卒不及，遂致遺才，欲乞試院隨房置曆程督，

點檢官書所供卷數，逐日押曆考校。試卷不遵舊式，務從簡便，點檢、參詳穿聯爲一，欲乞必如舊制，三場試卷分送三點檢、三參詳、三知舉，庶得詳審。試官互考經、賦，未必精熟，欲乞前期約度試卷，經、賦凡若干，則各差試官若干，不至偏重。《宋史》卷一五六《選舉志》二。

自辨疏

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唯有扁舟五湖耳。《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七〇五三

魏了翁

魏了翁（一一七八——一二三七），字華父，號鶴山，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召爲國子正，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外，乃知嘉定府。歷知漢州、眉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刑。八年，兼提舉，遷轉運判官。十年，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後知潼川府。十五年召對，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遷太常少卿、秘書監、起居舍人。理宗即位，遷起居郎。會論濟王事件時相，爲言者所劾，詔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中復職奉祠，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還朝，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六月之間，論奏二十餘上，皆當時急務。忌者合謀擠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未幾兼江淮督府，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是年以疾卒於官，年六十。詔贈太師，謚文靖，累贈秦國公。了翁窮經博古，學術自成一家。著述甚豐，今存者有《周易要義》、《尚書要義》、《毛詩要義》、《古今考》、《經外雜抄》、《鶴山先生大全文集》等。事蹟見《宋史》卷四三七本傳。

本書所收魏了翁文，以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宋刻本《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爲底本，參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另輯得佚文三篇，合編爲八十二卷。

賜左丞相鄭清之辭免兼職不允詔

朕惟成周之制，策書世系，官成政典，雖各有職掌，而典式法則，太宰實總提之。所以嚴載籍，謹政刑，信今而貽後也。漢失其指，禮儀章程，律令軍法，相國僅與諸臣分掌其一。至我國朝，始命宰輔盡倣成周之舊。卿以忠忱篤厚相予親政，登籲羣獻，宣昭令猷。若玉鏤金科之書，戎昭武略之要，提綱既久，厥有端緒。今又以史筵著局，屬卿董正，而遜牘來上，併露歸志。夫此五書之目，卿且不得以辭其勞。矧方命卿以周公之事，往求朕濟，事有大於此者？其勉爲朕留，總領衆職，毋替成績。《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又見《古文淵鑑》卷六四，乾隆《蒲江縣志》卷三，嘉慶《邛州志》卷四二。

賜淮東制置趙葵乞遂退閒不允詔

朕惟用人之法，蓋非一途。昔晉用荀林父，秦用百里奚（二），人始疑而終信之。雖然，抑可以爲難矣。使須暇三年，終無以自見也，晉景、秦穆，不得爲遂非乎？以卿世篤忠孝，肆排群議，倚殿東

淮，而新疆未固，蹙境喪師，需章復來，固請閒佚。今秋防孔邇，豈卿閒佚時邪？其爲朕量國力，固封守，明邦謀，糾蒐慝，察相翔，先爲自治之圖，以杜必至之患，尚有以雪穀邲之恥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二〕奚：原作「視」，據四庫本改。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

七月五日

朕駿惠先猷，登庸二相，以左右乃辟宅師，非苟以爵位爲光寵也。卿乞身之請，至于再三，援賈誼書，將以古大臣之節自厲，詞指開亮，不忘嘆嘉。雖然，節之爲義，剛柔分而剛得中，蓋止所當止，非直以一退爲諒也。澤上有水，或過或不及，皆不得謂之節。朕自親萬幾，卿能爲朕蒐覽俊茂，收回威枋，丕闡言路，肅遏吏饗。正當須暇歲月，言觀厥成，而一日非終，奉身勇退。朕方以剛居中，爲甘節之主，卿顧欲決於一去，以蹈於上六之苦節，豈所望於舊學之臣邪？典聽朕言，亟祇厥叙。《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擬御筆褒鄭清之

朕倚卿舊學，助理萬幾。卿迪德靖夷，秉心純亮，正塗四闢，吏道一清，厥功茂焉。乃自仲夏以來，屢伸卜相之請，茲又力祈閒退。至於申詔四五，面諭再三，冲尚莫回，殊拂朕志。今以手札賜卿，其毋重陳，往即乃事，以副朕眷留之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賜葛洪辭免資政提宮乞休致不允詔

七月十二日

七十而致，爲臣禮之節也。若耄期稱道不亂，則有不得謝者。故在朝則共王杖，大祭祀則供杖，咸非惟貴爵崇齒，亦以乞言攷德。如叡聖武公、延州來子，皆年過九十，固不以齒爲限也。朕閱勞耆碩，聽就退閒，秘殿隆名，真祠閒廩，亦庶幾月存日秩之意。參諸《禮經》，孰曰不可？毋以辭遜爲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曾參政從龍生日賜牲餼詔 七月十七日生

儲休慶闕，生德明時。冠一世之倫魁，陪兩朝之該輔。爰頒好賜，庸介壽祺。其茂體於睠懷，益勉殫於忠報。《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聞喜宴口宣 七月十五日

樂得賢才，式頒燕衍。樂奏《嘉魚》之什，歌陳《鳴鹿》之三。爰示周行，匪章私惠。《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賜吏部尚書李稟乞歸田里不允詔 閏七月四日

朕始躬萬機，靡皇他務。迪籲耆俊，共圖康功。卿作我恭先，爲時特起。言論有偉，聰明未衰，而陳誼再三，繩以禮律。朕惟七十而致君事，時其大閑耳。若耆耄好禮，耄期稱道，有不得謝，則不以齒爲限也。《書》不云乎：「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尚安厥位，毋駿爾行。《鶴山先生大

《全文集》卷一四。

賜知閣韓休乞休致不允詔

上閣之長，九儀是司。揆之故常，必付耆宿。卿以勛臣之後，練習憲章。徒賴儀刑，以重賓贊。而仍歲請老，求遂私佚，此非朕所望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賜李直辭免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不允詔

承明學士之選，凡宥府之初除，從臣之久次者爲之。若優以內祠，留之經幄，自非耆宿，不在茲選。卿三朝敷歷之舊，副朕柬求，而陳力不能，累章來蔭。夫知止知足者，人臣律己之分；而尚德尚齒者，國家禮賢之宜。是用閔勞禁塗，參攷故實，凡以待久次、處耆宿者，併用付卿。禮秩既優，眷懷未憊。其毋固謝，嗣有寵章。《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賜洪咨夔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不允詔

朕俶操大權，卿首以忠清蠲滌垢污〔一〕，濟乃辟于成憲，乃有非謀非彝以肆恣閒。迨更掌書命，攝貳選曹，猶幾糾邊愆違，昭乃辟之汝庸也。而書詔填委，以沴節宣之和，數以告諗，茲庸擢正貳卿，晉兼瑣闥。蓋官雖要重而事簡於前，其庶乎可留，以汔濟乃辟矣。始卿以元祐望我，間爲朕言曰：「今元祐絕望。」朕聞之惕然。若遽舍去，其果無望也夫！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一〕污：原作「玩」，據四庫本改。

賜李直再辭免除端明內祠侍讀不允斷章批答

優老之典，朕自嗣位以來，未嘗輕以假人。今輟以榮卿之歸，而來奏以不良于行，固辭未已。夫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此固卿去就之分。《詩》不云乎：「謹爾優游，勉爾遁思。」其尚以經學輔朕，無重陳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李直再辭免除端明內祠侍讀不允斷章口宣

內祠佚老，經幄留賢，矧書殿之隆名，皆聖朝之優典。亟祇厥叙，毋費于辭。《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賜葛洪再乞休致不允詔

七月癸卯詔書，嘗爲卿言，昔人如周之叡聖武、吳之延州來，皆年過九十而不得謝。斯言屬耳，而忱請再旤。朕惟七十致仕，古有明訓。大夫云者，亦公卿之通稱。然而由周以上，毫不得謝，尚多有之，蓋不特前二人爲然。或者既嘗在大臣之位，則當與國同其戚休，非若卿以下得以引年嘉遜也。《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其毋重陳，以章朕之不德。《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賜崔與之辭免參知政事不允詔

自比年以來，義理不競，名節隳頹。思得守誼握正、秉忠蹈方之士，表儀羣辟，是用待卿爲政。

夫當仕有官職而以官召之，則不得以疾爲解。卿猷念專固，不肯設中于心，以相從也。今外訶內異，事會遷來，豈卿閒遯時耶？《詩》曰：「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舊說謂誓不過君之朝，而先儒非之，曰：「此自陳不得過君之朝也。」今卿以二說孰非孰是，奚厚奚薄？則去就決矣。朕命不易，卿來毋遲。《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賜陳卓乞解簽書樞密辭執政恩例奉祠不允詔

朕惟天命難謀，事幾錯出，肆庸衆建該輔，以綏我受民。維時百工，莫肯夙夜，暨厥表臣，不恤我士，厥既憲禁宣猷以申儆之。惟卿踐修有聞，翊我樞筦，尚幾與二三大吏，祇勤無怠，以律我有臣。而浩然懷歸，陳誼懇懇，雖以視恩政路，厥有常典，亦不我屑。《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二〕。」其克忱裕乃猷，以訖爾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二〕于：原作「子」，據四庫本及《詩·正月》改。

賜陳鞞辭免除工部尚書不允詔

比歲姑息成風，誨姦賞盜，訐潰相襲，勢盡復然。雖以王之爪牙，有不可恃，而南徐又見告矣。卿以忠忱內發，威信夙孚，殄劓所加，靡有遺育。庶其爲朕免於誨賞之恥，以張辟威，以折亂萌。晉攝文昌，庸昭在師之寵，而辭弗敢有，且曰：「若假千百人之命，以求寵利，天且不容，況於人乎！」嗚呼，此古人哀矜勿喜之意，充是心也，可以無愧於天牧矣。懋功之典，匪朕攸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賜陳卓再乞祠不允詔

癸未詔書，言未脫口，而忱辭再旣，秉誼莫奪。惟今戎心弗諱，疆候繹騷，積賢累才，猶慮弗給。而無背無側，何恃不虞？矧惟股肱之臣，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今國事未濟，而私佚是圖，匪朕攸聞。尚其以義自閑，永弼乃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擬趣召崔與之御筆

卿自鎮蜀南還，屢詔不起。清名高節，朕甚慕之。方時多艱，待卿爲政。庶資廉靖，以厲廉隅。毋庸固辭，亟副虛佇。《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賜右丞相喬行簡生日禮物詔

九月一日

叶熊羆之卜〔二〕，正渭濱八十之年；歌《鳧繹》之詩，祝魯國萬千之壽。爰考匪頒之式，庸昭眷遇之私。既有旨酒，又有嘉穀，以將其厚意；俾爾戩穀，降爾遐福，尚輔予一人。《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二〕熊羆：原作「熊熊」，據四庫本改。

賜左丞相鄭清之生日禮物詔

九月二十九日

觀度銅渾，正龍駟開晨之候；調元玉鉉，記熊羆協夢之辰。肆迪彝章，式頒嘉賚。美鄭公之德，爰加授粲之勤；頌魯侯之功，蓋介如岡之壽。《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賜李真乞還故里不允詔

九月二十四日

朕惟周有黃耇台背之老，詩人以美王；漢無白首耆艾之臣，識者以憂世。肆稽衆允，咸籲時髦。卿以四紀勤勞，三朝敷歷，長我六事，爲今名卿。曾幾何時，數以歸諗。夫經帷史觀，有理義之悅心；書殿祠宮，非筋力以爲禮。何疑何間，予請予求。叡聖武公，耄期而入相；延州來子，九十而帥師。爲朕少留，於卿奚損？《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賜李真再上章乞還故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書》不云乎：「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古之人欲其罔愆

也，雖以旅力既愆之人，尚幾其我有焉。今卿陳力不能，累章未已，所以自爲謀則善矣，朕獨不惜良士之去乎？而況比日以來，狄難未衰，邊聲孔棘。淮漢陝蜀，羽書重跡。朕爲此懼，正惟黃耇成人，是諮是信。今顧以禮律義命自傲，以親舊規曉爲疑。夫委質爲臣，苟有以畢誠殫慮〔二〕，濟登乃辟，如漢汲、蕭，則寧復以居中爲嫌？勉蹈前修，毋庸亟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二〕殫：原作「單」，據四庫本改。

安癸仲撫諭四川官吏軍民詔

敕四川官吏軍民等：朕以眇冲，嗣守曆服，上天孚佑，一紀于茲。虔恭夙霄，罔敢暇逸。載惟西蜀，居國上游。蠢茲犬羊，敢犯王略。乃季秋月朔，疆吏告警。維時闡帥進屯險要，獎率王旅。若守封扞敵之臣，暨我將士，躬冒矢石，挺身戎行，雖時有克捷，而賊勢鴟張，音郵隔絕。深慮踰關越險，滋蔓難圖。朕爲民父母，而不明厥德，綏御失道，以召釁納侮，使吾赤子仍歲勞不得息，將吏被甲胄不得卧。恫瘝乃身，過實在朕。一念及此，疾首痛心。惟爾官吏軍民，念三百年涵養之恩，其尚同德一心，以殄殲乃讎。朕既頒手書以付彥呐，爰命太府卿安癸仲兼四川撫諭使，奉將朕指，勞問將士，撫綏黎元，招輯流散，糾合驍武，其有監司牧守、虜將勇夫、巨室豪民、忠臣義士，凡以靖難敵

愼，爲吾制臣之助者，姓名來上，朕將第功行賞，大報忠勞，勒名策書，垂耀罔極。爾其聰聽，朕不食言。故茲撫諭，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漢州到任謝表

六年去國，荐叨趣詔之嚴；三命循墻，實獲便麾之請。幸將親之有所，荷從欲之無違。祇服恩靈，罔知稱塞。伏念臣稟資愚戇，涉學迂疏。偶奮迹於儒科，遂饗榮於朝蹟。尋被禁林之給札，以階蓬省之讎書。屬疆事之方殷，沮權姦之輕舉。雖公孫丞相發蒙耳，如尹氏太師不平何！懼久居中，亟求補外。未書乘郡之績，兩奉賜環之音。于時多艱，遭家弗靖。神雖馳於魏闕，身重去於親庭。冒貢忱衷，果回淵聽。乃荷分符之寵，靡拘反汗之嫌。臣所領州，今日望郡。旁接涪、潼之境，中居梁、益之間。民力漸殫，詎催科之敢急；土風微獷，尤教化之當先。顧臣何人，蒙國分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恭儉修己，緝熙亶心。三后在天，動遵成憲；五年更化，行底康功。猶遴柬於班聯，俾承宣於郡國。臣敢不益肩素履，仰體睠懷？視民如傷，冀發施於仁政；行己所學，尚對越於天威。終竭微誠，

永酬親擢。《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被旨兼權潼川運判謝表

謬陳時臬，負且乘以奚堪；攝領將輸，祝代庖而有覲。處非所據，愧甚於榮。伏念臣猥以陋儒，躡將隆指。察庶獄小大之比，酌常平斂散之宜。共二以來，無一可紀。曾謂漕臣之久曠，又塵睿旨之中頒。垂三組以聯榮，對兩臺而兼治。重惟飛輓之置使，豈惟期會之攸司？崇學校以厲賢，持銓衡而選吏，茲惟重寄，併及非材。雖暫假於須臾，亦靡皇於進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位無輕授，爵不濫施。念臣洊領於州麾，粗閑政術；謂臣久司於臬事，尤習民風。且俾攝承，以須選授。臣敢不恪共明詔，遵奉察條？無子路兼人之能，自知甚審；雖叔孫一日之暫，必葺爲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潼川提刑司賀瑞慶聖節表

帝暉御極，受羣臣十月之朝；邦獻同心，歌天子萬年之《雅》。上儀載舉，美報維均。恭惟皇帝陛下遠績九皇，近繩三后。仗歷年之堅忍，洪濟艱難；憑一念之嚴恭，潛銷旱暵。將以垂鴻於億載，豈惟斂錫於庶民。臣將指遐陬，傾心宸極。以介景福，既稽首以揚休；克共明刑，將祈天而永命。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潼川轉運司賀瑞慶聖節表

維十月之良月，爰啓休符；紹三王之顯王，誕膺景命。於惟邦慶，允洽民歡。恭惟皇帝陛下淵嘿九重，仔肩一德。匪從耽樂，文后之徽柔懿恭；爰究劬勞，宣王之還定安集。方歲行之在子，正帝立之當辰。率時有截之區，迓續無疆之筭。巨暫司漕事，喜選昌期。爲天下君，既備箕疇之福；使聖人壽，願伸華祝之辭。《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潼川提舉司賀瑞慶聖節表

三代有道之長，篤生真主；萬年受天之祐，載紀休符。叶氣厯洪，函生闔澤。恭惟皇帝陛下適祗祖武，迪畏天明。寒暑平而三光全，陰陽和而萬物得。式歌《長發》，胥慶誕彌。奠二氣以維和，域八荒而俱壽。臣有嚴司庾，莫克揚庭。舉百世莫能違，斯道聿同於平準；長上古不爲老，至和祈轉於洪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潼川運判謝到任表

攝官承乏，無補將輸。滿歲爲真，誤叨申命。撫江山之維舊，悅雨露之更新。伏念巨自歷試於外庸，遽躡乘於使傳。且庶獄小大之比，與常平斂散之宜，揆以短才，一之謂甚；胡然誤柬，二者得兼！矧漕寄之所關，於坤隅而尤重。豈簿書之是務，抑澄按之當先。况建學立師，將助秩宗之典；而量能授職，又分選部之衡。自昔假名，已慚代斲；于今即拜，寧不疾顛？明時何至於乏才，使指豈難於改畀？不圖華遣，洊及寒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恪謹身修，適祇天顯。亶知人之堯哲，民欲其安；推明物之舜仁，務先所急。致令庸陋，猥備馳驅。臣敢不遵奉察條，敬共明命？土風里俗，既盡得於諛謀；王澤國章，尚勉圖於宣布。《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直秘閣知潼川府到任表

角巾故里，慨夙志之摧頽；皂蓋東藩，誤清朝之束記。申畀木天之舊直，式華土地之新封。得之若驚，望不及此。伏念某賦姿蒙頓，莅事闊疏。既躡玷於讞平，俄謬將於輦轉。方渡瀘之有命，遽陟岷之纏悲。興言初心，寧復榮望？矧時多故，爲吏滋艱。鄰疆煽燎之方揚（二），民力張弓之未弛。承

流之始，圖稱無能。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畏迪天明，惠綏黎獻。謂臣歷將使指，或土俗之粗諳；念臣荐擁州麾，必民情之熟察。特令宰郡，以便起家。臣敢不祇遙訓詞，誕敷德意？弭艱恤隱，俾田里無愁嘆之聲；旌淑禁非，以庠序申孝弟之義。力行己志，上報主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二〕揚：原作「楊」，據四庫本改。

謝周程三先生賜謚表

大儒輩出，卓爲正學之宗；下使周諮，敢舉尊名之典。俞音才旣，善類知歸。臣切惟聖道之晦明，實兆世塗之理亂。自犧黃發《河圖》之秘，堯舜謹道心之傳，粵商周受命之初，凡誥誓羣言之首，必論降衷之性，必明爲物之靈。至若箕子陳九疇以叙民彝，周公設六官以爲民極，《君陳》以大猷變民厚，《君牙》以五典示民中。尹吉甫作「秉彝」之詩，劉康公開「受中」之訓。蓋興君令辟之所以教，而羣公先正之相與言，皇王以來，不謀同符，春秋而降，幾絕如綫。極於六藝之作，與夫七篇之書，孔欲無言，孟豈好辯？凡以扶天理而遏人欲，傾時否而康世屯。而權謀競興，邪詖又作，詞華代起，科目相挺。雖董仲舒嘗求仁於道誼功利之分，而諸葛亮亦鞠躬於成敗利鈍之外。洎韓愈之卓識，謂孟軻之無傳。然一傳而衆咻，獨倡而寡和。斯文不祿，神氣有開，挺生豪傑之同時，尚友聖賢

於異世。自周頤圖書之既作，而程顥弟兄之相承。雖幽極鬼神，實驗於躬行之近；雖窮探性命，不離乎日用之常。未嘗躐等以好高，大要近思而退省。豈獨振千年之墜緒，殆將開萬世之升平。而從祀之請未俞，節惠之文尚闕。藐是庸虛之跡，偶塵勸學之司，籲天有聞，踏地無措。敢意奏篇之再，遽蒙錫命之三，速戒攸司，各放美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遙祇元命，駿惠帝猷。念大道之湮微，賴諸儒之扶植，今美謚既先於後學，而褒章未被於前修，莫標倡道之源，亶謂彌文之曠，特章好以示俗，不以人而廢言。事光流聞，時謂創見。臣謹當誕敷丕訓，敷俶羣倫。明正道道民，開示君師之意；使先覺覺後，維持天地之心。善人浸多，斯世永賴。《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二八。

立皇子賀皇帝表

聖謨密運，哲嗣明登，仰遵二祖之已行，不待羣臣之屢請。官占胥叶，師錫允諧。恭惟皇帝陛下迪畏天明，遙祇先訓。言念承祧之重，肇開燕翼之祥。皆文王孫子之本支，永大漢山河之帶礪。遠承藝祖，喜無疆大曆之歸；近考孝皇，均有道曾孫之慶。某濫分地守，阻覲庭揚。定大事決大謀，既篤家邦之祐；聞正言行正道，願觀師友之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賀皇后牋

禁中決策，爲天下以得人；海內同心，歌吾君之有子。母儀既奠，嬪則用章。皇后殿下配日照臨，承天亭育。遠參任姒，蔚彤史之徽音；近法曹高，著椒塗之令則。仰贊皇支之議，俯寬漆室之憂。臣猥以遐藩，親逢盛典。自家刑國，既覩交愛之功；求賢審官，更懋相成之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一。

明堂大禮肆赦賀慶成表

宗祀以配上帝，既訖崇儀；斂福而錫庶民，爰敷術術〔二〕。函生闔懌，率土歡呼。恭惟皇帝陛下淵嘿無爲，嚴恭自度。茲歲行之在己，而日吉之維辛，震鬯侍祠，鼎烹享帝。垂恩隕祉，不遺輝翟之微；盪垢滌瑕，式霑風雷之令。臣叨居遠服，喜選昌期。想卿士之奉璋，駿奔靡及；陪老癯之扶杖，宣布惟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一。

〔二〕術：原作「衛」，據四庫本改。

賀受寶表

恭睹詔書，以來年元日受寶文於大慶殿者。明命誕膺，披地圖而數貢；遠人咸慕，奏天府以效珍。播告維新，奉安有恪。臣聞方物雖昭德之致，寶鎮則爲國之華。得古印於咸陽，哲廟所以成太平之治；獻元璽於興化，高皇所以開再造之符。然蟲書尚襲於秦遺，而螭紐猶沿於唐制。矧茲舊物，至自殊方，遠參乎嘉祐之文，申述於元豐之日。圖書具在，檢玉偕來。昔鏹采中原，殆似魯弓之未得；今觀光上國，咸歆趙璧之全歸。於昭受命之符，光啓中興之運。恭惟皇帝陛下聰文稽古，神武御時。山東三十餘州，復行王化；河北二十四郡，喜見官儀。歸疆來泣於職方，執玉宜歸於典瑞。肆卜大朝之吉，聿修誕受之文。景光流聞，時謂創見。臣心存闕北，身滯周南。握乾符，闡坤珍，幸際興隆之兆；畏天命，念祖業，更觀保右之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賀皇后牋

天扶興運，將盡復於故疆；地極幽荒，首來歸於舊物。慶均八表，化始二南。臣竊惟趙璧之言還，豈但魯弓之書得。由元豐而來百四十載，爛其款識之新；迨建炎而後九十五年，睹此會朝之盛。

於赫皇靈之暢，爰覘內治之修。恭惟皇后殿下儷日齊明，承天載物。無爲而治，率賴於虞嬪；有道之長，本資於周妣。顯膺眷祐，用獲休嘉。臣謬守遐藩，恪承詔綍。披皇圖而覽帝籍，丕昭受命之符；頌君德而舞后功，遠想充庭之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元日受寶肆赦謝表

效珍絕徼，爰開受命之符；班朔正牙，式霈昭天之澤。皇歡四洽，輿誦一詞。恭惟皇帝陛下命于帝庭，奄有方夏。堅好生之一念，得多助於兩間。眷言寶鎮之維新，實我襲藏之自舊。由元豐而來百四十載，爛其檢識之文；迨建炎而後九十六年，昉此會朝之盛。肆商大賚，胥錫羣元。臣屬守遐藩，親逢盛典。嘉與堪輿之蠢植，咸欽廟社之威靈。民勞汔可小康，願益思於先備；胡滅誠爲大慶，宜深軫於後圖。《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銅渾考象，適當七日之初陽；瑤域闔祥，爰叶三登之嘉運。皇歡允洽，民氣用諧。恭惟皇帝陛下迪德寅恭，儲神淵靜。駿惠累朝之烈，濟登必世之仁。天池中間，感至誠而叶序；霜露所墜，聞盛德

以來庭。方一爻震動之初，正萬彙咸張之日。乃彰農瑞，式見天心。臣等幸睹休符，與霑美澤。七稽八證，既未占而有孚；十雨五風，將自今而至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代宰臣以下謝賜喜雪御筵表

雷在地《復》，誕宣五穀之精；雲上天《需》，肆秩羣臣之燕。《禮》嚴卜晝，《書》喜有年。恭惟皇帝陛下寅御丕符，參侔真宰。不待禱祠之事，夙膺保佑之申。當五陰一陽之爻，應六日七分之候。至和攸被，上瑞來臻。雨而雨，暘而暘，得上下同流之妙；食云食，坐云坐，極君臣相說之情。臣等忻聞《鳴鹿》之三，莫稱《嘉魚》之什。爲民上而樂與人樂，竊陋齊宮之遊；思天下之饑由己饑，敢厲虞庭之志〔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一〕原注：「一作『爲民上而樂，君既切於與人；先天下而憂，臣敢忘於思職。』」

除權工部侍郎謝表

二年載筆，久希閒館之遊；一日除書，忽忝事官之貳。固辭不獲，重拜徒慚。竊惟百工雖殿六

職，然而辨陰陽五材之等，將以順天地萬物之情。在虞廷至重而不輕，至周典偶遺而莫考。相承近世，服在邇聯。是惟侍從言語之官，匪直伎巧二匠之末。肆嚴厥選，俾介攸司。如臣者奮迹羈單，稟資疏直，惟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亦謂大將行吾道，次將行其言。然瓠落而無所容，液櫛而不適用。數上歸田之請，宜從置散之科。忽疇左城之舊勞，俾列中臺之末屬。欲行或止，當黜而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惠綏民巖，迪畏天顯。謂善類乃興邦之命脉，而直言爲有國之光華，特施培養之仁，以茂纂承之烈，致令宜去，亦誤留行。臣謹當祇服訓詞，益深操守。獻納論思之責，毋替夙忠；進退去就之宜，尚期終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謝皇太后表

柱史分輝，久叨徧歷；事官命介，忽誤優遷。拊分奚堪，歸恩有自。伏念臣奮身孤遠，涉藝淺蕪。先帝臨軒之初，策諸前列；嗣皇謀廟之始，擢在左坳。但知斷斷以首公，不解盱盱而隨俗。雖寸長之粗見，亦衆毀之所歸。會有采薪之憂，莫施橫草之報。惟祈閒廩，以佚病軀。既屢觸於報聞，又恍驚於超拜。雖處之伎巧工匠之職，實號曰言語侍從之臣。班聯浸高，責望逾切。顧控辭而莫遂，徒震懼以靡寧。茲蓋伏遇皇太后陛下母儀四方，子育兆姓。夙有求賢審官之助，用開詒謀燕翼之仁。凡今要近之臣，皆昔封培之力。有如孱瑣，例辱眷留。臣敢不益厲初心，以裨新政？獻納論思之責，罔

替宿忠；進退去就之間，尚期終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復元官職宮觀謝表

七年流落，幸全投裔之軀；三命便蕃，併賦祝釐之廩。望不及此，得之若驚。中謝。伏念臣賦資顛蒙，聞道狷淺。自玷言語侍從之列，期效論思獻納之忠。而識闇不足以周事情，才疏不足以濟時用。況卧痾之既久，宜公論之不容。白簡霜嚴，已甘大僇；皇圖天廣，特沛寬恩。僅從三禡之科，姑置五谿之表。雖江連楚蜀，無瘴鳶跼跼之憂；然地控蠻徭，有暴虎兢兢之慮。忽自天而有命，俾便道以過家。盡復元階，實踰始望，況申榮於書殿，又假寵於祠宮。事光流聞，時謂創見。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侔覆載，知燭幽深。憫臣斷斷無他，昔有負薪之疾；察臣恹恹自守，嘗輸曲突之忠。粵從祭澤之游頌，已動聖心之遐軫。上東朝之壽斝，下春日之寬書，肆命元臣，式商大賚。臣誓堅晚節，益厲後圖。令爲牛羊求牧芻，已荷更生之造；未先狗馬填溝壑，疇非報德之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上皇太后表

東朝介壽，式頒慶渥之新；北闕疏榮，盡復郎階之舊。仍通班於書殿，併賦祿於殊庭。拜命便蕃，拊躬震悸。中謝。伏念臣藐然末伎，奮自諸生。先帝臨軒之初，視恩首選；嗣皇謀廟之始，待罪邇聯。會有采薪之憂，莫施橫草之報。連章累牘，罔匪由中；華職要藩，姑令補外。自貽伊戚，以速厥辜。奪爵投荒，坐閱七年之久；畀祠還秩，忽驚一札之頒。得之若驚，望不及此。茲蓋恭遇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飭躬慈儉，迪德靜嘉。昔著壺儀，有求賢審官之助；今隆母道，垂詒謀燕翼之仁。念蠹茲罪戾之餘，亦曩者封培之一，淹卹在外，罪悔迄今。乃因錫福之辰，特霈昭天之澤。臣命輕螻蟻，恩重丘山。觀德化之成，幸數陪於癯老；祝聖人之壽，敢自附於華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

潼川路安撫到任謝表

王三錫命，誤新渥於松階；國十爲連，忝舊封於梓部。莫俞巽牘，敢後寅車！臣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事道。際遇兩朝之久，踐揚三紀之間。爲詩遺王，名曰《鴟鴞》，本

期救亂，取彼譖人，投畀豺虎，皇恤傷讒。尚憑高廟之神靈，敢賴天王之明聖，返湘纍之初服，釋楚繫之南冠。訖俾生還，誓言死報。矧又授鉞於赤甲白鹽之下，予麾於玉堂金壁之間。猶未厭於宸心，復洊頒於闔寄。地連巴益，分四千石虎竹之符；江接牂渝，理十六載龜琴之夢。維時多故，歷變方新。民夷有侏儒獫狁之難齊，郡國有赤子龍蛇之未定。而民力張弓之莫弛，邊氛煽燎之方揚。豈惟鷓在梁之羞，抑亦蚊負山之懼。厥爲忝冒，實出會逢。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歌九功，明見萬里。暢皇威於海岱，允矣東漸；紆廟算於岷嶓，睠焉西顧。謂南維之絕徼，實北定之良圖，念及微忠，復加隆委。臣敢不修其可願，欽乃攸司？銷帶牛佩犢之風，導之務本；堅使馬如羊之誓，廉以安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又見《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五，《宋四六選》卷七，《南宋文範》卷二八，嘉慶《邛州志》卷四二。

全宋文卷七〇五四

魏了翁 二

奏乞爲周濂溪賜謚

臣猥以晚學，誤被東注，擢司祥刑。既服攸司，會漕輓空官，復令共二。顧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卹章，載在史冊者，臣既不復贅陳。然其間有道德隆重，爲世師表，而爵位弗稱，未舉易名之典，則臣職在勸學，所當敷陳。臣切見故虞部郎中周敦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一〕。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汔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焉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判渙，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故，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

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治之日少，亂之日多，寧不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闡發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誦其遺文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有不足學者矣。又有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其學益以大振。雖三人者皆不及大用於時，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其於一代之理亂，萬世之明闇，所關繫蓋甚不淺。特以命秩弗崇，其於節惠之文，未有能發明之者。紹興之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敦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爲言，誠爲闕典。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將周敦頤特賜美謚，使海內人士咸知正學之宗。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如程頤兄弟，併得在易名之典，則尤足以章明時崇儒重道之意。臣本爲蜀人，致甘棠之思，而僂言及此。越職踰分，臣知罪矣。惟陛下財幸。

〔小貼子〕臣又照得周敦頤及程顥兄弟，倡明絕學，俱有功於斯道。今不惟未舉易名之典，而爵列未加，亦不得從食于先聖先師之廟，誠爲未稱。欲乞併下禮官，檢會胡安國等嘗所建請，討論施行。

〔又小貼子〕臣切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栻並蒙賜謚。然熹、栻之學，實宗周、程。錄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併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五。又

見《道命錄》卷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四，光緒《湖南通志》卷七五。

〔二〕肯從：原作「□□傳謂」，據《道命錄》改。

奏論故軍器監主簿游仲鴻紹熙末年建明宗社大計

照會臣猥以空疏，誤蒙簡拔，洊領使輅，早夜以思，莫遑寧息。凡耳目所聞見，吏治之臧否，民生之戚休，已嘗累具奏陳，冀圖報效。雖悉荷嘉納，而孤忠直節，韜晦未彰，尚有適隸臣所部，而臣熟知其事者。儻避再三之瀆，嘿不以陳，臣爲有負。昔者文彥博、富弼定策之功，因王同老而後明。王珪立子之議，迨其子仲修而獲顯。以大臣定大議，猶爲忌者所掩，不得暴白於時，矧以小臣藐然朝著之後，與身當事任者，蓋大相遼絕，乃能長慮却顧，白發宗社至計於簾闈猶豫未決之初，時宰燕居深念之日。幸而成事，不惟不見知於時，乃遭誣罔，以陷於譴，至肯絕勿敢言〔二〕，齎恨以歿。臣職在諷度，敢憚敷陳？臣切見故中奉大夫游仲鴻，果州南充縣人，稟姿粹夷，操行剛正，臨節見義，凜不可奪。故相趙汝愚帥蜀之日，嘗招置幕下，多所正救。後以薦居朝列，雖歷落百寮之底，而忠精憤激，莫非愛君憂國之誠。汝愚既秉政機，凡事無鉅細，率以諮問。迨紹熙末年，國有大故，中外震怖，莫知所出。仲鴻由料院上書，其詞至謂與其死於亂兵之手，寧先一鳴，以身膏鈇鑕。於是涕筆俱

下，又數勸汝愚宜速定大計。汝愚焚去其紙，而心有感於其言。越二日再見則汝愚責之曰：「君所言何事，而書之紙邪？」仲鴻又爲言：「公爲大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可也。」會相臣倉皇去國，仲鴻在祀事誓戒中，又移書諭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矣。」七月甲子禫，陛下龍飛，其定策固皆汝愚之功，而白發其端，勉效惓惓之忠者，仲鴻也。俄遷軍器監主簿，汝愚既出，仲鴻乃力請補外，差知洋州。及汝愚遭變，韓侂胄之黨相與出力，誣以大惡之名，罔以不赦之罪，而文致之。辭波及仲鴻，至謂其陰知汝愚，覬所非望，乃迎合以干進，此慶元二年章疏也。賴陛下聖明，止罷知洋州而已。其後臺臣再論，極其醜詆，皆臣子之所不忍聞，乃慶元四年章疏也。復賴陛下聖明，但降詔戒諭而已。且慶元之臺官，與仲鴻不知有何仇怨，而一再論列，直欲加以竄謫之罪。蓋不溢仲鴻之惡，則無以厚汝愚之誣。姦言滅公，邪論醜正，一至於此！天理不泯，事久自明。六七十年之後，朝廷收錄仲鴻，畀以藩府，擢以利路漕節。仲鴻亦勉自激厲，以圖報效。既以事連拄統戎，吳曦憚之，走書侂胄，俾之代去。曦既僭竊，仲鴻誓以必死。前知潼川府劉光祖嘗舉以自代，其詞謂仲鴻「甲寅在朝，建大議於簾闈未決策之前；乙卯去國，進讜言於權臣欲用事之際」。是數語，皆仲鴻平生行己之大節。其後又有以告于宰執者，事既轉聞，蒙恩遷秩，訓詞有曰：「載嘉靜退，見重鄉評。何愛一官，以旌耆德。」仲鴻得此，實謂榮遇。然褒遷之詞，乃以嘉其靜退之節。至若紹熙末年，陳宗社至計，而慶元初載，翻以是幾陷大僂，仲鴻終不肯自明，以訖於死。則其事未經褒錄，是於勸忠賞善，猶謂闕典。臣愚欲望聖慈特垂睿覽，下本路監司，於本家取索當年事蹟及所上書疏，與劉光祖所作銘誌，宣

付史館。仍下有司別議褒錄，俾其讜言深識，後世有傳，則豈惟足以慰仲鴻九京之忠魂，其爲臣子匪躬陳誼之勸，誠非小補。

〔小貼子〕臣照得仲鴻之子宣教郎、前知遂寧府小溪縣游似，好學篤行，克世厥家。如蒙朝廷以仲鴻未蒙顯賞，將似特加錄用，尤足以爲臣子匪躬陳誼之勸，併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五。

〔二〕肯絕：四庫本作「憤恨」。

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絛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

爲小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切爲之不平久矣。乃自前歲，誤被東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敦頤及程顥，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洊瀆聖聰，伏俟斧鑕之誅。

〔貼黃〕臣曩者本爲周敦頤嘗仕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聖慈悉加採納，然同時如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警後學有功，亦不在周敦頤及程頤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爲言者。門人嘗欲謚爲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爲弟子誅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胥奮，不勝斯道之幸。欲乞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五。又見《道命錄》卷九，《宋元通鑑》卷一〇〇，《南宋文錄錄》

卷六，《續資治通鑑》卷一六〇。

奏論人心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五

臣疏逖之蹤，自請郡西還，十有七載。兩蒙聘召，三授郡寄，以至按刑將漕，分閩守藩，忝竊殆遍。以書生分量，寡欲易足，日有滿盈之懼。乃今月正元日，陛下親御正牙，誕受寶鎮，會朝之盛，觀聽攸屬。而臣顧以是日，首被特召之命。傳曰：「敬其事則命以始。」今陛下既施其敬於一介外小臣，而臣不以仁義言，不以堯舜陳，是謂不敬。有臣而不敬，陛下安用省記於積年之餘，收召於萬里之遠也？臣聞人與天地一本也，天統元氣以覆萬物，地統元形以載萬物。天地之廣大，蓋無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備萬物之體，以成位兩間，以主天地，以命萬物。闢闔陰陽，範圍造化，進退古今，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貴蓋若是。《易》於《坎》、《離》，互明心體者也。而先天居東西，則陰陽之正中也；後天居南北，則天地之正中也。於日爲戊己，則土之正中也；於辰爲子午，則時之正中也。《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則氣之中也；爲卦承上經而接下經，則卦之中也。《離》體則虛中而文明，故應物而不窮；伏《坎》則剛中而孚實，故處險而常亨。其至平至正又若是。人能以其至貴至重也，而不以小用之，以其至平至正也，而不以偏用之，則其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堯舜以心相傳，《堯典》一篇，惟「克明俊德」、「乃命羲和」、「疇咨四岳」等事。堯無所爲也。舜之繼堯，亦不過取諸人以爲善，以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凱也舉之，以天下之民謂之四凶

也去之。是天下之民舉之去之，人心之所同，則天也，舜無所私於此也。九官之命，彼皆何等才分？而自宅揆以下，敷教者不以制刑，典禮者不以掌樂。選衆而舉，僅得其人；分職而理，僅無曠事。爰暨三代，曰「顓俊尊上帝」，曰「陟丕釐帝命」，曰「以敬事上帝」，凡皆推是心以答天意耳。乃自秦漢而後，千數百年，此意或寡。當事任者，豈樂於獨勞，而常患乎莫與分其責；居有位者，豈樂於喑默，而常患乎莫與行其言。夫人之有伎，人之彥聖，秦臣知好之，以保子孫黎民，則秦臣之利也；人之智慮，人之聞識，樂克知好之，以優於天下，則樂克之善也。豈必皆自己出？而况屈信消長之運，乃天道之所當有，非人力之能制，不是之思，而憧憧往來者，皆徒思也。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一也。孔子論天地之神，昭昭然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而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證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是篇凡四言而意實相貫。蓋人與天地一本而分，使本心湛然，清明純粹，與天地通，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動乎體而爲夢，見乎龜而爲卜，雖遠在巖涓，夫孰非此心之感？况山澤之氣，亦我同體者也，毓靈產異以詒數世之仁，亦理之當然耳。而後世之君臣，所居者既狹，故所感者亦然，豈惟所感然哉？下之從上，後之視前，更相承式，而才氣愈隘。沈默拘攣，以爲謹也；纖微煩蹙，以爲能也。以濟時須，且弗暇給，况遺後乎！夫天地山川之神氣，亘千古猶一日，而人才絕無僅有乃至是，則以所感所傲然耳。此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二也。夫人憂樂慘舒之度，本諸一心之微，而流行於陰陽，見於稷暉，未嘗有毫髮之欺。是以昔之聖人有舒泰而無拘迫，有寬易而無狹隘，以天命自度而不敢以私意小知行乎其間，勞逸以時，喜

怒以類，凡以節宣血氣，專固精神，順天地而理情性也。爰自後世，或人主獨運萬幾而乏羣臣之助，或大臣兼總細務而行有司之職，其規模運量既日不暇給，則於長算遠馭，寧無所遺？光武，賢君也，視朝至昃，夜分乃寐，太子憂其失養性之福。諸葛亮，賢相也，所噉食不至數升，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食少事煩，人以爲憂。夫自一命以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君相，然後勢重而形佚。使人主每旦視朝而不得大臣之助，大臣執掌獨賢而不資百工之助，分曹列局，陰拱默視，事無鉅細，必經省覽，下至衆而上至寡也。夫如是，則下逸而上勞，豈所以理性情之正，養壽命之源哉？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三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夫內而宮庭屋漏，外而天下國家，莫非天命之流行。使幾微之不敕，是謂曠天工而違時幾。爰自後世，或自謂智足徧察，或例曰人多可疑，或言儒生皆是古非今，或咎直臣多取名歸過。是心既勝，賢路益狹。班固贊漢之得人，惟稱武、宣。而武帝中年，已謂名臣文武欲盡，詔求跡弛之士。宣帝之後，僅一再傳，往往見大夫無可使者，至外召整屋令，拜諫議大夫以遣。東京以後，朝會無宿儒大人可備顧問。人才固不易得，而亦非果無好臣。所教苟用可制，故無以盡得天下之才耳。唐中世以降，或至東省閉閣，南臺闕員，正牙罷奏，庶官不對，此豈真無才邪？其曠天工而違時幾也多矣。此不能與天地相似四也。士修於家，非積歲累月不成，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則一語一事間爾。昔之人念其成材之不易也，故必扶植而容養之，相融於善意以圖惟國事之濟，而不敢逆疑於意嚮之間。所以兼收並蓄，擬緩急而遺子孫也。漢之高、文，去古未遠，猶有濟時貽後之慮。而中世以

後，則有不盡然者矣。遼西告警而李廣起，罕开略塞而趙充國用，五溪喪師而馬援奮，冉肇迫夔李靖出，范陽煽兇真卿識，河東寇結子儀封，廷湊肆毒裴度見，伐蔡屢衄李愬顯。使非倉卒需才，則廣厄霸陵，充國、援以老棄，李、顏、郭、裴諸人將沒身不見矣。此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五也。臣既歷觀前世，每見秦漢以後君臣大抵相尋於一轍，爲之廢書而嘆曰：大哉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必休焉與天地相似，乃可以無曠於天位。千數百年，莫有以是告其君者，毋惑乎治之時常多於亂之日，而危之意常浮於安之形也。今人才雖未易有，而亦非果無也，風俗雖不如古，而猶可以有爲也。拓而大之，則在人焉耳。於是的然自信，以告于陛下。且念更迭既久，分絕榮進，今重觀上國之光，誠出望表。用敢及時展盡，以冀君相之一動心焉。儻蒙陛下留神省攬，而或有取於其言，君臣之間共推此心，以一掃千數百年之弊，則規模既拓，人才將爲時輩出矣。宗社幸甚，善類幸甚！臣不勝區區。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〇。

奏論州郡削弱之弊

臣聞三代而下，經制不立，故天下之弊常伏於救弊之初。漢自吳楚之變，分封以弱侯國，而末年之弊乃起於同姓弱而外戚彊。唐自安史之亂，裂地以授諸將，而末年之弊乃起於藩鎮強而王室弱。故

善治者能先時而制其弊，其次則因時而救弊，其下則弊已著而後徐爲之救，如此則亦何及矣！臣恭惟藝祖皇帝自大難未平，首創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還京師，臨遣廷紳以爲牧守，天下莫不仰服威斷之明。然而守邊之臣則久其考任，假以事權，固不與內郡同也。未幾而初意漸失，并、汾、閩、越之僅平，江淮諸郡已令毀城隍，銷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過四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王禹偁自黃岡上疏，極陳江淮空虛之害，至謂名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富弼論江、浙、荆、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鉏耰白梃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禦者？至寶元、康定以後，空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盜作，速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郡國猶有不會之財，猶有留州之緡，可以爲招兵繕城之費，可以爲一方緩急之備，然猶凜凜若此〔二〕。矧熙寧而降，括財利以弱州郡，則益不暇爲國遠慮。籍禁卒，罷招填，併軍額，椿窳籍，分係將不係將，則尺籍雖闕，亦不暇補矣。方時晏安，猶未見其爲大害也。崇寧以後，賦斂日增，軍政日壞，郡益以削，一旦盜起東南，連跨州郡，震搖汴都，久而後殄。況當新造之金，非拱手死難，則望風棄城。蓋自建炎四年以前，惟知斂兵避狄，未嘗敢與之抗者。逮渡江航海，迫我不已，然後兵刃稍接，不數年而議和之使遣矣。紹興之末，虜闖淮薄江，既迫而後應之，士氣稍

伸，然猶不敢盡用其勝。極於比歲承平日久，吳曦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雉。李元勵烏合之衆，足以震擾三道。張福千人之衆，足以披靡羣辟。虜闖梁、洋、三泉，如履平地，虜闖蘄、黃五關，如外虛邑。嗟夫，強榦弱枝之弊，乃至此極，是焉得無以變通之乎？臣嘗歷觀中興諸臣，如李綱嘗欲分長安、襄陽、建康爲三都；胡舜陟嘗欲拆三京關陝爲四巨鎮；張守嘗欲以大河州郡倣唐藩鎮，付之帥守；范宗尹嘗欲分畫諸鎮，更不除代；李彌遜嘗欲假帥守事權以銷姦宄。雖多事之時，與今日平世事體稍異，然郡國削弱之弊，則百年間如一日也。況今所恃以爲捍蔽者，莫重於四鎮，曰江南、曰兩淮、曰荆襄、曰四川。使三邊不警，則尚可以紓歲月之安。而金夏蒙韃局勢浸異，殘寇未殄，又生他寇，四鎮之寄，益非昔比。自比年來，朝廷垂意乎此，責之專而任之久，若知所以重其事矣。然而其要又在於擇人，苟匪其人，則責之專返以益其過，任之久返以厚其毒。既得人矣，則當假以遂事之權，聽其所爲，勿從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責成，則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財賦得以專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舊比，以掣其肘也。軍籍得以覈其虛實，戎司不得掩虛額以自豐也。屯田當復，民兵當核，忠義當招，皆可以隨宜經理也。規摹既立，則如國初守邊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無所改易可也。稽其勞效而即鎮遷拜，自從臣以上，雖貴極公師可也。其旁近諸鎮，又當豫蓄資望之人，以擬其乏。如是則受任之臣，事權專一，得以展布四體，責其成功，而人亦改視易聽，不爲朝不謀夕之計，可以慮終而知敝。三邊

隱然爲國長城，緩急有恃矣。此藝祖皇帝久任邊臣之成規，而中興諸臣因時損益之遺意。儻蒙陛下不以臣言爲非，即乞與大臣審議而速圖之。臣冒黷聖聰，拱俟蕭斧之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八，《南宋文範》卷二三。

〔一〕凜凜：原作「廩廩」，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〇五五

魏了翁 三

論擇人分四重鎮以備金夏韃事劄子 十一月二十三日輪對

臣聞昔者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嘗因是重有感焉。子於父母，一氣而分，故志之所至，則氣亦至焉，未有呼吸喘息，疾痛痾癢而不知之者。知之斯速圖之，然後父母之道盡。而臣竊見乃者太陰示異，彗孛告災，雷電連時，海流失道，其占凡爲陰盛陽微。此蓋下動而上應，其爲喘息痛痾亦既深切。而爲民父母，豈得以晏然於此？臣嘗私自過計，而深有隱憂焉。且晉永和間，太白犯東井，犯左角，熒惑犯歲犯月，是時人謂石氏殘亡之證。梁中大通間，熒惑太白合於軫，熒惑入南斗，是時人謂東西魏分裂之證。然而晉人北伐之師連歲不動，梁以牧守來朝之夢，亦受亡虜之詐。臣謂人之精神血氣與陰陽五行相爲流通，故著乎稷象，見乎占夢，凡皆此心之感。况夷狄禽獸亦一氣而分者，殆未可以此疆爾界而歧之也。臣

竊惟金虜日蹙，殆不過游魂假息耳，而連歲盜邊，志在抄掠。三垂將吏，已不得休息。况積疆之夏，新造之韃，能保其不我窺乎？夏人久有吞噬關陝之志，數通邊臣，要結兵援。秦鞏之會，棄我先遁，反謂將卑士少，更請濟師。今又遠連強韃，近向全秦，行李往來，邀我未已，利害難於踰度，真偽不可測知，稍失應酬，便生間隙。而臣又自江淮以來，聞之道路，則重以韃人之憂。雖曰韃政多門，勢且分裂，與金虜之始事體稍異，然其摧金如拉朽，乘勝如破竹，似未易忽視也。矧不得志於我者，安知其不乘間於其中？垂亡之金，又安知其不求好于韃，以紓旦夕之禍？然則金未可忽，而韃夏又未知其心。藝祖皇帝不取太原，正慮有西北二虜之憂，况三虜之角逐而未分乎？三才一本，六合同氣，一方有敗，則爲民父母之心便如恫瘝乃身，至隱憂切，此非虛語也。况今稽之天地，驗諸往昔，亦既有證矣乎！士大夫心乎憂國，則不過交談族議，咨嗟嘆息，若不能以終日，而卒未有一策可施者。臣嘗妄謂使其汎汎悠悠，如舟流之莫届，行邁之靡臻，以聽其勢之所趨，莫若外示懷柔以弭增寇之憂，而內修守備以立久安之勢。且下淮東制司，仍遣小使諭志於韃，使羣盜無以措其甚間之辭。而夏人則令四川制司，因其來使，諭以各用所長，分道出師，乘便即發，不必更相牽引。凡此者第以款敵而紓憂耳，而在我者則當惜陰愛日，汲汲然圖所以爲吾自治之計。精擇海內所推，實可任事之人，如江如淮，如襄如蜀〔一〕，分四重鎮，而虚心委己以付之。假以事權，助之財計，凡所奏請，隨即響報，使得展盡以自用其一方。必求賢任能，選將練士，必信賞必罰，屯田積穀，必休養百姓，謹固守封，必同心體國，互相關移。其以次要郡如荆、鄂、金、沔諸州，亦次第選任，責以實備，如四鎮然。凡此

要害之地，使果能一一得人，規摹既立，無所牽撓，實政是講，不事欺誕，則精神風采，必將旦異而晡不同。行之二三年間，庶幾有備，不猶愈於數十年間汎汎悠悠，以聽其勢之所趨，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也？臣頃者誤蒙賜對，雖嘗妄論及此，然條貫靡竟。今輪當面對，昧死爲陛下申言之。如蒙聖慈謂臣言可采，即乞與二三大臣熟議施行，臣不勝區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六。

〔二〕襄：原作「裏」，據四庫本改。

奏論實錄缺文

臣曩者濫員東觀，蓋嘗伏讀金匱玉板之藏，每惟祖宗實錄自東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過一千餘卷。而南渡以後，高宗、孝宗皇帝兩朝實錄僅六十餘年，遂至一千卷。以三十六年事爲五百卷，猶之可也，而二十七年爲卷亦如之，意其廣記備言，無所脫遺。而臣偶因當時所遭，隨事檢閱，則有不盡然，往往一月而釐爲二三卷，往往州縣細故亦動是千餘言，至事關大體，顧反脫略。且如開禧元年虜使趙之傑要陛下起受國書，臣時以館職獲陪朝著之後，偶記乾道六年虞允文爲相，虜使烏林答天錫倨慢，與此相似。時則允文前奏：「大駕還內，放仗罷朝。」臣與在列誦言其事，所冀速達。有頃，聞陛下徑還禁中，一如乾道故事。臣謂宰執必有援此以開陳者矣，乃聞韓侂胄爲宰執言，此謝郭然爲

之。不知郭然秉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臣既退朝，即取乾道國史、實錄、會要、聖朝日曆諸書徧加披閱，則於此事或全無所載，或略及一二，而實錄則仍循常比，書垂拱殿賜茶酒，不知是日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閣事王抃上疏，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似專美於抃，而抃詞止議受書之儀，亦不及放仗罷朝事。此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是歲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明年六月師旦抵罪，詞臣以草制罷去。或謂內制未有封駁故事，臣因記乾道七年三月己卯張說除僉樞，張栻等言其不可，旋即反汗。八年二月乙卯申命，則周必大以直學士院繳還批詔，且乞以宣徽命說。臣即檢閱實錄諸書，則己卯事無所載，止於是月戊子書節度使萬壽觀制，不書事始，已當修正。至八年乙卯事，則又逸去。夫王聖則臣直，此最是先朝美事。而前後皆不書，此又見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開禧二年秋八月，倪思與李壁爭論明堂嚴父配天事，朝論莫知所決。臣因記淳熙三年三月丙午朔，秘書監李燾奏乞舉行宗祀明堂之禮，歷引神宗皇帝聖語及錢公輔、司馬光、李受諸儒之說，嘗下羣臣議。雖不果行，然實錄不當全脫其事。至淳熙六年趙雄爲相，竟白行之，實錄亦所不書。元降明堂詔書，亦未嘗登載，而閱樂等事亦皆失實，又以見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臣因是三事，每嘆孝宗皇帝明謨偉斷，卓越前代者，不可勝紀，而臣偶記所聞，輒逢脫略。夫卷帙猥繁若此，而記載脫略乃爾，若不及今距乾淳未遠，文字未盡淪失，老師宿齒、故家遺裔尚可訪問，亟與搜羅會粹，則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無以傳示方來。臣伏睹實錄院見遵詔旨，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增入列傳。臣愚欲望睿旨併下本院，令史官將兩朝實錄重加點校，儻有闕失，如上所陳者，即采訪增入。其冗濫重複，及吏文不經去處，悉與刪削。

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垂憲貽後，仰副陛下寅念祖烈之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續文獻通考》卷八六，《淵鑑類函》卷六九，嘉慶《邛州志》卷四二。

奏論蜀邊墾田事

臣曩蒙一再賜對，嘗極陳三邊利害之實，三虜強弱之勢。雖蒙聖慈不以其狂瞽，曲賜容貸，而事會無窮，隱憂莫釋。每念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惟務農積穀最爲要道。然而言之者爛熟，聞之者訕玩，何也？以未嘗精講而力行之也。臣生長於蜀，雖幼習百氏，長遊四方，於國中之事粗所素講，然身履目擊之久，真知而實見，則莫如父母之邦。姑以蜀事爲陛下陳之，則三邊固可類推矣。臣比者竊聞四川制置司遵奉聖旨，措置利州路營屯田，委監司分任其責，見已置局經理。朝廷明見萬里之外，凡在邊鄙，莫不踴躍思奮，猶有說焉。西邊自罹虜寇已來，利東之大散、黃牛，利西之皂郊、水關等處，五六年間原堡多隳，地利悉棄。以故流人久不復業，穀粟日貴，兵民交弊。今若遽行屯田，則合葺邊堡，合用兵耕。而邊堡則諸將慮事謹審，欲及冬時伺乘機便，乃可修築。兵耕則自頃年累減軍額以來，以之坐守，尚多闕數。矧今久戍之餘，難復再加役使，是屯田之事卒未可舉，而邊實之儲無時而可議也。然則遂置之不復問，則豈不甚可惜哉！臣竊謂有屯田，有墾田，二者相近而不同。墾田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萊，如諸路有閒田，寺觀有常住，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

可復業，則耕穫之實效，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此理所必然。惟毋責屯田之虛名，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臣請試陳今日所當墾之田。如利之西路，則皂郊之內湫池諸谷，水關之內崖石諸鎮，利之東路則洋川之內青座華陽，鳳集之內盤車諸嶺，大率昔爲膏腴，今成荒棄。至於金州近裏，亦多有之。其田去虜或百里，或二三百里，有高山大陵之險可據，有原堡兵戍之援可恃，亦有賊騎從來所不曾至之處。若更得土豪之助，則指日可成。今聞三路土豪之爲忠義者，有願自備費用，自治農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各隨便利，趁時開墾，及秋布種。其間亦有願略資官司給助者，亦自不多。若聽其施工，略計所耕可數千頃，則明年此時便收地利。縱官未立額，或量行輸租，其潛裕兵民，使漸食賤粟，比之頃歲人苦斛貴，官苦糴貴，其利害豈不萬萬相絕？何況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兵，不數年間，邊食既豐，兵丁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比於倉卒遣兵戍守，亦萬不侔。若是則雖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蹇之兵，不惟不畏殘虜，亦可不畏他盜。積以歲月，則今之墾田又可爲後之屯田，今之耕夫可爲後之精兵。救蜀大弊，爲蜀永圖，無出於此。顧何憚何惜，而久不爲也？或者之所慮不過寇抄耳，然虜嘗蕩劫我梁洋及五州，知無所得。今方與韃夏相持，未必遽議再入。目前可以暫紓，失今不爲，則後悔無及。臣比得蜀中近聞，興元、金州兩戎司探報，虜方科民牛具，開耕鳳翔荒田，又聞西和一帶邊民覘知虜亦厭兵，願各耕種，人自爲守。夫墾荒之利，虜猶知爲之，而我不敢爲；原堡之固，虜知葺之，而我弗敢葺。悠悠歲月，坐長寇

讎，臣不知所以爲策矣。比者關外連歲荒歉，今年蕎麥大熟，邊民無裏外咸知耕播之利。聞朝廷施行屯田指揮下日，西和一帶願耕者雲合風偃，動以千數。人心若此，何可失也？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四川制置司，據目今已行，就令利路提轉司因人心欲爲之機，撫天時難失之運，先切選用土豪，漸漸耕墾細民所不能墾之田，則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實效也。事半功倍，惟此時爲然。若夫屯田，則先督諸將修葺原堡，候畢日併將極邊荒田盡數耕播。行之以漸，要之以久，不數年之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保蜀之策，無大於此，惟陛下財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六〇，《南宋文錄錄》卷六。

直前論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遠夷利害五幾劄子

臣蜀之鄙人也，陛下過聽，擢司記注。每朝侍前殿，即東廂徑退，侍後殿，則俟宰執臣寮奏事畢，乃得造前。凡所奏陳，陛下罕所可否也。退而問所謂起居注，則歲月淹久，事情寂寥。問所謂直前故事，則賓贊之臣，疑爲久曠。臣以記言司過爲職，而每有含毫閣筆之羞，竊有感焉。帝者之盛，中外無虞，而臣傲其君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君戒其臣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蓋未有一日不兢兢業業，一時不整敕。誠以起居動作之頃，莫非天命之流行，斯須之不存，而吉凶判焉，悔吝生焉，可不甚懼矣乎！而況今日之事，幾微既著，兢兢未加，則臣所未諭。今請試陳其略。士風媮

薄，世道頹靡，面譽背毀，心私迹公，此事變倚伏之幾也。師老財殫，幣輕物貴，常產既竭，本根易搖，此人心向背之幾也。民夷雜居，客主不敵，齊淮兩大帥乘異情，此疆場安危之幾也。金酋初立，委政舊臣，斂戍息民，招携棄怨，此其志不在小。重遲不發，則情態叵測；脫請繼好，則從違皆難。此鄰寇動靜之幾也。韃使既至，行人亦還，情僞未明，邀求難塞，土疆歲賂，禮際盟約既費講畫，而越國以兆戎，交遠以疑近，示弱以誨盜，此遠夷利害之幾也。然則即是數端，豈誠無一事者？縱有識時務、通國體之臣，乃不得措一詞于下風，使潛運密移，百廢具舉，則有司因人成事，已不無曠官之愧。脫有不虞之事，電發焱至，則淪胥之悔，將不及追。是可置之悠悠，而不速圖之乎？臣今姑以事之關於節目者言之。沿邊屯田，或請分授歸附，或請雜募兵民，或請專招土豪開墾，而徐責其輸租。豈無一可行？而累歲未能決。楮幣日輕，或請增鑄鐵錢以平銅會，或請改給新會以解折半抽兌之疑，豈無一可采？而累歲未之行。沿邊忠義人，或請分處授田以渙其羣，或請增招正兵以權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爲一軍。沿邊功賞，或謂荆鄂總軍、西垂忠義皆嘗立功而未蒙賞，或謂三邊將士有得四五官資^(一)，累至數十，而無一真命者，或請帥守監司具其著者而拔用之。將帥之選，或謂沿邊長官各舉所知，或謂以次攝長，待其有功而後真授，或謂將非真授則無以令其下。疆場之備，或請增淮戍兵之生券以厚其廩，或謂給沿邊之間田以資其生。糧運一事也，或謂徙平江百萬倉於京口以省費，或謂增鎮江、高郵諸郡賞格以勸功。大抵若此類者甚衆，不容徧以疏舉。然揆諸事體，則節目可舉者耳。或延訪有識之士，精辯而衆決；或分畀受任之臣，審度而力行，皆非有所甚難也。今曠日持久，

且無成說，況有如臣之所謂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遠夷利害，此皆目前必至之患，及今汲汲圖之已不可謂之知幾矣，而不思所以應之乎？人之精力終爲有限，縱能兼覽徧察，亦恐詳小遺大。竊見先朝舊制，或有弊事當革，則令侍從言語之臣條具聞奏。凡以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盡法守，集衆思而廣忠益。兼於當否之間，足驗人才之實，此在政府，可舉而行。臣愚欲望陛下速諭大臣，思天命之難謀，察時幾之易失，哀取弊事久而未革者具以來上，斷自聖意，命侍從臺諫給授筆札，使退而即其聽治之所，各盡所見以聞。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而力行之，則一事有一事之益，一日有一日之功，幾至能乘，事來能應，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卷卷之忠，惟陛下速圖之。

〔貼黃〕臣竊見韃使方通，已費朝廷處分。又聞金酋新立，情態頗異，使其鴟張豕突，爲計尚淺。萬一蓄力養銳，而亦以和好之說嘗試于我，將應之否乎？竊料人情厭兵，困役之餘，必幸其可以稍紓目前，而義理之是非，事情之利害，必有所不暇計。臣今姑以利害觀之，亦恐和金則韃疑，交韃則金疑，交金韃則山東疑。況又事會方將，幾微錯出，皆未可逆料。諸戎羣盜，亦將以是覘我淺深，所關甚不小也。欲望併諭大臣，博訪而審思，夙講而豫定，使吾大體先立，而常有以應之。不惟可以折狡虜而消覬覦，亦使苟簡遷就，幸變遂非之說，不得以乘間竊售。伏乞睿照。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八，《南宋文範》卷二二。

〔二〕得：原作「喝」，據四庫本改。

直前論士大夫風俗劄子

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貳，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爲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有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斂而歸己，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焉而得則矜以爲功，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踦閭而語，可出可入。蓋耆利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爲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饑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秘，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於此也？况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無惻怛忠敬之

實，而諉曰：「惡訐以近名也，忌激以敗事也。」其號爲讜直，亦不過先爲稱贊之詞，而後微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則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煉，晝刪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八律而一諫者矣，固有約至上前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什三，中是什五，後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又去七八者矣。所以裴回顧望，則亦有說。臨之以投竄死徙也，震之以斧鉞刀鋸也。然猶有駢頸刑戮竄名雷霆而不顧者。今未有漢唐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非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受，寧褻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刑，既無所則倣，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諛踵陋，而久不知覺。臣爲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幾，拓開規摹，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覆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一)，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疏遠而芟夷之。若是則意響所形，人心胥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興替，關係匪輕，臣不勝區區芹曝之私^(二)！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七，《南宋文範》卷二二。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六。

〔一〕憎：原作「增」，據四庫本改。

〔二〕芹曝之私：原脫，據右引補。

上殿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劄子

乙酉二月五日

臣不佞，待罪史臣，獲際陛下龍飛御極，命侍從言語之臣以次面對。切惟澄源正本，罔不在初。臣不敢掇拾細微，具文應詔。臣聞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爲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之神明，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於人也則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蓋貫通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於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奠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自一而分。故上下同流，彼動此應。使行乎宮庭屋漏之間，炯然清明，無少愧怍，則仰觀俯察，光潔昭著，前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一有不慊，則視上帝而夢夢，顧四方而蹙蹙。雖日星草木，亦若隨人意而不舒者。陛下謂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自乾，丁丑既望，月蝕于翼。占者以爲兵戈之應迫近之象。而雷電先時而發，雨雪繼雷而降，劉向亦以爲陽不閉陰，陰見閒而勝陽之應。然而此必有感而後爲應，既應則復爲感，不可以

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已應而幸焉。側聞陛下嘗謂講讀之臣：「夜來雪作，朕終夜爲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大哉聖言！此正求端用力之要也。且陛下居深宮之中，十手十目所不睹聞也，而惕然終夜，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天非蒼蒼之謂也。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不愧于人，是不愧于天也；不畏于人，是不畏于天也。臣願陛下即此不安之心而益加推廣，其見天地也，毋專以禱祠爲事，常使此心兢兢惕惕，如與天陟降，如在帝左右，可以對越而無愧。奉宗廟也，毋專以備物爲饗，常使此心油油翼翼，如見乎其位，如聞乎其容聲，可以受終而無作。事太母也，毋專以儼恪爲恭，常使此心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將弗勝，可以感通而無間。對公卿百執事，毋徒以尊嚴爲儀也，常使此心寬虛平夷，盡下而無所伏。對經生學士，毋徒以誦說爲功也，常使此心緝熙光明，日新而不可已。播告于萬方有衆，毋徒以言語爲化也，常使此心明白洞達，觀感而無所惑。心有未喻，必反覆問辯以求之，毋厭煩以自畫也。心有未可，必孰復思念以圖之，毋恥過以成非也。夫如是，息養瞬存，朝習暮益，無頃刻之間，則大本既立，何事不可爲？以證諸庶民，以攷諸三王，以建諸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諸後世，何往而不可合也？不然，則庶民且弗信，而況其他乎？聖學淺深之候，氣數屈伸之感，世途理亂之變，人物消長之幾，根於此心，決於此時，惟陛下速圖之。

〔貼黃〕臣伏睹陛下潛邸舊名，即躬行日用之至要。臣今所陳一篇，大意無出此字。臣竊見祖宗朝惟周敦頤避英廟藩邸名字，改名敦頤。其餘文書格式，於累朝舊名止是不得連犯二字。如蒙睿旨，下有司檢照祖宗故事施行，亦足以仰見陛下謙冲表厲之意，併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一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

上殿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劄子

臣自去歲，嘗以士習之弊告于先帝，大抵謂今之爲士蹤跡詭秘，見利則趨，脫有緩急，不可倚仗。今不幸而言中，小則賣友以求免，大則賣國以偷生。雖其自麗典刑，然已有傷國體。不及今圖所以久安長治之道，而隨事隨救，雖嚴刑峻法，比而誅之，不能禁也。臣以慶元進士，嘉泰學官，開禧館職，嘉定史臣，三十年間，得諸舊聞，驗以親見，蓋自乾道、淳熙以來，涵養作成，大儒輩出，學者景從。淳熙之季，雖已有唱爲道學之目者，然而儒風鼎盛，正理常勝。自孽韓柄國，又更僞學之名，以排斥善類。其始也宗相之黜，舉朝咸曰不可，以是得罪者凡五十餘人。太學生上書固爭，亦蹈難而不悔，猶以見先朝表章風厲，有益於人心者若此。自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夫所謂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也，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也，天下萬世之學也。索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約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以六經、《語》、《孟》爲本，使人即事即物，窮理以致其知，而近思反求，精體實踐，期不失本心焉耳，奚其僞，而被以此名，屏不得傳，於是驅一世而納諸近功淺利之域，以漁獵爲學問，以綴緝爲文章，以操切爲實才，以貪刻爲奉公，踵陋習諛，恬不之講。方時苟安，害未甚見也。一旦開邊之議，大官唱聲，一口附和，其不謂然者不過

一二館職之卑耳。卒之內訌外獍，誤國殘民，流毒至今。夫學術之不明，其害乃至於此！自嘉定以來，雖曰亟更曩轍，然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學，散漫亡依。其有小慧纖能者，僅於經解語錄，諸生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詞浮淺，名節隳頓。蓋自其始學，父師之所聞導，子弟之所課習，不過以譁衆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爾。及其從仕，則又上之所以軒輊，下之所以喜愠，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爲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周章錯愕，已昧所擇。脫不幸而死者臨乎其前，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皇恤。嗚呼，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平居無直諫多聞之友，立朝無正色犯顏之士，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雖利在盜賊，利在夷狄，亦委已聽命而已。陛下與大臣俱便於此哉？陛下嗣服之初，正明示好惡，作新觀聽之幾，願與大臣圖惟長久安寧之計，毋以書生爲迂腐，毋以正論爲闊疏，敷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恥之實，知有君臣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於物而異於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夫如是，而君享用賢之福，爲人臣者亦職有利焉。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穀之可以療飢也，惟亟圖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六。

上殿論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劄子

臣伏準正月己巳詔書，令臣舉賢能才識之士。又準辛卯詔書，令臣悉心啓迪，毋有所隱。顧一介

疏賤，旬月之間洊被詔墨，竊窺聖意，固欲兼采衆知，急聞直言。然臣嘗妄議下之從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夫使耆俊在服，忠言日聞，直不見疏，才不招忌，則聲氣之合，有不待勸勉而至者。不然闖茸得志，阿諛成風，愛賢而不親，禮善而不用，則稍知自好者，將望望然去之，矧所謂真才碩能者乎？熙寧、元豐之間，非無君子也。自王安石、呂惠卿逐異己以快其私，元氣銷靡，若不復見。一旦哲宗踐祚，崇慶垂簾，振而新之，則大小胥奮。於是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在相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鮮于侁、蘇轍、孫覺、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爲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在詞掖，而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崇政殿說書則程頤，召而不至，則范鎮也。史官則陸佃、曾肇、朱光庭、黃庭堅，自餘此類，不可殫紀。然而所謂元祐諸賢之盛，則非借才於異代也。有作新觀感之實德，有丁寧惻隱之真意，故數月之間，精采頗異乃爾。雖然，此特元祐初年也，七八年間，大抵若此。其間調亭既入，雖若稍不逮初，然正論卒勝。世號宣仁爲女主中堯舜，寧不信然？臣愚欲望陛下試取臣言，參稽史冊，內以稟承慈訓，外以申命大臣，自今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使才器分量無一不當其位，則實意所孚，善類皆爲時而出。《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陛下幸毋以乏才忽之，臣不勝區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〇。

全宋文卷七〇五六

魏了翁 四

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

臣愚戇少通，充員柱下。乃者誤叨詔墨，令得與講讀諸臣悉心啓迪，無有所隱。臣既倍入侍，復許直前，敢無一言以塞大問？臣聞人性無有不善，而後世有性惡之說；人情莫不欲安，而後世有喜亂之說。非後之人不古若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是以是非非，公平正直，而無所回適之民也。然古而好善，今疑其惡；古而欲安，今懼其亂，何也？古之人垂憲象魏，屬民讀法，其明白洞達，日星垂而河漢流也。登進而籲之，叙情以閔之，其真實惻隱，疾痛呼而家人謀也。夫上以明白洞達、真實惻隱示其下，而下不以情事其上，則非人類也。自後世而猜防日甚，塗其耳目也，而曰以神道設教；惡其議政也，而曰不可使知之。夫民至愚而神〔一〕，決無可罔之理。今罔之，祇所以擾之。迨其譁然而不寧也，則疑其性惡，咎其喜亂。嗚呼，

此民也獨非三代直道之民乎？而所習乃爾，則亦未有以通其志耳。臣嘗以是求之，而有未諭於今日者凡六事，敢爲陛下歷陳其目。陛下自即大位，中外翹首跂足以望治於期月間。而天心難諶，事變狎至，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向也寢火於未然，今然矣；向也枕蛟於未噬，今噬矣。偃偃行邁，曾靡所臻。有識之士，往往相謂，累朝初政，降詔求言，矧茲旰食之時，必首出此，而久未有聞，爲惑滋甚。嘗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郎官，日輪一員面對。意雖甚美，然踐祚累月，方聞詔旨。詔旨至今，又數月矣，而對者僅及十餘。蓋由一旬之間，雙日不坐，御殿之日，止引一班，故對羣臣之時稀疏寥闊。若謂恭嘿不言，則便朝講殿，固如平日，奚獨於求言聽言而用其簡也？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至日中，不遑暇食。退食之後，再坐引對，或當假寧，猶御便殿，或引至四五班，不以爲憚。臣侍先帝殿坳幾一年，是時將倦于勤，猶日御前後殿，班引至再，和顏屈己，靡有厭斲，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始初清明，顧在廷百執事且不得數望下風，則凡見辭奏事，封章扣匭，更無由至前。夫生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艱難者，固有之矣。陛下習知民間疾苦，今遽爾隔絕，臣竊惑之。半年以來，都城之內但見屢捐賞金，以捕妄言之人。夫以妄言獲罪，雖其自取，然而未睹求言之詔，但聞戢謗之令，此非初政所宜有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蓋言以宣意，使壅塞不通，則一旦潰裂，將不可復收。故周以監謗之令削，秦以誹謗妖言之法亡，漢晉隋唐之季，大抵皆以災異見於上而不悟^(二)，百姓怨於下而不知，變起蕭牆，遄就衰替。陛下所宜明白洞達，以是爲鑑，而忽不加省，此臣之所未喻者一也。陛下自即大位，宮壺行三年之喪，所以教民知孝；簾帷侍五日之聽，所以示民有尊。矧又

定省溫清，秉禮不違，飲食起居，稟命惟恪，厥惟子職，若既無毫髮之憾者，而臣猶有疑焉。天子之孝以安國家、定社稷爲先，故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大舜之孝也。今內患外禍稠見疊作，而陛下未躬聽斷以弭豪萌，中外皇皇，未知陛下所以爲宗廟子孫之計，而顧以承顏養體爲足乎？且姑舉一事以明之。陛下之於濟王，錫之珪符，爵之茅土，居之輔郡，贊書旁午，恩意優渥，非特以全兄弟之倫，孔子所謂「父母其順矣乎」，陛下蓋深體此意也。然而爲之師傅既無賈誼始終梁勝之忠，謹視盜賊又無張敞保全昌邑之智，不幸而見汙匪人，以殞厥命。而陛下未聞有「愧謝袁盎，輟食哭甚哀」之意，自三日罷朝之後，其餘恤典雖略講行，而人不盡知，使陛下所以孜孜愛兄之初心，亦未能盡白於天下，遂使訛言胥動，併爲一談。且濟王之卒，凡有耳目，誰不睹聞？而小民無知，妄相騰播，莫肯奠居。近在畿甸間，猶不能家至戶曉，遠而荆襄川廣，襲訛承舛，抑又可知。萬一有盜賊小人乘間伺隙，假託名字以爲亂階，雖亦終於自斃，而目前塗炭，無及於救。臣恐古人所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孝，不若是也。夫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自春以來，其爲一木一獸，不已多乎！臣謂今日之所當明白洞達者，蓋不止此，而此亦動搖人心之大者。今若內出手書，深惟既往之悔，明諭聖志，而圖所以厚其終者，使天下曉然無惑於浮言，則日月之明，其食其更，莫不咸仰，此所以通天下之志而銷禍亂之本。何疑何憚，而久不爲此？此又臣之所未喻者二也。山東歸疆，河北請吏，此百年所未有之機也。然而不井牧其田野，不城地其郡縣，而移其民人，使之烏合蟻聚於淮甸間，抗民之精，奪士之籍。猶以未足也，聽其剽掠境外，以白衣食，此

前代之所不爲。李全分闔授鉞，受任山東，而倏往忽來，靡有定鎮，亦前此之所罕見。然而尚有可諉者曰：「事無大小，稟命朝廷。」至於辯謗請祠，以明君臣之義，執杖庭拜，以伸制闔之威，而二月丙辰之變，人情憤鬱不平，全於斯時，復能引咎自劾。迨徐晞稷赴鎮，全又屬囊迎拜，涕泣自陳。此豈惟逆順之理，曉然於全之心，有不可泯，亦以堂堂中國，德澤在人，小有陸梁，則自貽翦滅，此全之所必不爲。而況天下之惡一也，惡於朝廷而保於我，則出乎爾者，寧保其不反乎？爾且主帥被害，而全無以治之，則全爲主帥，亦將無以令其下，此亦非全之利也。全以忠赤來歸，名聞夷夏，雖其部曲，亦皆能以勳業自奮。第功行賞，富貴方將，是豈肯芘一首惡以自隳前功？若假以旬月，全必有以自見。臣謂若更自朝廷明白洞達，推赤心以喻之，使其速殄凶渠，以伸國憲，則名譽垂諸簡策，祿澤及其子孫，全非木石，寧不樂爲？若其姑託空言，而終無以自見，則神人共憤，曲直有歸。如漢侯王，如唐藩鎮，縱能以阻兵怙惡，假息於一時，終亦以違理亂常，覆宗於異日。此在朝廷可以明諭此指，而久不爲，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古今惟不次用人，如傳說、呂望之儔，最非易事。其次則莫若資望兼采。董仲舒曰：「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蓋言不次用人必賢者而後可。若以其小有才也，而遂當賢者不次之任，則不待已試而人固已逆知其必不勝任矣。國家盛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京東、西、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然後召爲三司副使。或未可輟，則就理資序，遂升都漕，以備帥臣之闕。夫其資歷若此，則民情吏狀、土風物宜、道路山川、甲兵財穀，皆已周知而悉察之。其歷官既

久，積伐已多，則中外知名，華夷信服。如是舉而付之方面，授以鈇鉞，則未用而人期之，既用而人信之。有所不爲，爲之可使事半功倍。今也不然，頤旨如意耳，不必資歷，僥倖嘗試耳，不必譽望。嗚呼，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至於忠忱體國，真實任事，則圖惟國事之濟，言慮所終，事惟其是，而豈肯隨聲附和，以僥倖萬一乎？臣姑以淮東近事明之。臣以嘉定壬午造朝，其於事始不及盡知。但見應純之之後爲賈涉，涉之後爲許國，國之後爲徐晞稷。蓋涉見疑於純之而代純之，國見惡於涉而代涉，晞稷見忌於國而代國，皆以前者爲不善也，而後取其所不合者驟遷以救之。然則寧保後之不非今乎？美錦，微物也，猶不使人學製，豈百萬生靈之命，嘗試於數人之手，而忽然不以動其心乎？竊窺廟算，本欲彌縫禍隙，鎮安人情，而乘間伺隙者遂得以竊售其說。前帥未敗，則陰爲傾擠之計；不幸而言中，則顯任彌縫之責。故朝廷但謂別用一人，則不諳本末，未識意嚮，如臣所數〔三〕，以冀暫安。豈謂此輩徒務營私，寧暇體國？況其涉歷尚淺，智識有限，以亂救亂，安有窮已？此當及今明白洞達，盡懲曩誤，更用老成。老成之人惟欲行道救時，豈是好高立異？姑未問其才略，但資威望，亦足鎮安。今金陵未謀帥，亦宜以是選擇。諸鎮近輔未得人，亦宜以是更張。此可以三隅反矣，而悠悠未決，臣之所未喻者四也。古者國有大疑，則謀及庶人，謀及工商。漢議已狹於前，李唐以降，又不如古，然而尚於相維之間，默寓交儆之意。中書進擬，門下審覆，尚書奉行，而兩省之屬有給舍、諫官，尚書省之屬有長貳、郎曹，一政令之行，經涉非一，使之得以迭爲正救。迨乎樞府，雖曰本兵，而同班分班，厥有深旨。又使臺臣得以糾察，侍從得以獻納，百執事得以封章奏對。蓋以宇

宙大物，非一人智力所能獨運也。熙豐以後，宰掾始繁，而三省之屬有不得其職者矣。中興以來，務爲省併，而三省體統有不能盡復承平之舊者矣。至於近世，則愈觀愈失，往往事之已行，雖侍從、兩省、臺諫有不及知。方其未然，常若不知；迨其知之，則既無及。中外之所指目，莫不曰食君之祿，而轅駒仗馬曾不少伸。豈知君臣上下邈不相接，有一事焉，中外沸騰，遠近傳布，而有位之士猶罔聞知，但見府城增衛，關市戢言，始從而訪問焉，則知其爲有警也。然且莫名其妙爲何事，問之同列，同列不知，藉曰知之，十不一二。是故欲言而不得其要，雖言而無救於事。《易》曰：「尊酒簋贰，剛柔濟也。」此言險難之時，君臣上下簡易而相親也。今事勢愈迫則上下之情愈疏，蓋必曰博訪則張皇，多言則漏泄，百司各舉其職則多事，於是諮謀之道益狹，委任之才日卑，是不亦過憂之甚歟！范純仁嘗曰：「今所用之臣多是老於患難^{〔四〕}，獎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是戒使遠嫌，則顧避全身，自防不暇。」此言最近人情，最切今日。而况家國之憂，人人所同，亦欲各盡所懷，以圖國事之濟。是豈張皇漏泄，潔身取名之時？若使上之人明白洞達，以總大體，以開忠益，以清中書之務，以盡百司之職，則合衆智以爲智，事簡而慮周，何爲不可？而必欲掩匿覆護，智慮所不及，精神所不逮，則當斷不斷，常有後時之悔。此臣之所未喻者五也。夫國之恃以立者人心也，人心之所歸則明白洞達，至公而無私也。今平居無事，以官資崇卑，軒輊天下士，以意嚮異同，親疏天下士。士而可以軒輊，可以親疏，則所得者寡廉鮮恥之人耳。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顧遏其欲而不得行，徒使之浮沉俯仰，充數備員。夫充數備員而不能以伸其壯行之欲，其勢必將以不得其職而去。則又積歲

累月，牢辭固拒，必使之邪正雜揉，心迹莫明，是壞於天子之庭而後已。如此而欲以得賢士大夫，其決不然也。八九年間，邊不撤警，財殫力屈，十室九空，而貪暴之吏以苛征趣辦爲能，根刷積負，重催豫借，橫科抑納，靡所不有。而以此欺朝廷曰：「吾能不費朝廷一鏹一粒，而用度無乏。」世安有是理？然尚有可諉者曰：「此用之公家也。」而又以豐谿壑之欲，又以供苞苴之饋，蓋未償前債，已迫後圖，得失熏心，罔有藝極。所謂飾厨傳，營土木，事遊觀，求贏餘，又不與焉。方幣輕物貴，田里蕭條，此何等氣象？而必使此輩肆於民上。人不以貪暴者爲怨，而歸怨於其上曰：「世未嘗乏才也，胡爲選擇至此！」如此而望民心之不搖，又不然也。夫士大夫同寅叶恭而後紀綱立，百姓尊君親上而後根本固。今皆無以得其心矣。或者尚曰失士心民心，皆無損於事，惟不可失諸軍之心。嗚呼，世安有士心民心胥失之矣，而猶可以立國也？况又物價翔踴，廩稍不給，士卒常有飢寒之怨，功賞臯緩，升黜不明，士卒常有疾視之意，而又以貪將債帥，次第椎剝，三衙兩淮，近且不察，襄漢梁益，呼叫莫聞，而尚以諸軍之心爲皆可恃乎？三者之心既無一可恃，則陛下孤立於上，大臣孤立於下，臣不知何所恃以立國？竊意所恃者惟數有天幸爾。穰侯曰：「天幸多矣，今又以天幸自爲常也。」陸贄曰：「幸不可以常覲也。」夫天命不顯其符，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今不明白洞達，拓開規摹，兢兢然圖所以固結人心之本，而恃天幸以爲國，此臣之所未喻者六也。臣既能極竭其翼翼之愚，條陳六者之所未喻，以冀陛下明白洞達，作新庶政，以振國勢之久弱，以舒人心之積憤，尚慮知聞不廣，包括靡竟，無以仰裨聖斷，臣復定爲邪正二端，以翼其說，而陛下試終聽焉。臣嘗聞之朱熹曰：「天地之

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闇，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鑑，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人事有失，則天象譴告，此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丁寧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政令之行當廣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戢者，邪說也。謂每日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虜無能爲，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論爲陽，邪說爲陰，陽開則爲春夏，高明而發達；陰闔則爲秋冬，冥晦而斂藏。臣願陛下以臣前所陳未喻六條行之，以明白洞達爲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端察之，於繚繞回互爲自今考言觀人之要，則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惟陛下汲汲圖之，臣不勝區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八。

〔一〕「愚」下原衍一「而」字，據四庫本刪。

〔二〕悟：原作「悞」，據右引改。

〔三〕如臣所數：原作「姑臣所教」，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四〕「謀及庶人」至「老於患難」凡四百餘字原缺，據右引補。

封事奏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以盡下情 七月二日

臣伏睹詔書，凡内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見聞，以封章來上者。臣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此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語其用則地天而為《泰》，澤山而為《咸》，風雷而為《益》，水火而為《既濟》。蓋天道不下濟，則地氣不上躋；山體不內虛，則澤氣不上通。雷不倡則風不和也，火不降則水不升也。於是而為《否》為《損》，為《恒》為《未濟》。又即其大體而言，則水雷山皆《乾》也，火風澤皆《坤》也，其要則《乾》《坤》《坎》《離》。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則《乾》上而《坤》下也。後天之卦，《離》南《坎》北，而其用則《離》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濟為用，在下者必以上躋為功。天地萬物之理，凡莫不然。况《乾》天也，《離》日也，皆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為臣之象，其理顧不曉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離》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交而能躋斯世於泰和也。臣嘗

以是攷諸今日之事，而未能無惑焉。行一事也，上之人以爲是，而下或議其非；用一人也，上之人以爲公，而下或疑其私。上之人其詞常泰，而下之語常危；上之人其念常紓，而下之憂常迫。然則是居上者不能以孚于下，而在下者不能以達于上，此顯然爲上下不交之證，殆非細故也，而莫有爲陛下言之。且上之人曰：方今事勢庶幾其暫安矣，內而畿輔之間，善政嘉令以次舉行，謗讟訛言今日消弭。雖曰旱勢可畏，而浙東一道雨暘時若；雖曰物價未平，而臨安一城錢會稍通。外而疆場之事，則齊疆魏服，以次來歸；韃虜金戎，日就衰弱。雖制閩遇害，而兇徒自劾，已從鏤削；雖狼心難保，而委用得人，必能調護。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內患外禍未有稠如今者也。正月而潘丙之叛，使我不得以全兄弟之愛；二月而劉慶福之變，使我不得以全君臣之義；三月而紀邦瑞之亡，使我不得以保歸附之民；四月而苟夢玉之死，使我不得以芘勤事之吏；五月而客星入于尾，六月而太白見乎晝，皆爲盜賊兵戈之象。目前事變雖若粗定，而禍根亂孽元未翦除，號令賞刑元未暢達。內則以貪吏治彫郡，以暴政泣怨民，而根本既撥；外則以竅籍待悍將，以弱勢操彊形，而威柄倒持。尚曰可以暫安，誰實信之？上之人曰：百官有司庶幾其無曠矣。內而有位之士兼收並蓄，以盡其才；年除歲遷，以旌其勞。雖多用親故，然非親與故，則無由知其人也；雖不拘資望，然純取資望，則不必爲吾用也。外而任事之臣苟見其可任，則試之以方面，雖違衆背公，不遑恤也；察其可制則待之以不次，雖淫刑黷貨，不暇問也。凡此規摹，自更化以來，二十年間，未之有改。雖間亦非才，旋即消弭，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曠官敗事未有甚於今也。廟堂之上，大官倡聲，一口附和。侍從之臣，事不及

知，知不敢言；臺諫之任，擬非所論，論非所擬；給舍之官，號書詞頭，實注紙尾；經筵之選，職在切磋〔一〕，動懷顧畏；百官有司，問例決事，計考望遷。以至將帥所以折衝禦侮也，而國人非笑，盜賊戮辱；監司所以揚清激濁也，而賄賂相先，貪暴相習。郡守所以平易近民也，而與胥爲市，視民如讎。夫所謂大臣者，所以表儀百工也。今顧狃於得失利害之私，而使百工各不能以盡其職，尚得爲無曠乎？不特此也，尊禮耆老，所以勸賢也。下之人則曰：不過隆以爵秩，錫以鞶帶，未嘗有所訪問。此郭公父老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子思所謂「以高爵厚祿鉤餌君子，而無信用之實」者也。招延俊髦，所以重朝廷也，下之人則曰：不過趣以溫詔，位之間曹，未嘗有所信任。此詩人所謂「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孟軻所謂「終於此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朝廷未嘗以言語罪人，雖事關廊廟，亦示優容，不可謂不受言也。下之人則曰：雖外示優容，而疑其沽名，惡其不靜，終於逐之，而實則喜佞諛而樂辯給也。朝廷未嘗輕聽士大夫之去，雖請至再三，必示繫留，不可謂不愛賢也。下之人則曰：雖外示繫留，而疑其求遷，惡其立異，終於壞之，實則私同己而用小才也。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綱常名分不立爲憂，下之人則曰：君命犯而主威奪，上無以表率，而何以責在下？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禮義廉恥不張爲慮，下之人則曰：苞苴行而女謁盛，上無以風厲，而何以遏其流？雖然，不特下之論爲然也，臣日在陛下之左右，而猶有未能釋然于心者。陛下未明而尚衣進服，始旦而司輦出房，九門洞開，七萃森列，親臣近戚魚貫而入。起居既畢，二府分班奏事，宰臣留身密啓。然後贊者以新制引一班上殿，閣門報無公事，則大駕已興，陛楯皆出。此人主御朝之事也。爲上之人未始不

曰：人主夙興視事，無闕於禮，亦云足矣。而臣疑其不然。古人自朝至日中昃，不皇暇食，猶若不給。乃今陛下臨御幾一年，中外非無事也，臣每旦侍立，但見陛下淵嘿臨朝，頃刻而罷，未嘗躬親聽斷，屈己訪問，豈爲君者真若是易易邪？臣又退而觀于有位，蟲飛而興，會盈而退，乘軒列哄，以造厥司，涉筆占位，以書乃事，文案山疊，披閱未終，而鳴鐘戒時，聚食而返，或造請權勢，或奔走書謁，此百官一日之事也。爲上之人未始不曰：人臣分曹列局，上下相承，亦云可矣。而臣謂不然。古人謂「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其任至不輕也。況今內訌外獮，事幾錯至，豈是苟安之時？臣每旦就列，但見羣臣位卑勢疏者猶能治常程文書，制錢穀出入；位高勢偪，則謾不敢可否事，優游拱嘿，交委其責，豈爲臣者亦若是易易邪？臣至愚極陋者也，固已惕然憂之，矧惟民至神也，下至衆也，既神且衆，而道謗市議，每與上之論若不相似，然則是豈可藐如不聞乎？陛下潛邸舊學，講究新功，閱天下義理，不爲不多。願試以臣言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而思古昔以來有偏聽獨任，忠言蔑聞，百官有司，不修其職，發號出令，不本於誠，而挈持虛器，長久而不墜者乎？夫危機屢發而旋止，此非美政也。失今不治，痞鬲日甚，將爲不可治之證。治之何如？一言蔽之曰：以下情達之上耳。然而陛下便朝講幄所對者不過三四宰執，十餘講讀官，縱下情未達，無由上聞。臣竊見祖宗時侍從近臣率是親擢，且非時宣召，與之從容講論。雖文武朝士至使臣選人，亦時得進見，而禁林館職尤號親密。司馬光推本此意，嘗請日輪侍從一員，晝直夜宿，以備不時宣召。今陛下便殿講幄之暇，深居禁中，澹然無營，獨不可親擢天下之耆哲，位之禁近，日輪一員，時賜召對，從容講論，以

盡下情乎？祖宗時除臺諫亦由親選，每當言事，雖於長官亦無關白。自慶元權臣用事，臺諫遂與給舍同爲廟堂私人。臣以爲自今陛下於輪對羣臣之日，察其議論之忠鯁，器識之醇明，柬自宸衷，或遇臺諫有闕，獨不可親加選任，以盡下情乎？祖宗時事關大體，必付之外廷集議。自比日以來，率是先期取納議狀，此制遂成文具。臣以爲自今國有大事，獨不可盡除近弊，一付外廷公議，庭辯衆決，以盡下情乎？祖宗時輪對羣臣及見辭官，率是兩三班，或食已再引。自比日以來，創引一班，罕所諮訪。夫人臣將有所言，積誠以冀感格，蓄聞以待疑問，乃使之不得盡展所懷。臣謂自今獨不可數對羣臣，反覆問辯，以盡下情乎？祖宗時置登聞檢院以達四方之書，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幾密，皆得上達。今此制雖存，僅成虛設。自今獨不可申嚴厥司，勿加沮遏，以盡下情乎？大抵此數者，臣自省事以來，猶及聞前輩大老歷歷能言高宗、孝廟時，數對羣臣及親擢臺諫等事，又有語及兩朝集議，輪對上書，往往成誦，每使人有恨不同時之嘆。自孽韓柄國，此制始壞。今而復之，是乃所以述高、孝常行之規，繼先朝未終之志，收人心於渙散，固邦本於蕩搖，此陛下初政至近至切事也。不然，悠悠歲月，上有失而下不諫，下有怨而上不知，如《乾》《坤》之否而天下無邦，如水火之未濟而六爻失位，臣莫知所以爲陛下計矣。臣西蜀寒遠，誤蒙陛下不以人廢言，亟下求言之詔，臣感泣思奮，恨無以報稱。今臣適以舊疾所撓，凡再上祠官之請，雖未蒙俞允，恐疾狀轉劇，無復瞻望清光之日。故尚支持餘息，爲陛下懇懇言之。

〔貼黃〕臣竊見先朝奏疏，率是直書其事，無所諱隱。乃自近歲，先頌君德，次陳時弊。夫柔行

巽入，以庶幾萬一感悟，固人臣之不得已。不思本末源流，元自一貫。故《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正心修身，至於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初無二本。今若曰君德已無闕，特朝廷未清，百官未治，方外多虞，如此則是心既正，身既修，而不能以治天下國家，萬無是理。陛下嗣德之初，聽言之道，尤當致謹。如前所云，雖是人臣務取婉順，引其君以當道，然恐傷於太易，昧聖賢正本之論，啓人主自足之心。是敢僭陳，併祈睿鑑。

〔又貼黃〕臣嘉泰間爲學官，伏睹寧考以火災求言，時封章者百餘，亦多有剴切者。雖曰降付後省，而不曾施行。嘉定八年旱蝗封事，亦付後省看詳，見之施行，此意視前加廣。臣時持節東川，但見朝廷摘出放行，惟唐天鐸奏狀，其詞諂佞卑鄙，固已料其爲反覆之人，後來果聞以邪謀被戮。夫嘉泰求言而不行，固權姦之無識；嘉定雖亦施行，乃取一唐天鐸，則與其元無施行也。况天鐸始諂而終叛，以此尤見鯁直者雖稍忤而終可信，諂佞者雖易信而終可疑。今來封事，欲乞睿旨嚴限督趣，委官選類，取其不阿者，用其言而顯其人，毋爲具文，天下幸甚。《鶴山先生大全

文集》卷一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一。

〔二〕磋：原作「嗟」，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〇五七

魏了翁 五

應詔封事

今月十七日，進奏院印書狀報到端平元年正月一日御筆節文，內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臣愚不佞，自先帝龍飛策士，誤叨親擢，是恩首選。由是被遇嘉泰、開禧之間，充員館學。徒以愚不適時，首沮開邊之議，忤韓侂胄，幾陷大戮。賴先帝聖明，尚令補外。暨失軍亡將之後，先帝亟思其言，中道追召。臣於江陵受命，辭不敢前。及侂胄既殛，又拜特招之命，且至申詔趨行。臣以養親固辭，改畀藩節，凡十有七年。先帝終不能忘，即元日大朝^(一)，申加聘召，浸階通顯，獲事陛下於謀廟之初。臣於是時非不能緘默苟容，自同流俗，徒見妖氛侵輝^(二)，橫揜日月之明，亟起而排之，自貽罪戾，投之南安。柄臣初意將寘臣必死矣^(三)，賴陛下保全，改竄靖州。七年之間，幸綴餘息，以濡湛恩，生還故鄉，實踰分表。矧又以華職要藩，拔之散地，辭不獲命，感

深涕零。邇者伏睹陛下親攬萬機，大明黜陟，將與士大夫更始。如臣何人？亦被簡記，進職錫帶，示之褒表，益懼無以稱塞。臣嘗觀宣帝，漢中興英主也，地節二年二月，霍光死，史於五月後遂書親政聽事。至於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讀史者莫不服其威斷。而臣嘗考之，則紀與表異辭。蓋光雖卒，光之子若舊〔四〕，尚分據樞要。韋賢年八十一，老病尸位，固自若也。迨明年正月而後賢免，至六月霍氏之謀敗，而後魏相當軸，丙吉、張安世諸賢進用。然則雖以宣帝之英明，而更新庶政，猶遲之以一年有半。今陛下不踰旬朔，立致丕平，卓出漢宣之右。此上天悔禍，以開中興之主也；此九廟神靈聳善扶誼，禍盈推亡〔五〕，爲國家植無疆之休也〔六〕。遠方班白之老，奉戢貪御筆，聽改元詔書，流涕太息曰：「不圖餘齒尚見太平之有期也！」况如臣者，猥被兩朝不凡之遇，於此而猶不一言，臣爲有負。臣嘗讀書，於二帝三王之制粗知顛末，每謂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再變於魏晉，盡覆於五胡之亂。此事既久，今雖言之，未易殫數。而目前所甚急者，先以祖宗舊典言之，大抵始變於熙寧，不盡復于元祐，而大壞於崇、觀以後，收拾於炎、興之初，浸備於乾、淳、紹熙之間，而又壞於慶元、泰、禧以後。今陛下始親政事，登籲衆俊，弼輔丞疑之選，言語侍從之臣，下逮百司，曠然丕變，失此時而不復舊典，則將日遠日忘，孰爲可望之時乎？臣試爲陛下以數十年間身履目擊之事，一一省記，條列如後：

〔貼黃〕臣聞天子之位，所以畀有德之人所能爲也。堯親舉天下而授之舜，誰不知之？而孟子以爲「天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雖然，孟子之說則有自來矣。伊尹復太甲而告歸，周

公復成王而致政。凡以爲天下之所命，非人臣之功。至介之推辭祿，又謂天未絕晉，必將有主，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下義其罪，上賞其姦，其詞尤爲明著。是故晉悼公之討諸大夫，叔孫昭子之殺孺牛，宋文帝之討徐傅，先儒是之。周平王戍申以取《揚水》之刺，漢文帝驕周勃以啓袁盎之諫，漢宣帝畏霍光以貽嚴延年之劾，先儒非之。蓋人臣置君以徼利，非國之福，亦非家之福也。是以人君之知天命之在我者，惟義是制，不以報私恩，蓋防微杜漸之意寓焉。陛下今日之盛舉，既能以公滅私，尚慮姑息之浮言或得以私害公，敢昧死縷縷言之。

一曰復三省舊典，以重六卿。國朝沿唐舊制，分置三省，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四方章奏，至門下、中書省者，率送尚書省。尚書下六曹，六曹付諸案。關會節日既備，則以上尚書省，送中書取旨。既得旨，又以送門下省審覆，迨其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復下六曹施行。三省體統，大抵若此。若謂其迂回，則如元祐以後併中書、門下爲一可也〔七〕。而熙寧宰相王安石，乃特置中書檢正〔八〕，以分三省官屬之權〔九〕，至元豐又以左右司代之〔一〇〕。是端一開，凡權在大臣，則宰掾遂爲竊弄威柄之地。不知熙豐以前，未始有是。蓋中書之屬曰舍人，門下之屬曰給事中，尚書之屬曰尚書侍郎。二十四司，三省皆有屬也。而所謂勘當、指定，乃六卿職分，豈必盡述熙、豐大臣之意，皆付宰掾，以專其事，爲宰相竊權固位計也？韓侂胄盜權之始，猶分其責於宰丞，侂胄不過於日中以宣押入內〔一一〕，密贊萬機，三省六曹之統體未盡廢也。自侂胄平章軍國，然後二府屬官益重，而六曹長貳益輕。然是時方謀開邊，事有期程，侂

胄久而厭之，則令六曹凡遇勘當，即據事指定，不得輒稱取聽朝廷指揮。中書之務，由是稍清。至嘉定以來，慮其權之分於六曹也，每事必付檢正、都司，而宰掾之權又重。凡文書至省，必分入檢正、都司，擬一呈字。宰相命之擬，則檢正、都司猶云合與不合送部勘當，或且候。若合字得筆，然後別擬送部。部中據事勘當上省，則檢正、都司之擬如前，而易勘當日指定。部中據例指定，則檢正、都司又云再送部，有無似此的然例或雖令指定^(一一)，不敢明白。蓋開兩端以聽所擇，則事或可行；訂一說以必其從，則反以壞事。是以近者累月，遠者一二年，大抵多爲迂回，故作沮難，實以爲上下市恩、官吏受賄之地。而況檢正乃中書、門下省之屬，都司則尚書省之屬，而今混爲一區，寧復有可否者乎？其有事關機速，則上不伺奏稟，下不俟勘當，而有云尚先行者矣。凡所謂奉聖旨依，奉聖旨不允，有未嘗將上，先出省劄者矣；有豫取空頭省劄，執政皆先僉押，納之相府，而臨期書填者矣；有疾病所撓，書押之真僞不可得而必者矣。嗚呼，宇宙大物也，非一人所能控搏，雖堯舜猶舍己以從衆^(一二)，雖臯夔稷契猶舉賢而遜能。而後世庸貪之相，何等才分？乃欲深居獨運，以機務之夥而付之二三阿諛順指之人。自王安石倡之，章惇、蔡京、秦檜、韓侂胄倣之，至近世而益甚。今天啓太平之運^(一四)，此弊首當更張。臣在遠外，不及盡知，惟慮檢正、都司之筆，迂回繚繞之弊，相承已久，目前若未甚害。不知都司重而六曹輕，乃歷朝權臣竊柄之大端。願陛下明辨而速正之。

〔貼黃〕宰旅、宰士之名，其來雖久，而職任甚輕。迨熙、豐以後，檢正分察諸房，都司分

治六官，而事權始尊。至於近世都司逢迎宰相，與聞機事，而外與制總諸司、沿邊將帥相賂以利，其權任反出執政臺諫上。先是侂冑時，兩省之屬猶有所不敢爲。今乃於執政從官之中突出此項，以小臣而與大政，事體不順。其事始於熙、豐之誤，而人不察。伏乞睿照。

二曰復二府舊典，以集衆思。國朝倣唐舊制，三省密院分職授任，各班奏事，事有大者始得同進。故有中書進擬，有密院進擬，有三省進擬，三省密院同進擬。爲日若繁，爲慮實遠，將使權一而任專，各得以自靖自獻也。不寧惟是〔二五〕，二府奏事之後，或別奏他事，或時有留對，則又聽非時扣閣，或御資政殿，或御迎陽門，或開天章閣，皆出於進擬奏陳之外。大抵三省不嫌於異論，二府不嫌於獨對，故有同視一事，而東西府各爲一說者，載在史冊，不可勝數。蓋以大臣之位非他比也，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而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臣〔一六〕，贊襄帝王，以繼天立極，即是位也。今乃好臣所教，苟用可制，使之羣趨旅進，宛舌同聲，渥鼎之形，包否之羞，以覲顏於衆庶之右，爲人主亦安用若人哉〔二七〕？彼柄國者之說，不過曰分班奏事，或得以陰售其私。如韓縝嘗以中書獨進擬而私姻戚，曾布嘗以宥府獨奏事而擠宰臣，使其同進，必無異論。是說也，固柄臣之所便。然惟當擇君子而信任，不當用小人而猜防也。蓋和同比周，正君子小人之辨。若皆君子，雖異論而同心；若皆小人，雖同詞而異意。是以祖宗盛時，宰執多至八九人，少亦不下六七，更相可否，不爲苟同。中興省官，猶至五六。秦檜專國，則兩府之貳各一。慶元初，侂冑嘗欲自爲樞密〔一九〕，或告以事權不專，反不若辭名居實，則無不統。久之，監惠民藥

局夏允中迎合風指，引王旦、呂夷簡、文彥博故事，建平章軍國事之策，執政譁然不平，此議中輟。後數年卒行之。然是時二府有宰相，有執政官也。迨嘉定而後，以相兼樞，又合而爲一。夫以相兼樞〔三〇〕，蓋富弼所謂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此猶有說。而執政若皆兼佐二府，則更無分班者矣。何以參稽衆論，各效己見乎？更惟陛下衆建而審圖之。

三曰復都堂舊典，以重省府。國朝盛時，以尚書爲外省，受四方訟牒。置政事堂於禁中，爲宰執聚會之地。凡有司之公見，府史之呈書，率合堂同席，僉議衆決。日下晝數刻，鳴鐘會食，排馬歸第。然百年之間，未建私第，猶儼民居，往往距城回遠。則出省之後，吏持文書走諸第，率多稽遲，或至漏泄。神宗皇帝病其若此〔三一〕，度地于關之西南，爲東西而二府各四位〔三二〕，將以嚴謹事機也。然而連牆接畛，聲咳相聞，則怙權營私之相，多謂不便。是以偃然私第，不恤同列，蔡京以來相承皆爾。南渡草創，三省密院合爲一所，宰執會議，日至三四。呂頤浩常居私閣治事〔三三〕，人已議之。其後雖建諸府，而秦檜自居望仙橋私第。至韓侂胄以萬壽觀使竊弄威權，事多牽制。自平章後，三日一入堂，蓋亦知私第領事之爲不安也。方宣押赴堂之明日，非入堂日分，吏抱文書以俟于私第。宰執始至堂，無門焉者，陳自强誤加何問，從者答曰：「吏至太師府呈押文書。」自强始慙然以覺，搖手呿口曰：「勿言勿言。」蓋先是未有一日不入堂，一吏不住省者，當時宰執蓋創見也。乃自近歲養疴不出，視爲常事。嘉定間數以稱疾在告，猶不過數月。而五六年間，威勢已成，遂至決事於房闥，操權於牀第〔三四〕，人莫知其存亡。吁，四海之內，能

言之類至衆也，而使拱手聽命於冥漠之中，其上無人主，旁無同列，下無百官士民，此安石、京、檜、侂胄之所不敢，亦已甚矣！今聖化更新，已事固不待論，重惟舊制若此，惟陛下深鑑而力持之。

〔貼黃〕秦檜私第後以爲德壽宮，臣不及見。臣猶見韓侂胄鼎貴時，以天慶觀爲朝士候謁商賄之地，有三五日而不得見者。至於近世，則道旁之菴寮實爲候謁之地，四明之大慈寺實爲取財之媒，故士稍知廉耻者決不肯造乎其間〔三五〕。今君臣論道之初，首鑑此弊，若真意實德〔三六〕，持之悠久，則宗社生靈之福也。

四曰復侍從舊典，以求忠告。國朝侍從之官，自大觀文至待制，非一職也。而責之論思獻納，其意則同。給事、中舍封駁已行之令，中丞、諫議以言爲官，此不待論。而翰林學士、六曹長貳雖非言責，亦未嘗不因事獻言也。熙寧詔書，責從臣之不言。司馬光辭副樞，亦曰侍從之臣於事無不可言。是以立儲副，正宮闈，議濮園，爭新法，辨河防，論邊事，莫非侍從之臣廷辯而衆決〔三七〕。南渡以後，此風未泯也。紹興虜使之來，張燾、晏復、魏矼、張九成、曾開、李彌遜、梁汝嘉、樓炤、蘇符、蕭振，皆以侍從爭之。於是自副、同簽以至郎中、察院、館職、樞屬，論奏踵至。興、隆、乾道間，用龍大淵、曾覲，如周必大、張震、龔茂良諸賢，皆有論列。孝皇始雖不納，卒以陳俊卿一言逐之。乾道用張說，張栻以侍講上疏，范成大以西掖封還詞頭，周必大以翰苑不草答詔，莫齊在後省不書錄黃，至於臺諫，交章爭之。韓侂胄之始，羅點、樓鑰、徐

誼、彭龜年、林大中、章穎、鄧駟諸賢，皆以近臣首嬰其鋒。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太府事丞呂祖儉，下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凡六士，及呂祖泰等，皆羣起而攻之。於是宰執從官以下，中外之得罪者，不下五十餘人。乾淳餘澤之未泯，其功蓋如此。自慶元二年以後，士氣頓索，習成啞啞。一日侂冑唱爲開邊之議，惟徐邦憲自處州召還，力陳彌兵之說，朝奏暮黜。臺官徐枬從而抨之，執政如錢象祖繼以議論謫信州居住，此皆臣所目擊。臣雖不足數，亦嘗有言於二臣之先。嗚呼，國之大事，而此三人之外，更無一人言者。是時上距慶元之初曾不十年，而爲權燄所挫，消鑠翫散，一至於此！其後既降詔出師，事大責重（二八），侂冑慮謗之歸己也（二九），因李壁之請，令侍從、臺諫、三衙、沿邊帥臣各以己見條具。自此詔一下，諸臣不容依違，然後手足呈露，顯然爲附和之說。其不謂然者，乃出於人所不料之常任（三〇），士氣益可想見。嘉定以來，號爲更化，不此之監，抑又甚焉。至使士大夫嘲侮，有謂侍從之臣無論思而有獻納，獻納云者，譏其以貨取也，臣實耻之。今大明麗天，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親近之臣，必不踵承陋習，惟陛下明敝而開導之。

五曰復經筵舊典，以熙聖學。國朝經筵之制，雖啓於國初，而歲增月益，至中葉而益備。其資望之當入，如晏殊、富弼、孫奭、范鎮、李淑、宋祁、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劉敞、蘇軾之儔，此不待贅贊，亦未容殫舉。此外又有當世名儒而身隱秩卑，則不問其資歷，必師席以處之，不憚其難致，必盡禮以延之。如呂希哲、司馬康、楊時，自小官而說書；范祖禹，張栻、朱熹，由庶

僚而侍講；程顥、尹焞，則又以布衣而特命。大抵非天下第一流人物，不在茲選。然而人主有時而不自爲政，則宰相率以素所親狎而信任者充其數，蓋慮講官多陳古誼，則必非時政；人主多知經史，則必疏小人。此殆與仇士良固寵之謀如出一軌。不知此等職事，非嘗從事於學者，何可強而能？且《易》之書，辭變象占乃其綱領，繇彖爻象之辭，畫爲爻位虛之別，互反龍飛之說，乘承比應之例，亦安可以不知？一有不知，則義理闕焉。《書》以明帝王經世之規，《詩》以觀王政廢興之由，《禮》以識世道污隆之變，《春秋》以別王伯義利之分，自非親師取友，強學審問，明辨力行之人，曷稱茲選？而況精神氣貌之感發，威儀文辭之著見，於觀摩麗習之間，有薰陶漸漬之益。此豈諛聞單見之士所能辨此？其如祖宗故事，先賢出處，較之六經之學已云易知。然而有一事而異載，一人而多說者，若無博見多識之功，亦非倉卒可通。乃自數十年來，是官也夫人而可爲。陛下天資高明，試以十年間所用者，人人而思之，必有以見其學之淺深，人之邪正。必知是人也平居爲何人，今乃在殊、弼、修、光、頤、焞、熹、棫之選，則其玩歲愒日，徒爲具文以誤陛下講學之功者，從可知矣。今陛下舍其舊而新是圖，朝夕所與講誦者，必極一時之選〔三三〕，更惟博訪而明辨之。

〔貼黃〕臣昔歲聞之道路，陛下聽政之暇，時以詞翰自娛。夫詞翰非聖賢之學也。然在今能爲二漢以前詞章，能知魏晉以前字法者，亦無幾人，況其大者乎！所謂大者，必知聖賢相傳者何事，朝夕所講者何學，自修身齊家、蒞朝政官、分土授田、建學制賦，其規模制度，視

秦漢以來率意更張之事，精粗詳略爲何如。既有以見乎此矣，又必審問精細〔三三〕，明辨篤行，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以與聖賢相周旋，則持之不息，堯舜不難至也。若徒分章析句，爲誦說詞章之資，則年盛氣強，尤可勉而能。迨其久也，志不能以帥氣，則志亦隨其氣而靡，此最爲講學之要。愚臣出位僂言，仰乞睿照。

六曰復臺諫舊典，以公黜陟〔三四〕。國朝臺諫官之制，平居未嘗相見，論事不相爲謀，雖於長官，亦無關白。故臺臣論事，諫官不以爲然；諫官論事，而臺臣以不言罷者，時時有之。至靖康間，李光、馮澥之爭，猶存此意〔三五〕。中興以來，臺諫官所居，別爲六宅，而合爲一門，得以鄰壻往來，大戾故典。蓋先朝臺諫所以未嘗交接者，欲其各盡己見，不相爲謀。自秦檜專政，臺諫除授，悉由密啓，風之以彈擊執政而補其處，總號臺諫，職分無別，故顯爲朋比，而人不以爲異。迨淳、紹間，雖間有一二人，如胡晉臣在南榻，劉光祖居殿中，皆嘗排諫官而去之。然舊典久湮，士大夫反相驚怪。侂胄踵秦之轍，如出一軌。自先帝初政，吳獵與劉德秀同入臺，一薰一蕕，命自中出，人已知事勢之異。重以韓氏日盛，接助德秀，同時善類，一網打盡。由是臺諫皆用私人，或明示風指，或迎合時意，公論拂鬱，朝綱紛擾。先帝旋亦悔悟，凡前日廢逐之人，至泰、禧之間而尚存者〔三六〕，以次收用。於是道學之論息，而恢復之說興。是時以臣所見，雖曰觀望權臣而未至呈藁也，有關於目前之利害者風之，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守臣，不盡與聞也。自侂胄之殛，號曰更化，而猶存舊臺諫二人，黃疇若、葉時且各因其官而進之，使之攻韓黨以贖

過，人固已疑更化之爲具文。其後凡除授臺諫，必先期請見，餉以酒肴。及論事之時，又以尺簡往復，先繳全藁，是則聽之，否則易之。次序官職之崇卑，挨排日分之先後，兌易更換，率至月末，風者不以爲怪，論者不以爲耻。及其後也，臺諫語人必曰：「近來文字，皆是府第付出。」臣始疑之，一日李知孝爲臣言曰：「昨所論洪咨夔、胡夢昱，乃府第付出全文。」審如諸人之言，則又出於呈藁之外。故人謂臺諫爲鷹犬之不若，蓋鷹犬之博鳥獸，乃其性然，非以求悅於人也，而臺諫徇人忘己，則非性之所安，何鷹犬之可擬乎？今親政之初，親擢臺諫，一掃舊習，天下莫不延頸以望太平。臣願陛下篤信而力行之。

〔貼黃〕臣每見四十年間，臺諫罷去或他遷之後，貪污狼籍之狀，人人能言之，朝廷亦明知之。而其一時私意所論之事，所劾之人，省曹百司尚守之不移。夫既鷹犬之不若，而尚以其言紛更典章，摧抑善類，久而不復，蓋害政之大者。欲乞斷自聖意，將四十年間輕改之事，誤廢之人，委官置局，抽索前後奏牘〔三七〕，從公討論，速與改正。其給事封駁不當〔三八〕，及監司帥守其人不足倚仗者，並合一體討論，改正施行。

〔貼黃〕臣每見邸報內臺諫文字，泛稱臣僚。臣妄謂合照先期舊例，各出臺諫姓名〔三九〕，庶幾播之四方，書之史冊，善惡邪正，各有所歸，然後言者莫敢妄言，伏乞睿照施行。

七日復制誥舊典，以謹命令。國朝尚倣前代制誥之選，名號紛紛，不可殫述。大抵內制之臣，自大詔令、外國書許令進草之外，凡冊拜之事，召入面諭，有當奏稟，則君臣之間更相可否〔四〇〕，

旋爲增損，以合舊制。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請對則不隔班，有奏則事用榜子，關白三省密院，則合用諮報而不名。所以號曰內相者，得與人主上下古今，宣猷出令，其重蓋如此。外制之臣分治六房，掌行命令，隨房當制。凡事有失當，得以論奏封駁。每日詣省，即紫微閣下草制，俟宰執出堂，始得下直。劉敞嘗得追封皇子、公主九人詞頭，當宰執將出堂之時，敞立馬却坐，一揮九制。夫敞非以矜能銜敏也，故事，百官除授未有不受告而後供職。雖追命贈襚之制，亦不踰日也。自中興多故，始有不候受告，先次供職之命。因循日久，習爲故常，大失命官之初意。迨四十年來，則事日益異，而其大要則內制失之先，外制失之後，凡皆牽制於柄臣，而不得施其爲。內制得朝廷將有除拜，必擇其可以奉使者而後用之。如王德謙、蘇師旦節鉞之除，當制之臣皆於未兼直前先稟風指，未宣鎖前先呈制草。其餘制誥亦莫不然。至於近歲，又非前比，往往兩學士各爲一制，或經宰相塗改，取其一爲宣布，裁其一爲答詔，相承既久，而人不爲異。此內制失之先也。其爲外制者，既得詞頭，旋營假手。臣所見於泰、禧者，猶有五日日之限。至於近歲，愆期已甚。凡在邇列，猶至半月兼旬而後受告〔四二〕。外之監司帥守，則有已及一考，而猶帶新除者。嗚呼，王言惟作命，一詞之出，雷厲風飛。蓋紀綱之悠繫，而可以牽制拘攣，視爲文具乎？雖然，此猶以代言之事責之。若內制之不時請對，夜直宣召〔四三〕，外制之駁正除授，封還詞頭〔四四〕，非夫蘊剛大之氣〔四五〕，負淵源之學者，不能居此，今亦夫人而能爲之矣。今聖化重新，此亦更張之要者，惟陛下親擢而舉行之。

八日復聽言舊典，以通下情。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至日午。其有奏事已久，餘班不能悉引，則命太官即殿廬賜食，或輔臣未退，亦賜食殿門，食已再坐，復引餘班。仁宗之初，群臣引對至十九班而未厭。其後前殿奏事不過五班，仍詔辰時以前常留一班，以待御史諫官之請對者。累朝相承，率用此道。所謂宰輔宣召，侍從論思，經筵留身，翰苑夜對，二史直前，羣臣召歸，百官轉對、輪對，監司帥守見辭，三館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匭，太學生伏闕，外臣附驛，京局發馬遞鋪，蓋無一日而不可對，無一人而不可言，所以同人心而觀己德，共天命而救時幾也。自秦、韓柄國，視神氣如奩篋中物，占吝把握〔四五〕，惟懼人之有言。雖日引二班，猶多隔下，每朝奏對，率蓋辰初。號爲近侍之官，未嘗獲侍宴間，從容獻納，欲陳己見，先白閣門。雖以經筵講讀之官，猶先期間有無奏事。二史雖聽直前，亦關閣門，乃敢進對。其在二班之數者，則又姑爲具文，以求苟免。職事官或當輪對，非以遷除爲辭，必以託疾在告。夫所謂脩德，所謂講學，此古者大臣格君之要義，今更相告語曰：「第言脩德講學，則號爲正大，實無拂於時政；第攻上身〔四六〕，則外示訐直，實無忤於時宰。」嗚呼，士氣之壞，一至於此！惟有太學諸生伏闕與登聞檢鼓院受書，猶得以自獻。而數十年間，兩學之士或削籍遠竄，或真決械遣，或羈之嶺外，或斃之途中，或付之不報，或中以他事，由是競相懲創，久鬱不伸。檢鼓院雖設匭，而不問幾事，必詰所言。又至擅發奏御之封，以審其實，必不涉謗訕，乃與投進。或拒之不聽，則批之曰「不受」。此何理也〔四七〕？其幸而得達，猶雖旬日以待處分，若得放罪之命，則大喜過望。其或押回

本貫某州聽讀，編竄他州，皆未可知也。今陛下親政之初，導人使諫，乃當務之至急者。乞斷自聖意，檢舉而施行之。

〔貼黃〕臣竊見集議之制，所以合衆知，盡下情。自周漢以來，最爲良法。乃自近歲，稟聽宰相風指，立爲一說。衣冠雖集於臺省，而未聞反覆辯論，更相是非，率是決於一夫之手，使吏鉗紙書名而去。此一當復還舊典，以一洗具文之陋，伏乞睿照。

九曰復三衙舊典，以強本朝。國朝三衙之制，自藝祖開基，監觀前代，擇腹心之臣以掌禁旅，爲數凡十餘萬，所以強幹弱支，藩王室，重京師之要道也。中葉以降，習爲驕惰〔四八〕，至崇、觀而滋甚。高俅以恩被遇，則紀律盡弛，僅存三萬人。靖康之禍，京師削弱，夷狄憑陵，蓋基於此。中興以來，首監前轍，既嚴其選，又謹所操。雖艱難多故之時，而辛企宗、王玘之驕蹇，不廢典刑。孝宗初，殿帥王琪奉使兩淮，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孝宗將召之，劉琪、王炎時在樞府，呼吏作頭引〔四九〕，追至都堂責勵狀。既而聞知琪在淮上矯制修城，宰相陳俊卿必欲寘之死，帝雖全宥，琪竟坐此鑄罷。乃知先朝之待三衙，其嚴如此。韓侂胄未遇，率從吳曦假貸，或又因之以進，假殿帥以酬私恩。曦請將西帥，侂胄不敢違。既又以郭倪、郭杲繼之，無非庸駁之人。嘉定以來，所當盡鑑其弊。而或以資淺望輕，或以受恩深厚者爲之。夏震倚之以濟國事，猶可言也。彭輅遣劉瑋以故相生日之餽入都，會相以母憂去，瑋敏於轉移，易爲賻贈。弔問既速，賻贈亦厚，瑋又矯詞，直謂輅遣令聽役受事，於是步隨故相，往來山中，供土木之功。輅之領巖衛，瑋

之爲將帥，實基於此。至於用僨軍之馮榭，則物論莫不驚怪。蓋奴才又下於輅，但能刻剝將士，以供苞苴，歲時餽獻各有常，知有冰山可依耳，不恤其他。鬱攸事虐，皇皇乎宰相私第之是救，雖宗廟朝廷，愬乎其不恤也。大抵慶元以來之所用，皆報私恩，固權勢。嘉定以來之所用，皆以供廝役，征賄賂，甚失祖宗居重御輕之意。今聖化更新，必已用當其才，更惟謹之重之。

〔貼黃〕臣近見邸報，馮榭靖州安置。榭得罪於宗廟，不肆之市朝，不籍其貲產，已爲佚罰。若靖州者，雖曰陋邦，實號樂土。且靖之字義，爲謀爲治，有自靖自獻之意。臣謂如榭者當投之廣南遠惡之地，不當以汙此土，伏乞睿照。

十曰復制闔舊典，以出私意。國初首創唐末五代之弊，以牧守易藩鎮，以詩書易干戈。百年之間，雖間有疆場之虞，而絕無蕭牆之患〔五〇〕。則以國勢雖弱，而民心不搖，蓋聖祖神宗〔五一〕，立綱常，厚倫理，以端本澄源於上，先正大老別賢佞，明義利，以植經陳紀於下，不聚斂以拔根本，不黷武以啓戎姦。立國之規若此，其形雖弱〔五二〕，其本則強。然而爲柄臣者窺見罅隙，必挾和戰二字以爲招權固位之計。王安石得政，首以富國強兵自任，於是置旁通簿以悅上意，分三司使權以歸朝廷。府庫既充，遣其醜類南征西伐，勞人費財，以奉空虛之地，張皇捷音，掩匿敗報，以欺人主。卒之喪師失律，震驚乘輿〔五三〕。章惇〔五四〕、蔡京、王黼、童貫，循襲故智，結怨西北。卒之棄信背盟，以開狄難，渡江航海，久而後定。秦檜身履其事，則又乘高皇厭兵，兩宮念歸，遂又割地奉讎，爲邀挾國家之良圖。十有八年之間，操持人主，芟夷善類，得以全軀于牖

下。韓侂胄既盜威柄，出入禁中，自恭淑皇后上仙，慮其不能以久，則又爲開邊之說以自固。連年遣使，率以同己者爲之，皆謂金鞮相持，遺黎內附，若乘機進取，可以盡復故疆。盛夏興師，僅至符離，二將以田俊邁陷虜而反。侂胄乃欲斂兵遣使，則已不可得。迨郭倬授首，郭倪離心，皇黼斌、李奕、李爽敗衄相繼，吳曦畏死，附虜爲亂，乃速議講解，則萬里邊面，莽爲丘虛，而侂胄不能以保首領矣。史彌遠密贊先帝，正侂胄開邊之罪而代其位，其說不得不出於和。然而中原潰裂，和未能久，而山東、河北、關陝之人歸疆請吏，無歲無之。其在襄陽、蜀口者，號曰約回而實殺之。惟山東之民蜂屯蟻聚，勢不可却，於是不得已而納之。納之則當思以處之，顧乃聽其自爲去來於我土地，聽其咨行剽劫於我疆垂。遣鄭損制閩，而李全却之，改畀諸國，全又殺之。乃使徐晞稷、姚翀諸人逢迎而奉事之，至於甚不可忍，然後遣劉瑋圖之。圖之不得，而釁隙日開，至於鹽城之難，可謂極矣。故相尚欲掩遏調護，或咎其昏闇，或譏其畏怯。臣以西事觀之，則不過爲固位計耳。自董居誼帥蜀，專倚王大才守護西邊。大才重貽虜帥，而大言於中朝外，保無邊患。一旦虜乘虛深入，大才憂懼而死。居誼倉皇度劍，尚守密院風指，顯然下令，有不得迫襲過界之文。於是虜可以攻我〔五五〕，而我不可以襲虜。外三關既失，藩籬決壞，外訌內，不得已而用安丙、崔與之。雖或死或病〔五六〕，皆不能久，然二人固非諂事宰相者也。會鄭損、李全所不欲，乃敢命帥蜀，諭令降附，棄險要，蹙地數百里以圖苟安。周如淵固守其說〔五七〕，虜將大赤輩已縱騎焚掠，出沒吾地，而虜使速不罕方以議和留興趙原。我使王良能、

李大舉方以報聘詣鳳翔府，制司方以牛羊犒師，督興元帥。人心既憤，韃騎橫行十七州，生靈死者不知其幾千萬。賴天心悔禍，虜自引去。人莫不咎如淵之闇，而不知彌遠實使之。嗚呼，推董居誼、鄭損諸人所以蔽蒙掩遏於西邊之意，則三邊之事蓋可類推，而彌遠患失之心，路人所共知矣。今皇明洞照，固已不待臣言，更惟陛下深明禍本而豫圖之。

〔貼黃〕自故相鉗制中外，事無大小，或用私書，或用申狀，惟不得奏聞。故四方有敗，無由上達。許奕嘗奏邊事，張方嘗上封章，皆被臺諫論列。如此等類，尚多有之。欲乞睿旨，今後事關邊防及四方水旱盜賊，許令監司帥守皆得論奏，徑達聖聰，以防壅蔽，海內幸甚！右件十事，臣既先引舊典，次陳時弊，爲陛下一熟數於前，而臣之意猶有未盡者，請終言之。臣每惟國朝極盛之時，莫過於元祐。曩者陛下即位之初，臣嘗以元祐元年一時人物之盛，爲陛下言之。是時宰相則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政府則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臺諫蘇轍、孫寬、梁燾、范祖禹、鮮于侁、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翰苑則蘇軾，詞掖則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說書則程頤。以元年例之，蓋二年以後大抵皆然，臣不復悉數。臣開陳至此，陛下玉音宣諭云：「元祐人才如此。」臣思面奏，此今日用人之法，蓋因用一司馬光爲相，便有如許人才引類而至〔五八〕。且未聞其他，只如蘇軾在翰苑，程頤在經筵，如此等類，斷不可易。陛下再三頷之。臣謂陛下聞之，必以此爲求才之準的矣。而大臣不能將順聖意，類多私昵之人，無一滿人意者。臣不復一一枚舉以陳，陛下試取即位以來親近之臣，視其官以量其才，自司馬

以下人人而比之，其強弱才否之相當者有幾，則亦可以推見用事之臣不以光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其爲侮慢不敬莫甚焉。

〔貼黃〕本朝之治以哲宗皇帝元祐爲稱首，然始初清明不過數年，調亭之說入，已非前日之元祐。至九年而前功盡廢矣。徽宗皇帝之初，登用羣賢，如任伯雨、陳瓘、龔夬、鄒浩、江公望等，凡十有三人，列之要路。以伯雨一人，而半年之間論事一百八疏，餘人可知。元凶鉅惡如章惇、蔡卞諸人，悉疏其惡而竄徙之，天下以爲小仁宗，此徽宗初志也。自鄧洵武《愛莫助之》之圖進，曾不一年〔五九〕，召蔡京爲相，盡反前事，且異晡改，以極于亂。嘉定號爲更化，然自元年十月以後，召用之人才未盡至，故相以憂去。臺諫慮賢者之皆至〔六〇〕，則故相不得奪情也，於是掃除異論，示明意嚮，故諸賢有至近畿而反者。陛下初政之美，亦僅及半年而變。天下之理，苟非本以純忱，而徒爲具文虛美之尚，未有能久者。此皆今日之所當鑑，伏乞睿照。

雖然，臣於此有不能自己於言者，更爲陛下索陳之。且哲宗皇帝自元豐八年之春，至元祐九年之夏改元紹聖，凡靜觀十年而後親政。臣前所舉元祐人才之盛，其實宣仁聖烈皇后之爲也。其自改元而後，則反不逮前。是時范祖禹固嘗有言曰：「方今親政，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臣嘗即是言以求之，嗚呼，祖禹其神於知幾者乎！紹聖親政之後，首相章惇，繼以李清臣、鄧溫伯、蔡卞、曾布登二府，而司馬

光、呂公著以下諸賢，世所謂君子也，死者追責，生者貶竄。明年而昭懷皇后自美人進封婕妤，又明年而隆祐皇后自中宮退居瑤華。於是熙、豐之政事盡復，元祐之黨人皆黜，是非易位，紛紛累年，卒啓夷狄亂華之禍。自今考其致禍之因，則實基於宮闈之不正。方元祐極盛之日，昭懷以色被遇。然以宣仁臨之於上，衆君子持之於下，未敢肆也。開封求乳媪之事，正論譁然攻之。羣賢何所利於此？不過爲哲廟正本原，保主命之計。而不此之察，內懷不平，一旦始臨萬機，邪臣遂得乘隙以陷諸賢。人主聽之，宮闈主之，而前日正人端士，六七年間無一存者。乃知入無法家拂士，獨居乎宮庭屋漏之間，實爲治亂安危之候。祖禹之言，誠有以見乎此矣。方今宮掖事秘，臣在萬里外，無由知之。第以紹聖親政觀之，誠見夫古今治亂，未有不由於家道之正否（六一），況陛下外庭行易月之制，宮中服三年之喪，以喪制未除，必非酣酒娛色之時。然臣之過憂，將恐深居穆清，獨攬威柄，君臣勢隔，中外情疏，脫有憑怙恩寵，揣摩意嚮，假託聲勢者，陛下焉得而察之？除喪之後，便嬖使令之人狎習虞侍，所憂又不止於今日。夫權不移於大臣，固宗社之幸；萬一移於宮掖，移於闈寺，移於嬖幸，移於姻戚，則當是時也，反不若權在大臣之猶出於一也。更願陛下反覆究圖，毋使紹聖之易治爲亂見於他日，建中靖國之棄賢用姦見於目前，以隳十年靜養之功，以孤四海聽詔之望，實社稷靈長之幸。臣干冒天威，下情無任震懼俟譴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往歲臣嘗以狂瞽野言告於陛下（六一），不謂諸臣繼亦有言，凡皆出於愛君憂國之同然，非可以強合者。而當時言者朱端常、莫澤、李知孝、梁成大諸人，乃以此間君臣之合，疏骨肉之

親。臣雖獨遭重譴，不復自辨，以羞當世之士。臣今幸而生返，尚不知懲創，欲爲陛下終言之。又慮人心所同，一開其端，言者不已，益重臣過。故臣不敢復言，惟望陛下檢照前後臣寮文字，斷自聖心，凡敢於忤權臣而納君於無過者，此忠於事陛下者也；凡巧於事權臣而不以仁義告君者，此不忠於陛下者也。如知忠於事陛下而取譴逐者爲是，則當思其言而行之；知巧於事權臣而苟富貴者爲非，則當咎其言而反之。伏乞睿照。

〔貼黃〕臣既書此奏，未遣行間，伏聞四川制置已除趙彥呐於興元置司，兼聞利路郡守已有堂差者。臣契勘利州一路前年殘破之郡，潰軍出沒，殘寇往來，城郭人民，十無一二，雖隸王土，徒存郡名。竊意外有司不盡以聞，陛下誤謂邊郡悉已按堵如故，以致前項除授一如平世，故守臣尚拘資格，制帥乃在極邊，多事之時，疑不若此。兼照得授鉞制閫，所當專屬，若分職授事，委寄不專，必多牽制，有妨緩急。況進退人才之權而操於副司，亦非事體所宜。欲乞聖慈更諭大臣，申加裁度施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八。

〔一〕即：原作「郎」，據四庫本改。

〔二〕「氛」下原衍「氣」字，據右引刪。

〔三〕矣：原作「之」，據右引改。

〔四〕舊：原缺，據右引補。

〔五〕禍盈：右引作「福寧」。

- 〔六〕疆：原作「疆」，據右引改。
- 〔七〕「爲」上原有「自」字，據右引刪。
- 〔八〕書：原作「省」，據右引改。
- 〔九〕屬：原作「屬屬」，據右引刪一「屬」字。
- 〔一〇〕代：原作「弋」，據右引改。
- 〔一一〕日中：原作「中日」，據右引乙。
- 〔一二〕或：原作「而」，據右引改。
- 〔一三〕己：原作「也」，據右引改。
- 〔一四〕太：原作「否」，據右引改。
- 〔一五〕不：原作「下」，據右引改。
- 〔一六〕周：原作「同」，據右引改。
- 〔一七〕若人：原作「若入」，據右引改。
- 〔一八〕猜防也：原作「猜防防」，據右引改。
- 〔一九〕密：原作「衣」，據右引改。
- 〔二〇〕夫：原作「去」，據右引改。
- 〔二一〕此：原作「比」，據右引改。
- 〔二二〕而：四庫本同，疑衍。

- 〔二三〕常：原缺，據右引補。
- 〔二四〕第：原作「第」，據右引改。
- 〔二五〕造：原作「筵」，據右引改。
- 〔二六〕真：原作「貞」，據右引改。
- 〔二七〕廷：原作「延」，據右引改。
- 〔二八〕責：原作「抵」，據右引改。
- 〔二九〕謗：原作「旁」，據右引改。
- 〔三〇〕「之」下原有「丁」字，據右引刪。
- 〔三一〕徒：原作「徙」，據右引改。
- 〔三二〕一：原缺，據右引補。
- 〔三三〕細：原作「紳」，據右引改。
- 〔三四〕公：原脫，據右引補。
- 〔三五〕存：原作「好」，據右引改。
- 〔三六〕泰：原作「秦」，據右引改。
- 〔三七〕牘：原作「櫝」，據右引改。
- 〔三八〕事：原無，據右引補。
- 〔三九〕各：原作「吝」，據右引改。

- 〔四〇〕「間」下原有「後」字，據右引刪。
- 〔四一〕而：原作「尚」，據右引改。
- 〔四二〕召：原作「君」，據右引改。
- 〔四三〕還：原作「選」，據右引改。
- 〔四四〕夫：原作「此」，據右引改。
- 〔四五〕握：原作「掘」，據右引改。
- 〔四六〕第：原作「策」，據右引改。
- 〔四七〕理：原作「里」，據右引改。
- 〔四八〕惰：原作「隋」，據右引改。
- 〔四九〕吏：原作「與」，據右引改。
- 〔五〇〕蕭：原作「簫」，據右引改。
- 〔五一〕祖：原缺，據右引補。
- 〔五二〕弱：原作「若」，據右引改。
- 〔五三〕輿：原作「興」，據右引改。
- 〔五四〕惇：原作「厚」，據右引改。下同。
- 〔五五〕攻：原作「放」，據右引改。
- 〔五六〕或病：原作「或死病」，據右引改。

〔五七〕周：原作「固」，據右引改。

〔五八〕如：原脫，據右引補。

〔五九〕年：原作「乎」，據右引改。

〔六〇〕諫：原作「陳」，據右引改。

〔六一〕否：原作「杏」，據右引改。

〔六二〕野：原作「也」，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〇五八

魏了翁 六

被召除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一劄

臣猥以不佞，自先帝龍飛親擢，四十年間，五叨聘召。雖或去或就，時義各異，而其間最相似者，侂冑既殛，臣首被特招；彌遠既終^(一)，臣又膺嚴詔。深惟兩朝不凡之遇，感深至泣，所當倍道疾趨，恪共明命。乃再辭而後入，非敢緩也。方嘉定號爲更化，取其嘗忤權要者，以次收用，江浙閩越之彥，未數月而集。惟蜀士之召者五人，乃以道遠未至，則背秋涉冬，事體已與前異。於是楊輔除金陵，劉光祖除襄陽，皆自近畿而返。范子長畀節，不得入對，趙大全雖承奉常，旋遭論罷。臣卒以固辭得請，移守廣漢。方改元更始之初，海內拭目以觀太平，豈謂一韓方斃，又生一韓！臣嘗身履其事者，私自惟念，臣實何人，而常居更化召用之選。故多憂易怖，欲進還却，踰年而後造闕者，猶未免以嘉定疑端平也。今得諸道路，則所見之事固已不逮所聞。嗚呼，何治之日果不足以勝亂之時耶？

恭惟皇帝陛下以賢聖仁孝之夙著，無心而得天下；以艱難險阻之備嘗，小心以保天下。凡古今治亂之變，固已周知熟察，而背芒於霍光，髮立於德裕，韜光晦迹，以行其所愧，彌遠不恤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彌遠事之以漢魏叔季之主，而操、懿自爲耳。操專國二十五年，以授其子丕。司馬懿專國二十五年，以授其子師、昭及其孫炎。今彌遠竊權之年，視操、懿又過之。雖以二子庸劣，無丕、炎之黠，未有以濟其無君之謀，而凶類惡醜，根株牽連，獮薶弗蠲，遺孽餘毒必復滋蔓，則將有甚於操、懿者。陛下或操大柄，雷霆之威，日月之光，披聾登瞽，聲焰震灼，近自杭、婺、常、潤，遠至閩、廣、巴、蜀，凡爲權臣所厄者，皆以收拾無遺。雖臣獨被重譴之餘，亦得以玷招來之末矣。臣雖不能爲時損益，然再辭不獲命，則亦昧於一來，尚幾拭目新化之成。而得諸道路，咸謂汴洛之師委寇資敵，惠廣之寇跨州連城，韃使求和，虛實未保，北人內附，情僞難明。今日而徐邳諸郡覆軍，明日而建寧郡卒作亂。蓋可怖可愕之事，時時有之。至於禁旅不靜，公私闔戶，井邑罷肆，不圖輦轂之下，而亦有此。於是道謗市議者，率謂羣賢日至，正論日聞，而事變乃爾，莫不歸咎儒生徒能誦說經義，而於君德、於國政絕未見絲毫之益。雖館職試言，學校上書，亦例疑經術爲空虛無用之具。夫道謗市議，小人之無識，不足問也。而學自孔氏者，亦加嫚侮。嗚呼，是未知諸賢之心也。《詩》曰「靡哲不愚」，言如愚人之混俗而苟容也。又曰「善人載尸」，言如祭尸之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責諸賢，雖亦有詞，是豈知權姦擅國之久，無一不壞，譬諸衣敝而生蟣虱，木蠹而長蜉蟻，補紉培養，此豈一旦夕之功？而乃遽以四十年積壞之事，責衆君子於期月之間，亦爲不知務矣。而況正論雖日聞而實未盡

行，賢才雖日至而實非信任，豈誠諸賢之過？而必爲是歸咎之說者，此小人之情狀，殆未可測也。臣來自下土，不知事體，第以累朝之事明之，竊意今日之事必有乘間俟隙之人，潛伏於冥冥之中而人不察焉。且元祐之治僅四年而浸改〔二〕，又四年而改紹聖者，安石餘黨搖之也。建中靖國之治，未半年而遄變，又半年而改崇寧者，京、卞之餘黨移之也。檜死之後，暫正而遄已者，檜之黨如該、如高、如思退諸人，蟠結如故也。侂胄死而更化爲具文者〔三〕，彌遠、彌堅固由宮妾以進〔四〕，一時達官皆同類也〔五〕。今彌遠既斃，天開平治之基，所宜懲創紹聖、崇寧之失，堅凝元祐、建中之治，則豈惟壽國家元氣之脉，亦可以杜姦人窺伺之端。而朝廷之上，牽於係累之私，遲回顧畏，以生禍隙，遂使朋姦罔上之徒，旁緣事變之來，譏笑善類，將以爲援引權黨，撼搖國是之地，至煩陛下慨然於舊弼之思。且漢文帝拊髀而歎無頗、牧，唐穆宗當饋而嘆無蕭、曹，夫無頗、牧、蕭、曹，是誠可歎也。今何至乏才如是，而陛下直以漢文、唐穆之嘆，用之凶狡貪墨之人？萬一聞之四方，則於聖哲知人之鑑，亦不爲無玷矣。而况觀人之法，亦視其所主。若所主者寺人瘖環，是亦瘖環之類也。豈有以進不以正，而可以當大事乎？陛下方爲權臣所操而不得伸者十年，萬一信任匪人，又爲所操，有如晁錯所謂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究於天下者，不知天下後世以陛下爲何如主也。臣被命於改元之後，綴名於衆正之列，亦冀聖德日新，治效日隆，脫四十年韓、史濁亂之厄，而自附於慶曆、元祐之臣，則臣之願也。而豈欲爲拂心逆耳之言，以貽陛下之厭憚？誠見陛下以上知之資，開升平之運，天下望治者一年有半，而謂小人才於君子，謂君子不才於小人。夫才云者，能爲善之稱也，故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謂之才；掩義隱賊、毀信廢忠、傲狠明德、侵欲崇侈，則謂之不才。程頤嘗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蓋古人以德行爲才，本乎情性之正而有以充之，此君子之才也。後世凶暴爲才，狃乎氣質之偏，順而長之，此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開物成務，小人之才至於敗國喪身。幾微之間，安可不察？今陛下以委任乏才而犁然有感，使出於一時之忿懣而不得其正，則忿懣之平也，猶可以反諸正。若遂執此見以爲觀人之法，使此曹得志〔六〕，則必引其儕類以紛亂衆事。如呂惠卿之覆王安石，蔡京之逐韓忠彥，雖於受知受舉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於同列？於是時也，賢者必相携持而去〔七〕，凡粗有知識者亦皆廩廩乎有危亡之憂矣。乃者侍從臺諫闕無一言，僅有給舍論列，亦未有所施行，乃因其自陳而姑聽之，愛護存全，若將有待。誠恐宿根未剪，一旦發見，則必如章惇、蔡京，始言恤公論而強從，終必逐諸賢而復用〔八〕，臣竊有深憂焉。今陛下並建二相，必將進退人物，一新中外之觀聽。此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天下國家安危之候，天命人心去留之日。臣願亟軫宸慮，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必知執銜之易於移人心，惟公論之不可不恤。念忠忱謹實者雖無目前速效之可見，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凶狡貪墨者雖有一時逢迎之可悅，決有包藏不測之患。《書》曰：「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惟陛下思患而豫防焉。臣以譴逐之餘，誠不自意再望清光，惓惓憂國之忠，裝懷積想〔九〕，將爲陛下歷歷言之。獨念進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機，用敢不避狂僭，輒以是爲羣言之首。雖攘臂當虎，爲士所笑，然懲羹吹齋，臣實耻之。惟陛下幸赦其愚。《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九。

〔一〕終：原作「忠」，據四庫本改。

〔二〕祐：原作「佑」，據右引改。

〔三〕死：原脫，據右引補。

〔四〕宮：原作「韓」，據右引改。

〔五〕官：原作「宮」，據右引改。

〔六〕此：原作「皆」，據右引改。

〔七〕持：原作「特」，據右引改。

〔八〕逐諸：原作「諸逐」，據右引乙。

〔九〕裝：原作「農」；想：原作「臆」，據右引改。

被召除授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二劄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內訌外猺，何其數數然也！湖變甫定，楚禍繼之，歷五六帥而後定。湖之南，江之西，浙之東，閩之北，赤子弄兵，所過郡縣，幾無噍類。而湖、台之水，都城之火，尤駭聽聞。至韃人入蜀，潰卒乘之，所傷殘者幾二十餘郡。延及房、均、安、黃、襄、鄧之境，皆爲寇區。疊此數端，民之死於兵，死於災者，不知幾十萬也。然尚有可諉者曰：「債帥貪吏有以致之，而權臣

實囊橐之也。」陛下親攬萬機，登庸一相，招賢之詔旁午於道路，苞苴之饋不至於都門，臺諫無供檢之譏，給舍舉封還之職，薦舉不移於權要，官師得盡於箴規。方勉強而行之也，雖唐之相楊綰，人慕其清德，減騶徹樂，不是過也^(一)。而內訌外獠，猶或未免^(二)，至重貽九重宵旰之憂。陛下亦嘗思其故乎？《易》之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蓋守之以《乾》之剛健，行之以《艮》之篤實，則輝光著見，日新而無窮也。守之不以剛健，行之不以篤實，銳進而旋怠也，遠怨而速已也，暫假而旋歸也，易盈而靡竟也。於是病根蠹本，疏剔勿盡，遂使乘隙抵巇之人^(三)，得以旁蹊曲徑，變亂是非。雖小人變態百出，難於關防，亦以廟堂之上本無剛健篤實之功，徒有包容調護之意。元氣既弱，外邪乘之，亦其所也。臣請爲陛下先陳故相之失，則知是弊也，雖能更之於暫，而不能持之以久，今何可不思所以速圖之？且留身止於宰相，堂帖或用空頭，宣押不及報政，此一失也。闔外之事必從中覆，四方有敗無使上知，此一失也。輕納歸附而竭府藏以事之，輕信和好而弛邊備以待之，此一失也。南牙羣臣或諂事敷文，東閣郎君亦與聞大政，此一失也。用一不肖必與賢者同升，私一親故必與公選並命，此一失也。廷臣自爲議論，無與乎施行；朝廷自爲政事，無關乎議論，此一失也。資望之當用者則彼不我德，資淺望輕而驟拔之，則恩必歸己，此一失也。以賢否兼容爲建極，以緘默尸位爲靖共，以凶狡貪暴爲有才，以不恤公論爲任怨，此一失也。今自親政以後，雖欲立創前弊，然以耳濡目染之久，習聞前事，例謂當然，而不知其非，遂使小人得以輕量大臣，啓釁兆亂。夫小人嗜進而無恥，喜事而幸隙故也。然使廟堂之上法度修明，紀綱峻整，彼雖頑戾，必且革心。一有不然，則乘之

者至矣。此不可以專咎小人，亦當反其在我。臣嘗於《易》之《夬》而深有感焉。夫以五陽決一陰〔四〕，勢之至順者也，而聖人獨於九三曰：「君子夬夬。」九五曰：「苒陸夬夬〔五〕。」重言夬夬，言決之又決也。而獨於此二爻言之，蓋初九、二四之陽與陰非同類也，故決之而無所疑。上而九五之君則比於陰，下而九三之臣則應於陰。既比與應，而一旦決之，此人情之所難。今陛下並命二賢，置諸左右，則恩怨有所分矣。正當除惡務本、去疾莫如盡之時，萬一遲回顧畏，是無時而可爲也。唐德宗強明自任，恥屈正論，猶能以盜發都邑，命陸贄爲書詔，痛自咎悔，能使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而陛下十年間信用權凶之誤，曾未有一言引咎自責，因循玩愒，舊失猶存，臣竊惑之。臣愚妄謂陛下所宜內事手書，及今命相之始，取二年間事之刑忍而未決，施行而未盡，習熟而不以爲怪者，深自咎責，再與之更始。又冀聖慮略采臣去歲所上封章，復三省之制，重六卿之職，大事必宰輔叶謀，小事則六卿專達。不惟救宰臣獨運之弊，抑以絕都司招權之端。二府不時宣押，毋循獨對之觀。都堂會議僉決，毋踵先行之陋。都司所以學爲宰相，必選曾歷監司帥守之人。庶人才優劣、山川險易及錢穀甲兵，咸所身歷，毋襲專用新進之弊。凡在待從，皆得以敷陳己見，不時專達。經筵開陳，臺諫論列，庶僚轉對輪對，自如舊制之外，脫遇朝廷大事，邊場警報〔六〕，亦聽庶僚不時請對。或得封章扣匭，皆當明徹有位，示以實意，毋襲近世具文之陋。而其大要，則又在陛下清心省欲〔七〕，閑家必始於后妃，出令必防於私昵，親宦官女子之時少，親儒臣古訓之時多。不撓於近習之言，不牽於係累之私。凡此皆當著之自咎之言，示以必行之意，使天下改視易聽，即王言以信王心。而陛下於既言之後，益

當以剛健篤實，始終力行之，則日積月累，尚可以圖當世之安也。昔人謂天下事豈堪再壞，故臣於今日之事重有隱憂〔八〕，惟陛下留神深省，宗社幸甚！取進止。《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九。

〔一〕過也：原作「也過」，據四庫本乙。

〔二〕免：原作「勉」，據右引改。

〔三〕隙：原脫，據右引補。

〔四〕陽：原脫，據右引補。

〔五〕莧：原作「菟」，據右引及《易經·夬》改。

〔六〕場：原作「楊」，據右引改。

〔七〕下：原脫，據右引補。

〔八〕重：原作「董」，據右引改。

被召除授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三劄

臣嘗從師友講學，每謂治國之本始於正君。嘗儲神蓄思，將為陛下力陳修身齊家之要。既至近畿，則所聞日異。恐或者指陳為闕於事情，又不然，謂臣為專攻上身，故臣先為陛下據時事之迫切者而言之。然而本原之論，則何可以終無一言也？臣每惟後世之治，與古絕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

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恫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讎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使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莫，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爲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闈。四方文書，非瞽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官員外戚、女寵嬖幸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一)，以寄於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爲權臣所操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斯世^(二)。今幸居可爲之時，外而百官有司奔走徼職，內而妃嬪嬙御便嬖取憐。自淺中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爲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宜及時爲樂也。而臣以古今禍亂之事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於至難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夫獨居深宮之中，可託之以心腹者誰歟？當此事變遽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望者誰歟？《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而其要則又在於宗子。宗子者，傳謂「王之適子」也。無適子以爲之城，則王之獨居何恃而不畏乎？故繼之曰：「無俾城壞而獨斯畏。」陛

下誠能長慮及此，則人君孤立之勢〔三〕，亦可以自覺矣。傳曰：「后妃有正淑之行，則嗣續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此言希御幸以嗇精神，則可以永壽命而蕃嗣續。臣嘗記魏史，明帝耽於內寵，廷尉高柔上疏，以爲嬪妃過數，聖嗣不昌，宜妙選淑媛以備內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則《螽斯》之美可致。如魏明者，雖不足爲聖時道，而柔之言實保身蕃嗣之要。故臣願陛下念天命之不易，思王業之惟艱，必也居內之時常少，居外之日常多，親賢而遠色，則思慮精明；清心而寡欲，則體力堅實；無姦聲亂色，則血氣循軌；無淫樂慝禮，則精神內守。豈非保壽命之道〔四〕？是乃致嗣續之原。臣之所憂，甚於漆室之女，故忘其愚僭者若此。若夫韓琦言於仁祖，所謂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入內學〔五〕，冀得親賢以屬大事，是說也，亦宜早入聖慮，博訪而豫定焉。惓惓之忠，退俟斧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嘉慶《邛州志》卷四二。

〔一〕主：原作「政」，據四庫本改。

〔二〕白：原作「日」，據右引改。

〔三〕人君：原作「六日」，據右引改。

〔四〕豈非：原作「豈豈」，據右引改。

〔五〕擇：原作「澤」，據右引改。

被召除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四劄

臣昔事先帝，正韓侂胄謀動干戈以固權位之時。臣以博士召對玉堂，嘗言金雖病韃，然地廣形疆，未易猝圖。惟當急於內修，緩於外攘，以俟可爲之時。是時歲在乙丑，邊未有隙也。而舉朝附和者，皆欲收卞莊刺虎之功。距今蓋三十餘年，使於是時也修紀綱，明政刑，儲人才，養民力，練軍實，則必月異而歲不同，正有以赴今日胡亡之機會矣。而盛夏出師，所向不利，亟納韓元靚與之議和，手足呈露。史彌遠因之以攘其位，然二十五年間，竭天下之力，僅爲淫妄駸子驕侈之資，僅供債帥貪吏漁奪之計。賴陛下因其自斃，厲精更始，觀聽肇新，而積垢方深，非一朝一夕所能洒濯。遇此百年所無之機，搏手無策〔一〕，而二三帥臣乃欲以四十年濁亂之天下圖前人未集之功，於指呼叱咤之間，或欲和戎以歸境土，或欲興師以撼關河，陛下與大臣皆勇於聽從。逮喪師以來，追咎既往之言，固已日聞於廟堂，然而未有能深切著明者。臣請更爲陛下一一深言之。其一，和好不可恃。且王楫以小使入見，虛嚇恫疑，本無足信，而三京退師之餘，朝廷懲創太甚，撤去關防，待之過優。區區夷隸，豈知本朝所以待亡金之禮？乃執例冊，妄有需求〔二〕，此殆我之賊臣教之也。且南渡通和，使人往來，必自盱眙〔三〕、儀真、黃天蕩至鎮江，歷松江，望大湖，入小河、裏河，以至北關，豈有自襄、荆順流直下京口，沿涂容與，玩習長江之險，又留京師月餘，往返京口，凡七閱月〔四〕，使得習

聞吾事？今又盤旋黃州，恣索軍需，如獼革水銀漆髮等物，誅求罄竭，徧及諸郡。此又豈彼之威令能如此哉？夷狄貪恠，視信義爲何等物？大抵和亦來，不和亦來。以目前言之，不和而來，其害小。蓋和議不成，上下戒懼，往往有以待之。既和而來，則其害大。若一和之後，衆志沮矣，邊備弛矣，彼以繼好之名來，吾方奉承之不暇，而患伏於所忽，變生於不料，其禍可勝言哉〔五〕！況檝之來也，在范葵未出師之前。今既戰之後，豈可猶信前約，而不思其反也？或曰：朝廷既以禮待檝，又爲之遣報使，盟誓未寒，彼惡敢叛？比以海州棄師，嘗使孟珙言之王楫，楫言之布盞，各守信義，毋動干戈，彼嘗退聽。若日今脫有緩急，以是弭兵，則亦可以保目前之安。然而以臣愚見，使其姑示小信以怠我師，此正韃人之狡謀。及一旦長驅深入，則寧恤一王楫？而況楫雖進妹於韃酋，而實與韃之用事者曰移刺楚才、曰粘合重山方爲仇怨，安知不以酈食其而處王楫？此不可不察也。其一，北軍不可恃。臣聞之道路，三邊之地，華夷雜居，號爲中原遺黎者，猶能道政宣間事，以爲藉口。而其間裔夷種類包禍蓄亂者，不可勝數。如襄陽軍屯〔六〕，數年前正軍猶是四萬餘人，而北軍二寨之在城外者不及三千，已有難制之憂。今正軍日闕，北軍已增近二萬，賓主不敵，識者寒心。李藏器一軍，今春以來謀害管軍，制司遣人泣其衆〔七〕，方命專殺，軍將被害者五六十人。幸而急戮范青，改命全而分其軍，得以粗息。又聞淮東招納泛濫，只如夏全叛金歸我，劉瑄豢之，不啻骨肉。瑄受命圖逆楊，而全乃通楊叛瑄。山陽之民積骸如山，瑄幾不免。既而又歸金，又歸韃。今爲韃批我彭城，縲我胸山，凶焰方伸，忽以七百家投降。以反覆多詐之人，而置之肘腋之間，此至險至危事也。國用安久爲我用，一旦引我

師以就死地者，不知其幾。彭城之破，南軍無一人得脫者。繼又聞胡義挺身內附，幸而却之。夫兵威所加，凶醜讐服，則有之矣。今敗於彭城而夏全降，敗於朐山而胡義降，此豈人情也哉？如聞韃人西有回鶻之變〔八〕，東有萬奴之擾，韃之所以未暇南牧者，特以此。秋高之後，其勢必來。吾之士馬財力方耗於三京敗衄之餘，而北人之在吾地者，其勢必起而應之。如近日邳、徐、宿、亳之陷，皆北人從中突起，倒戈獻城。此事昭然可監。而况揚爲淮東衝要，襄爲湖北屏翰，今降附之人居其大半，豈特可爲凜凜，直可爲痛哭流涕也。其一，軍實不可恃。蓋自近歲分闔於外者，或以貪暴，或以猜忌，或以商販〔九〕，軍政之不修久矣。兩淮民兵見謂驍捷，然輕進易退，不足以當堅忍之鐵騎。淮西精甲數萬，自去歲東附龍門兩敗，所失蓋萬五千，而他州陷沒者猶不計。江上諸軍稍堪行陳者，制司併其器械舟船摘取以去，今得還與否，皆未可知。而軍分不明，尤爲可慮〔一〇〕。如騎司戎司之軍，皆非舊來屯戍之地，將不知兵，兵不習險，緩急不可倚仗。荆襄所恃，保捷一軍，十餘年來，頗已凋落。雖有新招鎮北二萬人，其如南軍，殆如冰炭。荆鄂舊軍二萬餘人，粗若可用，然僅存者六七千人，雖有外五軍，亦不滿數千。蜀中諸軍舊管九萬八千、馬二萬，嘉定覈實，裁爲八萬二千、馬八千，則氣勢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覈實，官軍纔六萬餘人，忠義萬五千，而其間老弱虛籍者又未可計。是以五六萬人，當二千七百里之邊面，衆寡強弱，此無難見〔一一〕。夫外之所恃以爲固者，既空虛若此，異時江淮有警，或出禁旅以爲聲援。今也殿步二司久爲庸奴所壞，平居則冒虛籍，有急則驅市人〔一二〕，江北江西之行〔一三〕，所至輒敗。况自近歲馭失其道，賞罰無章，中外之軍往往相謂戰不如潰，功不

如過，風聲相挺，小則浮言諛語以扇其類，大則擁衆稱兵以凌其上。而欲恃此以爲守，臣知其不可也。其一，才用不足恃。蓋自有賄賂公行，牧守監司斂百獻十，民力彫耗。今雖禁戢苞苴，而貪吏固未盡除。重以楮幣泛濫，錢荒物貴，極於近歲，人情疑惑，市井蕭條。禁帑出黃白金四千餘萬緡〔二四〕，併銷兩界，此非常之賜也。然徒傷公私之財，而無救於楮幣之濫。重以江淮失軍棄糧之後，中外空虛，公私赤立，於是權宜一切之斂，如裁半減俸、科鬻僧牒之類，雖有傷事體者，亦不暇顧恤矣。襄峴營耕，奪民間耕熟之田者居半〔二五〕。陳咳十年之間，非無所積，然侵移貿易已非一日。壬辰之春，韃未涉境，自城以外一燬而盡，茲不可考。城中尚有餘糧，乃爲主者博易珠金銅錙之資〔二六〕。夫運糧草之供，牛皮筋角之需，器甲衣襖之用，無非倚辦於兩路之民。官司文移，非擄舟則籍馬〔二七〕，非奪牛則科夫，民之憔悴，至此極矣。蜀自董居義喪師蹙國〔一八〕，鄭損棄五州並邊膏腴之地，人莫敢耕，每歲官失就糴之糧七八十萬斛。四大軍歲給糧百五十萬斛，其水運者裁三之一。自紹定五年以後，官既失糴，而關之內外七十餘倉，皆爲灰燼。所謂百萬斛者既無從出，所仰給者惟一分水運耳，幾何不乏於供乎？而况楮賤物貴，商販不行，二千里沂流，勢難責以時至。略計總所一歲之入，大抵不至二千萬，而所出幾五千萬，則蜀計之可憂者又如此。夫和好既不可恃，我軍與北軍又不可恃，吾之財力又無一可恃，不知陛下宵旰之慮，亦嘗一及此乎？第見今日而遣吏朝陵，明日而命將拓境，又明日而重幣以賂虜〔一九〕，意所欲爲，風馳電奔，迅不可禦。或者羣臣一口附和，未有以中外空乏之狀聞諸陛下者乎？况其大者無儲養人才之素，誠使裔夷畏義，異類革心，軍政修明，公

私兼裕，猶慮人才難得，無與共事，況於無一可恃者乎？古人興事建功，必先積思廣益，豈有言脫諸口，必使人同聲併談而莫予違也？此風一成，而依阿者得志，正直者屏遠，尤非國家之福。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貼黃〕臣自江淮以來，訪諸道路，咸以淮東爲憂。然淮東尚幸有險可守，非上流比。新舊戰艦猶有千艘可用。所守之邊，止是招信、淮安兩城，而兩城具粗備，糧道亦便，又各有旬歲之儲。若得二萬人守之，而泗州、漣水爲之外堡，敵人雖來，未容遽渡也。其降附之人，則徙之新復州郡，俾自爲守，似爲兩得。今必舍可守之二城，而招之不可信之降附，將爲比死一洒之計，中外之人咸所未諭。願陛下與大臣早圖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九。

〔一〕搏：四庫本作「縛」。

〔二〕妄：原作「妾」，據右引改。

〔三〕眙：原作「楚」，據右引改。

〔四〕閱月：原作「月閱」，據右引乙。

〔五〕其：原作「某」，據右引改。

〔六〕軍：原作「朱」，據右引改。

〔七〕泣：原作「泣」，據右引改。

〔八〕「有」下原有「面」字，據右引刪。

〔九〕販：原作「貶」，據右引改。下同。

〔一〇〕「可」下原有「知」字，據右引刪。

〔一一〕無：原作「蓋」，據右引改。

〔一二〕驅：原作「歐」，據右引改。

〔一三〕北：原作「建」，據右引改。

〔一四〕帑：原作「奴」，據右引改。

〔一五〕耕：原作「白」，據右引改。

〔一六〕主者：原缺，據右引補。

〔一七〕擄：原作「攄」，據右引改。

〔一八〕師：原脫，據右引補。

〔一九〕幣：原作「弊」，據右引改。

被召除授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五劄

臣聞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此古今之通誼也。然世固有賞行而人不知勸，罰用而人不知懲者。且後魏羽林之變〔一〕，胡后不能討，而大赦以安之。李唐涇卒之變，德宗不能討，而播遷以避之。人孰

不咎兩朝之失政？而使高歡結客，李懷光襲迹，以基危亂，豈知國勢積弱，人情久玩，而欲一旦以法繩之，急則生變，緩則啓寇，蓋無一而可也。乃者禁衛之變，幾爲後魏、李唐之失政，幸而收之桑榆，猶可以暫弭目前之憂。然而乘輿所在（二），卒遇震擾，環視四顧，遠郊近甸，一無可恃（三），而徒恃區區賞罰，以長保其無他。臣恐賞罰有時而窮，若不及今追惟舊制，思所以相維相制之道，固未可恃以爲安也。臣竊攷三衙之制，蓋自高宗皇帝首值苗傅之變，繼罹張寶之亂，每病禁衛單弱，命三衙增修軍政，其後又以諸將步騎分隸三衙。至孝宗皇帝修明稱姪，又爲獲聖一軍，以寓陰相維制之意。馬步之數通一萬四千七百有奇，俾蜀帥選西兵之驍銳者發至在所，以充其數，其慮蓋甚遠也。馬司暫移建康，識者已謂不然。其殿步二司之卒時遣戍淮，以勞苦之，然不過維揚、天長、六合而已。及時而往，及時而代（四），不欲久虛宿衛，以事邊垂。此正周人鄉遂之卒，惟以衛王室，不以遠屯戍。而詩人所謂「予王爪牙，胡轉于恤」，凡以強本也。至韓侂胄開邊，如用殿帥郭倪、馬帥李汝翼，發三衙禁旅與江淮之師，有事於宿、泗。十餘年驕惰之卒（五），乍罹暑潦，怨嗟載道，故僅至符離，退保蘄縣，縛田俊邁以遺虜，而全軍宵遁（六）。雖將庸卒懦，本無可用，然以守衛王居之人，而使之長征遠戍，則自此始。乃至近世習爲故常，戰者不得返，戍者不得更，凡邊頭雜役，雖殿步二司不得免。甚至奪騎司之馬以授北人，而驅騎卒以事之，執鞭刈草，晝夜勞苦。夫三衙所以扈衛乘輿也，今或荷戈於境外，或執役於降虜，揆諸事體，誠爲倒置。不寧惟是，凡江上諸軍，皆非阜陵分隸之舊。騎司之軍，昔戍於滁、濠、定遠也，今移之浮光。建康戎司，昔戍於安豐、廬、和也，今移之泗水。

京口戎司，昔戍於真、揚、楚、泰、高郵、盱眙、瓜洲、鹽城諸處也，今置之新復諸郡。池州戎司，昔戍於舒、蘄、巢縣也，今置之淮東許浦諸處。水軍昔處之近輔，所以拱衛行都也，今徙之東海。自餘荆、鄂、四川軍人，大抵皆非舊戍。且將不知士，士不識將，舍所素習之山川，而投之未諳之水，此固兵家之所忌。況於舍王居而事疆場，舍舊戍而事新疆，此於體統之輕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然矣。而士大夫恬不以爲怪，聞禁衛之亂〔七〕，則第能追咎揀汰之激變，復譏賞罰之不明〔八〕。聞徐、邳、宿、亳之敗，則第能追咎諸帥之輕舉，復譏和好之難恃。然以臣愚見，咎者譏者皆是也，而未得彌變之說。臣嘗妄謂苗傅、劉正彥之變，恃有劉光世、韓世忠諸屯列於上流，故二凶雖狂愚，卒於自遁。張實之變，恃有呂頤浩親軍及新水宗曲部密接旁近，故雖以艱難之餘，戮十七人而廢其班，彼不敢譁。今以京師之重，獨有殿步二軍，而近郡諸屯皆戍極邊，殆非防微杜漸之意。臣愚謂宜亟循舊制，凡沿江沿海之卒置之舊屯，而以時戍邊，庶幾連營列柵，聲勢聯亘，可以擬緩急之須，可以銷姦慝之萌。不猶愈於舍近謀遠，以生覬覦之心乎？王黼、童貫既得燕之空城，即移舊邊之戍以守新邊，一旦女真長驅，新邊既棄，舊境亦失，越關渡河，如踐無人之境。往監明甚，而今之新進少年，獨未知懲創乎？此新復之郡既未可保，而江上之備已爲之一空。臣愚謂宜亟循阜陵分隸之舊，宿師於江南，而分戍於淮漢，庶幾根本先固，人心不搖。既可以厚重門之守，又可以省分豢之費，不猶愈於虛內事外，以貽一旦倉卒之憂者乎？或曰：「如此則是棄外而事內也。藩籬不因，如堂奧何？」曰：「不然也，臣之所言，惟欲守阜陵之成規，宿師於內郡，而移戍於邊城，所以固近而懷遠，先內而後

外，非直棄遠而遺外也。譬如人之身，腹心潰裂〔九〕，雖四體皆具，將安用之？况祖宗守邊規摹，如淮、漢、蜀口皆有民兵義旅可以倚仗，不專仰三衙江上移戍之軍也。臣先事而有言，則誠爲過計。不幸而言中，則事已無及。陛下曲留聖慮，與二三大臣謀之，如臣言可采，即今速見施行。取進止。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五。

〔一〕林：原作「休」，據四庫本改。

〔二〕輿：原作「與」，據右引改。

〔三〕一：原脫，據右引補。

〔四〕「而」下原有「伐」字，據右引刪。

〔五〕惰：原作「隋」，據右引改。

〔六〕軍：原作「單」，據右引改。

〔七〕聞禁：原作「禁聞」，據右引乙。

〔八〕「明」與下句「聞」，字，原倒置，據右引乙。

〔九〕腹：原作「復」，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〇五九

魏了翁 七

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

臣乃者一再獲侍緝熙殿燕閒，伏蒙玉音宣諭，自後不妨時時請對。臣感激知遇，恨未有以報塞。今積精儲思，凡得十事，以仰承清問。畫一條具，庶便乙覽。惟陛下留神垂聽，臣不勝卷卷，謹具如後。

一、臣伏見比日以來，天文示異，何其稠也！六月庚辰，流星晝隕，其占爲覆軍，爲陰謀。越十日己丑，熒惑入太微垣，其占爲饑，爲逆，爲喪。七月戊辰，太白經天，其占爲兵，爲秦強，爲不臣。此金火二星之變，至于今未退也。而火迫內垣，尤爲急切。越六日丙午以後，金星行入東井。夫孽非天作，變不虛生。陛下亦思所以省己愆，回天怒乎？漢相王嘉謂「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人皆以爲至言。臣謂如此言

者，在二漢以來絕少，抑不知民與天一也，安有爲欺民之事而可以應天，亦安有爲欺天之事而可以動民者？此猶未免於擇焉不精。然其立言之大意，則固已深中乎千有餘年應天動民之實病矣。臣每見近年以來，羣臣封章，多言陛下每遇祀饗，必逢開霽，每有禱祈，無不響答。而臣嘗以爲此特淺之爲見者耳。大水大火，大兵大盜，無歲無之，而不此之間乎？姑以今年所聞，如正月而徐、邳覆軍，二月而惠寇作亂，三月而黃陂逐將，四月而建卒違命，五月而禁衛失伍，六月而京口挺禍，七月而高郵阻兵。封章奏疏非不多矣，而不以是爲異也。不特此也，雖乾文示異，無月無之，亦能盡徹於陛下之聽乎？陛下聞災異，聞變故，未嘗不知畏懼也。而臣猶有疑於動民以言，應天以文，則民未可得而動，天未可得而應也。天未可應，臣何以知之？以民未可動知之耳。民未可動何以知之？臣半年之間，涉萬里長涂，所接州縣民吏，語及親政，未有能深信者。至江淮以來，則憂危之語日聞，以此知民未可以虛言動也。民未可動，則天決不可以虛文應也。惟陛下實體而篤行之。

一、臣比者伏聞陛下嘗於經筵對羣臣論及漢元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誠足以破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因爲陛下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隱，嗜好之偏，獨居乎深宮之中，誰得而知之？史冊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異乎他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幽眇。少而好

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其於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臣嘗以爲此二贊，蓋班固直以爲漢業之衰始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宮庭屋漏之間〔二〕。故以侍中婕妤、帷幄近習之言證之。方二君之親近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不知其退而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溺心，酒色之惑志，所以交攻於內者乃爾。是時非無真儒，如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皆得以害之。至於連坐繫獄，向不見用，而望之死，此無他，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之耽樂也，亦自謂曲房隱間，誰得而知之？不知左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臣知之，則漢庭羣臣與當時之庶民固莫不知之。故班固於此二贊特出所聞之自，以著亡漢之端，其可畏蓋若此。臣久蓄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庸主，不足爲盛時道。且著之表奏，人所忌諱，無自而發。今幸因陛下所以語羣臣者若此，敢盡以奏陳，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一、臣伏見陛下慨臨朝之既久，憤積弊之未除，內出手書，並命二相，庶幾同心戮力，新美治功，小大之臣，改視易聽，若有再睹升平之望。此天與陛下以轉移人心之機也。今既月餘，而二相謙

遜未皇，事多牽制。析六房而爲二，既多窒礙，分小治於次輔，又傷事體。大抵四十年間，韓、史用事，左相如余端禮、京鏜、錢象祖，或二三月，或六七月。淺之爲丈夫者，未嘗習見紹熙以前常是並相，於是更相疑怪。而分朋植黨者，又各扇搖是非，一則爲縱容子弟賓客之說，一則爲薦引執政都司之謗。方賄賂公行之餘，而鄭清之能以廉儉首變貪風；方姦凶得志之時，而喬行簡獨以婉辭陰主善類。今所得之謗，乃若反其所長。爲二相者，安得而不辯？然而古人事業，惟有聽規諫以自防，聞橫逆而自反，不以尤人也。臣嘗妄謂與其遠讒耻謗，必詰其所從來，則莫若存此二語，以爲自防自反之益。而況輪日當筆，聚堂僉決，此二謗者將有不待辯而自弭。不然，叔出季處，託爲假故，以避聚會，則參差牢落之久，其勢必至獨相。是謗者之計得行，而並相之舊典終不可復。惟陛下申諭大臣而加儆焉。

〔貼黃〕臣竊聞喬行簡嘗於陛下之前自言未嘗薦引小人，一時宰執皆親聞之。此謗既無用辯，近又聞鄭清之以出入材館之客受賅撓法，付京府鞠治。又以見前後致謗之因，清之有不盡知也。若二相自今明白洞達，事事若此，則姦人無所用其間。而推誠布公，共濟國事，天下尚有望焉。不然，則安能以自解？伏乞睿照。

一、臣竊見陛下自親大政，杜羣枉之門，開敢言之路，天下誦而歌舞之。然臣至郊關之內，則所聞浸異，猶不以爲信也。及問之在朝，則曰：「聖度天寬，未嘗以言罪人，言有不合，則留之禁中而已。雖給舍、臺諫之言，亦有不付外者。」審爾，則臣恐有甚於拒諫者矣。祖宗盛時，給舍、

臺諫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者。如論陳執中，論夏竦，論李定，論胡宗愈，論蔡確等事，至於十五六疏，十七八疏，至二十餘疏，不見於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以後，此風遂泯，然猶間見於中興之始，極盛於淳、紹以來，而又大壞於慶元、嘉定之日。幸賴陛下力掃積年喑嘿之蔽，王遂、洪咨夔諸臣，又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塗丕闡，羣聽蘇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臣愚妄謂羣臣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爲無罪。然陛下導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怠於初也。伏見孝宗皇帝於羣臣章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冊，以示大臣。或御便坐，則置于香几，羣臣皆得就觀。又有記事版，書其要目，以備遺忘。蓋未嘗有不付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辯之給舍、臺諫。嗚呼，爲君必如此，而後爲不負祖宗；爲臣必如此，而後爲不負天子。安有臣謾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辯？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兩有未盡也。惟陛下特出臣言而申做之。

一、臣嘗謂古者觀人之法，不論其功而原其心。夫樂羊食子愛君也，西巴放麀違命也。尚論二人，則食子者爲忍，而放麀者爲仁，古之觀人蓋若此。臣去歲封章嘗言，陛下乃天命所歸，人臣不當貪天功以爲己力，因援叔孫昭子之於孺牛，漢文帝之於周勃，宣帝之於霍光，宋文帝之於徐羨之、傅亮，乞陛下以公滅私。未知聖慮以爲如何也。今臣不敢遠引前代久遠之事，試以孝宗皇帝近事明之。且史浩事孝皇于潛邸，事無細大，必取謀焉。恩平之去，孝皇之立，浩有大功。即位之始而相浩，僅四閱月而去之。厥十有七年又相之，僅九閱月，俾奉內祠。夫浩雖有功於孝皇之

身，而不能掩其權譎之心。孝皇念其功而疑其心，凡再相而再去之，前後當國，僅及年餘。此則古者觀人之法也。陛下不思孝皇棄浩之意，乃猶眷眷於故相之家，未嘗略有施行。是舉也，得無戾於孝皇之意乎？今圖回宗社大計，將有定論，願陛下先事致思，以爲久安長治之圖，天下幸甚。

一、臣竊見祖宗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爲京東、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或召爲三司副使，或就理資序，外爲都漕，以備帥臣之闕。不惟諳歷險艱，亦以遏絕覬覦。不然，奚爲若是之繚繞，不快人意也？自比日以來，選用制樞太輕，夫人皆可爲之。故有望實無聞之人，僅歷郡守監司，揆之資望，皆不可得，而妄意圖之者，此尤選授之所當謹也。其在先朝，知益州守，不過一知郡耳，猶必用從臣以上。有當除待制者，必加直學士以異之，其謹重若此。况制樞之重，而可以輕授乎？

一、京口之寇，外搖江淮，內迫京輔，此非小故也。陳韓聞變，即遣精銳三千擊之于茅山，死者不下五百人。其生擒以歸于制司者，尚七百九十餘人。豈惟綏靜一方，亦爲國家稍雪累年招安之耻。此當速賞元戎，其餘將士，趣令上功，次第行賞。而日復一日，未聞有所旌異，識者惑之。而况惠、廣之寇，亦賴建康將士之力。此在朝廷，當有不踰時之賞。今所以悠悠者，不過曰少俟得實，審議而後予之，非有所吝也。然京口密接行都，事之虛實，功之輕重，夫孰不知？進律遷官，自可立決。《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將帥在軍，蓋以錫命

爲寵。若悠悠不行，則人情解體，謂王之無意於萬邦也。況今事變方殷，軍情反覆，高郵之寇，阻兵負城，賞罰無章，何以使人？或又謂建寧之賞，今亦未行。此正歐陽修所謂有事則大懼，無事則不憂者，惟陛下速圖之。

一、臣比過江上，聞去歲淮東抽取戰艦，久而不返。比又聞沿淮舟師，已爲沿江抽回。萬一有警，臣恐江自爲江，而不恤淮之不守；淮自爲淮，而不恤江之無備。彼此牽制，有誤疆事。又聞維揚與建康異論，襄帥與淮西異論，興元與蜀帥異論。深慮置間左右以相伺察，遣人中都以相讒毀。此何時也，而內外睽離若此！此事所關不小。臣每見朝論，謂淮東當汲汲儲才，以擬其後；其餘帥閫，雖當先事儲代，今防秋迫近，不容輕易。亦宜行下，戒諭各務體國，毋相猜疑，以誤緩急。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早圖之。

一、江陵爲上游重鎮，自趙方以虜勢浸迫，移制司于襄陽，後來遂爲定治。自故相於制置使銜曾入「安撫」二字，由是遂以湖北安撫司職事併歸京湖制置司。湖北安撫既爲虛器，江陵太守遂同列郡，事權日削，財力亦殫。比年以來，又自郡守升帥，且兼制屬，其爲削也滋甚。脫有緩急，如開禧間虜圍襄、安，肆掠于隨、棗、郢、復之境，於是時也，江陵有兵有力，可以援之乎？萬一狡虜有謀，以輕兵綴襄、安，而重兵薄江陵，則吳蜀中斷，而國之危甚矣。始因故相有所偏係，不恤大體，今久而漸失初意，戾舊章，此亦目前所當更張也。惟陛下加之意。

一、臣初對內殿之日，嘗言王畿千里之內，守衛空虛，因請平江增一重屯，庶張聲援，以陰制內外

諸軍。陛下既然其言，尋聞廟堂以未有錢糧，未有區處。臣舊聞浙西圩田，一歲之入自可增招一軍。然疏遠之臣，竟不得而知其虛實。臣竊見溧陽縣張挺、沈成嘗訴陸子適奪其田產，凡一萬一千八百餘畝，獻之故相之家。其後江東漕臣欲令錢業各歸，其間有至每畝僅當官會二百者。臣愚以謂若從安邊所代此二家出錢贖業，庶幾歲得田利，亦可助招軍之費。其同時豪奪武斷之家，似此者非一，竊計有詞至臺省者必非一人。若令刷具，並與代錢追贖以入于縣官，則不惟可以濟軍實之用，亦以伸吏民久鬱之氣。而給還元直，仍不至有傷事體。一舉而三利焉，惟陛下亟圖之。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三、一九五、二〇七，嘉靖《惟揚志》卷三二，
《南宋文錄錄》卷六。

〔一〕間：原作「聞」，據四庫本改。

奏乞收回保全故相史彌遠御筆

臣乃者抵冒譴何，輒有奏陳，援引孝皇待史浩之法，以告于陛下。且念宗社大計，將有定論，擬乞聖慈先事致思，爲久安長治之圖。臣因惟念此等大事，蓋前代之所諱間，惟仁祖、高宗、寧考斷然行之，不以爲疑。今陛下仰法三朝，蔽自聖志，則今日所行節目，便關將來利害，此不容不加謹審。

因逐事口陳，伏蒙玉音宣諭，謂已有區處。臣雖不敢妄有奏稟，竊意聖識高明，必無遺慮。及退而聞諸薦紳間，乃知先有御筆，欲保全故相之家，併飭臣寮毋得摺摭，以全大體。陛下訓詞雖不知何所爲而發，然臣謂圖回大計與保全故相，此雖二事，實有相關。且范質不肯輕附太祖，此在前代必取大戮，而太祖終身敬重，位之極品。陶穀以禪文奉太祖，此在前代必爲元勛，而太祖終身薄之，不至大用。大抵真主之興，天實命之，非臣下所能制其予奪。是故爲人主一言一動，當爲後世子孫慮，不爲一身富貴謀。臣之所謂大計與故相二事正相關者，臣之長慮却顧蓋若此。而今之聖訓偶與臣異意，是陛下未能盡察臣不敢盡言之意也。夫不敢盡言，臣之分也，而能盡察臣言外之意，則陛下之明也。竊見先朝亦容有戒諭羣臣，如明道詔書，毋得言明肅皇后垂簾時事；紹興詔書，毋得言崇寧以後濫賞。凡以父母之爲，非人子所忍言，故不得已而形之戒諭，然而未有用之故臣者。惟高宗嘗保全檜矣，檜嘗有存趙之議，有歸長樂之功。然其身後，雖以子孫賓客之濫恩，猶削之奪之，亦未嘗以禁戢言者。今陛下並命二相之初，方欲轉危爲安，易亂爲治，此正不堪再壞之機。况景祐、建炎、慶元故事，方茲謀始，乃首以此意見於訓告，至於書故臣爵謚而不名，則雖以國初佐命元勛，猶未有此也。奎畫一頒，中外驚愕。臣又伏讀聖訓，欲令史宅之兄弟安分畏法，益加戒謹，而其末併飭臣寮毋復摺摭，務存大體。則自今論事之臣，苟及三十年間舊事，皆可謂之摺摭矣。且宅之兄弟，一二年來，所以安分畏法，亦謂人言可懼耳。今先與杜塞人言，是啓其不安分、不畏法之端，幾若前後詔旨自爲抵牾者。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言決不可防，而祇以啓紛紛之論，重費陛下區處，則反非所以保全之

也。臣愚妄謂御筆若未行，即速已之；或已行出，却乞收回，刪去前後數語，以爲宅之兄弟之警，乃所以保全其家，而訓天下之爲人臣者。臣曩歲自貽罪戾，濱於九死，幸賴陛下湔祓而振起之。今又拔從孤遠，位之華近，實踰望表。臣感激知遇，恨無報稱，豈願更爲異論，徒取嬰忤，以再蹈不測之禍？特以事關國體，慮及方來，幸逢陛下聰明豁達之主，虚心忘我，容受讜言，用敢輒犯威嚴，以冀涓埃之補。惟陛下赦其狂妄，特賜留神采納，不勝宗社靈長之幸！臣俯伏寓居，以俟斧鉞之誅。取進止。

〔貼黃〕臣深慮不察臣者，指爲矯激，故親書此奏，不敢付之筆吏，雖親故間亦未嘗傳本，庶以見內告外順之意。伏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〇。

奏乞將趙汝愚配饗寧宗廟廷第一劄

臣誠不佞，陛下過聽，使之待罪故宗，俾典邦禮。重惟國之大事，無先宗廟，今祫享在即，有當先事奏陳者。儻猶以嬰禍觸諱爲疑〔二〕，暗不一言，臣爲曠官。竊見先帝未祔廟之時，嘗下禮寺，集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館職，議功臣之配食者。臣時忝備從臣之末，爲故相史彌遠言，此無出於趙汝愚。彌遠既是臣言，而同列異心，未及集議，遂使廟食乏侑十有餘年。陛下始親大政，李心傳在外上封，首陳此議，王遂又一再言之。先後異時，中外殊方，而三人之詞如出一喙，亦足以見人心之

同然。此可以決矣，而未之決。近者游似上書宰相，極陳汝愚決策定亂之大功，又無所施行矣。夫以寧考三十年相輔之臣，秉正蹈誼，卓然諸公之右，惟一汝愚，未能或之先者。此瞭然如黑白之辨，雖三尺童子皆能言之，不知悠悠歲月，果何所牽制也？心傳之說曰：「昭勳閣畫象，尚虛一龕，若有所待。」遂之說曰：「亟進汝愚，以杜彌遠。」臣始謂彌遠雖貪恣無藝，而未必妄意至此。迨近日外間傳聞，謂朝廷誤識權饗之意，往往如二臣之說者，臣竊惑之。臣歷考中興以來祔配之禮，皆是既祔即配，未有虛侑食之位，以俟大臣之卒者。且如光宗升祔，而故臣如周必大、留正皆亡恙，故不得不以葛邲配。蓋先朝故事，祔配同時，不容少遲歲月，以需周、留二相之卒也。今陛下祇遵舊章，事無小大，皆以祖宗爲法，而獨於事關宗廟者，首違成憲。祖宗神靈，昭布森列，不知視此爲何如？若果行之，其不歆也必矣。方孝皇憑几之時，嘗藥宅憂未有所付。是時力贊祖后決策，以授冢孫，使神器幾危而復安，軍民將亂而造已者，汝愚之力也。至公血誠，爲乾、淳接續氣脉；正學直道，爲紹熙扶持三綱；遺風餘論，爲嘉定藻飾新政，汝愚之力也。而一旦欲以牽係之私，變累朝之成法；貪黷之人，易萬世之公論，誠恐此意一定，此令一行，雖蔡京、秦檜，亦可配食前朝也。且王安石、蔡確，此公論之所不予者，紹聖、崇寧之日，曷嘗不與饗大烝？至於紹興，公論既明，卒從改正。人心之公是非，不可以勢劫而力操者如此。而況汝愚定策宮省，有功於先帝，無負於社稷。始雖困於權倖，及先帝一旦悔悟，追崇贈襚，錄用子孫，巋然爲一代之宗臣。蓋有扶日行天之功，而無盜權黷貨之罪。竊意先帝在天之靈，亦必深念之。古者賻布之餘，以班兄弟之貧，釋者曰：「分死者之所矜也。」喪之

行也，必朝於祖廟，記者曰：「順死者之孝心也。」蓋孝子之事親，惟以追述先念爲事，故祭之日必思其嗜好，思其笑語。今舍先帝之所念，而徇陛下之所欲，非所以事宗廟也。頃者陛下欲起袁詔，而羣臣爭之；欲保全史宅之、宇之，而羣臣又爭之；欲用史嵩之，臺臣又爭之。雖然，此猶顛木之有由蘖，一旦復生，足可搔而絕也。今乃欲取其根而再植之，臣恐此根既植，枝葉蕃滋，則禍本亂萌，皆由此始。且古無非鬼之祭，惟功臣祠于大烝，則自商、周以來有之。非一代之宗臣不在茲選，事大體重。是以先朝必下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館職集議，俟衆論胥允，然後下有司施行。深恐陛下出令之誤，則在朝廷之臣必將聯章累牘，爭辯不置，以費陛下區處。用敢冒犯斧鉞，縷縷言之，庶幾息響於無聲，絕影於未動。所以存全事體，保護聖德，必不使有纖翳微氛得以累日月之明也。惟陛下深思而速決焉。取進止。《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〇。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六。

〔二〕儻：原作「黨」，據四庫本改。

奏乞趣詔崔與之參預政機

臣伏睹陛下親攬大政，特頒手書，首以廉隅砥厲臣節。百司庶府聞命踴躍，大邦小侯望風胥勸。然而終以染濡熏習之久，回適之謀淪浹肌髓，鄙夫壬人頑頓寡恥，貪吏債帥誅求亡厭，此風終未殄

也。乃者陛下特頒御筆，遠自廣南召崔與之參預政機。除書一頒，中外胥慶。而與之方以年邁疾侵，固請謝事。夫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則不得以疾爲解。陛下所以詔諭之者，非不切至，而與之重於一出，特爲晚節計耳。與之初辭宗伯，再辭天官，今又力辭政府。古所謂大臣者，與之庶幾有焉。今若賴其沈靜廉退之節，表正羣工，亦足以革競鎮浮，廉頑立懦。臣愚欲望陛下親御宸翰，以趣其行，勉以君臣之大義，諭以家國之深憂，庶其幡然而來，協助親政。則陛下意鄉所形，必有聞風興起者矣。臣無任區區。

〔貼黃〕臣妄揣聖意，必謂臣言爲然。輒擬撰趣詔數語，以備親灑，伏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〇。

奏乞審度履畝利害以寬中下戶

臣伏見比日以來，韃勢浸迫，邊聲方棘，擣鳳搖沔，以窺梁益。駐豫城唐，以睨襄、棗。攻蔡入息，以闖光、信。楊婦聚兵于山東，以尾其後。陳溫倡亂于淮西，以撓吾圉。而內之諸帥，方且相爲敵讎。當此之時，不特賈誼所謂痛哭流涕，蓋韓琦晝夜慟哭之日矣。獨幸人心未携，猶可憑藉扶持以永天命。而楮幣一事，乃至重煩朝廷區處。今諸儒生之學自孔孟者，而行管商所不爲之策，此豈其本心也哉？力遏其議則幣輕已甚，憂在目前；助成其說則上下騷然，怨嗟載路。然則如之何而可？臣嘗

觀古之人君，雖不免用民之力，然必有不忍人之心。天下窺見其猶有此心，則亦亮其爲不得已之政。故以閔勞爲悅，以見憂爲喜者，世亦有之。今履畝而征，至下之策也。苟又無誠信慘怛之心以行之，民其不解乎！臣嘗言之有位，欲將人戶物力第爲三等，而分爲三限，以督其入。上者入初限，次者入中限，下者入末限，而人不以爲然。是說也，蓋欲藉上戶氣勢，則以振作楮幣，或可望其指日增價，一也。慮將來只是下戶納足，上戶斷然不納，今先及上戶，則餘人無詞，二也。今未見畝步苗頭之數，只得袞同科敷，是致中下戶亦與上戶無別。今若令上等先納，次及中等，俟納及太半之後，萬一楮幣頓復，則下戶或可略與蠲減，或又全免，三也。此三說皆以示恤小之意，而條目之頒，乃未及此。或者不過曰：「上戶先期輸納，則中下戶必市貴楮。」不知中下戶皆有官之家，非皆朝不謀夕，獨不能豫爲之待乎？臣又欲每路分命監司帥臣二人或三人，庶責任稍專，才否易見。今每路止擇一人，萬一行之不善，則一道皆無所訴。臣謂此事之行，怨謗紛紜，決所不免。若條畫明備，奉行得人，則猶可救藥。自數十年來，大臣不諮訪，侍從不論思久矣。今宰執召從官至堂會議，此四十年所創見。然而利害之要，皆在條目，而有言者不能盡行，則何益矣？臣嘗見杜衍出守永興時，夏人初叛，科調督迫，民至破產亡身。衍語其民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耳。」乃爲之區處計較，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今使監司郡守皆如杜衍之心，則民雖勞而不怨。臣愚欲乞陛下以臣所言付之宰執，俾爲條目，分命監司帥臣分郡任責，必當官對民戶截鑿，必先督貴近之家，庶幾中下戶之產寬得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人心不搖，弊事可革，天下幸甚。

〔貼黃〕臣伏見修內司所管田畝，恭奉聖旨，特降會子十萬緡，赴封樁庫交納，以備截鑿。陛下既以此率先天下矣，若貴戚權勢之家，皆能上體聖意，以爲中下戶之倡，則此令奚患不行？伏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〇。

全宋文卷七〇六〇

魏了翁 八

再辭免除權工部侍郎奏狀

臣竊見近來羣臣請祠丐外，止是三兩次不允，不敢更有奏申。初除權從官，亦止是一次辭免，別無再辭體例。臣今請祠已至四五，辭免已是一次，自不當更有煩瀆。緣臣尚有不得已者，須至盡言，故敢昧死以陳。臣聞之道路，自數月以來，有人謂臣不當爲異論之唱，以致衆言紛紛。有人又謂真德秀初對，乃是臣實教之。又有謂朝廷疑臣多言，不令再侍講筵。故有怨望，求去不已。後來臺諫及輪對官文字，或論分朋立黨，或要譽好名，大抵皆是指臣與德秀諸臣。以孤逖之蹤，實是疑畏，不敢辯白。會臣舊疾再作，寒熱交戰，晝靜夜劇，恐漸成廢削，故因此引疾求去，不敢他有指陳，以費朝廷區處，又以取忤于議者。然而臣之愚衷，終有未白。故不足以仰回天聽，致六頒不允之詔。雖國家眷待重臣，亦不過若此。臣感深至泣，恨無以報。若更有隱嘿，不盡以聞，則臣之本心，終無以自白。

且臣自嘉泰、開禧間，嘗一再以狂瞽之言，觸忤權要。嘉定更化之初，首蒙收召以旌異，臣之出處，具有本末。比歲再玷班行，亦嘗數有論建，非是今日方爲慷慨激烈之言。況臣所論歷歷可考，且臣二月初對，首告陛下以此心即天心，不可一毫有所欺；次論近來學術不明，氣節不立；末言元祐宰執、侍從、臺諫、經筵、翰苑，皆極天下選，今當以此爲法。至四月初，陛下親政，臣直前奏事，謂當下求言之詔，寬戢謗之令，當明陛下愛兄之心，當正山陽討賊之名，沿邊制閩當用有資望人，朝廷政事當令羣臣得與聞謀議，天幸不可恃，當不失士大夫百姓諸軍之心，末復辯析邪正二端。至七月上封事，則又論上下之情不一，上以爲是，下以爲非；上以爲公者，下以爲私。此皆臣赤心血誠，吐露傾倒，更無留藏，不過爲陛下涵養心源，愛惜事體，扶持初政。只願陛下聽斷之初，大綱既正，事事光明。初無一毫容私其間，今議者乃指爲異論之唱。夫閃倏狡獪，朋邪害正，乃是異論。臣今所言，證諸庶民而無疑，對越天地而無愧，謂之異論可乎？真德秀學識文藝，爲世所推，臣安能教玉人彫琢？至謂臣不得兼官，故有怨望者，此尤爲無據。觀人之法，亦當察其平素〔一〕。臣自蒙先帝親擢以來，未嘗有所依憑躁競，奚乃今日，忽以不得兼官爲怨？人誰信之？其如朋黨之說，則臣但見今日士大夫以利合者甚衆，以義合者極少。然而以利合者，利盡則亦不可保。今正恐義合者之不多，而非朋黨之當慮也。好名之說，此乃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爲是以拒諫。今正患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也。臣自聞此等議論，私自惟念陛下富於春秋，亶亶乎如川之方增，此正百官修輔，澄源正本之時。當養之以厚，不當導之以薄；當養之以誠，不當啓之以欺。況今天下事勢，姑以一二言之，只如

山東忠義已拊而尚多反側，山西蕃族來歸而未知區處。正如寢火積薪，火而既然，所宜及今惜陰愛日，相與圖回。而上下相徇，無一人言之者。雖下詔而求，亦漠然不以爲應。蓋遲遲兩月，幸而有數人言之，則又相與環攻而圍視焉。甚者排根詆訐，使之不得安於朝廷之上，臣所未喻。然始也，猶幸陛下之不惑於浮言，故臣雖百喙交譏，不皇恤也。後來紛紛不已，卒至施行，輕者奉祠，重者鑄罷，又甚而至於追削羈管，又甚而至於逮治其輿隸。臣嘗欲爲之辯白救解，又慮言或不從，則祇以益朝廷拒諫之過，非所以愛惜國體。故且隱忍循嘿，而終非所安。况始爲求言之說，爲厚倫之說者臣也，今以言得譴者相望於道，則是臣實創此說，以爲阱於國中也。臣以此寢食俱廢，恐亦將負謗於天下，故數數求去。不但以疾，亦謂不得其言與夫衆議所集，二者皆當去。况今位之以論思獻納之職，班列浸高，則責望愈重。臣皇懼莫知所出，故辭之愈迫，非有他也。竊意陛下與二三大臣所以未聽臣去者，不過曰真德秀諸臣方以罪行，今未欲使臣繼去。臣一介寒微，誤蒙先帝始終拔擢，陛下一再遷除，使之致位從列。臣非木石，方恨無以報塞。且臣以應舉得官，遇當磨勘，仍是自陳，非超然山林，不慕官爵者。今於美官要職，牢辭固避，幾若不近人情，陛下於此可以察臣必有不可留者矣。陛下若謂臣之去留，粗關事體，則今來差除已是報行，中外之人皆已共知聖朝寬容盡下，不以言語罪臣，自緣臣以疾病數求閒退，似於事體元亦無傷。臣既以疾未能供職，留令累日，深恐人言日甚，不自皇安。已一面移文糧料院，截自十月分爲頭住幫俸給，聽候指揮。欲望聖慈宣諭大臣，檢會累申，收回今來新命，速除臣宮觀差遣一次，庶扶病體，歸伏田廬。倘年歲間體力粗充，本心亦白，則東西南北奔走惟

命，所不敢辭。頻瀆聖聰，伏俟蕭斧之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二〕當：原作「嘗」，據文意改。

除權工部侍郎舉虞剛簡自代奏狀

伏睹朝請大夫、權發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虞剛簡才資開爽，學識粹明。得善則篤行而無疑，見義則勇爲而不釋。其再守郡符，遇紅巾之變，給軍餉，嚴江防，威聲既張，寇不敢犯。其兩持憲節，當多盜之衝，修保伍，明賞罰，規摹既立，境內用清。蓋學非空言，而才濟實用，舉以自代，實允公議。《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應詔薦楊子謨等五人奏狀

右，臣伏睹陛下自即大位，尊禮耆老，招延髦彥，蓋皆久在外服，不求聞達於時者。凡以章示好惡，轉移風俗之機，莫切於此。猶以爲未足也，詔有位之士各舉賢能才識之士，且誨之曰：「豈無才德道藝蓄而未用者待我後之人？」臣敢妄揣聖意，於久蓄未用之中徧加搜索，凡得五人，謹用開陳，

仰贊盛舉。臣伏見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楊子謨，端凝而質實，寬厚而粹明。家居十年，信道益篤，講明義理之學，以淑後進。一方之士，執經受業，所趨向正。雖已蒙朝廷爲續祠廩，而精力未衰，久實閒散，公論所惜。朝奉大夫、新知漳州陳宓，簡廉而端方，忠藎而平實。事所當言，寧犯患而不顧；義所不可，雖見得而不爲。朝廷累擢名郡，雖若深知其人，而久在外服，未究厥蘊。朝請郎、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徐僑，器資清方，基宇高邃。孜孜體國，不以得失貳其心；恂恂守道，不以貧約累其守。朝廷畀之祠祿，雖已表其廉靖，而尚淹家食，未見於用。奉議郎、通判潭州軍州事李燔，學精而識明，行安而節和。家廬山之陽，堅苦刻厲，守其師朱熹之說，若將終身焉。嘗除職事官，乃自詭以民事，朝廷嘉其靖退，特旨改秩。雖云旌別，而僉論所屬，蓋不止此。從政郎劉宰，秉心靜夷，迪德平正，居官盡瘁，不求人知。行修于家，學修于鄉。人有緩急，必從扣問；事有曲直，必從取正。今久不到選，抱材里居。臣謂此五人者，或蒙朝廷擢用，寘之華近，則正學直道，隨事救藥，不惟有補於時，而清規亮節，表表朝端，亦足以彰好示俗。此於初政，關係匪輕。臣今所舉，皆是事實，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除寶章閣待制舉游似自代奏狀

臣伏睹某官游似，故軍器監主簿、賜謚忠仲鴻之子也。仲鴻白發大義，有功先朝。遭值權姦，才

不盡用。似以生長聞見，克承厥家，氣粹而識明，外嚴而中裕。自爲小吏，端靖有守，人固期以遠到。後以制置使崔與之歲薦，召置周行。風力肅明，奏論剴切，引義劘上，無所回撓。今詳刑一道，摧姦擿伏，伸枉察冤，果毅而行以公，精明而歸諸厚。貪夫屏氣，多士歸心。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辭免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奏狀

臣聳聞成命，倍惕危衷。臣竊惟天命五服五章，示威儀之分藝；人主一嘆一笑，關風俗之樞機。矧天正開三統之元，而地節親萬機之始。簡修別慝，旌善勸勞。器名可濫於假人，爵賞惟加於有德。而臣迂疏而寡實用，愚戇而乏通方。投荒既幸於生還，圖報未知於死所。越足於南維之絕徼，汗顏於北定之良規。方期期歲之間，力控明農之請。王靈驟及，商賚優加。西廂峻寶閣之華，內府錫金鞶之寵。職加二等，服侈九鑲。三紀勤勞，夢想不到；十年閒散，榮望已衰。龍光忽逮於師中，爵服遽加於分表。被恩深厚，拊己戰兢。事絕出於前聞，義不容於終嘿。仰祈睿鑑，俯察忱辭。念增秩賜金，惟良吏二千石；而不稼與穡，胡取禾三百廛？毋拘反汗之嫌，庶釋空餐之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臣倏被寵靈，莫知稱塞。臣聞名浮於實者謗之府，位隆於德者咎之媒。自揣孤蹤，偶逢熙運。惟有壹心而戮力，不能宛舌而同聲。雖取忤於孽韓，實受知於先帝。出司監牧，入侍禁嚴。迨皇明繼照之初，正貪相保權之始。又弗容於異論，致自陷於深文。方其遠徙於夜郎，已分溘先於朝露。不圖睿斷，特俾生還。既守藩於排羣議之時，且錫寵於親萬機之始。松庀申加於齒錄，荔鞞復誤於腰黃。賁然爵服之加，甚矣器名之假。况乃物記遺簪之舊，命頒反袂之新。今爲牛羊求牧芻，大懼寬恩之莫報；未先狗馬填溝壑，敢稽嚴詔之前趨。而臣尚有忱辭，仰干聰聽。臣一違軒陛，十閱星霜。歲月之所消磨，風露之所叵薄，年侵而志落，學腐而才衰。既聰明不逮於前時，而責望反加於曩日。愚戇妄發，則士有攘臂下車之笑；齷齪自守，則人有懲羹吹虀之疑。早夜以思，進退維谷。敢望聖慈俯矜愚悃，特寢誤恩。察其實不副名，凜人言之可畏；念其德不稱位，矧血氣之既衰。改畀叢祠，以全晚節。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薦三省元奏狀

臣竊惟國家以進士科得人，視前世爲盛，數其上之三人，則尤多顯著。南渡以來，進士道梗。又俾四川類試第一人，視恩鼎甲。至紹興五年詔書，又申言之。紹興十七年，類元何耕對策，忤宰相秦檜，此例中廢。然而詔免策士之歲，則四川首選，雖列之第五，而用三名恩例，則猶如紹興五年詔書也。且如故相趙雄，紹興三十二年冠類試，明年乾道元年賜第，視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潼川府節度推官，任滿改宣教郎，免召試，除秘書省正字。自是以後，每舉臨軒。直至慶元二年詔免策士，宋德之以類元視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山南西道節度掌書記，任滿改宣教郎，除國子正。又至嘉泰二年，詔免策士，何應龍以類元視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潼川府節度推官，次任自請劍南西川簽判，在任被薦，召爲學官。載在故府，前例甚明。今伏見宣教郎、前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文復之，始以明經爲四川類試第一。會紹定二年詔免策士，復之遂以前例置之進士第五，而視恩鼎甲，實與趙雄、宋德之、何應龍事體一同。復之恂恂守道，安於平進，自初任文林郎、安德軍節度掌書記，任滿得替四川制司，辟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已準省劄該差，尋於吏部陳乞京官印紙。吏部以爲改官人，不應尚帶運司職事。復之既無闕可入，又耻於自列，屏居家山，二年于茲。躬耕養親，若將有終焉之意。臣近以書幣招來本司，瀘州有五峰書院，俾以所學訓導生徒。經明行修，多士歸嚮。臣愚

以謂朝廷既以科舉取士，則以科舉用之。中興百年之間，前例甚明。矧如復之，實足以副其名，學足以施諸用，而能守道自信，不求人知。臣待罪師帥，部內有人，而嘿不以聞，將有蔽賢之責。欲望聖慈詔省部檢會自來體例，將復之特畀一合入差遣，庶及盛年，有以行其所學，不失祖宗取士之意〔二〕，不勝幸甚。

〔小貼子〕臣職在守藩，何敢踰分薦人？顧如文復之者，生長合州，在臣本路，本路有賢，知而不舉，是爲失職。又見四川類元久例，鮮有不立朝者。今姑以十數年言之，如趙大全、馮履、宋德之、張方、何應龍、李鳴鳳、張已之、王萬、劉炳、家瑛，悉蒙召用。趙載、唐季乙、唐應龍，不幸早卒。其未蒙召用者，今惟文復之、王辰應、潘允恭三人。如蒙聖慈特垂訪問，併賜收用，不勝幸甚。

〔又〕照對一路帥臣，薦人召用，雖罕前比，然臣今所薦，乃是循名按例，乞合入差遣，非敢踰分妄請。且如先朝潼川運判趙善譽薦張伯源，亦是以進士第三名爲請。朝廷既爲之召伯源，又併召第二名王奭。雖明以一路監司之請，特召二人，然其實則以科舉取之也。伏乞睿照。《鶴山先生

大全文集》卷二四。

〔二〕「失」下原有「一」字，據四庫本刪。

再辭免召命奏狀

臣聞命之初，循墻以避，允俞尚闕，震懼靡寧。竊揆彝章，不當再瀆。重念臣賦姿庸劣，稟氣孱微。三紀勤勞，精神耗竭；七年竄徙，齒髮彫零。既積厲之熏心，致百痾之被體。風波萬里，欲進還疑；坎壈半生，多憂易怖。惟今旁招之彥，既聚本朝。粵自改元，未及數月，造膝沃心之誨，犯顏逆耳之言，有如正身齊家，虛己盡下，理內御外，求賢審官，凡以共濟丕平，亦既不遺餘慮。雖如臣之在外，亦嘗應詔上封〔一〕，首陳舊章，次舉時弊，言雖淺近，其於親政，庶幾有補。縱使臣對敷殿陛，所言亦不出此。陛下若以羣臣近奏與臣所上封章悉見施行，則臣雖遠外，不翅面陳。不然，雖扶衰造前，無益聖世，徒取罪戾。欲望矜其愚悃，畀以真祠，俾得退安山林，以息疲曳。苟未殞越，尚有圖報之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一〕嘗：原作「當」，據文意改。

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奏狀

文昌爲八座之穹班，宗伯又六官之清選。不圖譽命，猥逮么微。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事道，徒慙慙而自信，嘗落落而寡俦。不肯搖尾乞憐，以求左右之容；惟知縱軀委命，以待君父之察。忽大明之光啓，偕衆正以彙升。夏宗陳天下之謨，正懼造朝之後；春官掌王邦之禮，遽叨出令之先。重惟謀廟之初，猥攝考工之貳。若幸陪於舊綴，或進忝於真除。此在戮餘，皆爲分表。顧逾常比，反冒超遷。凡私心之所未安，乃公論之所不赦。用殫衷曲，仰扣穆清。欲望聖慈俯矜愚悃，亟寢已行之命，嗣陳入告之猷。儻俟其塵露之有裨，則假以器名而未晚。所有恩命，未敢祇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辭免兼權吏部尚書奏狀

臣竊惟兼攝他曹，揆之故事，不當輒具控免，以瀆天聽。而御筆俯臨，實踰常比，愚衷震懼，罔知攸措。重念天官之長，總領四曹，銓品人才，澄清吏道，比之他部，素號要劇。而臣才疏識闇，不善撥煩。今儀曹翰苑，經幄史筵，兼官既多，日不暇給。若又兼領劇曹，將有顛躋之悔。欲望俯矜愚

惘，察臣量才揆分，誠有不能，特爲收寢兼權恩命，俾臣得以一意厥職，庶逃曠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辭免御筆叙理磨勘轉官命詞褒諭奏狀

宸翰俯臨，危衷增惕。伏念臣曩因狂瞽，自速譴呵。問於鵬而鵬不言，謂南遷其死所；投畀虎而虎不食，忽西望以生還。畀之以析珪受瑞之榮，假之以增秩賜金之寵。猶云未厭，亟下特招。遂擢長於六聯，復兼華於三組。蓋千載會逢之適際，而十年夢想之所無。况又序情閔勞，詢事考績。追念歷年之舊闕，倏頒進秩之新綸。非出於有司之舉行，不由乎邇臣之啓擬。特軫九重之慮，親題一札之文。事光流聞，人謂罕見。伏望皇帝陛下祇適常行之典，收回特異之恩。念屏居遐裔之時，既不可復言於積考；而忝備從臣之後，亦豈容自列於明時？若謂靖共，申加褒諭，則寵章之太濫，顧愚分以奚宜？《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全宋文卷七〇六一

魏了翁 九

丐祠奏狀 十月二十五日

臣輒瀝危衷，仰干天聽。伏念臣一介孤遠，誤蒙兩朝不凡之遇，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誠不自意，猶以衰邁之餘，獲逢親政，再點禁聯。方欲殫智畢誠，以圖補報，自聞蜀警，憂心如結，寢食俱廢，病瘁日侵。昨得四川制置司參議官楊約書，又聞虜迫沔州。沔無城無兵，徒恃區區之關隘。臣同產兄高稼以利路提刑守郡，誓死弗去。先遣何璘、和彥琪悉所部之兵把截關隘，而二將潰敗，賊乘勝擣虛。臣稼自度衆寡不敵，即遣官吏府庫浮江而下，獨留州治。虜突至城下，同寮力挽俾退守大安，以扼虜衝。稼堅守不動，曰：「各行其志。」於是親提餘兵與虜巷戰于州前，卒以遇害。臣得報之後，號慟幾絕。蓋先是臣稼力辭命召，請守邊城，固欲以身殉國。今死者已矣，而鄉國之禍方深。臣心志日以怔忡，耳目日以昏憤，精神貿亂，體力衰頹。雖欲勉自支持，而痛深剗割，若不能以一朝居。用

敢敷露悃誠，歸投君父。欲望皇帝陛下矜其手足之戚，不皇寧處，察其腹心之懇，非出具文，特頒俞音，賦以祠廩。如狄難稍平，得歸田里，休養殘軀，庶幾它日，或再備使令。若天未悔禍，虜猶假息，則且於荆、夔以去，暫爲偷生之計，與蜀父兄謀救鄉國，屏蔽上流，以報陛下，尚愈於苟容朝列，無補明時也。臣情迫詞危，惟陛下惻然念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再乞祠奏狀

十一月一日

臣今月三十日，恭奉詔書，以臣乞祠不允者。臣祇誦明綸，深感至泣。伏念臣頃以鵠原死喪之戚，鄉國危亂之憂，惕厲熏心，不皇寧處。亟陳祠請，祈返故廬。既便私情，亦諧公論。而天高聽邈，未賜允俞。是用不憚再陳，期於從欲。重惟臣去就之分，內省再三，有不容以不去者六。臣以同氣之親，死於狄難。雖曰捐軀徇國，得正而斃，然一身之死，不足以救四蜀之危。臣之鬱陶，有所不可解者。况臣氣稟孱弱，多病早衰，聞變以來，心志怔忡，疾疢交作。臣之所當去者一也。臣曩歲得罪故相，寘之瘴鄉必死之地。尚賴高廟神靈，啓陛下以獨斷，使臣生還田里。尋又起之藩服，列之周行。臣方被命於元年之秋，則是時三京之師已衄，收楮之令已行。而又臺臣倡爲皇極之說，以與賊吏邪臣爲地。新功浸墮，舊證稍見，臣已無及於救。既再辭不獲命，重念君臣義重，不容愒然，冒昧而前，尚冀展效尺寸，以圖補報。臣間關萬里，至今年六月，始得玉陛方寸，以陳其翬翬之愚，則敝事

膠葛，大非改元親政，始初清明之比。臣雖屢殫忠益，罔聞于行。苟有一事之未善，則中外之論，遂謂臣不能正救。今半年于此，內無毫髮之聽從，外負四方之責望。况又邇來權臣餘孽，駸駸錄用，深恐引類而進，布滿中外，逞私報復，決爲衣冠之禍，以重社稷之憂。臣傷弓之餘，倍有過慮。此臣之所當去者二也。韃情變詐，每以和好傾人之國。臣始蒙召對，固言四不可恃，而和好居一焉。今西自興、沔，東及于襄、鄧、隨、棗、蔡、息之間，虜騎充斥。而觀於朝廷近日，所用之人，則猶若以前議爲可信。萬一遂定爲不可易之論，則觀望承迎者，一口附和，必怠我師，而貽敵侮。於是時也，毋問論之異同，官之閑劇，淪胥蹈禍，有負初心。此臣之所當去者三也。臣近見侍御史李鳴復奏篇謂：「侍從乘機薦引，無非親戚故舊之私；隨事獻替，實有黨同伐異之意。高談正論，滿腹私情，似足以亂真，邪足以勝正。」不知孰爲真，孰爲邪，孰爲正？而或者謂似與邪者正指臣而言。臣退自省循，所謂真似邪正，此付之一世之公議，臣不復辯。所謂私者，所指何事？臣自蒙召除，亦擬薦人報國。乃聞去歲蜀士廟堂訪問，各引其私，以誤差除，因此取輕于宰執。故臣半年之間，寧負蔽賢之媿，未嘗輒薦一人者以此。陛下問之宰執，則知臣嘗薦何人。謂安癸仲撫諭使出於臣之薦邪？此自出於宰相之意，臣實未嘗與聞。若癸仲每以書抵臣及李臯，必具言疾病日侵，力祈閒退，未嘗一語干進。臣屢爲宰臣言，乞聽其去，陛下試詢之宰臣，則知之矣。若謂鳴復爲宣諭使，此自出於陛下之選擇，而蜀士有若吳昌裔諸人，謂當遣鳴復。使鳴復而果行也，必數月後方抵蜀中，則蜀之安危存亡久矣。臣每不以萬里外遣使爲然者以此。而鳴復何至一聞玉音，皇懼失措，歸怨他人，以求苟免？使當事任，則

必不容責其死守。且鳴復薦楊恢爲撫諭使，本以脫己。臣謂韃勢已迫大安，利州生靈塗炭，近在目睫。若自東南遣使，其勢非來春不可到。而況黃、鄂之間，叛兵未靖。使恢行於盜賊之衝，臣實危之。恢爲王旻、孟珙所傾，蜀士無一人言之者。臣因進故事，獨縷縷爲陛下明恢之冤，則臣之本心可見。而鳴復疑臣沮恢而擠己，此臣之所當去者四也。鳴復本鄭損腹心之客，損棄五州，以撤蜀之藩籬，遂罹今日不可追悔之禍，幕府焉得而逃其責？今鳴復乘時報怨，以排彥呐。臣之意不過爲事體慮，以彥呐懲創大過，進屯仙原，猶愈於前時。帥守六人退保合州，今勝負未分，未容先事改易耳。雖然，此何等事任，動有性命之虞，而顧以私彥呐乎？臣同產兄高稼，頃者力辭召命，自詭邊城，捨安就危，亦人所難者。若言兄弟之私情，則當廣爲請託之地，使之早得脫去，以苟全性命，豈有反使之繫維於艱危不測之中，而謂之友愛乎？鳴復黨同伐異之論，不知何所爲而發？第見近來士大夫無識，尚以可憂可危之官職，指爲可喜可慕之富貴，所見既異，則難與之言。此臣之所當去者五也。臣於鄉人本無仇怨，特以陛下用臣過分，而嗜進之人不便於己，騰譏造謗，實繁有徒。觀其意嚮，不去臣不已。臣之出處，自嘉泰、開禧訖于寶慶、紹定，具有本末，然且不足以取信於人。萬一久於其任，臣之心跡益無以自明。且蜀人之可貴者，如范氏父子、蘇氏兄弟，率能以廉耻自厲，節義相高。臣雖晚進，猶及親炙先朝耆舊，遺風餘烈，凜然有存。不謂三十年間，俗流世敗，一至此極！每一造朝，率不逮前，臣實憂之。今陛下若不聽臣去，使與嗜進之人混爲一區，例曰蜀人皆爭進無耻者，此臣之所當去者六也。臣誤膺兩朝簡眷之厚，今孤立無與，尚貪榮祿，不即引去，則煩言日至，必費陛

下保全之力。欲望聖慈察臣非敢沾激，實以同氣之戚，方寸貿亂決不能圖報萬分。念臣非爲具文，實以人言可畏，孤根易搖，決不能開口論事。速出祠官之命，以聽臣去，俾有位之士得以保祿全軀，無所拘忌。或出而董師，或居而建議，爲陛下康濟時屯。臣雖退伏山林，死無所恨。干冒天威，下情皇懼隕越俟命俟譴之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二〕間：原作「聞」，據四庫本改。

辭免同產兄利路提刑高稼贈卹恩例奏狀

臣伏睹今月二十九日邸報，高稼贈龍圖閣直學士，特贈七官，仍與三子恩澤，立廟沔州。報之虛實，令之行否，臣雖不能盡知，然有當先事奏陳。夫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此古今之通誼，臣子之常分，初無功之可言。今贈卹太優，雖聖朝勸忠之意，將以風勵邊臣，激昂士氣，然一旦以庶僚爲雜學士，七官三澤，殫極褒崇，使九原有知，必謂超躐太甚。今稼之諸子遠在萬里，奔走匍匐以營殯斂且不可得，使其控辭，必在數月之後，則出令已久。臣稼之弟定子，今將漕金陵，亦未及知。臣與某雖云親表，實同本生，用敢踰分陳奏，欲望聖慈收回成命，下吏部照庶官致仕恩例施行，庶安私情，亦允公論。《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三乞祠奏狀 十一月三日

臣頃以祠庭之懇，未沐俞音，再具控辭，期於得請。數日間伺候報可之命，邈未有聞。臣深惟積誠儲思而未獲感通，豈以臣之所請，雖本於國家之公論，而猶不忘於鄉黨之私議耶？彼爲一時之論者，自不必與之較。況有天下之公論，則臣之一言已贅且輕，今既不復重陳。所可深惜者，陛下有願治之志，有納諫之資，有用賢之意，而廟堂之上運量圖回，未能盡改於權臣之舊。臣前後所論時事，所評人物，進而告諸陛下，退而語諸宰執，非不數數然也，而未嘗有一事施行。今權臣之黨復出，和好之議尚存，臣恐國是不明，淪胥蹈禍，傷弓翦羽，倍有憂懼。此事大體重，臣已別具奏陳。且又親政以來，凡權臣專己害民之事，無不更張。惟有近日民戶計畝輸錢，以收楮幣，此不得已而後行也。臣不敢妄有沮止，以取市恩辭怨之疑。不過於不得已之中，寓其深不得已之意，故欲第爲三等，分爲三限，或可使中下戶得免於例擾。此非有難行者，然終不能明降聖旨，申加約束。臣之當去者，雖非一端，槩而言之，則臣前所謂內無毫髮之聽從，外受四方之責望者，實臣求去之大略，故不憚重瀆之請^(一)，劈析肺肝，爲陛下始終衷言之。惟冀賦之真祠，粗全晚節，歸守墳墓，則尚愈於強顏朝列，以貽厭薄也。儻蒙聖慈檢會累牘^(二)，速賜矜允施行，不勝孤蹤之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一〕重：原作「童」，據四庫本改。

〔二〕儻：原作「黨」，據右引改。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劄子

端平三年四月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以臣三上辭免，乞歸田里，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御筆不允，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者。倏聞宸命，倍惕危衷。伏念臣賦姿顛愚，臨事疏直。自去歲累疏求歸，正期得請，驟叨殊擢，特俾視師。幸賴祖宗神靈，陛下威斷，臣得以姑追斧鉞之誅。獨恃皇明洞照，矜臣孤危之跡，假以序遷入奏之命。顧時事艱危，非臣子避事之日，敢有它辭？而臣適有瘍癰之疾，氣體衰茶，不容支持。自聞誤恩，即具累疏，乞加竄斥。前後奏聞者九，上尚書者亦已六七。廬山待命，江池艤舟〔一〕，前後旬月，揆事量力，不敢造前。兩蒙睿畀詔諭，最後又被特詔，申放訓飭，度越故常。銘鏤肺腸，繼以隕涕。然臣區區之請，非爲具文，必冀陛下曲垂矜允。今者伏蒙誤柬，特出恩除，秘殿隆名，長沙重鎮，始望不及，得之若驚。在於孤蹤，沐此殊遇，所當體承隆指，倍道疾趨。然臣危迫之情，不容不控于君父。臣本以病憊日迫，不堪世用，故累祈祠廩，以便養痾，實不敢以郡爲請。而況重湖巨鎮，實接上游，武備單虛，城池庫薄。若果得精明強濟之士，汲汲經理，距防秋僅餘兩月，猶懼弗及。今以奔走道路之餘，精力困弊，病勢日侵，醫藥未效，雖欲痛自鞭策，求稱使令，必不可

得。臣自聞新命，即輿疾旋至建康，從臣同產兄江東運副高某假館暫憩。前此般取孥累，今聞已到建康，庶幾骨肉團聚，稍便醫藥。欲望皇帝陛下察臣不敢遜避於眎師之行，今乃力辭於均佚之地，俯矜危悃，速寢誤恩。檢會累章，放歸田里。所有恩命，未敢祇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二〕穢：原作「穢」，據四庫本改。

再辭免知潭州劄子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避害全身之謂；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蓋識時知止之難。用干蕭斧之誅，洊貢需章之請。伏念臣本無他技，徒有樸忠。不由一介之先容，誤被兩朝之厚遇。雖遍陳於館學，且泐玷於省臺，然而始見愠於權臣開邊之時，復取忤於貪相擅朝之日。分郡符者凡八，握使節者以三。精力竭於簿書期會之間，齒髮變於險阻艱難之際。矧驅之五谿禦魅之役，又重以七路董師之行，日邁月征，心勦形瘵。衰病見乎外，瘍癰毒其中。自今春卧病以來，非昔歲造朝之比。嘗退量於愚分，惟自詭於叢祠。不敢以人民社稷之司，而求爲疾痛癢痾之地。豈期誤柬，未諒忱辭，升月殿之隆名，授星沙之重鎮。允稱異數，復出前聞。且臣丙趨召而來，至近畿而改命；臣涇罷政以後，即故里而起家。或均佚以閔勞，或棄瑕而錄善。茲惟受任之重者，豈意不求而得之？况災沴之交侵，乃滿

盈之攸致。伏望皇帝陛下檢會累陳之牘，矜憐多病之軀。念王事不敢告勞，顧趨勞而避逸；人情莫不欲富，獨辭富而居貧。驗諸事理之相違，決匪臣心之得已。爲亟頌於閒廩，俾歸伏於先廬。凡未填溝壑之年，皆圖報國家之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三辭免知潭州劄子 六月

臣自點恩除，再具控免。游蒙優詔還答，未賜俞允。臣深懼再三重瀆^(一)，以干方命之誅，屏營徬徨，欲進復止。然而區區之辭，有不得而終默者。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者，人君御臣之通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人臣律己之大閑。夫使朝廷失於進退之不明，人臣迷於用舍之未定，上輕畀而下濫受，傳之四方，莫允公論。臣伏見先朝范仲淹、富弼以守道據正，爲同列所不容，因論去不肖、抑僥幸事，忌者愈衆。於是仲淹自參知政事經制陝西，弼自樞密副使按行河北。時呂夷簡居鄭，謂仲淹曰：「此行必蹈危機，豈容再入？」蓋以事勢危迫，乃命近臣，其勢必付之孤遠之人，有功則同列忌其能，有敗則同列委其責^(二)。而况《采葛》之讒，日遠日甚，此必無可還之理。故未幾，仲淹以資政知邠州，弼以資政知鄆州。攷諸祖宗故事，凡自執政出使，未及反命而除職予郡者，或以敗事，或以讒毀。今臣於仲淹、弼，本無能爲役，而自執政董師，未及反命，道拜除授，進職守藩，則視二臣適有相似者。凡習知故事之人，或以斬臣曰：「凡不請而予之者，若郡若祠，在先朝皆謂之罪

名。」臣聞之恍然，深自惟念，臣受命於列城奔潰之餘，僅能收合餘燼，以保餘民，以歸故疆。謂之功，則修復荒殘，招懷携貳，與夫申儆軍實，增飭疆備，皆職分所當爲；謂之罪，則虜破均、光、峽、棗，虜迫荆、襄、隨、郢，而臣始受任，中外所共知也。今臣以疾病日侵，不獲反于宰旅，若蒙朝廷因其引疾請祠之屢，即從所欲，人亦無辭。若未嘗請郡而朝廷特畀之郡，則必有引舊事以靳臣者。臣安能家置一喙？是用盡瀝肺腸，告于君父。欲乞皇帝陛下檢照累牘，收寢前命，畀以祠廩，則朝廷之進退得禮，猶有辭以示四方；而微臣之用舍行藏，亦有顏以見朋友。君臣之義，斯爲兩得。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一〕重：原作「童」，據四庫本改。

〔二〕其：原無，據右引補。

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狀

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拾壹月拾伍日，三省同奉御筆，魏了翁依舊資政殿學士〔一〕，差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者。臣倏被恩除，罔知攸措。伏念臣逃矣西土，治裝已及於數旬；尹茲東郊，出命忽聞於中道。寵光焜耀，進退徊徨。重惟臣猥以非才，游叨煩使。遂久膺於異遇，實有媿於私情。命汝作秩

宗，曾未皇五禮之事；使臣斯司馬，亦莫宣九伐之威。既歸士於東山，俾圖居於南土，而力陳愚悃，固請叢祠，此特懷居便己之私，夫豈體國奉公之義？律之方命，何所逃誅？然而臣之事君，亦猶子之事父。苟纖毫之有隱，則名義所不容。臣自膺授鉞之行，積有負薪之疾，心力耗於師旅，熱毒蘊於肺腸。及俟命江池之間，檣舟秦淮之汭，炎敲熏灼，元氣浮危。體焯焯而如焚，頭岑岑而若醉。肌膚銷鑠，脉息沈綿。雖形體之苟全，而衣冠之僅屬。帶移七孔，拜跪不能束腰；髮換二毛，故舊爲之動色。是用一聞除目，輒震危衷。乃分寵於輔藩，且兼榮於專閫。況於陽德昭升之日，重以賢才彙進之初，顧叙情而閔其勞，敬事而命以始。念長沙不見之久，出會稽驚視之章。綸音流傳，輿論駭嘆。儻不盡呼天之懇，將曷分守地之憂？伏望皇帝陛下矜臣力不逮心，察臣氣不勝志，今積衰之既甚，欲強起而弗任。放之江湖，苟適魏牟之願；雖在畎畝，不忘劉向之忠。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鶴山先生

大全文集》卷二五。

〔一〕了翁，原缺，據四庫本補。

再辭免紹興府劄子

臣比者輒控愚衷，仰干淵聽，誤蒙詔荅，未賜允俞。重惟臣所苦脾疾，蓋自六月以來，所更非一

醫，所知非一人。暫憩金陵，又移蕪湖，皆舟車往來之衝，困憊之狀，不能以掩人之耳目。大抵衣冠僅屬，若無他苦，而數日之食，不能以一溢米。肺肝熏灼，陽氣虛危，凡所謂調中養胃之劑，更嘗殆徧，略無寸效。自入秋冬，以治脾無效，始悟爲暑毒所蘊。而醫莫能辨，故積溫成熱，積熱成衰，其勢不容不以寒劑救之。因此元氣銷磨，肌膚臃瘁，逮于近日，心力俱疲。已治歸舟，擇十月末發蕪湖，而餘疾未除，方從近地問醫。又聞光、黃間虜騎未退，故且姑緩旬月。忽蒙陛下特放御筆，處以輔藩，俾之卧護東郊，閔勞以煩劇之事。知臣莫若君，臣仰體殊私，感深至泣。然臣竊自惟念，進退去就，實行己之大方。使臣貪冒寵榮，昧於一出，則衰頹之迹，習閒成惰。一旦付之以民社之重，投之於衣冠之衝，剗撥應酬，力所不逮。萬目所屬，必以不量力哂之。况東浙一道，地廣民夥，非扶病養痾之人所宜勝任。欲望皇帝陛下俯矜愚悃，終惠微軀，且令還山，處陰休影，以俟平復。或旬歲後，稍可支綴餘息，以聽使令，則東西南北，寧敢告勞，以自棄於聖世？臣詞危情迫，從欲是期。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辭免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奏狀

正月

臣昨具奏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恩命，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正月十一日，伏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三日三省同奉御筆，魏了翁改差知福州〔一〕，福建路安撫使者。除書狎至，賤迹靡寧。

伏念臣自投閒於大滌之宮，即治裝於于湖之汭。日伺上流粗定，即反室于岷山之陽。會寒暑所侵，腹心受病，况又邊虞洊至，蜀禍方殷，臣之進退，如蹈坎谷。邇者伏蒙東自宸衷，起以會稽印紱。臣嘗盡瀝懇欵，控告君父。懼干方命之誅，仰蒙聖度涵容，璽書優勞。臣雖感深至泣，然未有以自信于公朝。而臣猶有所恃者，實以疾恙縈纏，其衰羸之狀，可望而知。臣竊念嘗忝近聯，揆之故實，過闕必見。况於東澗，道出行都，所以扶疾而東，扁舟吳松之境，徐行緩發，勉強支持者，亦冀萬一偶得借玉階方寸，則形骸之槁瘁，陛下自可得之目擊，必矜臣衰疾，與昔不同，亟遂臣香火之請。今來忽叨誤渥，改畀全閩。在於臣子，東西惟命，敢有他辭？如三山素號要藩，豈惟臣之心力凋耗，無以剗撥煩劇，兼恐重山複嶺，亦非氣體支離者可以冒犯行役。見檣舟毗陵郊外，以俟從欲。伏望皇帝陛下檢會累牘，曲垂哀矜，仍畀叢祠，俾得翱翔江干，以須平復。俟蜀道漸通，即歸田里，獲保宗族墳墓，以佚餘齡，不勝天地生成之賜。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二〕了翁：原缺，據四庫本補。

再辭免知福州劄子

二月十五日

愚悃洊陳，俞音竟闕。重念臣自去冬特蒙恩除，奉藩東澗，嘗瀝陳疾病，控辭者再。適叨改命，

分閩南閩，又以疾病之劇固辭者一。其尪羸之狀，毫髮畢陳，而天高聽藐，未垂從欲。雖陛下念其簪履之遺，相叶攸居，進退以禮，臣亦豈不願勉支餘息，仰答鴻私？臣自發蕪湖，歷昇、潤以至毗陵、姑蘇，求醫問藥，殆無虛日。而沉痾展轉，終未灑然。積時既深，腠削尤甚，形骸骨立，見者驚嗟。若使一意將攝，非年歲間恐未復常。儻使力疾馳驅，必將顛踣道路。用敢不避再瀆，披瀝肺肝，歸命君父。欲望皇帝陛下俯察危衷，曲垂軫惻，檢會累奏，復畀祠官，俾得稍休疲曳於吳松之濱。苟未填溝壑，疇非竭忠效報之日！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乞致仕劄子

臣扶病控急，籲天有祈。臣昨自十五日嘗具沉痾荏苒危篤之狀，控辭闔帥恩命，覬得感動聖聰，畀祠從欲，庶幾災咎少赦，或可尚延殘息。天高聽藐，未拜俞音。愚分滿盈，疾勢增劇。是用瀝血輸誠，乞身納祿。欲望皇帝陛下少垂淵鑑，曲軫病蹤，念臣言言悃悃，非出具文；察臣翼翼精神，僅在晷刻，特頒睿旨，許臣生前守本官致仕。儻未先朝露，猶當圖報國恩。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全宋文卷七〇六二

魏了翁 一〇

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奏狀〔一〕 十一月三日

臣今月陸日，恭準御筆，特降中使宣押赴院治事者。臣欵被寵靈，退深震懼。伏念臣猥由寒遠，早玷清華，拔之投裔之餘，付以守藩之寄。既云忝冒，忽誤招延。翰苑容臺，經帷史觀，已自慚於纍印，人亦訝於履冰〔二〕。無一可稱，負六宜去。雖冒再三之重瀆〔三〕，未殫萬一之愚衷。敢意殊知，特頒親擢，俾與議樞庭之末，復假名秘殿之隆。錫天寵於師中，董戎昭於江上。雖仰窺睿斷，浸潤之譖不行；然俯揆庸才，軍旅之事未學。矧是危難而受任，加之兄弟之孔懷。事會搶攘，蓋未知其終極；心神貿亂，恐難責以驅馳。使冒昧而直前，必顛濟之未免。伏望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真賢。念臣今日之辭難，猶勝異時之誤事。於止而知止，既屢貢於丹衷；有能有不能，願曲垂於皇鑑。所有恩命，未敢祇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六。

〔一〕原本此下五卷總題爲「督府奏陳」。

〔二〕履：原作「條」，據四庫本改。

〔三〕重：原作「童」，據右引改。

再辭免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表

退守祠庭，本求安於疏拙；進陪宥府，乃受任於艱危。祈免得遷，以榮爲懼。伏念臣狷而寡與，愚不適時。既謬長於六聯，又叨榮於三組。由用臣之太驟，致公論之不容。蚤夜思惟，莫若奉身而退；風雷鼓動，敢期錫命之加？重念臣蒙恩忝備於列卿，居位又幾於數月。竭其補報，固嘗累牘之奏陳；見諸施行，曾蔑一言之聽用。矧又逖違於君父，遽令董視於師戎。以言語侍從之臣，親近猶難於感悟；若錢穀甲兵之間，號呼益遠於聽聞。縱自今勉徇其請求，恐在外終成於扞格。居然冒受，悔亦奚追？伏望皇帝陛下毋拘反汗之嫌，俯察由衷之懇，宥其方命，畀以真祠。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敢作全生之計；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庶幾愚分之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六。

三辭免僉樞督視奏劄

臣比以家國之憂熏心，俯揆短才，仰窺時意，乞奉祠者三，辭恩命者再，半月於茲，闔門待命。而陛下屢頒不允之詔，且臨遣詔使，趣令視事。又申頒荅誨，斷絕來章。威命所臨，何敢瀆陳？然而臣子之於君父，寧其有犯，毋欺毋隱。蓋今日先事而言，不過干方命之譴，取辭難之譏，其罪止於一身。其或闇於知幾，昧於料事，勇往冒進，或有脫誤，禍及國家，臣雖身蹈艱危，無益於事。臣竄靖七年，居蜀三載。權臣之壞亂天下，不及救也；陛下之親攬萬機，不及與也。改元半載，始叨命召；親政二年，獲忝近臣。則內患外禍，已潰裂四出矣。然猶諫不行，言不聽，一旦四方有敗，臣不及知，忽被風雷之令，拔臣於再三忱請，屢却弗已之餘，授臣以三四大臣却立不顧之地。臣感激兩朝知遇，猶不敢固辭。復自惟念，今聞命已數日，若繩以御筆趣發之期，則來日正當上道。今且以至微者言之，府史胥徒無一可使，文書行移率自爲之。雖欲從密院差撥，茫不知其人數。日間欲遣人至外郡，與欲辟之官屬，先定去就，尚無一人可遣。蓋不惟人情觀望，辭避不前，亦由疏遠之人，驟登朝列，既未獲乎上，則安能以見信於人？是瑣瑣者猶如此，況其大者？臣十年之間，殆與世絕，仕於中外者，率不相識。所辟之官，以其資淺望輕，不肯樂就。所御之將士，皆是烏合，又必以其非素拊循，動多扞格。古之有天下者，儲才以擬緩急之用。今儲者不用，用者不儲，使無政塗一日之素，而

遽責之以上流一面之寄。事勢已迫，道路已梗，襄、安、隨、棗之間，寇戎被野。異時江陵有城池可守，有戎器可恃，有三海可以限隔，臣頃過其境，無一可用。德安之城，陳規所築，百年間賊不能攻。今既爲叛兵所乘，則鄂之距賊不過數程之近，或又應城道梗，則襄、鄂不復相通。夫以朝廷疏棄之人，而驟當江漢艱危之衝，縱臣不能度德量力，冒昧而前，其如宗社生靈何！臣不欲盡言者，蓋辭難避事，猶是一說。脫又咎臣以怨望，議臣以畏怯，則臣益不能以自明。是用盡瀝肺腸，控告君父。欲乞皇帝陛下察臣之愚，非出具文，速爲收回執政恩命，檢照累牘，賜臣骸骨，俾歸田里。仍於見任宰執中別加遴選，庶資平日講明之素，舉辟僚吏，綏御將士，奔走吏卒，無不如意，不勝宗社生靈之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六。

辭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奏狀

臣今月十一日準省劄，備奉聖旨，差臣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者。臣猥以謏材，遽叨隆眷，陞華書殿，與議樞庭。既視數於政涂，復董師於江濟。被榮過甚，揣分蔑如。况又申頒綸詔之丁寧，參掌玉鈐之會粹。方此究心於獎率，疇能效職於編摩？冒昧居之，僥踰甚矣。欲望皇帝陛下察其非具文之請，念其非經武之才，特返誤恩，毋拘近比。所有成命，未敢祇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六。

辭免督視軍馬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

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生長西南，至愚極陋。陛下不忍終棄，拔之遠屏之餘，付之藩翰，寘之周行。以親政招延之士言之，臣最爲末至。而躡居衆俊之右，果以超踰過分，嘖有煩言。臣累疏求歸，未蒙俞允。陛下憂顧上流，俾臣以宥府視師。自漢魏以來，督府之任，乃將相之雄權，其後始有督視之名，猶以執政之久次者爲之，未有拔自從臣，驟當事任者。蓋以盡護諸將，得專闔外之事，其任至重而不輕也。今臣乃以歷代所無之故事，一旦自權尚書爲之，令下之日，人謂創見。臣自三疏乞祠之後，控辭新命，又至再三。陛下申遣詔使，促臣隨班奏事，面諭丁寧。臣竊念主憂臣辱，義不得辭，跼蹐受命。退而差辟官吏，條列事目，調遣將士，凡所以爲速發之計者，靡微不周。不惟臣子體國之至情，亦所以避讒遠謗，庶幾無間可入也。然而所辟之官，始擬某某，皆不屑就，以至某某諸人，亦無一肯就者。今僅餘二三人，如某某，相與隨宜行事，而元僚無人，議幕機幹以下尚多闕員。至於統帥偏裨之任，亦豈容緩？而用一人焉，則曰殿司人之所忌也；謀一將焉，則曰帥臣之所不樂也。此皆託辭以避事，臣尚慮留令太久，亟僦民居以爲幕府，而力驅刑劫，僅得密院數吏奉行文書，餘皆散漫不合，頗費收拾。臣嘗燕居深念，久而不得其說。或有過臣言曰：「爾何暗之甚也。《師》之《坤》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九二以一陽居五陰，此爲專屬闔外之象，故必有天寵以假借之，然後事權可一。苟不得乎

上，則人誰信之？故無人乎宣王之側，則不能用吉甫；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是故有呂夷簡而後范仲淹得以宣威陝服，有趙鼎而後張浚得以督師諸路。今爾獨荷陛下之知，而素無左右之助。爾立朝數月，所請之事無一施行，受命半月，朝令夕改，無所稟承。則自今一遠君門，誰實主之？」臣麾之使去，曰：「安得斯言之陋也！幸遭遇明主，得效尺寸於戎行，敢有他詞！」或又曰：「爾知所以來乎？陛下親政之始，中外臣民封章奏疏，咸欲召臣德秀、臣了翁，而宰執一詞以爲不可。陛下以二臣終不可忘也，排羣議而用之。陛下之聖明，孰不傾聳？德秀既至，宰臣終不肯與之共政。其後雖隆以虛名，而不及於用。今爾也幸而無疾，又幸知幾之早而求去之勇也，宰執無以中之，則出風雷之令，使之不及掩耳。夫漢高帝召拜韓信，付以軍旅之事，而蕭何謂其如召小兒，故齋戒設壇而後敢遣。今並命二人，而一人不及前知，雖假之恩寵以耀羣聽，實壓之事任以杜免章。故度越典常，一日而再命，是乃託此以逐爾也。而爾不之覺乎？」臣曰：「此出於聖斷，而宰執焉得與聞？」或又曰：「縱出於陛下之獨斷，而不能無可疑者。爾嘗言八失尚存，謂如故臣專忌之類，而宰執不爲之改也。爾嘗言四不可恃，謂北軍和好之等，而宰執不爲之動也。以至重江陵，復舊屯，守故疆等事，言之數矣，而誰實是之？今不幸言而中，狄變作於外，人情搖於內，荆、襄一面，上而金、房、均、光，下而隨、棗、安、信，事勢日熾，然後急而求爾。異時師行日三十里，今以三千里之遠，若使速行可五十里，加以沿途應酬軍務，亦兩月餘而後至。至則春半矣，爾必有逗留之罪。異時督府非千萬緡不行，今楮輕物貴之時，而所給實數僅三百萬，則不及異時百五十萬之用，金僅得異時十之一，銀僅及

異時四之一。只以湖廣總所供億之數言之，約有二十萬人，若人給十千，則二百萬緡矣，倍之則又四百萬緡矣，而制領將佐在外。今支給之數僅供一犒，而沿途與住府之費不與焉，爾必有乏興之罪。異時督府應諸路之調遣，如葉義問遣虞允文趣李顯忠交軍，允文齎金銀楮幣告牒以行，故得以便宜糾合將士，乘機剿敵。今爾有餘力可以給遣行之官吏乎？異時張浚董師川陝，使趙開措置財用，一歲之財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稅亦半之。蓋是時藏之民者猶有餘力也。今爾之爲錢糧官者數百萬緡，一犒而盡。當此公私赤立之時，所餘用度將於何取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今宰執不得沮爾於去歲，而壞爾於今日也。昔顏真卿之出使，舉朝爲之失色；韓愈之宣諭，穆宗爲之悔惜。至近世富弼之出疆，亦以執政不悅，因事罪之耳。今國人皆知爾之不得乎上，無應於內，故不爾從，而尚可行乎？」臣思之累日，方悟其說。然猶不欲以仰瀆天聽，每朝奏事，面承聖訓，猶不敢固辭。今以人情落落，作之不應，招之不來，孑然孤蹤，塊守陋屋，而憂厲熏其內，程期迫於外。深念臣之事君，寧其觸犯以取忤，不可欺隱而苟從。臣伏見數日以來，左相慨然請行，而右相亦欲身任其事。蓋茲事當用親信久任之宰相，不當用疏遠驟進之書生。而况二相服在大寮，多歷年所，凡今專闖之臣，下逮將士，皆其親所識拔，幹旋運掉，如身使臂，氣勢聯屬，靡不如意。豈可與一旦驟升無所援助者，同日而語？陛下若從其請，則事體增重，人心胥奮。或不欲強其行，則其次又有樞府二臣，翱翔要近之日久，究諳國事，閱習人才，亦豈不可與茲選，而必欲委其事於臣？使其冥行而不知退，則不惟使宰相蒙擠排士類之譏，亦使臣受不自揆度之謗也。臣又見侍御

史李鳴復，謂臣失之太輕，將有不審之失，有乖誤之憂。又謂既有制帥，奚以督視爲？局面既新，舊弊如故，奚以督視爲？其言極爲諄切。是雖出於忿激之私，其實知臣之病莫過於此論。督府之不當建，莫切於此。臣既不爲時論所容，今又被命半月，舉辟而不見從，申請而不即應，益得以資讒甚者之口。遲遲數日，必遭口語。或幸而得出都門，則決無呂、趙諸臣之應乎內，陛下雖欲保全而亦不能矣。進退遲速，皆是獲戾。獲戾不足恤也，寧不誤國事乎？夫古之受任者，上下交孚，表裏相應，然後威稜氣焰，有以號召奔走，何事之不可爲？今焉以一人之深知，而宰執公卿以下無一主之，臣固知任重力微，有孤隆委。然猶勉自鞭策，冀效微勞以報上恩。而未出都門，人情物議已紛紛如此。況又有攻之者曰臣太輕不審，曰奚以督視爲，斯言流播，固不待督府有所設施，內而統部，外而夷狄盜賊，皆已知督府之不足恃。縱臣不自揆度，其爲無益而有害也明矣。欲望皇帝陛下矜臣孤遠之蹤，多忤寡與；淺輕之才，動輒得謗，速爲檢會累牘，早從罷免。遵照紹興、隆興典故，別選宰臣，以當其任。如以臣爲避事，則臣乞仍守舊官，以參贊軍事從行。伏乞睿旨，即賜處分。臣惟是方命之譴，謹已闔門席藁，恭俟嚴誅。

〔貼黃〕臣恰又見信陽軍今月二十四日申狀，德安叛賊已引虜騎到城下。德安距鄂州，不數日可到，而督府至鄂乃在七十日後，深恐遠水不救近火，是徒以督府之虛名，有稽招捕之實務。臣旬日前已給榜劄付王旻、孟珙開諭叛兵常進等，誘以賞格，曉以禍福。又作趙范書并劄何元壽，使之隨宜措置。昨又劄黃伯固，令權參贊軍事，以督府議事廳一面行事，措置守禦，皆從軍遞發

行，約七日可到，庶幾可以及時濟事。今臣尚留闕下，縱使朝廷速辦，指日可行，亦是來年二月方到，決是無益於事。臣既闔門待命，今已一面截日住行書押密院督府文字，聽候罷免旨揮。欲乞睿旨宣諭，別議施行。

〔又貼黃〕臣竊惟陛下假臣恩寵，以重事任。今臣既辭事任，則一時所假之恩寵，合行收寢。竊見先帝時曹彥約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彥約辭行，改知福州。彥約以辭制置而受待制，於義不安，於是改集英殿修撰、知潭州。蓋人臣辭受之義，固當如此。而朝廷一予一奪，亦不可以不明。臣今既已控辭視師之役，所有執政恩數，難以冒受。已一面將元被受省劄繳納尚書省，伏乞睿旨，速賜收回施行。臣又照得今來未受告命，則猶侍從之臣，更不敢做執政例，至門外待命。見留寓舍，聽候回降，伏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六。

先事奏陳三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誤蒙推擇，董師上游，威命所臨，進退維谷。雖王事有嚴，義不敢辭，然有當先事奏陳者，謹具下項：

一、照對自中都而趨荆鄂，約二千七百八十里，窮日之力，行五十里，約兩月可至。輜重遲緩，又須兩月以上。若舟行，則三閱月亦未可知。蓋陸行則日程有限，行役勞苦，兼有雨雪之淹。舟行

則逆流而前，步步牽挽，兼有風濤之患。今晝夜趣辦，約須月初方可啓行，勢非二月初不至。若每州犒軍兌會，非一日不辦，又破十日。萬一事勢驟急，心雖欲馳，身不可到，則旁觀者必有濡緩避事之譏。當此之時，枉受譴責，更合取自聖裁。

一、今聞德安叛卒牽引北寇，散在安陸，以至黃陂。臣雖先已給長榜，發公劄，下都統王旻，俾之開諭，又設賞格，速其歸降，猶未見回報。今猖獗未已，萬一道梗，不可進前，若所至逗留，必誤國事。若以烏合之卒數百人當不測之寇，臣雖不敢愛身，必至損威辱國。或前或却，不得不豫以聞奏，更合取自聖裁。

一、臣今所管係是荆襄地分，於江淮地分非所干與。而舟行道過京口、金陵、池陽、九江、黃州，彼雖非荆襄所隸〔二〕，而守將必遣兵出迎。臣止是量其出接之人，斟酌支犒，其在寨者不該支犒。若在處同所管地分闔營厚犒，添此一項則用度愈廣。更乞睿旨，令朝廷於今來五百萬緡外添貼支降。《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六。

〔二〕雖：原作「能」，據四庫本改。

再辭執政恩數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

十一月二十七日

臣昨具乞骸之奏，未蒙俞允，仍賜緘還，加以召入禁廷，申頌誨敕，天顏和說，聖訓丁寧。臣感激恩私，采深戰懼。重念臣自辭不獲命，固欲捐軀報國，凡所區畫，夜以繼日，細大畢舉。惟是廟堂志意之不孚，臺諫議論之可畏，兵財調度之不應，求諸事宜，無一而可。故賓僚退怯，無一肯從。儻使冒昧而前，必是誤國敗事。是以控歷愚衷〔二〕，具陳前牘。所冀陛下俯回淵聽，改命大臣，庶幾事權益尊，體統歸一。臣蓋爲社稷謀，非爲一身計也。而天高聽邈，未亮血誠。重念臣夙以戇愚，自開禧、寶慶連拄大臣，今傷弓之餘，寧不知創？然而言出諸口者，駟馬不及追；事決於心者，萬牛莫能挽。臣前日狂瞽之言既出，則自今忿疾者必益衆。雖欲勿去，勢所不容。若陛下未加誅戮，委曲處分，猶使之強顏朝列，則是臣辭避事任，貪戀誤恩，舍危即安，辭難就易。不惟公論之所不可，陛下亦安用此頑頓無恥之人也？況臣粗知事君之義，於此多故之時，豈不欲見危致命，補報萬分？實以如前所陳，抵牾牽掣。咫尺天威，猶難感悟，一辭軒陛，誰其念之？或陛下必欲責臣，俾效命於顏行，則臣乞以從官參贊軍事，斷不敢辭。所有先來執政恩數禮物等，已具申尚書省繳回，併乞睿旨，速賜收寢。《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六。

〔二〕控：原作「空」，據四庫本改。

三辭乞以從官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

十一月二十八日

臣輒犯天誅，洵有陳述。比於三乞祠、三控免之後，又嘗兩具奏篇，未蒙允俞，進退維谷。臣之前牘，大約以上下不孚，中外無應，深恐抵牾牽掣，事功不成。今再三惟念，猶有未盡陳者，敢極言之。夫事必有終始，勢必有緩急。知所先後，然後可以因變制宜。伏自陛下躬攬萬機，圖任舊人，今兩丞相實居百僚之右，不惟十數年間政事之本末，人物之才否，皆其所閱歷，而滅蔡之役，朝陵之使，三京之出師，王楸之入貢，議論錯出，又皆二相實主其事。遠方賤臣，不及與議，但見《皇華》《采薇》之遣，交馳於道路。范、葵之責任方重，嵩之之召命已頒。謂之和則有戰矣，謂之戰則有和矣。竊意廟謨深遠，必有弭變之良圖也。而報聘之使未返，上流之憂已急。歸附之衆，方倚爲爪牙，而叛服靡常，屢生於肘腋。凡此利害，實關安危。雖以朝士之身履日擊者，猶不及究知本末，況臣來自下土，僅數月耳，奚從而盡知？故於兩相之請行，所以力贊睿斷，而自請爲僚佐者，非有他也。譬之弈棋，規模布置，未及終局，弱形已見。急使一人終之，終之者固不敢辭，而規模則前人之規模也。冒昧繼之，則前者立脫其責，後者與受其敗。今之規模，則二相之規模也，若以一相主乎內，一相行乎外，則表裏相應，血脉流通，事權益專，財力益厚。不猶愈於孤遠驟升之臣，舉辟而不盡從，

申請而不即應者乎？此論既定，則臣以從官參贊軍事，有不如言，臣請伏避事之誅。陛下若不早決此議，日復一日，萬有一赤白囊交至，則累年秉政造事之臣，得以移過於一旦受任而未行者矣。雖身膏斧鉞，無益治亂也。如陛下尚守前日訓諭，欲用隆興故事，令在朝置局，則臣亦何顏以居其位？惟有累疏固請，闔門俟譴，不得其求不已也。疊犯雷霆之威，下情惶懼隕越之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六。

乞檢會累積收回執政恩例奏劄

十二月一日

臣自蒙隆委，屢控免章，未賜允俞，愚衷增惕。重念臣始焉揆義，不敢辭難；既而深思，則知有甚難者。臣前所陳，蓋有未盡。今所謂甚難者，兵財是也。中興以來，所開督府，供億調度，歲有常經。攷之故實，張浚之督師川陝，歲支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三千餘萬緡。葉義問之督江淮也，啓行所帶者銀二十萬兩、金一萬兩、見錢九百萬緡。臣昨條具所乞帶行，以一千萬緡爲請，朝廷止許撥五百萬緡，繼而實有三百萬緡。尋行會計京湖見管兵數，約不足以供一犒之費。而況楮輕物貴，三百萬緡僅有昔日五十萬緡之用乎？近者沿江制置陳韓，差兵二千，隨楊福興往鄂州，人犒二十五千，制置將佐自三百千以下有差，而生券又不與焉。以制司所犒二千人之數，已近六萬緡，則督府犒軍，豈容有減於制司？然則臣之所帶錢物，決不足以充一犒之用，蓋非空言也。大抵朝廷所科降之數，不

過爲數月計。萬一韃虜未即盡退，或內寇尚追天誅，於斯時也，內有督府官吏將士經常之費，外有應援扞禦激賞之需，而當此楮賤物貴，又非紹興、隆興之比，每歲必費數千萬緡，而未有已時。朝廷府庫今已窘束，臣欲於五百萬緡之外更有增請，今所聞帑藏已無可出，則此三百萬者尚不足以供目前，脫久不結局，不知何以繼之？又恐臣一出之後，國家用度何所仰給？臣所以日夜徊徨，非爲身計，實爲國家深長思也。若夫甲兵之事，則又有甚難言者。今虜自金、房而下，於光、化之境，絕漢而南。若自興山可以擣秭歸，自房可以趨峽之遠安，自銀池峪可以通荆門，若隨、棗不固，則安、郢、竟陵、荆門之間，皆爲虜區。若信陽有警，則光山、麻城、黃陂之間，皆爲叛卒之藪。當此之時，所在鎮戍，各守其地，豈可移東援西？其勢必有告急之書，乞師於督府，以至糧糗器械，皆有求於督府。與之則無從而出，拒之則難於坐視。且如督府之行，今欲差殿司人，或者難之，將取之鎮江。乃聞左丞相云，鎮江已不肯抽那，將求之建康。然建康新調二千人往援江陵，其勢必不容再有抽摘。江、池以往，又安得有寬剩之兵可那？蓋不惟到司之後，難於運掉，而沿途次舍，元未有一兵可以爲衛。萬一寇盜矚知督府之單弱，事有出於意料之外，寧不損威辱國？此臣所以日夜徊徨，欲行復却，蓋非爲身計，實爲國家深長思也。欲望陛下密諭大臣，使之參臣所陳，反覆研究，俟真見得目前可以行，後來可以久，然後定爲一說^(二)。若臣前來控辭恩命，敢望睿斷，仍爲檢會累牘，速賜收回施行。冒干宸嚴，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貼黃〕臣竊謂樞臣督師，事大體重。故人衆而費夥，今陛下若憚於反汗，則臣乞用先朝舊例，

以尚書爲宣諭使，則行督眎之實而無督眎之名，事體既輕，結局亦易。伏乞睿照。

〔又貼黃〕自初開府支犒諸軍外，又有下項：調援兵，支江淮諸軍之出迓者，非京湖地分者出迎。犒暴露將士，如諸處守禦久不可解者。勞諸處戰散之卒，如退卒有傷者亦須犒之。給新招軍錢物、衣甲、軍器，賑流民，恤殘破州郡，招潰叛，造軍器，用間探。凡此又在五百萬緡之外，伏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六。

〔二〕句首原衍「則」字，據四庫本刪。

辭免兼領督視江淮軍馬奏狀 十二月三日

臣伏準省劄，備奉御筆，督視江淮軍馬職事，令臣兼領者。臣聞敝車不可以載重器，弱步不可以勝豐扛。臣藐然書生，未閑軍旅之事，誤蒙眷簡，剽屬以上流之寄。臣自量才力之不足，內外之不應，凡六具控辭，未拜允俞。方懷戰惕，茲又申放宸翰，兼畀江淮。任重力微，罔知攸濟。凡此七路，東西綿亘數千餘里，而以有限之知力應無窮之事會，脫有緩急，愈重顧憂。欲望皇帝陛下速收成渙，改畀時賢，使臣專心致志，從事上游，以仰副責任之意。豈惟孤蹤之幸，實宗社幸甚。《鶴山先生

大全文集》卷二六。

全宋文卷七〇六三

魏了翁 二

奏兩府所辟官屬截日供職 十二月三日

臣於初二日夜半，伏準省劄，恭奉御筆，令臣督視江淮軍馬。臣雖具辭免，竊慮待報，有妨治事，除已一面具申朝廷，抽那江淮元辟官屬及江淮督府人吏，及已行過文移案牘等，數日未見發到〔一〕。及催殿前司差撥制領將佐軍兵，及合用旌旗衣甲等。其臨安府與兩浙轉運司，所合應副事件，並未見整齊。又聞江淮官屬有辭行者，亦已一面不候朝廷回報，從行府徑自嚴限催督，趁期起發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兩府所辟官屬內，見任人截日住行本職，日赴行府議事廳供職。或有託疾辭行者，乞自朝廷重作施行。其餘殿前司、臨安府、轉運司等處，併自朝廷嚴限催督，庶幾不致有妨行色，以誤國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二〕數：原作「抵」，據四庫本改。

奏隨宜區處十事 十二月九日

臣自被命以來，雖聞議論不一，然合行事件，竊恐有失機會，已一面隨宜區處。今略以有關事體者，謹條具下項：

一、作私書與趙范，同公文榜劄等前去，付王旻、孟珙，招安常進、尚全等，并劄江陵府差官撫諭。

一、劄何元壽，令一面措置扞禦。劄黃伯固充參贊軍事，一面以督府議事廳幫銜行事，策應上流。

一、給榜付四川制置司及江陵府，又散印榜二百道於七路州郡，勸諭大家豪民，結集民丁，保護上流，以官資厚賞。

一、劄李虎、王鑑、楊福興、趙勝、劉虎，照元行星夜提兵，應援荆、襄。

一、劄楊義充督府帳前都統制，就令任責鄂州江面。

一、遣屬官萬一薦同宮觀人秦良謀前去劉溥處商議，遣人至郭勝處，仍帶錢銀前去。

一、劄沿江州郡聚集漁舡，以助水軍防托。

一、劄會沿江州郡，自鎮江而上直至荆鄂，凡幾處隘口，兵若干，船若干，制領將佐是誰任責，令

具夾密帳狀申，以憑點視。

一、差官先期起發，賫會子於所經過州兌換見錢，庶幾舡到不留滯。

一、聞常進擒獲，已一面從遞囑何大監，元壽如發到鄂州，且與存全，以爲招徠之地。見一面分付萬一薦等，陸續前去招諭。

一〔二〕、其餘隨宜區處事件，更不一一詳具。伏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二〕一：四庫本同。原題作「十事」，而實十一事，而此條亦非單獨一事，此「一」疑當刪。

奏別擇日朝辭 十二月九日

臣六日嘗具奏，欲以十一日朝辭，十二日出關。昨蒙玉音面諭，退又謀之二相，則知十二日未可行。臣除已遵依聖訓，欲別行擇日朝辭起發，謹具奏聞，更合取自聖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謝表

備數禁涂，方祈閒廩；聯班宥府，遽畀上游。循墻莫託其控辭，負乘終慙於忝竊。恩深責重，才

短心寒。臣歷觀今古理亂之間，孰無夷狄盜賊之事？然而撤桑於未雨者常治，寢薪於厝火者必危。實存乎人，難委諸數。頃者三京之兆釁，置不復言。若夫數路之寇邊，傳之已久。儻此際得人而獎率，俾並邊渴日以經綸〔一〕，亦須氣勢之稍強，何至藩籬之盡壞？乃漏舟飄忽之頃，易置榜人；而敗局支離之餘，驟更弈手。帑藏不敷於調度，軍屯極費於分張。只論經常，已云竭矣；使其歷久，奚以繼之？矧如臣者賦分數奇，謀身百拙，遭際兩朝之眷遇，僥覩三紀之踐揚。方當安危存亡之秋，固知進退去就之義。雖多掣肘，寧敢辭難？趨事赴功，既自鞭於庸懦；出車遣戍，亦具見於條陳。將十乘之啓行，乃群言之交至。若何受任，惟有乞歸。豈期明主之保全，猶備公朝之任使。既來旬於荆楚，復盡護於江淮。人皆笑其甚愚，己未知其攸屈。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濟世中興。憤小虜之披猖，命大師而變伐。拔臣於見大夫之外，授臣以視執政之恩。致使孤蹤，驟當重寄。臣敢不忠以衛上，奮不顧身？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雖不憂於衆毀；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更有賴於邇言。《鶴山先

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一〕渴日：四庫本作「竭力」，似是。

奏乞宣諭大臣趣辦行期 十二月十一日

臣自被命督師，今既踰月，體承憂顧，不敢固辭。然而人情玩於苟安，收之甚難而散之甚易。臣始聞師命，辟置幕屬，猶有從者。繼準御筆別議行期，則人情觀望，旋即渙散。臣恐一旦又被趣行之命，則必倉卒誤事。故自朝至昃，凡先期施行之事，皆不遺餘力，既嘗條具奏知矣。忽又聞兼領江淮之命，臣於是申嚴約束，收拾官吏，庶幾指日可行。而數日以來，有司調度，倍覺艱澀。臣不敢見之奏篇，尋行訪問，乃是惑於傳聞不一之言，未肯支發。如臣之不敢避事，固見之累牘，無用贅陳。然而目前所甚憂者，遲遲不行，則諸閫藉口以逃責，諸軍張頤以望犒，諸郡舉首以俟援，此皆必然之理。又其次則監司州縣恐有不識事體者，以督府經過，旁緣科擾，或拘籍人船，或椿留夫運，則動是旬月，寧無怨嗟？更稍遼緩，必有飢寒顛踣之慮。殿步司所差制領將佐，各已到行府供職，屢請先期整齷人馬，支俵居行錢物，亦無辭以應之。凡此皆當汲汲區區，不可復緩者。臣前一日雖又蒙玉音面諭，退又請于二相，皆謂少緩行期。其在臣子，豈不仰體國力，寧敢再三趣迫，以取方命之譴？實以行期不決，則進退無據，中外皇皇。欲望聖慈宣諭大臣，如廟論一定，初無更易，即乞速下有司，照畫一申請事理，嚴限兩日盡數應辦，庶可即日起發，毋使進退周章，以貽物議。危迫之情，惟陛下速賜果斷。干冒天威，下情無任惶懼俯伏俟命之至。

〔貼黃奏科撥錢物〕 臣照得朝廷輟遣近臣，督師于外，豈不欲其卯受命，辰出師？然既速而復徐之，既分而後合焉，朝令夕改，甲可乙否，中外皇惑，不曉所謂。臣竊思之，只緣當來應辦兩督府，除金銀告牒等外。各許緡錢五百萬。京湖一司，今恐僅得三百萬。江淮一司，全未科撥。契勘江淮官軍民兵約二十五萬，京湖稱是。若只以犒軍一事言之，今所賚之錢，一犒即盡。此外如給官吏，招新軍，遣援卒，處流移，受降附，發間探，收潰叛，造器械，募舟師，防江面等，又不在此數，皆立時支遣，不容貫貸者。掣肘如此，臣安得不一言？臣雖至愚，豈不仰體國力？契勘到左帑除已交百十六萬外，見在楮券，盡以零會湊之，或可得五百萬。而江淮一府，終未有可以那移。或謂淮鹽每歲六十五萬袋內撥借十萬袋，臣自行區處，津載變兌，亦可以對折今來支降。或又謂豈無諸司寄椿錢、諸郡交頭錢之類，可以便宜取撥？然只以江東一路言之，自兌換會子後，未與出豁，已是虛掛文曆，恐至前途，有誤指準。今來只候朝廷處分既定，先將左帑零會湊五百萬外，更增一二百萬金錢等物。縱不及兩府元請之數，若姑可以備初到之費，則臣且一面起發，沿途便宜措置，徐俟諸司諸州有可那移者，接續應用，猶是一說。更自陛下裁度，如以爲可行，即乞速賜處分。

〔貼黃奏江陵從督府乞兵〕 臣得江陵尤燭十一月二十九日書云，在城守禦，適臣行府榜劄招捕叛寇郵置到後，旁緣聲勢，與將士喝轉三官資，韃虜聞之，上馬東去，疑大兵之將至。以此見得外閩所望於督府者甚厚。又得公狀，欲從督府乞兵二萬人。此等事正費區處，併具奏知，伏乞睿

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奏乞增支督府錢物

臣數犯天威，洵伸愚懇，照得京湖元撥官會五百萬貫，今既兼督江淮，更合用五百萬貫，共計壹千萬貫。然不敢盡如元數支請，若得七百萬貫，臣亦且前去。今庫中附以零會，僅可得五百萬貫。其間軟爛糖心，前途決不可用，尚費揀擇。若算計初到支犒，如人支十七千，已當四百五十萬貫，而制領將佐在外。或邇來制司支犒之例稍多，則又當向上增支，其數不止此，所餘者僅五十萬貫耳。又金二千兩，約計官會十六萬。銀十五萬兩，約計官會一百五萬貫。凡此三項，通計一百七十一萬貫。度牒鹽袋雖在橐中，卒難交易，而目前如激犒出戰士卒，賞賜戰勝士卒，經理殘破州郡，如戰退之後，江陵三海八櫃合別措置，德安城合別造守具之類。存卹陣亡重傷之家，贍給隨行官吏，招收新軍，調遣援卒，區處流移，招納降附，發遣間諜，懷來潰叛，置造器械，召募舟師，皆必不可闕之費，此豈一百七十一萬貫所能辦者？事理曉然，臣累日嘗以奏陳，雖蒙允可，而有司元未見趣辦應副。臣今陛辭近在來日，期程甚迫，而期會不應，費用多端，而錢數欠少。伏望睿旨照臣累請，于五百萬之外更賜增支。若使錢不應手，使臣滯留關外，以俟應辦數足而後可行，則人益得以覘我之虛實，其於事體關係匪輕。臣不勝吁天請命之至。

〔貼黃奏淮西總領所等處乞錢糧等事〕臣今來未起發間，已據淮西總領所乞錢二百萬、米五十萬石。淮西制司申乞將歸附一年借補人董堅等換授真命。江陵府申乞調精銳二萬人策應。江州申江西團結等軍，在本州扞禦，乞明賜科撥錢糧。未行而所請日至，恐一出之後，求者紛然，定費區畫。當是時叫閭不聞，實關利害，伏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陛辭奏定國論別人回天怒圖民怨

十二月十四日

臣以書生起家，未閑軍旅之事。適丁多故，驟當事任，度時量力，負荷惟艱。竊自惟念先帝拔臣於疏遠之餘，陛下起臣於廢棄之久，受恩深厚，圖報無所。是用祇承師命，敢有他辭？而旬浹之間，歛被宸翰，別議行期。臣進退彷徨，是用再辭，上還恩數。豈謂皇明委照，未肯終棄。而臣亦念主憂臣辱，義不得終辭，則拜疏請行，刻日就道。而廟謨靡定，復緩行期。夫趙充國自金城請事，戊申奏聞，甲寅報可，數千里之置郵，而奏報於七日之近。高崇文奉詔討蜀，卯漏受命，辰巳出師，五千人之器械而畢陳於一時之頃。今服在邇僚，受命踰月，而一行一却，乃若久而未定。所幸臣規模布置，初不敢以議論可否爲之作輟，見之施行，粗有端緒。今陛下力排羣議，仍聽臣行，幸得豫戒，不愆于期。今臣義所當爲，不敢不勉。雖然，事有本末，治有內外。臣之所任於外者末也，陛下之所運於內者本也。且國論所當定也，甲和而乙戰，朝是而暮非。彼或以馬燧之盟而行渾瑊之劫，我又以酈生之

辯而濟韓信之師，則彼此相尋〔一〕，而在內之本搖矣。臣於此時縱知其不可信，然動則沮壞和好，不動則與受其敗〔二〕，牽制抵牾，將何所稟承乎？人才所當別也，用一君子而間之以小人，進一忠良而參之以姦佞，患失者引類以自助，怙權者託公以濟私，日往月來，智藏瘝在，則在內之本撥矣。臣於此時，建一謀焉，將恐讒間媚忌以危其身；請一事焉，又恐拘攣文法而掣其肘。動輒齟齬，將何以展布乎？夫在內者既不可憑藉如此，則臣雖欲集思廣益，致命盡分，以報陛下之恩，決知其難矣。臣願陛下堅凝國論，而無和戰之錯陳；甄別人才，而無邪正之並用。持之以堅，斷之以果，毋爲人言所怵，嗜欲所移。則臣秉鉞於外，庶乎有恃無恐。抑臣區區所陳，關係固重，然猶涉於事物，若本之則有在矣。臣愚更望陛下恐懼修省，以回天怒；恭儉篤實，以圖民怨。蓋天之怒，非田況所謂數祝板、一爐香所可禳除也；民之怨，非息夫躬所謂遣一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可以厭應也。陛下不是之思，而謂遣一樞臣，足以上回天心，下慰民志，自今朝廷之上遂委其責，無復恫瘝憺之意，以行乎其間，則內外本末不相貫通，而陛下之事去矣。臣雖鞠躬盡力，亦將奚爲！此臣所以勤勤懇懇，爲陛下告，爲社稷綿長慮，非爲一身孤危憂也。惟陛下審思之，力行之。臣違遠清光，不勝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一〕此：原作「是」，據四庫本改。

〔二〕與：原作「興」，據右引改。

奏乞降便宜詔書

臣誤蒙聖恩，驟陞宥府，專征闔外，假以便宜黜陟之典，非臣所克負荷。辭不獲命，冒昧祇承。重念四郊多壘，全仗皇威遐暢，震竦羣聽。伏見張浚曩以樞臣出使，高皇帝親御翰墨，賜以詔書。趙鼎繼行，援以爲請。臣愚欲望陛下仰遵烈祖英武之規，俯察微臣責任之重，發揮溫詔，付臣宣布所部，庶幾軍民知聖天子不泄邇忘遠，感激用命，殄寇安邊。《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惟冀睿慈曲垂賜可，臣不勝激切之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賜便宜詔書謝表

臣伏以圖上方略，敢專闔外之權；詔許便宜，爰重軍中之令。絲綸播告，旗壘精明。竊惟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人臣之義，知無不爲。况推轂臨遣之榮，任賜鉞專征之責，故不從中覆，李牧所以破胡；惟汝予同，裴度所以擒蔡。允稱重寄，可授非才？而臣曾蔑寸長，遽膺剴屬，軍務固難於踰度，敵情未易以測知。若非因變而制宜，將恐違幾而誤事。不圖睿照，特假皇靈。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英武濟時，聰明察物。四郊多壘，政當事會之殷；一札十行，特借威權之重。春溫絕塞，風動列營。臣敢

不竭乃心誠，忠其職分？「兵以付卿，吾不中御」，仰蒙特異之知；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敢效糜捐之報。《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奏將帥漕餽送添犒諸軍 十六日

臣昨自陞辭出關，伏蒙聖慈特許宰執飲餞，以光其行。備物假寵微臣之意〔二〕，不任感激。但二府所餽及臨安府漕按例遣贖共四千餘貫，緣臣條具內不欲受沿涂餽遺，今來重拂致贖之意。又念隨行軍將，冬寒暴露，即將上件錢添犒諸軍去訖。自後應有餽送，並不收受。如有故舊至再三不可却者，即准此施行。合具奏知，伏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二〕物：原作「仞」，據四庫本改。

奏抵平江府 二十二日

臣二十日抵嘉興，已嘗具人馬平安狀奏聞。二十一起離，風日熙和，人情權悅，將士所過，秋毫無犯。市井田里，皆薌花夾道，以候官軍。已於二十二日午未間抵平江府，休息人馬，翌日進發。

合具奏知，伏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奏德安叛卒姦詐及備韃聲東擊西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行至常州，復有奏陳。臣於今月二十日得孟珙申狀，說十一月十一日韃賊於灌子灘、蓮子洪踏淺渡漢江。至二十三日，重兵方突襄陽西門，趙范掩殺韃賊，江溪屍首皆滿。又於二十四日，在無錫縣見尤煇與其弟家信，大抵與珙之說略同。兼云德安之賊，聞淮西兵到，欲空城而遁。又據孟珙所申，探事人於十二月八日親見尚全在德安府爲韃人所執縛，韃人皆有遁意，叛兵亦皆悔附韃賊。臣始聞之，謂可仰寬顧憂，深爲喜躍。同日得建康節制司等處備興國軍探事人所申，十二月十六日尚全賊黨在黃州管下劫寨。相去兩日，而諸處報狀差舛如此，不知孰爲可信。臣又契勘自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今三十餘日，趙范既大破虜賊，則道路必通，不應全無捷奏。况近來或傳已獲倂蓋，或謂已獲常進，或謂已殺盡德安城中賊兵。然此數項，皆是人所樂聞，並不曾陸續申到。竊疑或有姦詐，多端誤我，此不可以不察。抑臣又有過慮者，韃自侵犯以來，變計百出，多是避實擊虛。前來併力在蜀，則荆襄未警。及蜀道少緩，則襄陽、隨、棗、荆門、古郢、江陵諸郡，相繼被兵。今來若果是德安賊騎焚掠而去，又恐是虜賊知我調遣人馬，應援荆、襄，今兩淮人馬不多，則未必不併力來窺淮東。臣除已劄下京湖，審訂虛實，仍劄淮東西制臣，申嚴警備，以伐賊謀外，謹馳驛奏聞。欲乞陛下申飭大臣，未

可便以黃州、廬州諸處傳聞爲喜。更切行下諸路制司，嚴督諸將，益加隄備，免被賊虜聲東擊西，出我不意。臣不勝拳拳。取進止。《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奏與趙葵私覲禮物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行至鎮江，趙葵過江相見。臣爲具一飯，并約吳淵同席。翌日葵犒督府軍一萬貫，官屬將佐各有差。臣以事體該衆，不欲却之，已即等第支俵外，又與臣送鞍馬三副、角弓四、矢二百，束刀四，鐵甲兜鍪一。臣止却其鞍馬二，以其遠來之意甚美，餘悉收受。臣竊惟一行官吏將士所受上項餽遺，無非仰拜陛下之賜。矯首闕庭，同一感激。臣即以三千貫回犒揚州吏卒，又以私帑雜色五十匹虎帳錦段等物報之。合具奏聞，伏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奏至鎮江犒軍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自離都門，以至鎮江，始疑巖除將士不循紀律，臣以信賞必罰令之。所過州縣，秋毫無犯。田里市井間，競出飲食，隨軍貿易。會連日晴色，人情熙然。惟臨安帥漕司有局兵不循紀律，先後行者黥配一二人，自此軍律尤更整肅。至鎮江宣布德意，大犒將士，莫不歸戴聖朝撫卹之恩，老穉有至感

泣。惟是諸處申到軍數，有民兵一項，見與官軍方同戰戍，合一體支犒。若增此一項，則未有以給之，正費區處。續具奏聞，伏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奏至建康犒軍不敢以捷報緩行色

臣自元日發京口，初四日晚至建康，初五日就寺觀禱散天基聖節道場，陪預建康府錫燕。至初六〔二〕、初七兩日，布宣德意，並依淮東體例，大犒諸軍。仍就此發錢付淮西總領所，支給西路戰戍將士。初八日，本可進發，緣陳鞞、蔡範等載酒過行府，稟議邊事。臣再三辭之，乃援丘壑開督府日，葉適、商飛卿亦曾有此體例，臣遂勉從其請。因與之講論今歲防秋規摹，自此遂陸行至采石，點厝防江備禦，因取道太平州，前去江池。雖沿路所得探報，稱淮西境內已無賊騎，而德安叛兵並已北去，江陵事勢亦似稍寬。然終是未得襄陽的報，此爲可慮。臣不敢以數得捷報，稍緩行色，已專人前路審探，續具奏聞，伏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二〕「六」下原衍「日」字，據四庫本刪。

奏併力援襄及令參謀官吳潛留幕府

正月十一日

臣起離建康之前一日，嘗以所歷期程聞奏。十一日行至太平州采石鎮，謹再有條具下項：

一、臣自聞孟珙報襄陽之捷，雖幸其有此，然終以不得趙范的報及諸司諸郡皆無嗣音爲疑，固嘗略具奏聞。今得何元壽書，以爲珙所報初無之。蓋有衡州綱卒劉寶自襄陽城中逃出，具言其事。至十二月三日以前，皆其所目擊，使其有之，則劉寶固見之矣。臣自疑此報，累次行下諸司，毋得輕信。及劄別之傑，作督府議事廳文移，催督李虎、王鑑諸將前去襄陽策應。近又劄趙勝、楊福興、劉虎等以江陵事勢少寬，合併力援襄陽。前後督促，非不嚴切。今得李虎回申，雖已遵稟，但猶以蘄水橋斷，回蘄州住程，以待修橋。又以江北無夫無糧，無船無橋，取道鄂州，以至漢陽，未免迂回。而王鑑直以淮西賊退爲詞，駐兵六安，更不前進。臣除以明諭賞罰嚴切詰責外，謹具奏知，伏乞睿照。

一、臣在建康日，陳韓欲以參贊軍事，從臣至沿江協助經理，頗有孜孜體國之心。然臣以陪都留鑰，事任非輕，不敢輒從其請。至采石吳潛謁臣，則知已被受參謀之命。潛雖領郡，而行府尚缺元僚。兼照得目前江面偶幸平安，臣欲選官暫攝太平州事，挈潛與俱。若自此江淮清晏，則潛遂可少留幕府。如淮甸未寧，即令速回本州措置防江。庶幾上不失朝廷委付之實意，下亦不失督府

求助之初心。合具奏知，伏乞睿旨，更賜處分。

〔貼黃〕臣已具條奏，續得別之傑公狀，以臣行府遵照便宜指揮，權令節制諸頭項軍馬。數內淮西強勇軍王福副都統所部三千人，一面改撥，令援襄陽，就於郢州駐劄，以便糧草。并日下催李虎、王鑑兩頭項兵會合救援襄陽，不許逗留，務在勦逐襄陽境內賊兵。因以蔽遮江陵，所行切中事機。今錄白元狀在前，併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八。

奏和不可信常爲寇至之備

正月十一日

臣今月二日，得淮西制置尤煇書，聞虜酋已斃，賊勢漸退。臣雖未敢深信，且幸其有此，急具奏聞，以寬顧憂。今十三日得煇公狀私書，則又聞韃騎再犯隨、信，亦有哨馬復至黃陂管下舊關一帶抄掠，而息州又有哨馬再來近城。吳潛示臣以孟珙所報，則僞太子雖不曾見，然僞蓋尚在。臣竊慮賊以淮西兵勢單弱，乘機馳突于光、黃、舒、蘄之間，委係利害。已即劄下淮西制置司并諸將嚴作隄備外，緣臣先得知池州王伯大及知蘄州徐桌申狀，皆備黃州幹事人孫俊、魏信等探報，則謂知隨州張龜壽於十二月八日將金瓶一隻、金盤一十隻、銀盤一百隻、銷金鞍一十副、銀鞍一副、疋帛茶貨八駄、信掩二十四隻，令統制張子良伴送韃使安通事、劉通事，押前項物色，從隨州西門鄉北前去僞蓋處求和。竊詳韃賊姦計雖非一端，然前後遣人至彼，其詞大抵謂講和者自講和，廝殺者自廝殺。又常言王

檄出來遲，我國不信和，觀其語意，固亦自謂和不可信。近者尤焞得孟珙書，亦言常進自襄陽回，遇虜之在隨者，遂合兵欲攻隨，蓋因信陽孟璟、知隨州張龜壽與虜講和。夫使和而可恃，則隨、信不復被兵矣。今此兩郡乃正當寇來之衝，孟珙亦素主和好者，今虜退復還，趨黃之意甚切。臣疑虜意必謂此數州既來講和，則無緣嚴備，再爲擣虛之謀。故今之所憂，乃正在講和。三郡前來朝廷趨那江上軍兵，應援荆襄。今臣又慮前不及援荆襄之急，而後已中隨、信之寇。况叛賊郭勝等素知虛實，爲賊鄉導，萬一徑自淮西衝突江面，則江之上下必致震動。且孟璟、張龜壽之意，本欲以款賊，不知賊反以和誤我。既和復攻，既去復來，其爲所誤固已曉然，此在朝廷所當深察。臣始者雖嘗數詆和議，然或者謂儻可以稍紓目前〔一〕，姑爲一二年休養之計。今乃和戰並行，臣知決無此理。既離太平州後，得此警報，即劄諸路將帥，日下速去相度事勢，隨處應援。如李虎託故遲行，則速令趨援襄陽。王鑑多端避事，亦已累劄令自隨、信以往向西前去，伺寇所在勦逐，直至襄陽爲地頭。蓋斷然以和議爲不可信，故督厲將士常如寇至，不敢恃黃、隨、信陽一時之私見，自爲懈弛。然尚恐中外不相照應，致有抵牾，今併錄白行府劄子繳進，庶知前後施行，粗中事幾。臣今已一面前去江、池間審度緩急〔二〕，申飭諸將，合具奏知，更乞睿旨施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八。

〔一〕儻：原作「黨」，據四庫本改。

〔二〕間：原作「聞」，據右引改。

奏虜犯隨信光黃等處事宜 正月十二日

臣比至采石、蕪湖，又嘗恭修奏牘，伏計已塵乙覽。臣自離國門，幸遇天日熙和，出陸後日行六十里，雖以殿司罷輓之卒，亦能跂涉山川，履危如平，今已善達池州。初謂殘韃叛軍及此春暖水生，漸向北去，既乃日聞警報，事勢益迫。隨州見被攻圍，未知存亡。信陽、光州境內，賊馬往來已久，虜掠人畜，焚蕩屋廬，毀傷薪木，赤地千里。今再至黃陂、巴河以來，驅呵習水之民，結筏攘舟，爲渡江計。臣竊窺賊意，先則空蜀口，次則孤荆、襄，使此上流要害之地彫殘零落，不可復出。則又時通和好之使，以款隨、黃諸郡。今遂自隨、信、光、舒、蘄、黃一帶，謀擣江面。若虜可濟江，則何往不至？不然，則且向淮東、江北肆其抄掠，時暫北去，使吾境內盡空^(一)，國貧民寡，則秋冬大舉深入，勢必難支。臣言及此，憂心如焚。臣嘗有陳于陛下，謂今日事勢當論存亡，更不論安危。臣至江上，尤信前言未爲過慮。臣愚竊願陛下勿易動於小捷，勿誤喜於浮言，申命大臣，汲汲然常爲寇至之備。衆建實才，同心協慮，凡私意小知，側言旁啓，以相傾軋之事，一切屏除。朝思夕惟，以與百萬生靈紓旦夕之命。臣不勝引領東望，祈哀俟譴之至。《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孝友之臣，其心純實不貳，故孝者必忠於君父，友者必信乎同列。夫使秉心不純，日夜以相傾相軋爲事，則朝廷之上，亂本已見，而受任於外者，將何以自立？更乞陛下以是加申儆焉。此匪惟受任者之幸，實

宗社存亡所關也。臣不勝卷卷，取進止。《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八。

〔二〕境：原作「竟」，據四庫本改。

奏措置江陵府三海八櫃

照得江陵府一面阻江，餘三面皆是平陸，無險可恃。是以虜騎自平地衝突，略無阻隔，直抵城下。開禧前劉閣學甲訪尋三海八櫃舊規，未及施功，改除以去。吳待制獵繼之，遂竟其役。蓋自晉以來，陸抗嘗築大堰於江陵之北，以禦叛寇。後來高氏有國，引沮、漳之水，注爲三海，歷年雖深，基址猶在。吳待制築金鑾、內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分高沙東漿之流，由寸金隄歷南紀、楚望諸門〔二〕，東匯于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過走馬熨斗陂之水，西北實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容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穴隄以相灌注。其後虜騎東至竟陵，北窺荆門，而不敢睨江陵者以此。嘉定中年，金虜再寇襄，而人情不搖，尚恃此以爲固。自制置司增廣屯田，以資軍食，海變爲田。又有留司僉廳受賂，聽豪民占奪，制撫司不以爲意。遂至今來虜寇直由田間深入，其害至攻城屠市，焚室掠財，死者枕藉。今幸而援兵四集，事勢漸紓，然虜情叵測，當爲今秋再來之防，復三

海八櫃，使浸漬沮洳。虜人雖有武騎千羣，寸不得進。然後可施備禦之力。今朝廷科撥八十萬京會，十萬湖會，下江陵府，於虜騎既退之後，施經畫葺理之方。督府實發京會十萬貫，總領又助京會三十萬有奇，米在外，皆是當先用於三海八櫃，次及其他費用。欲劄下江陵府，趁今來農功未興，虜騎既退，於朝廷督府總所撥到錢內，措支一項錢會，專一差清強官分定界至，視舊規摹，盡以復海櫃之舊。須管分役軍民於二月以前開浚舊基，修復寨柵，取四月以前興復備辦，毋爲遷延，以緩其成。兼又照得制置司初廢三海爲田之後，不惟官耕以爲田，又有從民戶所請，佃之以爲田。初佃之時，租數少而田畝多，人情競於得田，於是厚賂在官者。既佃之後，田畝多，歲租少，人情又競於得田，於是復以賂在官者。今官民戶遂占護此田以爲己有，既是興復三海，或官民戶稱耕墾歲久，土本已多，或稱農務將興，懼於失業，或稱甲轉於乙，田段交加，或稱諸軍扞禦，當爲休息，設爲多說，求緩一年，冀圖迤邐占吝，求爲己業。似此等詞訟，官司並不必問，只視開禧疆界，凡隸三海八櫃之內，悉浚爲海。且廢海以失險，而年年不免寇至之防，屋廬之不保，家產之不守，此身逃遁奔避不暇，孰若捐此田以爲海，而有室家保聚之安？失田之民，被役之兵，並須通曉此意。況今逃歸之民，未暇求業，朝營暮作，未知所向，又孰若因官司興復此海，以賴口食之給？亦無異於古人荒政以興役聚民也。此事用工頗大，務在敏速健決。其所分畫，必精擇清強官，惟不可付之貪吏，受賄徇私，退縮舊界。併自本府備今來劄命，出榜曉示，先具已施行事宜具申，自後每十日一具次第工役申，謹錄奏

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八。

〔二〕歷：原作「展」，據《宋史》卷三九七《吳獵傳》改。

全宋文卷七〇六四

魏了翁 一二

奏外寇未靜二相不咸曠天工而違時幾 二月三日

臣數犯天威，再有控陳。臣乃者陛辭之日，嘗累告陛下，以一遠君門，誰實應之。又因宰執餞送關外，亦懇以居中援助。宰執皆謂事關宗社，朝奏則暮可，無以過慮爲也。臣仰體國家之急，不待辦集，星馳就道。既而所請錢物泊僚屬兵官，皆不能盡如初意。臣之處此，進退維谷。乃至近日劾奏官吏，亦未聞處分。臣謂此等直易易耳，猶且奏報遼緩，矧又有難於此者乎？竊意廟堂之上，必以廬、黃諸處探報賊酋多斃，淮西諸郡賊兵盡退，往往君臣之間動色相慶，遂謂無復可憂。其實酋未斃，賊未退，而荆、襄、淮西之事方棘也。其在江陵者，自枝江、宜都境上伐竹木，毀室廬，斧斤之聲日聞，直欲爲渡江計。其在棗陽者，坏城郭，治器械，鼓角之聲夜聞，直欲爲度夏計。其在襄之東，淮之西者，以和好誤隨。直欲縹光、掀信、撇蘄、蹂舒、擣黃，今已赤地千里，往往行十日無炊煙。臣

以殿司千卒，俵俵乎舒、蘄之南，窮日之力，奔馳六十里。未明即行，或憑車而閱警報，乙夜就寢，或推枕而行文移，猶慮其不及事也。故於上流則趣何元壽、別之傑，下流則趣黃伯固，亟以制司督府之令，督厲諸將，臣雖在道，事亦無闕。今李虎、王福可抵襄陽，萬文勝亦至安、郢而上荆門。枝江江面淺狹，已趣尤燦分兵以往。又發鼎、澧義勇以助之。于俊、李允政、祝邦達，併力西淮，屢有克捷。而賊勢方張，脫小不利，則舒、蘄危矣。只得那王忠以援蘄，雖明知九江空虛，却候督府至彼，別圖調遣以實之。惟有王鑑遲回不前，進不及援荆、襄，退不能援光、黃，方此累劄督迫。比又從金陵得一將曰：「李大亨令往招信取鐵橋，敢勇一千人徑從便道，直趨龍舒。」舒蓋久安積饒之地，賊所欲得也。尚恨將卑師少，未有以大慰舒人之心。亦以私書公文，屬陳韓爲助。大抵目前所當爲之事，臣雖粗竭心力，終以內外扞格，兵寡財殫，而又奏請稽遲，無以聳動人心，作新士氣，此爲未愜人意耳。抑又有坐視而無策者。江北、淮西之民爲虜所殺者，固已銜冤無訴。而避寇南渡者，今所在成市，臣固嘗面奏，此輩強壯者聚爲盜賊，當有以招之；老弱者轉乎溝壑，當有以賑之。今諸處已各申來，而浮光、信陽、漢東、荆門，尤爲迫切。若臣行其所言，則招而爲軍者多至數萬，少亦數千，錢糧寨柵，器甲衣襖，便當有以授之。其隨宜賑給者，委官抄劄，計口支給，亦當有以處之。然督府所資幾何？一開其端，胡以爲繼？隨州輕信和議^(一)，竭帑藏之力以事虜，虜情無厭，既去復來，反遭重圍。今城中無以犒士，權宜造關子以濟用度，而求償於督府，必欲得京交七十萬緡、銀三萬兩、金一萬兩。臣不惟見管無幾，不容盡應，亦恐其迷誤未已，虛費金幣。而黃州亦狃於此說，擁馬司、

江司、雄關雄邊之軍以自守。四郊之外，虜騎縱橫，而不敢問，其意亦與隨同，臣方詰之。凡此等危急之證，姑舉一二，則知中外異意，受任實難。廟堂睹此事勢，所宜孜孜汲汲，愛日惜陰，將救焚拯溺之不翅也。乃聞近日以來，宰執多不入堂，亦意兩相之不咸，不過如去歲夏秋以來，旁啓密陳，以相沮壞耳。而數日間所聞益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夫事幾之來，間不容穽，一官之或曠，一時之不敕，則天工之治否，天命之去留係焉。臣不知今所不咸者何事，朝臣之中孰左孰右，第見外間危亂之證百出，而朝廷上方以可憂可怖之官職，而爲可喜可慕之富貴，不暇以國事爲意，是宜請事于外者憂憂乎其難也。夫京師諸夏之本，矧茲具瞻之地，華夷夏裔咸屬耳目焉。而每朝奏事，不過宰執一人或二人，率是不情之辭，不切之事，其爲曠天工而違時幾也多矣。臣今服在遠外，豈應與聞廟議？然忝備邇臣，事關一體，譬之木焉，本根先撥則枝葉從之。若使內不治，則臣雖恪共師命，以鞠躬盡力于外，亦將奚爲！臣竊妄意陛下於是非曲直之辨，必已曉然于聖心。若蔽自聖志，察朋比之習，杜讒慝之萌，豁開大公，衆建賢輔，以彊本朝，此今日當務之急者。如謂外寇未靜，人才難得，姑平廉藺、平勃之怨，則亦宜力懲偏聽之弊。自今公事公言，進而明目張膽以陳之論奏，退而同心協慮以見之施行，毋面從而背違也，毋陽予而陰奪也。庭辯衆決，朝慮夕圖，皇皇然如危亂之無日，則天下事尚有可爲。《詩》曰：「舍爾介狄，維予胥忌。」此言幽王之時，狄難之不顧而忌嫉之是尚也。惟陛下力鑑而深念焉，取進止。《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九。

〔一〕議：原作「義」，據四庫本改。

奏乞將樊文彬高世英優加贈卹

二月三日

臣聞捐軀徇國，固臣子之常分；崇德報功，乃國家之大經。臣猥以非才，奉將師命，顧激昂士氣，聳動人心，無他道焉，惟賞罰信必而已。契勘去年九月內，虜寇大入京西，知棗陽軍樊文彬以蕞爾孤城，適當賊衝，守具不全，旋行製造。賊於城外列砲數十座，文彬亦於城內立砲五十餘座以拒之。賊抵民屋，遶城立柵，塹濠以阻援兵。文彬夜遣人劫之。賊攻城之技無不盡用，文彬躬率士卒，晝夜苦戰。至十月二十八九間，賊添生兵，急攻西北隅。文彬迎敵五十餘陣，又積薪草於城損闕處，投火焚之，以禦賊之來。而日暮風返，烈焰入城，延燒官舍。賊乘軍民恟恟，自西北隅以入。火及軍治，力不能支，自縊而死。賊披城之初，襄陽已自受圍，烽燧不應，蠟書不通，外援已絕，獨以數千疲卒抗拒月餘，勢窮力盡，猶不肯污於賊手。近有錄到趙范蠟書者，謂文彬守城死節，無愧張、許。此而不問，何以勸忠？又契勘訓武郎、京西路分、總制隨州軍馬高世英，自叛寇初遁，提兵入德安，經理荒殘，臣嘗奏辟，就乞差權知本府。及虜再犯隨州，世英復領兵救援，突圍入城，矢石交下，重傷而死。今諸將中往往有身當事任，逗撓不進者，而世英奮不顧身，慷慨蹈義，蓋文彬之次者。欲望聖慈下有司，將文彬贈官立廟，錄用子孫，仍厚恤其家。併將高世英優加贈卹，庶足以爲伏節死義者

之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九。

奏襄陽被圍日久乞降詔勉諭制臣 二月三日

臣竊見荆襄蜀口，居國上游，勝負之間，安危所繫。頃者韃虜分道入寇，首犯漢沔，四川制置使趙彥呐提兵仙人原，控扼險要，牽制虜勢，蜀賴以全。陛下嘗降詔獎諭，人心胥奮。虜尋退遁。惟是荆襄自去冬被寇，幾三閱月，而襄陽之圍，賊勢張甚。制置使趙范率先士卒，躬冒矢石，屢戰屢捷，虜爲奪氣。今雖游魂近郊未底，然其數月之間竭心盡瘁，若不少賜褒拂，無以激昂士心。欲望聖慈特出御筆，付學士院降詔勉諭。候虜騎盡退，令以將士姓名來上，續與第功行賞。凡此必已久關聖慮，臣以職分所繫，冒昧奏陳，仰裨海岳。下情皇懼俟譴之至。

〔貼黃〕臣聞糾正官邪，固是臺諫職分。但勢有緩急，事有輕重。如乘邊之守，臨陣之將，苟無大惡，宜務優容。擊一人未足戢姦，曠一職或能誤事。況其間方倚之闔外之事，如陳韓、趙范、趙彥呐、丁黼、趙葵，各當一面者，皆嘗爲臺官所論。此用之他人，猶難輕發，矧當重任，訾議尤不可易。蓋御衆之道，全在威名。兼有知耻之人，不肯受辱。辱之則不可用，用之則不可辱。既辱之，又用之，彼亦何顏以居乎人上？今言路一新，恐未必如昔歲之有此患。更乞睿慈常留聖慮，臣不勝惓惓。

〔貼黃奏乞將曹友聞李安國優與旌擢〕臣近得蜀報，迺知去冬之末，趙彥呐下原曾未浹旬，而韃人又自秦、會而至〔二〕，一擣階、文，一趨大安，其意徑欲入蜀。彥呐力督諸將，各授以牙綠牌，重賞俾盡死力，遮蔽蜀門。於是曹友聞戰于大安，李安國戰于文州，士皆死鬪，險不可入。賊悔其來，歸咎于始謀者而去。虜之再退，皆是友聞、安國死戰之力，當與第功論賞。而就中曹友聞者，起自儒科，兼習武事，見虜輒鬪，義不愛身，其爲忠憤慷慨之氣，少見其比。欲望朝廷優與遷擢，庶幾友聞等有功見知，益思補報，而因得以勉諸將趨事赴功之心。取進止。《鶴山先生大全

文集》卷二九。

〔二〕會：四庫本作「鞏」。

奏乞早定峽州襄陽守臣 二月四日

臣今月四日，據參謀別之傑申到襄陽府事宜，謹錄本頭連在前外，續據諸處探報，德安府、雲夢、孝感縣及神林、澗口等處，各有賊兵殺奪人畜，擄掠舟舡。臣竊慮透漏，衝突江面，所合預作隄備。照得王旻既死，其荆鄂都統欲遵照便宜指揮，差趙勝填見闕。却以臣前所奏辟劉顯德仍權知德安府，令各任責防托。已別具奏牘，乞賜施行。其如郢州，迫近襄陽，合是武人之有兵權者，方可爲

守。近見朝廷，差下胡梘，臣不敢輒有更易。峽州亦係緊切，所差汪元顯，方有奏事之命，其勢必五六月間方能到任。臣不識其人，如朝廷謂可倚仗，即乞免令奏事，日下之任，庶幾及時，可以措置守備。若朝廷欲有更易，亦乞早降旨揮。又如襄陽夙號重鎮，今焚蕩之後，城中一空，或促令趙范回治，或別選武將爲守，此皆不可緩者。臣以事大體重，兼探報未的，未敢輕易有所施行。併乞睿慈速諭大臣，如朝廷已先得實耗，即乞早賜處分，以解一方倒垂之急。

〔貼黃〕臣昨準序遷入奏之命，已具辭免。又嘗具奏，乞速降結局指揮。是晚忽聞襄陽之警，臣不敢付之坐視，未免隨宜區處。合具奏知，伏乞睿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九。

白劾

三月六日

臣起自書生，不閑軍事，誤叨東拔，冒總師干，雖畢慮竭衷，粗欲自奮，而受任之初，危機已急，德安之寇未息，光化、棗陽之陷繼聞。行次池陽，而光、黃之羽書踵至。亟抵九江，隨宜應接，則應天、永、息之叛亡，襄、隨、歸、峽之俶擾，又見告矣。尚賴宗社之靈，戎虜革心，次第退却，臣亦適被入奏之命。方茲攢結簿書，散遣兵衛，具疏乞身，夫何叛將王旻煽亂于襄，百年之要地丘墟，一城之赤子塗炭。吳蜀襟喉，幾於中斷。言之至此，痛入肺肝。此皆臣智略不足以折衝，望實不足以厭難，致茲疆場之禍，上貽宵旰之憂。况督府之行，竭朝廷帑藏之儲，以資軍實。今自賞勞將士

之外，雖一孔以上，未嘗妄費，而所餘無幾，竟成何事？臣安得以辭其罪？夫有罪不誅，則朝廷將無以聳羣工而厲天下。臣謹於江州近境，席藁待罪。欲望聖慈布臣所失，重行竄斥，以伸國法，以爲力小任重者之戒。干冒天威，下情不勝皇懼震栗之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九。

奏措置京湖諸郡

臣自恭奉入奏之命，一面結局，會有奇疾，控忱君父，乞身歸里。適得何元壽、別之傑報，襄陽北軍作亂，趙范移屯，賊兵四掠，漸迫雲夢、孝感與神林、澗口，以犯漢陽界分，上流震搖，人民奔迸渡江。臣念事出意表，雖以垂去，亦復力疾隨宜區處，急劄沿江州軍嚴爲隄備，并遵照便宜指揮，權用金字牌，速下光州，調萬文勝提軍五千人、馬五百匹，星夜至漢川。繼得知荆門朱揚祖申，以孤城難守，乞就付統兵官。而探報權郢州胡梘，亦稱居民空城逃避，遂各助以京會五萬貫，時下接濟支梧。載念京西七郡，惟隨州僅存。自去年韃屢攻圍，知州張龜壽、通判趙汝然及大洪山守把張順與、寄居劉顯德，極力鏖戰，卒全一城。今茲孤壘正當賊衝，凜凜不能自保。或謂官民兵在城內者約二十萬，而散在四郊者不計其數。切慮不早應援，隨或不守，將來愈費經理。遂差承信郎李邦彥押京會二十萬，普例支犒外，更發銀一萬兩、京會十萬貫，等第特犒。其知州張龜壽與轉兩官，通判趙汝然、寄居劉顯德各與轉一官，守把大洪山張順添差隨州兵馬鈐轄，仍賜金帶一條。所有本處民兵，有流徙

不能自活者，給劄令李邦彥團結，恐可得數萬人。續議申朝廷，填補京湖諸郡死亡逃潰軍額，及科撥一項錢米，貼助贍養，庶藉其土俗伉健勇鬪，愛護鄉井。隨若可保，則德安、光、棗等處，方可修復。所有趙范離襄本末，前已具奏。今得尤燾申狀，謂李伯淵復回襄陽，已斬鎮北軍頭目人，且移書趙范回司。此等事情叵測，臣嘗作一榜并劄趙范，就此時招收潰散北軍，盡屯漢北。或令黃國弼、夏全任責統轄，且許以元來軍券，庶南北軍不相猜疑，亦是弭變之一策。謹將榜劄及尤燾所報錄白繳進，合具奏知，取進止。《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九。

奏乞降結局指揮收回新命速賜竄斥

臣再有危迫之懇，仰干天聽。臣自忝序遷，趣令入奏，即具控免，併陳結局之請。尋又具申朝廷，乞賜敷奏。又於自劾之章，申叙前懇。今既半月，未蒙出命。在於臣子之義，進退遲速，所當惟命是聽。然目前事體，有不可一朝居者。若默不以聞，深恐有誤國事。臣自旦日聞命，已即關報諸路帥司，繼有行府屬官陳乞解罷者，無詞可留，既上其事于朝。殿步司將士正當拆洗之時，一聞君命，各動歸心。臣亦叙情閔勞，支錢發遣。自初四五以前，猶有上流驟警，邊報時至。臣不敢以垂去坐視，隨宜報應。迨旬日以來，不惟郢、復、漢、鄂等處邊報頓稀，亦緣諸郡各得邸報之後，意臣既被疾速奏事之命，則此時結局已久，故每事不復關白。只如襄陽事變，所係甚大，自始初一再得申狀，

後久無嗣音，蓋亦謂臣爲已去此矣。況臣被命兩旬，兵歸吏散，財用又竭，兼沿江新制帥先令既至，事權有歸，而臣徒擁虛器，以兀處于此，在臣不過進退周章，以貽衆誚，而朝廷之上遲回不報，亦恐有傷事體，以啓戎心。欲乞皇帝陛下深惟令出已久，人情弛玩。速降結局指揮。所有臣病不任事，乞收回新命，引咎自劾，乞速賜竄斥，併望檢會累疏，早賜處分。《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九。

奏析督府前後事體乞檢會累奏施行

臣已嘗洊布危懇，伏計仰徹聖聰。重惟一介孤遠，旁無寸援，獨荷兩朝知遇，欲報無階。不自揣量，輒於敗局壞證之後，冒承重任，故今日之不績罔功，罪也；前日之辭難避事，亦罪也。進退皆罪，臣何所容其喙？臣反覆於心，痛自思過。或謂臣曰：「有鉅萬之費，無毫髮之補，烏得爲無罪？」然臣所領督府，蒙朝廷科降爲緡六百萬，犒師之費四百五十六萬五千有奇，皆發下制總兩司照例分給。及經理殘破諸郡與招軍打船造箭之費六十四萬有奇，亦皆委官押發。抵日終餘緡無幾，而求者日至，未嘗不謹所予。如所得金一千兩，僅支及一百五兩；所得銀十五萬兩，僅支六萬二千五十餘兩；所得絹一萬匹，僅支四千五百。凡此三項，皆以激犒戰功，見已具細帳上省，決無分文妄費。當大敵在境，人心動搖，正使督府不建，朝廷亦須遣使行邊，拊勞將士，犒給之費，當不減此。或又曰：「不能鈐鍵士卒，騷擾郡邑。」臣未出國門，凡三次行下諸道，約束官吏，不得以應辦督府爲名，

并緣私擾。舟人之攘羊，與浙漕司借使之卒二人亂行者，皆黥隸之，逋卒之竊酒家器者斬之。自南陵以來，乃有縣令擅拆居民浮簷者，臣即隨門支錢以償，被擾之家，親加拊勞，併劾二令，各從鑄降。自建德以來，縣胥之假託科配以招民詞者，臣即送所屬勘正，抵罪施行，不爲不嚴矣。或又曰：「督府之建，無救邊城之破亡。」此則臣未被臨遣之時，固已數數言之。且臣以十二月十四日陛辭，二月六日纔抵九江。若德安之叛，則十月二十六日也；棗陽之破，則十月二十九日也；峽之焚，房之遷，均之沒，光化之陷，皆十一月以前事。襄州肘腋之變，乃在臣被命入奏之後。然亦不可謂非臣之罪，已嘗具疏自列，乞加竄斥。凡此本末，難逃聖明之鑑，併用劈析，以布露於君父之前。欲乞睿慈檢會累奏，速賜施行。取進止。《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九。

奏北軍當思調伏庶内外相安

臣昨於前月三日，據京湖制置大使趙范申襄陽軍變事宜，已節次詳細奏聞去訖。旬日以來，有自上流來者，頗聞北軍兆釁起於疑心，今猶籍籍未已。而趙范已帶行北人之來歸者至江陵，臣雖鏤榜付趙范，令其乘此分南北人爲二軍，范荅臣書方議區處。繼得淮東制置使趙葵近書，亦及北軍疑慮事。今節錄繳奏如左。臣竊惟韃虜與國家本無宿怨，非如女真有不戴天之讎，况其能滅女真，則於我朝亦與有雪耻之功。今欲與之講和，本無不可，而庭論紛紜者，特以敵情多詐，未可保信耳。臣雖嘗有

言，韃人和亦來，不和亦來，此必然之理。然而臣今所憂，則又不在此。蓋世事固有若不相關而相爲倚伏者，且如侯景背魏，歸於梁，爲梁人，連歲抗東魏之師。一旦梁與東魏約和，景無所容其身，遂有異志。今日之事得無類此？而况紹興之和又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說，失信於降附之人，其事未遠，孰不知之？今李伯淵尚伏武當境上，樊城之北人雖爲劉廷美所殺，而襄陽猶有存者。滁、廬舊戍之北軍，雖已安居歲久，而事體大略相似。揚、泗所屯類皆新招，建康亦有納合買住降卒。而比至江陵者實繁有徒，萬一此曹聞制閫有密授之人，和議有可成之漸，則梁人和好之禍，豈容不慮？臣授任視師，適當癰疽已熟，一旦決潰之時，憂深慮遠，食不下咽。重惟國家大計，苟有可以緩敵圖安，爲綢繆牖戶之計，決不敢效書生，徒爲一偏之說。今則敵之從違、和之堅否，他人執議以害成者，臣皆未暇及。惟是茲事萌蘖，臣實得之聞見，不當蔽而不聞。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宰臣及新任制帥，不厭熟復，却慮長顧，使出萬全，庶幾內疑改心，外敵怙耳，以和則永久相安，以戰則南北胥奮，廟謨無後日之悔，邊閫同與國之休，天下幸甚！臣竢罪歸田，未能愬然於家國之憂，惟陛下幸察。取進止。

全宋文卷七〇六五

魏了翁 一三

奏撥官告銀絹付別之傑經理

臣據參謀官別之傑申，蒙恩除京湖制置副使，權正司職事，已一面起發前去交割。契勘襄陽一變，司存大壞，帑庾空虛，公私赤立。今時暫移司江陵，雖之傑兩曾分閫，軍民之情素所孚信，然經理之初，當有以大慰輿望。如修城壕，治器械，招軍兵，賑流離，必有錢有米，然後可以運掉，似不容以空言集事。竊見督府雖已結局，必有支遣餘資，如告命、度牒、金銀、交會等物，欲乞備申朝廷，據見在之數撥付本司，以備目前窘急之用，庶幾備禦之計可以速辦，不負朝廷寄托之意。臣所據上項申明，照得襄陽、江陵，上流襟喉，爲國重鎮。近因北軍叛亂，焚毀殘破，方議收復，而江陵府乃以去年屢被攻圍，沙市商貨所聚，掃地一空，又供億諸項援兵，庫帑罄竭。今來之傑聞命引道，不復辭難，其襄陽、江陵，並合逐急措置經理，以備防秋，不容稍失幾會。若待朝廷科降錢物，深慮道

里遙遠，緩不及事。行府見有繳還朝廷官告、銀絹等寄收江州，臣不敢以已結局爲嫌，權宜於數內量撥官告一十道、綾紙一十道、銀三萬兩、絹三千匹，付之傑專充收復襄陽，經理江陵兩重鎮費用。所有專輒之罪，欲乞聖慈特賜矜貸外，臣愚妄謂制閩之初，費用百出，前項所撥之數未給於用。臣竊聞朝廷因趙范之請，科降錢銀，見已管押上水。今復有省劄寄留江州，未知作何使用。欲乞速下江州發行，及今別之傑到司之初，便得使用。若更椿留以待申審，恐誤支遣。伏乞睿旨施行，庶幾之傑得以經理上游，屏蔽諸道。當此艱危，衆不敢嚮，而之傑誠心體國，毅然勇往，在朝廷所當扶持獎激，須至奏聞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九。

奏備別之傑申到劉廷美等復襄事宜

照對襄陽府自二月二十一日軍變以來，因循不守，遂爲北人所據。又據諸處探報申，北人在城內起屋造酒，以待僞酋及韃賊大隊前來度夏。行府照得襄陽重地，係西連均、房、光化，東接隨、棗、信陽，南控安、郢、荆、復。自襄陽不守之後，此數處戎馬往來，莽爲盜區。竊慮入秋以後，虜騎衝突，可以徑窺江面。行府遂委參謀官別之傑差信實幹事人，賫榜劄告命前去，結約土豪。已據劉廷美等收復樊城，遂遵照便宜旨揮，特與超轉修武郎、差充京西路鈐。之傑遂遣使臣鄧雲等，賫上件告命及開諭軍民榜劄，前去劉廷美軍前交付。今據鄧雲等狀申，江海都統與廷美之弟廷輔商議，稱督府有

告劄發下樊城，又參謀司亦已調兵應援樊城。廷輔遂即時將帶人馬錢物於四月二日起離荆門，取南漳縣老鴉山路，招集官民兵鄉農，問道前去，仍約廷美人軍會合夾擊叛賊，水陸並進，已行克復襄陽城壁了當。其城內見係劉廷美兄弟看守。今將鄧雲等狀錄連在前。臣又得之傑書，稱江海聞報，遂自荆門徑趨襄陽，與劉廷美兄弟協力扞禦。臣照得襄陽重鎮，既失復得，自非宗社之靈與朝廷處分得宜，奚以有此？此兩城既復之後，京西江北州郡遂可漸次經理，上寬顧憂。臣雖已將督府結局多日，緣上件事係當來督府，首尾合與從權區處，不容避嫌。今來防秋已迫，竊慮經理未辦，所合審度襄樊事勢，日下急切措置兩城守禦，仍以襄陽爲重。除已作書委自之傑始終任責，併令一面開具立功將士姓名，徑申朝廷推賞外，須至奏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九。

奏繳別之傑書施行復襄事宜

照會臣昨據參謀官別之傑備使臣鄧雲等探報，劉廷輔糾集民丁莊農，約劉廷美內外夾擊叛賊，收復襄陽。臣以襄陽重鎮，驟失復得，關係匪輕，所合賞不踰時，激勸士心，已一再奏聞，遵照便宜指揮，將御前所降到賞功刺史牙牌一面、官告貳道，權用御前金字牌子發付別之傑，更令審實劉廷美等立功次第，專人給付。今據申，劉廷輔所提兵已到襄陽管下明覺寺劄寨，舉火爲號，又繳到劉廷美殺叛賊退遁捷報，并先調統制馮士榮部押兵舡取水路前去，已於四月二十七日提兵會合樊城劉廷美軍馬

追殺，賊兵敗遁，於當日部兵入樊城，同劉廷美前去收復襄陽城。并南漳縣山寨統制、權路分張彥榮同劉廷輔已集鄉丁、壯丁、義捷等軍，會合前進，又於五月五日與賊大戰，必期剋復襄陽城壁。所有牙牌告命等，之傑時暫寄收京湖制置司激賞庫，候劉廷美等實見立功次第，方行給付。今將元發下金字牌子及錄連京湖制置司回申謹狀繳進，併將別之傑所與臣書錄白在前，須至奏聞者。

〔貼黃〕臣又見諸司關報，郢州捉獲姦細李必慶責問，據供，係韃宣差姓黃者探知襄陽燒毀，軍民不在城內，遂遣殘金人馬三千，要來據襄陽城壁。并先差李必慶等數人前來聽探南界州府曾與不曾發軍馬，及曾與不曾種田。又說鄧州目今有均州擄下舡一百餘隻，及唐州新野河元有大小舡五十餘隻，新造三十隻，要七月內等韃賊大隊前來侵犯南界。臣竊詳前件探報，賊虜日夜謀據襄陽，爲扼吭拊背之計。若非速行經理襄陽，以爲上流屏蔽，則京西一路莽爲虛邑，而江陵決不可守。江陵不守，則吳楚襟喉中斷，而長江與虜共之矣。臣固屢以爲言，今經數月，秋防甚迫。竊謂襄陽得失，係國家安危之決。臣方在遠外，不當與聞廟議。特以義關宗社，不勝及緯之憂，冒昧一言之。伏惟聖明特加睿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〇。

繳奏奉使復命十事

臣冒犯斧鉞之誅，輒有奏聞。臣去歲以疆事危急，深惟主憂臣辱，不敢辭難，受命於邊城殘破之

餘，奮身於羣言噂沓之日。幸賴社稷之靈，諸閫協心，將士用命，師無撓敗，虜有遁逃。及被命入奏之旬餘，聞趙范棄襄之報，急遣榜劄招諭土豪，幸而克復襄樊，以歸朝廷。爲臣之計，雖僅可逃責，然所當經理之事，未易枚數。臣方隨宜區處，而君命有嚴，未竟其事。今又以衰病，不克反命于宰旅，退自拘於司敗。臣輒將督府施行，分門萃類，裝成五冊繳進。又以臣之不克面陳者，姑以大槩別爲十條，隨冊以聞。臣謹開具下項〔二〕：

一曰招納土豪。並邊諸郡，每遇虜人入寇，皆得土豪統率義丁，爲官軍犄角之助。只如今春韃蹂浮、光、隨、信，管下如羅山、杏山諸處，率是義甲頭目、牛社總首隨宜勦遏。其間又有莊農自相結集，俟虜騎入村遊抄，或伏險邀擊，或隨後躡襲，必有斬獲。蓋以其生長邊域，狎近戎虜，故習其風聲，抵抗而不懾；睹其陵暴，憤激而思鬪。加以知地利，得人和，有愛惜骨肉之情，有保全鄉井之誼，戰則自爲戰，守則自爲守。若獎拔而倚用之，固與官軍之更遞往來，驅之戰守者，不可同日語也。自京湖諸郡殘破以來，鄉民丁壯屯聚相保者，在在有之。若不因其土豪就令結集，則渙然無依，或生他變。臣嘗委參謀官別之傑結納襄、隨兩郡土豪，尋又差官賚榜文劄子前去漢上招集。近日劉廷美收復樊城，一號召之頃，遂得四萬人。其後廷美與其弟廷輔，又以督府旗榜於南漳縣老鴉山等處，招收山寨民丁、莊農與諸處潰散官民兵，同力克復襄陽。土豪之效，大略可睹。臣愚欲乞行下制副等司，於襄、漢、兩淮州郡，隨宜結集，借補官資，假以事權，必能以功自見。近年名將多出於此，此實固圉安邊之捷徑也，惟陛下速圖之。

二曰區處流移。襄、漢擾亂以來，漢南自荆門、江陵以至漢陽，江南自岳陽、鄂渚以至武昌縣，流移軍民。布滿境內，而漢南數郡尤甚。督府嘗撥錢二十萬，劄別之傑措置招集，又劄江陵府措置收拾襄、荆之流民潰軍。尋又遣人散榜帖于漢東，團結山寨。凡當爲者，悉已見諸施行。惟是城郭荒殘，室廬焚蕩，糧種牛畜，盡於椎剽。耕既失時，麥已資寇。京湖管郡一十有八，殘破者七，被兵者三，僅存者八。又皆竭於供億，困於守備。制總應調正急，倉漕司存已無，欲人人而振業之，勢有甚難。今京湖淮西兵籍闕額尚多，所當刺其強壯之願從軍者，盡以補諸軍之闕。雖烏合之人，未必便能當敵，且是丁壯數萬，各有所歸，則婦女老弱亦有所養矣。其有城郭僅存，室廬亡恙者，尚可捐其租賦，俾之復業。無城郭室廬生業可歸，則隨其所寓，優加賑卹，多方區處。此又弭變銷患之要務也，惟陛下速圖之。

三曰調護北軍。郭勝之叛以猜懼，范用吉、常進、尚全之叛以憤怒，皆有釁可言。至於襄陽之變，特因疑形一起，闔城爲之塗炭。今計北軍自取殲夷之餘，與夫散處諸郡者爲數尚夥。臣被命出使之初，嘗一再鏤榜開諭，讀者感悅，而諸闔創於多難，未有以處之。自襄陽變後，臣又有一榜，大意謂：「祖宗遺黎，凡有來歸，悉皆撫納，不曾分別南北。只因郭勝等自作不靖，使均、唐、安、襄四處北軍橫遭兵火。其有得脫之人，又被韃韃驅爲奴婢，或又殺其父母，據其妻子，取其財貨，流離飢餓，追悔無及。今北軍尚有在漢北漢南者，差官賚榜劄告諭。若有頭目等人轉禍爲福，收拾潰散，自爲一軍，屯在漢北，力爲國家捍禦邊方，效順之日，便當給以元來軍券，厚加

犒賞。其有經理開拓，顯著忠勤，許令世爲守臣，永保富貴，庶幾彼此各免猜防，永無自相屠戮之禍。」此項榜劄蓋以臣未嘗失信於此曹，故開心見誠，或可取信。又劄京湖制置趙范，於北人內選差二人撫諭北軍。方欲立規摹，設方略，冀不動聲色，而南北自分，可以潛弭三垂之永患。今局勢既更，無可復論。所望朝廷將處北人一項，熟復思慮。魯酒薄而邯鄲圍，天下事固有不相關而適相偶者。若遣人游說，開諭禍福，則前有鷓巴徒穆，後有天綱納合之事可據，因變制宜，畫地以居之，則有新復州郡自淮以北之地可處。神而用之，存乎其人^(二)，惟陛下速圖之。

四曰措置險要。言京湖之險要者，以江陵之三海八櫃爲急；言江面之虛實者，以宜都、枝江、公安、漢陽及武昌、興國諸處爲憂。臣嘗科撥米壹拾萬石、京會貳拾萬貫，付江陵修海櫃。又降錢付諸處戎司招軍，且下湖南、江西帥憲司，打造戰舡，與造弓弩箭鏃等，凡以爲江面之防也。然臣所甚憂者，有不止是。何則？歷攷前後欲自江北以謀南牧者，聲勢力量無如曹魏之老瞞，元魏之佛狸，女真之逆亮。老瞞敗於赤壁，佛狸困於瓜步，逆亮衄於采石。使吾國中有人，未見其能得志者。厥今臣之所憂，西則蜀道，東則海道耳。間者諜報，韃人大治攻具於秦、鞏、洮、渭，又治舟山東，日夜聲言，以七八月南侵。而吾所以爲備者，尚多闕然。又況淮漢之間方圖講解，必不肯輕出一兵，以牽制首尾，使狡虜得以壹心併力於西東二隅。萬一虜人先得蜀口，驅沿江戰艦舳艫銜尾而下，雖有百萬勁卒，臨江列戍，櫛比持滿，當其風利水急，拱手睨視，技無所施。此昔人累用之故智，不可謂醜虜之不知出此也。又或以偏師擾我江面，綴我舟師，而陰用出其山

東所造之舟，自膠西入海道，一得順風，直抵淮東、淞西，而畿甸震矣。臣所以日夜疚心，願陛下察敵情之多詐，無謂備禦止於江面，亦當防此虜之出奇內徑，以幹蜀道，以擣海洋耳。惟陛下速圖之。

五曰經理殘破。京湖殘破州軍當經理者凡七，尤不容緩者有四。四者何？襄陽、德安、棗陽、隨州是也。襄陽據漢水上流，與江陵爲唇齒。襄陽之唇亡，則郢、復、荊門、漢陽皆齒也，安能以自保？齊安、鄂渚爲受兵之衝，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棗陽乃襄陽之肩臂，棗陽斷則襄陽急，已事之驗也。德安，黃岡之外屏，若破，則雲夢、孝感、黃陂以來，蕩無蔽遮，而漢、黃二城晝閉矣。此亦已事之驗也。隨介乎諸郡之中，隨不能守，則郢、復、荊門皆震。故曰當經理者凡七，而不容緩者有四。臣自將命督師，僅次金陵，安寇逃遁，臣即差官前去經理，劄湖廣總所那撥錢會應副。自高世英由安援隨，死於鋒鏑，叛賊猶出没不常。自劉顯德再行，事權方有所屬。然督府結局之後，未知何如其爲力也。襄陽重地，係國存亡，所當亟行經理。或謂今無屋可居，無糧可繼，與其經理襄陽之燬城，不若用力於江陵。臣竊惑之。今幸劉廷美以收復樊城，蒙被顯賞，感激思奮，與其弟廷輔挈襄陽以報朝廷。若襄、樊氣勢既成，則棗、隨猶可措手。但慮廷美出自寒微，媚嫉者衆，凡在軍伍者，已不能成功，而忌人有功。此全在制臣以國事爲念，扶持而獎激之，俾得展布，庶幾京湖諸郡漸可修復。厥今國家之於襄陽，猶前代孫吳之有西陵。有之則存，無之則亡，不可以區區邊鎮目之也。韃虜萃數十萬攻圍數月，不能下而去。若非變起蕭牆，則不

能破；又非結約土豪，則不可復。陛下毋以其失之速，復之易，而不加之意，再失則事無可爲者矣。若夫均、房、光化、宜都、沙市，委任得人，不難經理。儻有事力，制副司皆能辦之。惟襄陽爲一方之扞蔽，而劉廷美兄弟土豪倡義之魁首，尤不可以不加之意。故臣特惓惓焉，惟陛下速圖之。

六曰明信賞罰。國家所恃以奔走天下者，賞罰二柄耳。而於閩外之臣，則徑以二柄假之，故曰事難踰度，曰不從中御。凡以成敗安危之幾決於俄頃，使賞罰不踰時而見焉，則天下皆云斯人也，聖主託以腹心，而寄以不御之權。夫然後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在專閩之臣，指麾足以集事功，而朝廷益尊矣。三十年來，謀國者反是，一賞一罰，實因閩外之請，而必欲事從中出，不著奏聞之自，若與外閩有爭功吝權之意。豈知在閩外則不威，在朝廷則不尊。夫自一命而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人主之尊，然後無以復加。使有股肱心膂之臣宣力四方，以任干城禦侮之責，廟堂不動聲色而收其用，顧不尊且嚴邪？而必欲與之爭較恩威，則祇以自小耳。夫賞罰者，陛下之賞罰，爲閩外之臣不過布昭皇靈，以興起人心，期於不失事幾焉耳，亦何憚而不肯明白指意，以布宣天下乎？臣愚欲望陛下申飭大臣，自今分閩之臣有所舉刺，則當以其所請付外施行，使得以依憑威斷，役使智勇。不惟帥臣得以伸賞罰之權，亦以見朝廷明白正大，惟是之從。外閩重而中朝尊，一舉兩得，陛下速圖之。

七曰警厲將帥。去冬自隨、棗被兵，襄陽受圍，江陵告急，朝廷遣兵應援，諸城危迫，朝不保夕。

乃多逗留不前，或稱養銳於某郡，或稱取路於某所，互相倣倣，以聽寇之自退。至於聞命疾趣，奔走不憚，如萬文勝之儔，蓋亦無幾。亦由所謂大將者，官爵已隆，意氣已驕，惜身愛死，無肯先登，以當不測之虜，惟邊郡偏裨，職位既卑，聲名未著，則奮不顧身，直前勇往。臣於目前諸將備見其勇怯能否，實基於官資之崇卑。妄意欲乞陛下於諸將職任非有用者不除，非有功者不遷。置身安閒者不容以濫進，巧於營求者不容以倖得。自環列上閤之榮名，上而至節察防團之等，必服勤邊徼，顯立戰功者，然後加之。使明知朝廷爵位非有功行陣者不可以倖門邪徑妄有希覬，庶幾人心激勵，各能以功名自奮，無敢有逗留避寇、臨事辭難者矣。惟陛下速圖之。

八曰措置江防。長江守備惟恃戰艦，臣近因經行，得於目擊。及差官點閱，缺數甚多，其間又有在數而不堪用者。春初諜知虜寇踏淺結筏，日爲渡江之計，又在枝江者伐竹運木，斤斧之聲晝夜不絕。於是申嚴守備，抽移調遣，策應上流。又慮乘虛窺我江面，急遣主管機宜文字王好生往福山、石莊、黃姚、顧逕等處，結雇民間掉槍使風海舡，節次發赴上水，貼助兵舡，以備緩急。設使賊徒知我虛實，數處欲渡，則東西可以救應。又行下沿江屯駐軍分，將舡之弊壞者修整，缺少者打造。又撥緡錢付湖南、江西及沿江制副兩司，各行下所部產木州軍，打造四車海鰍舡及大小多槳舡各有差。此外方欲增造，已迫結局。今去防秋不滿兩月，而得於諜報，有謂韃賊在膠西造戰艦，練水軍者。况荆襄上游，乃其熟路，廣狹險易，無不盡知。欲望朝廷嚴飭制司總所及諸戎司，速與招軍造艦，申固防守，懍乎如寇至之無日，庶幾倉卒不致誤事。至如招募沿江游手習於

舟楫者，以之填補水軍，此亦防微之一節也。惟陛下速圖之。

九曰繕治器械。諸處器甲箭鏃，積年椿管舊數。自連歲用兵，取撥之外，所存無幾。密院間雖行下諸郡，製造解發，俱不及數。且如近日江陵、光、隨，圍城中常有矢盡之憂。襄陽苦戰累月，尋遭焚蕩，軍資器械，靡有孑遺。夫器械不利，是以其卒予敵，而況於不備乎？防秋在即，赤手空拳〔三〕，何以應敵？臣嘗行下所屬軍分，刷具見管衣甲軍器數目，可爲寒心。兼聞虜賊畏我強弩，控扼江面，尤不可缺。已於二月內發緡錢，下江西、湖南安撫司，造弓弩箭各一百萬，限五月以前申解，劄沿江制司催促。然二三百萬箭，不爲不多，而未足供一大戰之用。如鎗釵甲冑、衣襖旗幟、金鼓牌盾之類，惟淮東有所椿積，他路率多欠闕。此決非倉卒可辦者，欲望朝廷急與措置增造。聞韃虜之兵每過次舍，則人人各自製造箭鏃，修整戰具，非必委之工匠。吾之爲兵者，既不務此，而上之人又不加意，何恃而與之戰乎？惟陛下速圖之。

十曰差填邊守。厥今並邊之地，自京西之均以至淮東之楚，凡十一郡，而守臣之正任者十無二三。次邊及沿江北岸，自歸、峽至通、泰州，凡二十郡，而帥守之非正任者亦五六。屈指防秋，無兩月事，重以韃兵出沒，叛徒披猖，又如郭勝、范用吉輩，熟知江湖虛實，此豈小故？而上下因循，雖久無正官，亦不以爲意。又如均、房、光化等郡，乃楚、蜀襟喉相接之地。臣嘗劄京湖大使司，選辟守臣。後據趙范報，均州已辟史宋孝，光化已辟何亮。然而訖不知朝廷從違與二人之在否何如。夷陵乃荆、夔血脉相聯之處，臣嘗奏催守臣汪元顯之任，朝廷乃爲改他郡，故至今未

有正守。至於德安，則隨、棗、光、信往來之衝。臣嘗遵照便宜指揮，差劉顯德，俾之速行措置。會朝廷差趙勝，勝辭而後差顯德，則督府結局矣。臣竊謂當此艱危之時，極邊次邊與夫沿江沿淮州郡，民物彫耗，田萊荒蕪，科調繁興，賦租不入，懍乎常有寇至之憂。自非有志事功，捐軀體國者，誰肯披荆榛瓦礫，犯夷狄豺狼，而昧於一來也？而況謀夫孔多，雖有勞而不知；廟論易搖，或已命而俄易。雖使舉辟之當，朝奏暮可，人猶一前一却，若更例以內郡除授規之，刑忍弗決，則是終無經理之人與經理之時，而戎馬已告警，數千里爲盜區矣。利害灼然，夫豈難知？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申飭制臣，責以遴選邊守，徑自舉辟。且命大臣奏報響答，庶幾諸郡各得正官，以壹意備禦，視夫攝官承乏之人，朝不謀夕者，不可同日語也。惟陛下速圖之。《鶴山先生大

全文集》卷三〇。

〔一〕「項」下原有「一」字，據四庫本刪。

〔二〕人：原缺，據右引補。

〔三〕拳：原作「卷」，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〇六六

魏了翁 一四

辭免召赴行在狀 一 三月十八日

伏準今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李稟、魏某、范子長並召赴行在。某位下人微，不當僭有辭免。伏念某孤遠之蹤，去秋以待養不便，力蘄外補。誤恩從欲，畀守近麾。萬里西歸，今春僅至蜀口。脫身風濤寇盜之區，謂將善還田里，以需闕次。而遽聞逆曦之變，義不容與賊俱生。亟回江陵，以俟平定。敢謂清朝柬記，憐其間關狼狽，再頒收召。自當聞命首塗，即趨闕庭。竊緣今來逆曦授首，蜀道已通，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新命，仍令待嘉定元替羅植闕，以便私計，實出洪造。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二三。

辭免召赴行在狀 二 四月二十六日

照得某準尚書省劄子，閏四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魏了翁召赴行在。某位下人微，不當僭具辭免。伏念某曩以疏陋，久玷館學。歲在丙寅，以侍養不便力蘄外補。誤恩從欲，畀守漢嘉。歸去蜀口，適遭興賊之變。亟回江陵，以俟平定。繼叨收召，聞命未幾，復報誅賊。遂具控免，申告朝廷。一面起發，沿途聽候指揮。行至廣安軍，方被寢免之命，仍奉所生之親以還里舍。待次年餘，方杜門以便親鑿藥。忽又準今來新命。在於寒遠，實極寵榮。况聖上總攬之初，鴻儒碩輔，咸萃本朝。么微晚生，得此望表，自當聞命首塗，即趨闕庭，以觀更化之盛，冀及明時少容展竭。竊緣某向來陳乞補外之日，正以所生之親不諳風土，氣疾時作。歸途又以聞變，往返沂沿。今驚魂甫定，若再爲萬里之役，必不能將親就養。人子之義，實非所安。欲望朝廷特與敷奏，收還召旨，姑畀真祠。或仍與在外一合入差遣，庶幾稍便侍養，不違初心。《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

論四川改官人積滯劄子 上四川制置

某伏見四川改官人引見員額，自數年來，班次之久，有至六年以上者。人才滯淹，莫此爲極。利

路帥司嘗有申請，竟從中格。制司又嘗刷具邊邑，再以奏陳，雖即報可，然猶候換給日方理須入月日。邇者明裡肆眚，遞贖二年，亦云異數。然尚有四年積滯，終未有以大愜士心。竊嘗參稽議者之說，蓋曰：人之精力有限，今棄之於方壯，而用之於既衰，急賢渴治，宜不若此。又曰：所在縣邑，類多闕官，今不以委之於京官之稍自愛重者，雖以選人之貪懦，右選之粗庸者，亦得以例爲之，或委之於初官之攝事者。又說曰：以三人奏舉關陞，又五人保任改官，夫八人者既以爲可用矣，則當汲汲用之。乃反因舉主及格，投之間散，至於五六年之久，是不惟無罪而廢黜之，且反不若未有舉主，則猶足以祿仕也。是三說者，誠士論之所通患。然言之固已爛熟，而朝廷卒未能有所變通於此，則以言者徒能爲淹滯者慮，而不知爲國家事體惜耳。某竊惟國家事體務在奉行故事，謹守成法。祖宗已有之規，不可以輕紊，祖宗所未有之事，亦不容於創爲。今君臣上下保治於小康，動由舊章，罔有改作。用能憑藉扶持，躋世熙洽，明效大驗，蓋可略睹。然獨怪夫今日之事既曰動由舊章，而獨於改官人待次一事，本非祖宗舊法，或者尚曰趨班放行，恐非故事，此某之所甚惑也。國朝自天聖以前，諸路薦吏未嘗限員，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皆得薦人。舉員雖寬，條約亦簡，而改官者不過數十人，其事與今不相似。某更不敢遠引，止以慶曆以後明之。且自慶曆視天聖，舉員則既狹矣，條約則既煩矣，而改官之數，歲日益增。然選人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即得引對，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有待次者六七十人，吏部即以爲言。治平二年又積至二百五十餘人，賈直孺爲御史中丞，力陳滯留之弊。三月辛丑詔書，即命輔臣圖所以更張之。迨元豐著令，乃以五日引一甲，每甲引三人，蓋專以班次積滯

爲慮。元祐初政，又慮垂簾日門謝，或有淹延，令崇政殿引見訖，即赴內東門謝，所以爲改官人慮者委曲若此。至紹聖，忽復元豐之制，相承至于紹興，未之有改。至隆興之初，始以八十員爲額，而吏部已謂員額拘礙，必致留滯，詔吏部且依常年放行。乾道三年，東南改官人以百員爲額，而四川以二十人爲額。吏部侍郎黃鈞以爲多寡不均，乃通爲額百二十員，由是改官人無復有待次者。七年十月，僅有溢額者三十餘人。至來春引見，吏部以爲請，詔特令具奏引見，由是更不限定年額。夫自冬徂春，不過待次三閱月耳，當時之論已深以滯淹爲憂，亟令引見，更不限額。至淳熙，始以臣僚一時之請，再定八十員爲額。員額之狹，蓋自此始。而四川僅存十五員之額，亦前此之所未有也。然員額雖狹，而時有趨放，只如近年楊端明帥蜀，嘗以爲請，旋即施行。吳侍郎於更化之初，又嘗建議待班人一面作邑〔二〕，亦復報可，蓋未有若今日待班之久者也。且四川監司帥守，每二歲約通舉改官三百餘員，當有六十人改官。雖不以盡然，且絕長補短，亦當有四十員。今每歲止以十五員爲額，故滯淹之數，自五員而積也。又如科舉取士，南宮約三百人，四川類試約百人，是四川亦當四分之一。若以每歲引見改官人八十員，以四分之一言之，則四川亦當得二十人之額。今止以十五員爲額，則滯淹之數，自五員而積也。東南一百三十郡，歲得五十七員。及捕盜八員改官，是二郡而得一人。四川六十郡，而歲得十五員，是三郡有奇而得一人。額之不均，亦莫甚於此。故東南之班未嘗溢額，而四川之班每待久次，其利害蓋亦曉然。况自近日以來，制置大使司歲有職司狀十五員，選人改官每以職司爲慮。今一年便有一班之數，則改官者因此稍衆，積滯之因亦未必不由此。七八年前，待次者不過一二

年而止，雖遞趨二年，而尚有四年之積。祖宗故事，有罪者展年引見。今舉員既足，而五六年方得引見，是使天下皆爲有罪之人，似於明時待士之體有所未周，急賢之道亦不宜若是其緩。重以祖宗舊法，亦不若是。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獨此一事固守近比，輕變舊章，良爲朝廷惜之。意者朝廷亦未必有意於輕變舊章，特未有以是告諸吾君吾相者。制置閣學侍郎方以修名偉望典領方面，有如人才之久淹，朝政之久曠，比比皆然。如某鄙說或有可采，盍以上之朝廷？有如慶曆故事〔二〕，不越旬日即得引見，元豐以後故事，五日即引一甲；乾道三年故事，通以百二十員爲額，不爲東南、四川；乾道七年故事，將待次人特令引見，更不限定年額，此皆載在故府，猶可覆視。若曰時異事殊，不容膠柱，則求之近比，如頃者丁卯戊辰，嘗所施行，或盡數趨放，或一面注縣。儻舉其一而行之，豈惟人才無滯淹之嘆，凋邑無闕官之慮，而於朝廷急賢渴治之意，所關甚大。爲士者似亦得以免於舉員既足，當遷而黜之誚也。陵節儻言，某知罪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

〔二〕議：原作「謂」，據四庫本改。

〔三〕四庫本，下註一「闕」字，空四格。

辭免除直秘閣知瀘州狀

某倏被寵靈，莫知攸措。顧人微位下，不當輒有控辭。然念寓直木天，蓋示有功之勸；作鎮方國，亦疇已試之庸。而某賦質竊蒙，泣官曠弛，既點讞平之寄，復塵漕輓之司。雖勉竭於頓庸，曾未知於補報。敢圖異柬，忽誤恩除。還十三年策府之舊遊，畀四千石列城之新命。荷恩至此，揣稱蔑然。黨拘出位之嫌，弗控循墻之避，雖逃公議，汙愧初心。縱以瀘南空官，且令承乏，豈容延閣異數，躡畀非人？某見已擇日祇拜成命，遵照元降指揮，前去交割新任職事外，所有直秘閣恩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施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二三。

申尚書省乞檢會元奏賜橫渠先生謚狀

照會某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權運判及後來正除運判日，曾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特與賜謚，俱荷聖慈並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藐然孤蹤，信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貼黃爲故崇文殿校書郎、同知太常禮院橫渠先生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蓋爲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聞已曾下禮官勘當，然至今四年，未嘗施行，學士大夫不無缺望。照得橫渠先生奮乎關中，闡明禮學，窮

極道奧，徧覽而獨造，兼體而不累。其於理氣性命之分，屈信聚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秘，示後學有己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間代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卒也，門人嘗欲謚爲明誠中子。程純公問司馬文正公，則謂弟子誅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於朝，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孟軻、揚雄之流，如荀況輩殆不足進。自其既卒，中外臣僚錄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田，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謚。今乞檢會臣僚累奏，於三者之間，凡可以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朝。舜民之奏可謂懇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得其傳者如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先已賜謚。爲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正公，繼亦得請。尚此獨闕，寧無遺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某嘉定十一年內奏狀，再下禮官，遵照近例，速與賜謚。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望，其於新民善俗，所關不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又見《道命錄》卷九。

申尚書省乞蔭補表姪高斯謀狀

某伏睹慶元重修令，帶職朝奉郎以上，初遇大禮，應蔭補子孫，而陳乞蔭補期親，謂見有子或孫白身者。照得期親，則嫡兄弟之子皆是。若使同姓嫡兄弟，則固不待言。然亦有元是嫡兄弟，而偶因

出繼者。若緘嘿不言，則朝廷無由悉知，敢犯嚴譴，輒有控陳，以冀垂察。伏念了翁之祖父，娶高氏，生七子男，其第六子曰孝疇，以祖母之兄高黃中無子，自襁褓間取養孝疇爲子。後來孝疇既知爲魏氏子，嘗欲歸宗，却因以請本州文解，有名籍在禮部，恐費申明，遂遣了翁代歸本姓。比歲本生父母歿，了翁兩次並乞解官，持心喪，已蒙朝廷允許。惟是生育劬勞之恩，終未有以報塞。又念今官及帶職員郎，而本生父母不得封贈，合該奏薦，而嫡兄弟之子不得與。欲歸本宗，而父母之命不可違。一念及此，莫知攸措。偶因讀史至《三國志》，其間一事，偶與此合。且朱然本施氏子也，朱治未有一子，然年十三，治取以爲嗣。然嘗請歸本姓，吳主不許。然既卒父喪，乃表其子續還爲施氏後，以奉本生祭祀。乃知此事揆諸人情，或在可察。了翁伏見本生父嫡長子奉議郎高載，與了翁係同胞兄弟，辛勤一第，官末及員郎而卒。有子斯謀，在了翁爲本生父之嫡孫，親兄之嫡長子。前一次明堂大禮，了翁合該奏蔭。緣丁本生母喪，有礙陳乞。今再遇大禮，了翁雖有二男並係白身，若論人情，豈不欲先任其子？緣本生之恩未報，私心實有未安。今來妄意欲將合得恩澤一資奏補親兄之子高斯謀，庶幾憑藉寸祿，以奉本生父母祭祀。則上以彰聖朝孝治之意，下以慰人子報親之心，委非小補。如蒙朝廷矜其區區報本之誠，出於真切，別無它覬，即爲敷奏，特依所乞，則續當依條式別具狀召保官陳乞。

辭免除起居舍人狀

聞命自天，躋躬無地。伏念某階緣薄伎，塵玷儒科。作牧作監，雖久勞於外服；非卿非監，遽躡冠於庶僚。迺於三年更迭之間，兩拜元日召除之命。荷恩異甚，揣稱蔑如。而况載筆右坳，聯輝西省，茲公朝之盛選，而儒士之榮觀。非所據而據焉，方慙久假；莫之爲而爲者，曷誤真除？念明時不至於乏才，雖成命奚嫌於反汗？欲望朝廷鑑其哀悃，賜以敷陳，俾仍服於舊官，圖終酬於異獎。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

丐祠申省狀

閏八月十六日

某冒干嚴分，僭有控陳。某猥以空疏，充員記注。饗榮無補，挺咎自招。頃自八月以來，忽染瘧寒之疾。遽投剛劑，速取痊平。而留毒熏心，蘊熱不解，肺肝熏灼，嗽逆上衝，脉息沉綿，肌膚銷鑠。醫屢更而莫效，藥已徧而罔功。自憐薄命之浮危，上負清朝之簡拔。重念某起繇寒地，早玷儒科。大行皇帝慶元龍飛，首被親擢，尋以學官、館職，歷事嘉泰、開禧。既詭外庸，游叨劇寄。茲又猥從禁列，日望清光。始終恩榮，度越流輩。近者駭聞末命，力疾造廷，羸頓之餘（一），一慟幾絕。

幸蒙予告，全護餘生。然而弓劍方新，不與攀號之列；几筵如在，莫伸朝暮之哀。哭泣悲摧，益增疾狀。矧嗣皇訪落之日，正始初精厲之時。願以疲駑之軀，少伸臣子之分。乃自纏於災疾，曾弗遂於糜捐。內愧私心，外慙公議。尚覩顏於乃位，將速戾於厥躬。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洞察忱誠之請，俯矜危迫之情。姑畀祠廷，生還里舍。儻未填於溝壑，尚圖報於丘山。《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

〔二〕羸：原作「羸」，據四庫本改。

再乞祠申省狀

某上冒蕭鈇之誅，洊瀝忱誠，仰干造命。某廼者力疾自陳，願勺叢祠，少延旦夕之命。愚誠未格，尚闕俞音。自揣位下人微，豈應洊有重瀆〔一〕？而奄奄餘息，生意索然。敢復瀝陳，上希從欲。重念某得生多幸，罕所疾苦。筮仕垂三十年，未嘗一日以疾謁告。庶殫勤瘁，少補迂拙。而今茲一病瀕劇，不聊有生。身遭燄焚，命在絲髮。矧六龍御天之始，公卿百辟，咸造在庭。螭坳記言，詎可曠職？而某猥以負薪之疾，杜門養痾，形支離，氣血枯瘵。非假以歲月，屏去人事，一意休養，則病根不解，少有觸撥，隨即發動。必將日朘月削，以速危亡。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二〕，矜其一再所請盡出血誠，更無纖毫矯飾，姑畀祠官之祿，俾得以生還田里，儻旬歲間浸有更生之望，則猶能極竭駑

鈍，再效使令。某情迫詞殫，抵冒嚴譴，下情無任延頸俟命之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

〔一〕重：原作「童」，據四庫本改。

〔二〕特：原作「時」，據右引改。

辭免除起居郎狀

倏被寵靈，莫知稱塞。伏念某一從蜀道，再點周行，聰明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於上下。冢宰掌治，司馬掌政，徧叨列屬之榮；秘書非監，太常非卿，又忝庶僚之長。遂晉聯於西省，俾入侍於東墀。既分量之已盈，致恫瘝之交怵。重惟末至，早仕先朝，乃於刀劍之上賓，不與冕裳之出俟。況嗣皇新服厥命，羣臣咸造在廷。而當嬰疾之餘，數上祝釐之請。素餐若此，清議謂何！宜居幽黜之科，盍誤序陞之渥？左之左，右之右，慚無記言司過之能；可不可，然不然，必有求去得遷之誚。儻遂安於次補，將自速於阽危。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覆眎累陳之牘，丕昭從欲之仁，亟畀祠官，改圖邦哲。非惟少遂微臣陳力之分，庶幾不累公朝知人之明。所有恩命，未敢祇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

丐祠申省狀

某不避嚴誅，僭陳危懇。某猥由疏逖，再點班行，分量既盈，咎災狎至。去歲之夏，暑威所侵，偶爲庸鑿，誤下剛劑。蘊毒不解，以玷於危。正當訪落之初，數上祝釐之請，而愚誠未格，反玷序遷。黽勉支吾，因循留滯。自春涉夏，氣候和平，雖病根未除，而疾狀不作。乃自庚伏以後，災歆外攻，氣類相求，舊證復出，肺肝熏灼，嗽逆上衝。曾經耗傷之餘，所存血氣無幾。至寒之劑，寧容再試？平補之藥，又不相投。自揣餘生，未知攸濟。及今未甚，不即哀鳴，亟辭寵榮，退就閒散，則遷延歲月，寧望生全？欲望朝廷特賜數奏，檢會去歲累申，畀以祠廟差遣一次，庶休疲瘵，以免危亡。干溷鈞嚴，下情不勝皇懼。《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二三。

再乞祠申省狀

某輒犯威嚴，再伸悃款。某頃以炎歊所鑠，舊疾復侵。雖形體未衰，衣冠粗屬，而根苗弗剪，歲月滋深。或卧興之不時，或喜愠之攸觸，頭岑岑而若醉，體熇熇以如焚。自揣浮危，速祈閒退，而忱恂未格，詔旨莫俞，早夜以思，進退維谷。矧惟初政，分任羣工，洞然無疑，倚以共事。獨抱戇愚之

質，無能損益於時。雖乘集而不多，雖百無而何闕？支持病體，俛仰周行，終亡用於明廷，徒有慚於夙志。用是累陳私懇，頻瀆公朝，敢冀鈞慈，特爲敷奏，假之祠廩，俾返故鄉。若幸保於生還，誓勉圖於後效。《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

三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嬰劇暑，遂感宿痼，兩具公申，力祈閒廩，莫回天聽，尚闕俞音。仰體公朝涵覆之私，退守微臣靖共之分，嫌於頻瀆，以取厭煩。勉強支持，避逃瘵曠。終以暑威內鑠，熱毒上衝，體溫目眇，痰眩足弱。深虞荏苒，自速顛危。矧惟要近之官，莫如言動之寄，而迂疏自信，愚戇不移。顧以病軀，有妨賢路，饗榮弗去，公論謂何！欲望朝廷更賜敷奏，速畀祠廟差遣一次，庶幾少休歲月，以俟安痊。或未忍棄捐，即乞檢會近降更迭旨揮，與在外待闕差遣。尚未溘先狗馬，尚有再備使令之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四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因宿疾，力丐真祠。冒重瀆之再三，冀感通之萬一。未蒙鑑誥，屬觸報聞，蚤夜以

思，進退維谷。重念某被遇先帝幾三十年，惟知極竭真純，上報恩紀。未嘗虛有遜避，仰欺朝廷。試用歷陳，以彰忱悃。某自始立朝，請外者再。迨其在外，辭召者三，辭官者一，則皆各有其故。某歲在乙丑，偶因召試，力沮開邊之議，大忤權威，即祈外補，以便奉親，訖于明年，洊請乃遂。歸未及里，復忝命召，揆諸情義，所當引辭。戊辰更化之初，收召衆正，誤疇曩直，首玷特招，宜不可辭。而某以親年既高，侍養不便，陳請至再，卒遂初心。戊寅之春，除直秘閣，又以異數，不當冒受，亦一控免。此外如守嘉、守眉、守漢、守潼，郡望非不高；爲憲、爲倉、爲漕、爲帥，事任非不重，而自量材分猶可黽勉，故未嘗虛有遜避。至受寶之歲，月正元日，招徠盛舉，觀聽所關，而某亦不敢固辭，以煩朝廷處分。某之進退去就，良可槩見。乃自去歲，數請歸田，及今夏秋，又及三四。方聖明御極，俊彥盈庭，某非病狂喪心，乃至數有懇扣，實以不諳風土，誤投熱劑，以成痼疾。纔遇涼燠之交，陰陽交搏，即感寒熱。深懼因循顛踣，絕望生還。是敢干誅，期於得請。某非不知人情多忌，謗詆百端，不謂其飾詐以沽名，則誣其矯亢以要爵。而某寸心耿耿，天日鑑臨，罔恤嫌疑，必祈造化。欲望朝廷察其務實之有素，矜其自知之甚篤，檢會累疏，曲爲敷奏，畀以祠廟差遣。儻少休歲月，猶有生全之望，誓將餘日，圖報大恩。《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二〕重：原作「童」，據四庫本改。

五乞祠申省狀

某自六月以來，舊痾所迫，四上祠官之請，至今累月〔二〕，未拜俞音。所當陸續控陳，期於從欲。會從臣移疾，朝論紛紜。某倘於斯時申述前請，則適以滋朋比之惑，重沽激之嫌。姑且遲回，以須少定，蓋欲稍全事體，庶幾無駭觀瞻。而連日之間，積陰爲沴，疾勢益侵，不容更有遷延。是用不避形迹之嫌，投誠造命之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累申，畀之祠廩，庶幾偷安歲月，扶養病軀。儻未溘先狗馬，尚有圖報之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二〕今：原作「經」，據四庫本改。

辭免除工部侍郎狀

欵被寵靈，莫遑寧處。竊惟天生五材，而民並用；國有六職，而工與居。是爲要近之官，匪直繕修之事。況於侍從言語之列，當以論思獻納爲忠。苟非其人，莫贊而長。重念某涉世太早，屬時多虞。始因取忤於權臣，不幸見稱於公論，以是自信，不疑所行。然守此而弗移，故動焉而得謗。盡言

無隱，則人指爲異論；直情徑行，則人疑爲沽名。惟其無愧此心，是以不違他卹。今乃猥由薄命，久抱沉痾。一年之間，移病半之；六月以來，請祠屢矣。久束裝而俟命，忽出紿以誤遷。喜懼交懷，進退維谷。藉曰饗榮而冒受，豈容力疾以自持？況其稍識去就之宜，粗知義命之戒，不知引退，將速顛躓。欲望朝廷更賜敷奏，覆視累陳之牘，亟垂從欲之仁。非敢具文，必期得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丐外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某自夏秋以來，舊疾發動，屢上祠官之請，未蒙俞允，反玷序遷。控避莫皇，眷留逾切，感深刻骨，涕下交頤。豈應固守不移之愚，徒取厭煩，上孤隆遇？故自效職以來，靖共朝夕，誓言報稱，不敢言去。而近日以來，積陰爲沴，病本益深。霜露所乘，寒熱間作。若不再申前請，必速顛躓。敢望朝廷更賜敷奏，檢會累申，速與宮觀差遣，庶携孥累，暫寄江湖，以養餘痾。候其痊安，別聽驅策。頻瀆公朝，無任皇懼。《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七〇六七

魏了翁 一五

丐祠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某真切之懇，已具累牘，茲不瀆叙。竊惟法從之選，儒生所榮。矧在寒微，得此殊遇，所當體承眷寵，極竭疲駑，終守靖共，誓言報塞。而諄諄謝病，數數丐歸，屢却而請不休，閱時而意逾迫，豈惟有傷事體，抑亦不近人情。況於公朝當此多事，而百司庶府夙夜在公，乃獨譎譎，屢陳私請，人皆謂其可已，已亦厭其太煩。而退自揣量，終難勉強。若使少休歲月，暫寄江湖，心志稍紓，痒癩粗定，則麤捐效報，夫豈無時？若必饗榮，不知引退，豈私心之有愧，亦公議之不容。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俯憐累請，速畀真祠。毋令更有瀆煩，以重貽方命之譴，即拜始終保全之賜。《鶴山先生大

全文集》卷二四。

牒糧料院契勘供職月日幫行請給

照會當職昨爲患告假，申尚書省乞祠，九月二十四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權工部侍郎，遂承貴院送到十月分俸給。緣是九月末辭免未下，當職不敢收領，移文貴院住幫，聽候指揮。至十月初五日，再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當職遵從聖旨，方於當日赴部供職。所有九月分以後至十月初五日以前，有在假乞祠及未供職日分合行住幫，却自十月初五日供職以後再行幫支，方敢祇領，須至公文。《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狀

右某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魏某除職予郡。二十二日續進省劄，備奉聖旨，魏某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填見闕。某倏聞成命，倍惕危衷。伏念某頃因屬疾之餘，數犴祝釐之請。一年之內，移告累旬；六月以來，陳情八上。會玷共工之貳，再騰控免之詞，冀奉真祠，稍圖私佚。茲叨誤柬，終闕俞音，寵論撰之隆名，畀藩宣之重寄。况殿閣十有三等，集英獨號於熱官；而荆湖十有五州，常武實稱於重鎮。豈以抱痾之久，屬茲求退之頻，知其不可爲而爲，是謂非所據而

據。周章失措，跼蹐靡皇。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曲憐病體，覆視累陳，毋拘反汗之嫌，俾遂歸田之願。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辭免知遂寧府狀

紹定五年四月

新渥照臨，愚衷震懼。伏念某自貽大譴，久屏窮荒。忽霑曠蕩之恩，俾得返其田里，至又盡還職秩，申畀祠官。既度越於前聞，實超踰於常分。今者誤恩中宸，畀守寧川。脫命邊陲，起家要郡，宜殫忠力，圖報鴻私。而某尚有愚衷，不以控聞，是爲自欺。某自五谿還荆，上霧下潦，遂成寒暑之疾。繼以仲女卒于荆鄙，哭泣無聊，扶持西泝。至夔門，又有亡弟之訃，幾不能生。會韃卒內侵，驚憂乘之，心氣怔忡，手足戰掉。幸已輿疾還里，正念處陰休影，以佚餘齡，而成命驟頒，俾當郡寄。方時多故，豈臣子辭難避事之時？而陳力不能，莫容勉強。所有恩命，未敢祇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四。

辭免除寶章閣待制潼川府路安撫知瀘州狀

三命益恭，方祈反令；十連有帥，更誤陞華。顧惟湔滌之餘，莫稱便蕃之渥。弗嫌再瀆，用瀝孤

衷。伏念某去國八年，還家萬里，曲蒙寬宥，已戴生成。豈期職秩之驟還，况復寵靈之狎至，申加祠廩，遒畀郡符。累茲特異之知，惕若滿盈之畏。亟籲天而遜避，正踏地以凌兢。未拜俞音，遽叨改命，峻西廂之新渙，拊東蜀之舊封。勺免得遷，以榮爲懼。載惟衷悃，已具前章。實以嬰疾瘴鄉，驚心江路，方寇氛之未靜，而家難之相仍，志慮怔忡，形神勦瘵。矧當今日，莫重上游。冒膺存撫之司，已劇顛躓之懼，乃若通班寶閣，候對松階，尤深據蒞之慙，敢後循墻之避？所有恩命，未敢祇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申省論龍飛鼎甲人初任堂差

伏觀盛明之朝，粵自改元更始，盡掃累年汎濫之弊，凡係堂除及吏部外銓，各存舊法，不許妄有奏辟。仰體盛心，稟承維恪。然其間有關涉事體者，既以近比爲嫌，無路自達，敢冒昧爲一陳之。竊見宣教郎楊棟，中紹定二年進士第二人，以龍飛恩特授承事郎，堂差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正待闕未上間，適丁母憂，至今年四月除喪，未有新任。棟天姿醇靜，好學不厭。見侍其父武德郎、前知施州致仕楊端仲，里居食貧，守道自樂，不求榮進。照得本官係龍飛鼎甲，考之舊例，初任當是堂差，而四川合入之闕止有劍南、東西川簽判兩闕。今服闕從吉，合入簽判。若止就外銓，既非格法，亦無初任人注簽判之例。若令于堂，亦無初任人納劄于堂之例。况是進士三名，今又視恩首選，

事體所係，難於自陳。仰惟國朝以科目取人，養其資望，以備採用。凡自媒干謁，前輩羞之。所以待天下士，至不薄也。今來棟既未有闕可入，且不敢自列，某亦以新制所拘，不敢冒昧奏辟。惟乞自廟堂於東西川僉判內，取次騰那一近闕以處之，庶幾全護事體，不失祖宗待進士之厚意。雖自知僭越有請，無所逃罪，然以濫分闕寄，知士之守道自愛，耻於干進，而不爲一言，非所以涵養士氣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

再辭免除權禮部尚書狀

龍光狎至，震懼靡寧。重惟聖朝之制，量能授官，而某去國十年，衰頹已甚。萬里召入，未覲清光。如其才具之短長，言論之當否，咸未有以自見，而先時出命，假以寵靈，受祿無功，循墻有覲。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俯矜忱悃，收寢誤恩。姑俟對敷之後，粗逃疏曠，則俾還舊著，乃分之宜。所有恩命，未敢祇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再辭免御筆叙理磨勘申省狀

某昨者恭奉御筆，理還磨勘，特與轉行，尋具辭免。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者。某聞命感泣，

益不皇安。竊惟祖宗舊制，凡麗於罪籍者，除降官放罷仍許叙理外，自餘追官居住等人，歷過月日，自不在叙理之限。今聖恩特異，至於親御宸翰，申飭有司，轉官命詞。藐然孤蹤，度越故常，豈惟私心之未安，抑亦公論之可畏，授受無據，進退維谷。某以官常有守，不敢再具免牘，塵溷天聽。惟望朝廷特賜敷奏，俯矜愚悃，速寢濫恩，假以歲年，依條循轉。不惟遵公朝常行之典，抑以全書生知足之分。《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五。

榜諭沿邊將帥軍民勦賊推賞

十二月二十六日

當使恭奉聖旨，督視江淮京湖軍馬，獎勵諸軍，奉行天討。今已統率精銳，水陸並進，宣暢皇威，指期掃蕩。并先次調遣諸路軍馬步帥王鑑及湖北副總管楊福興，前去策應上流。其所在帥守將佐，必能奮發忠義，同心戮力，內嚴捍禦，外務勦除外。照得督府見有御前降到節度、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左武、右武大夫以下告勅及金銀錢帛等，專待立功之人。凡有登埤出戰將士，當次第定功，便宜行賞。內土豪民兵，有能建立奇功白身人，亦宜當一體優補官資，有官人不次超轉。昭示大信，斷毋食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榜諭北軍

十二月二十六日

恭惟我宋德澤深厚，際天所覆，莫匪王民。不幸中原淪於金賊，百有餘年，遂使衣冠禮義之區，久隔王化。頃自金賊滅亡，方幸遺黎再睹天日，又不幸戎狄蠱起，羣盜相挺，致使生靈游遭塗炭，其爲酷虐，返甚於殘金。我主上一視同仁，惻然興念，有能赤心歸順，便加撫恤，待以吾民。或使管軍，或使守城，稍著忠勞，必加旌賞，以至贍給撫存，靡不周盡。獨有一種不識事體之人，每見自北來歸者〔二〕，輒稱北人，自分彼我，不思南北雖異，其實同是祖宗遺民。疑問一形，人多猜阻，遂使叛服去來，容身無所。當使今來面奉聖訓，督視全師，布昭大信，凡英雄豪傑，宜及時奮勵，爲我國家建功立業。高爵厚祿，傳子及孫。其或執心不堅，已歸本朝，又無固志，使南北兩地皆指爲反覆之人，信行既虧，自取禍敗。况戎賊專以財物爲重，其視屠戮人類，有同草芥。爾雖一時私忿，輕附戎虜，然既附之後，決是須索無厭。一旦不遂所求，首被誅戮。則曷若盡忠本朝，永爲中國臣子，共沐寬仁忠厚之澤？比之前日寄命湯火，利害灼然。其有已受官資，見當任使者，乃宜純一乃心，勿萌疑慮，推誠協力，報答國家。忠孝之節，始終不渝，自然神天鑑佑，長保富貴。若又能乘間伺便，結集豪傑，執縛賊酋，勦蕩羣寇，當使即遵照便宜指揮，第功行賞，申奏朝廷，願將當使一家百口，保明汝等之心，庶自今以往彼此相安，永無疑貳。儻更執迷不悛，身既危亡，家亦不保。各仰速入思慮，

毋貽後悔。《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二〕北：原作「比」，據四庫本改。

畫一榜諭將士 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會當使面奉聖旨，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開府云初，今與將士開誠布公，共圖協濟，上報國恩，合開具下項：

一、比年以來，軍伍之間，紀律稍廢，將士上下，不務輯睦，每舉一事，輒生怨尤。士既不和，何以取勝？勘會軍士以恭順爲主，士卒當聽命于部隊將，其部隊將當聽命于正副將，其正副將當聽命于統領、統制，其統領、統制又當聽命大將，大將却當恭事朝廷。非但語言顏色要當恭順，直須中心誠慤，上下協力，共濟國事。凡有一毫私忿宿怨，各相棄捐，自然人人同心，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大功大名，由此而立。況是其間或有不逞之人，變亂是非以惑衆聽，致令兵將不和，互相猜忌，事屬不便。今出榜曉諭，如有自此鬪亂間諜之人，即當體究，重作施行。

一、勘會軍民一體，軍兵戰戍雖甚勞苦，然大軍糧食盡係百姓供輸。若耕桑失時，軍須不繼，便致狼狽。所宜互相愛惜，毋得恃強凌弱，恃衆欺寡，互相爭鬪，激出事端。如違，邦有常刑。

一、大軍家糧及行軍券食錢米，多是勘請。曹司循習舊弊，妄有除剋，或收留券旁，百端遷延，以致軍士怨嗟。並仰諸軍收領，覺察申舉，如有犯者，照軍法施行。

一、契勘近年以來，立功將士雖曾經軍將戎司次第保明，申奏行賞，多被承受人侵用糜費，不與整會。因此省部久無施行，是致虛占恩命，不受實惠。及於私下積累債負，以至貧乏。當使今後將立功士卒定爲賞格，其有擒獲大酋及以次頭目人，凡有關當陣利害者，或生擒或斬首，申上行府，自節察防團以下牙牌誥命，立與書填訖聞奏，金銀錢帛在外。其次如當陣殺退虜人，獲到首級器械等，並與隨功大小，書填官資。行府見有誥命綾紙文帖，即遵照御筆便宜指揮施行，庶免省部吏人旁緣乞取，遷延歲月，竟成文具。惟是不許妄殺平人，詐作首級，如覺察得知，亦不輕恕。

一、軍前將士，如遇追勦虜兵，及討捕叛寇，其所獲金銀財物，便聽本人收留使用，官司更不抽取。仍照立功大小，別有賞犒。

一、其有歿於王事者，便當錄用子孫，請給如舊。如或子孫幼弱，未能受命者，先給公據，候長大日換授付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七。

榜被兵諸郡蠲免科役 二月十六日

勘會襄陽、江陵、德安府、光、黃、隨、均、房、郢、峽州、光化、信陽、棗陽軍管下，應曾經韃賊驚擾縣鎮鄉村，民戶逃移，雖目即間有復業去處，終是不易，合議優卹。今除軍前般運糧草差使及以物力差充保甲隅官外，其餘官同諸色不時差科非泛雜役，並與蠲免壹年。如州縣不遵今來約束，故爲科抑，察訪得實，官員按劾，吏人決配，務在必行，決無輕恕。仍聽人戶越訴。《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九。

榜諭北軍 三月七日

恭惟國朝念中原之民皆我祖宗遺黎，凡有來歸，悉皆撫納。二三十年間，所費錢糧，何止鉅萬。其有才智之人，或使管軍，或使守城，或散在諸處，各管職事，並不曾分別南北，只因郭勝、范用吉、王旻之徒，自作不靖，致使均、唐、安、襄四處北軍橫遭兵火，其有得脫之人，又被韃鞬驅爲奴婢，或殺其父母，或據其妻子，或取其財貨，流離飢餓，追悔無及，深可哀憐。今來訪聞尚有北軍或在漢地，或在漢南，元非反叛，止是無所歸着，或致剽掠，以苟旦暮，其情尤更可憫。官司雖欲各令

仍舊，終恐爾輩自懷疑惑，未便相信，一旦輕聽訛言，又是自取殺戮。行府專差官賚榜劄前諭赤心，若有頭目等人急於奮身，收拾潰散，轉禍爲福，自爲一軍，屯在漢北，力爲國家捍禦邊防，效順之日，便當給以元來軍券，厚加犒賞。其有經理開拓，顯著忠勤，許令世爲守臣，永保富貴。其頭目人當與等第超轉官資。行府元不欲分別南北，却恐終自懷疑不安，今昭示大信，應潰散北軍，自今既歸之後，別爲一屯，只留漢北，庶幾彼此不相關防，可以長保安靜，永無自相屠戮之禍。今來行府止爲前項四郡之人，偶因叛將一時誑誤，無所歸着，故從長區處，使之保身保家。天地神明，實聞此言。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九。

漢州勸農文

蜀地險隘，多磽少衍，側耕危穫，田事孔難。惟成都、彭、漢，平原沃壤，桑麻滿野，昔人所謂大旱不旱者，較之他郡，差易爲功，而民多游惰，不事本業，其所成往往視他郡無以相遠，非古今異時，地有肥磽也。太守以天子命來守漢，職在勸農，自冬涉春，常暘爲沴，震懼靡寧，既露宗祈，迄旋嘉澤。今以中春之望，率履官常，躬行阡陌，將進爾民而勉之以服田力穡之要。爾之生於平沃，亦云幸矣，毋曠土，毋末作，各服爾耕，以勤乃事，則豐年之報將不爾遺。養爾父母，睦爾兄弟，樂爾妻孥，速爾朋友，禮義廉遜將由是興焉。若舍是不爲，越其罔有黍稷，則因無常心，以陷於辟，雖悔

奚及！謹之重之，明聽我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〇。又見民國《德陽縣志》卷三八。

權遂寧府勸農文

歲二月勸農于郊，太守事也。今部使者攝郡，乃得與爾父老周旋於此。且吾聞之，造物能予人以豐年，不能殖不耕之田；能遺人以安富，不能福不率之民。自比年來，江浙淮漢，蝗旱相仍，流莩蔽野，惟我蜀土，歲比有秋。乃去年之冬，三白呈瑞，入春雨暘以時，爾之得斯于造物也，亦云幸矣。幸烏何恃也！挈率子弟，簡而稼器，修而穡事。若時和歲豐，錫爾多稼，則仰事父母，俯育妻子，豈惟爾利！賦租以時，無闕我餉事，盜賊衰息，無罹我憲網，吾與爾父老咸職有利焉。若子若弟，乃有不率于教，不服田畝，不孝養厥父母，以害于閭里者，其亦以告，我當與爾懲之。若郡若縣，乃有官吏不體此意，興不急之務以廢而事，肆無名之求以害而力，亦當爲爾去之。使者不妄語，敬聽毋忽。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〇。

潼川府勸農文

太守下車，厥既兩月。詣學官，做鄉飲酒禮以觀孝弟；會賓友，招諸生，講肄學業，以興文行；

坏城郭，練軍實，除盜賊，以安民業。有不率教于鄉者，有鬪訟以擾民者，有以不當與聞之事挾持上下者，有憑恃豪猾武斷鄉曲者，有妄告絕產，與官吏爲市，使民不得莫居者，太守既爲爾民繩以法令，無所貸，又慮政事之爽中，官吏之剥下，工役之妨農，游觀之廢時，亦爲爾民圖所以除蔽去吝。雖未保其無過，亦庶幾盡心焉耳。爾民既知太守留意爾事，則亦當服勞稼穡，以副茲丁寧勸劭之意。雖然，又當推廣此義，崇孝弟以植善行之根，厲廉耻以除心術之莠，親善類以浸灌氣質，遠小人以隄防蝨賊，戒鬪狠飲博以毋害于爾生。夫然後可以上承天意，享豐登之報而綿永久之休。其用我言，毋曰具文。《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〇。

潼川府勞農文

太守以九月丁亥尚倣古制，勞農于郊，登進厥父老而告之曰：方春常暘，害我穡事，告于方社，冀得中熟焉，亦云幸矣，孰惠其寧，乃克有秋，大踰始望。太守才薄德菲，無以臻茲也，皆爾民孝弟力田以濟登于休祥，太守亦職有幸焉。故今日屬爾民而飲之酒，非徒懽樂之也。《七月》之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方築場內稼，又急治廬屋，爲來年種植計，古之人雖國有餘財，民有餘力，而未嘗敢一日舍穡以嬉也。矧惟今日征調不休，公私迫蹙。貪吏假威於州縣，伺民之隙而肆其剽奪；姦民罔利於邑野，逢吏之貪而售其告訐。爾孝弟

力田，循理奉法，毋忿爭鬪訟，毋博弈慢遊，則可以免。一有不然，則貪吏姦民將不汝恤矣。夫天道福善禍淫，彼爲貪爲姦者，終必自敗，而爾之傷財蕩產，亡身辱親，則已不可悔矣。夫爾民終歲勤動，猶不足以養父母，蓄妻子，豈容更以錙銖之積供此泥沙之用！吾爲此懼，故屬爾民而申傲之者，懼汝之狃於目前而怠厥事、棄爾成，如余前之所謂也。又恐吾言不能詳盡，汝不深省，今將晦庵先生朱侍講《示俗文》一篇刊刻頭連在前。汝能聽用太守言，歸以告而子弟、族姻、鄉黨、鄰里，相與遵行無斁，則人事既盡，天報不爽。嗚呼敬哉，其毋忽！《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〇。

紹定六年勞農文

照會當職曩叨誤恩，自本路憲漕移帥東川，既不果來，今十六年間，不自意罪謫之餘，申詔起家，再爲此行。控辭不獲，冒昧一出。到官半年，未有報效，照會當職所歷州郡，歲以二月勸農于郊，農事既畢，則又率寮吏以十月勞農，因相與講明風化。今仍修故事，具列勸諭如後。

一、東川之俗，素號淳朴，乃自近歲，物貴錢艱，重以科調百出，民不聊生，浸失常心，有關風化。且如子於父母一體而分〔二〕，若兄若弟，實同一氣。至於族屬雖有遠近，自祖先視之，則均爲骨肉。今或父母尚在而子孫析居異財，視父母如路人，兄弟乖爭，田產費用，纖毫必較，往往迭相吞併，連歲興訟。又有不幸偶無子孫，遠近族屬爭相睥睨，死者之肉未寒，他人入室，掩有

家貲，如被劫盜。甚者誣謗寡婦，撼搖當立之人。此風薄惡，漸不可長。又如甥舅之親，婚姻之家，雖由人合，實係天倫，或因貧富不侔以勾貸而爭訟，或因孤弱無知以欺陵而致詞，不思一到訟庭，便是仇敵，其如無理，不免犯法，縱令得理，亦已傷恩。其爭起於毫芒，其怨及於子孫。此皆長吏無以感移，惟有閉閣思過。然而爲士若民，亦宜各率天常，循理安分，相期無訟，省事息爭，以召和氣，以厚風俗。

一、夫人家道之興替，傳世之久近，皆係乎心念之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韻語相傳，蓋有自來。然而所謂善者，只是爲其所當爲，如忠於君，孝於親，友于兄弟，信于朋友，皆本分當爲之事。苟循理而行，則一日之間，一家之內，吉祥止止，和氣薰蒸，爲慶爲祥，皆由乎此。近則一家一國興仁興遜，遠則流及子孫，垂慶無窮，却與異端之說爲一善則責一報大有不同。彼朝爲善而暮責報者，乃是利心，非所謂善。又有一種人，終日爲不善而諂事佛老，祈求神明，不知惡念之感，家道衰替，子孫絕滅，皆由此始，而況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各宜儆省，同迓休祥。

一、古者比閭族黨，患難相恤，守望相助。自時事多艱，人心不固，乘時幸變，所在皆然。且如前年之冬，虜入軍潰，遊手之民旁緣爲姦，大則殺傷，小則劫奪，已有當時被人誅戮者。其幸而得免，則事定之後，官司窮治，或殺或竄，終無清脫。曷若守常安分，勿起貪心，和睦族鄰，保護鄉井，可以全軀保家。近事昭然，所宜深鑑。

一、東川與峽郡接壤，家詩戶書，與峽俗異。其間尚有不識是非利害之人，往往以窩停爲事，內與盜賊結連，外與猾吏盤錯，自謂得計。然而世間爲盜，未有終身不敗者，一陷于罪，連及窩戶，身犯重刑，家財破散，骨肉流離，誠可哀痛。今加勸諭，各宜自新，免貽後悔。

一、士農工商，各專一業，教唆爲事，非善謀生。本路之民，元是淳朴，其間或被凶猾之人扇搖是非，興起詞訟，甚至假儒衣冠，出入官府。目前豈無所得，然兩造在庭，必有勝負，用錢得理者終於理索，不得理之家亦有詞訴，監贓斷罪，勢必不免。各宜改過，毋取羞辱。

一、近來風俗日敝，不安義命之人皆以支干八卦爲名，不務本業，奔走神佛，祈求夢兆，以圖科舉。不思行義不修，學業有慊，亦豈諂神佞佛可以竊取。爲士若此，何責乎民！各期勉自進修，以須時用。

右，今給付父老，各宜準此，更相勸率，以稱當職勞農之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〇。

〔二〕自「科調」至本句「且如」凡十八字，原在後文「今或」下，據四庫本乙。

端平元年勸農文

太守居郡期歲，無德于民。上始親萬幾，用漢宣帝增秩賜金故事以寵靈之，滋懼無以稱塞明詔，

苟利於民，惟既厥心。昔歲三務成功，嘗勞爾于郊，庶用我言胥訓保惠〔一〕。今春二月，復以故事躬行阡陌，進爾農而申告之。嗚呼，爾亦知事猶可爲者乎！異時柄臣黷貨，濁亂朝綱，貪刻相師，刑民蹙國，使水旱盜賊無歲無之，以害爾穡事。今氛翳澄霽，大明昭升，表廉戢貪，旌善別慝，若誠意實德，持之悠久，則民氣和樂，精神流通，四序協宜，三光軌道，災厲不作，寇賊消弭，爾農亦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服田力穡以孝養爾父母，輯寧爾族姻。爾之生斯時，顧非幸與！爾不我聽，游惰般樂，博弈飲酒，鬪狠鬪訟，以違農時，則雖有聖明在上，時和歲豐，爾之自棄，不獲與享，以飢餓于我土，雖悔奚及！尚慮爾農不諭吾志，今以先儒朱文公《孝經解》一章列于篇首，爾尚聰聽之，以告爾子弟，毋忽！《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〇。

〔一〕惠：原無，據四庫本補。

端平元年勞農文

太守前年十月以古典勞農于郊，今年十月當修故事，而太守以君命召，去官有日，用登進爾父老而終告之曰：維民之生於天地間，相保也，相教也，相救也，相賙也，相葬也，此同類之至情也。而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公師長，則又有以保之，教之，救之，賙之，葬之。蓋無以保則危，無以教則

昏，無以救則厄，無以賙則闕，無以葬則傷，有一于此，太守懼焉。於是以學校爲第一事，治器服，正堂序，壞者更之，未備者補之，所當辨正者定其位而營築之，使鄉里之英無間遠近，皆得以麗習其間，庶幾不貽乎無禮無學之憂也。其次謂比年以來國有狄難，兵盜相乘，郡邑之間，城築當固，戎器當除。今龍見駟正，以次具舉，尚庶幾無忝于城郭之臣矣。則又念民有不幸顛連廢疾，鰥寡孤獨，莫遂生全，州故有養濟院，歲久法弛，廼爲買田以增益之。而三者之外，又有所謂養生送死者，廼循社會之法，官椿本錢，秋糴春糶，以平物價，庶免乎塗莩溝瘠者矣。然死者人所不能免也，則又擇高燥之地以殮之，俾各有歸。太守所爲止於如斯而已。雖然，小惠未徧，此何可恃以爲安！微爾父老務本居業，服田力穡，則國無餘財，民無餘力，學校有時而弗葺也，城築有時而圯壞也，養濟有時而窮也，生有時而弗給，死有時而弗恤也。而所謂務本居業，非一人所能自爲，則又在於詔而子弟，訓而妻孥，安其安無悖於義，事其事無惰于嬉，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賦役以時，上下兼裕，則所謂五事者，雖千百年可使爲太守者繩繩不替，以與此邦相爲無窮也，顧不美歟！

一〇〇。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二一。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全宋文卷七〇六八

魏了翁 一六

與揚州趙制置書

國事如此，正吾儕相與一心僇力，共濟艱危之時，誠如來諭。胥會于京口，獲傾衷曲，乃所望也。第未知牙纛一出，則不無後顧之憂否？比見廟堂出示侍郎近書，至有援襄之議，却又慮侍郎未有可付之人，則東淮一面未可高枕。更惟高明審度事理，使處分周密，無復餘慮，則出赴會期可久可速，不至爲所縈繫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丞相書

趙揚州援襄之議已久，朝廷所以難其事者，慮其前出後虛也。上於臨遣之日，亦以是下問。某莫

知所對，即奏云容前途與趙某商量。是日在門外，胡內機穎見訪，袖出趙書，乃是要來京口相見，議此行。某亦記得大丞相嘗賜教云，到京口合約趙帥與商量淮東事，遂答書許其來會。既遣書行，今日又得申狀私書，來決此議，且云先已申朝廷，乞速賜處分。未知大丞相何以應之？某頃嘗面稟，淮東有警，如人一方痛，一面病，尚可治療。若虜據上流，則腰脊中斷，不可以爲人矣。此事當斟酌緩急輕重。是時曾樞密堅執其說，今又月餘，竟無成說。雖遣李虎行，調遣數項人前去援荆襄，而趙意猶未滿，且曰：「今之諸將皆某熟識。」似以所遣將士爲不可恃，必欲自行。某既與期會，則數日後必相見，却當早有定論以答之。緩急輕重，雖如前說，終是淮東一動之間，內有北人，外有東寇，易得瞰虛以乘其後。或云吳道夫可往，然愚意，謂京口亦不可輕。或云丘漕可託，庶趙帥無後顧之憂。抑未知趙意以丘爲何如。又李虎既提七千人遠出，而趙帥又行，維揚不無空虛之憂否？凡此皆未能自決，欲乞大丞相速軫鈞慮，便賜響答，庶未到京口前，先有定論，得以應酬。兩日來得江陵報，韃虜暫退數十里。得黃岡報，趙大使親提兵勦虜，殺傷甚夥。然一勝一負，未可盡據，終是彼衆我寡，縱橫四出，疲於救應。上流之重，未可高枕。或又謂自京口之荆、襄，非數旬不達，恐緩不及事。是誠有之，抑不知安危所係，亦可坐視不問乎？反覆思念，莫得其說，是用馳驛以稟。

某前數日，因思諸道援卒若至江陵近地，自顧敵衆我寡，必是蓄縮不進。又有九節度之憂，又慮或先或後，或進或退，無所統一，故輒易令別吏部權宜節制。惟於李虎、王鑑援襄之兵，則不過只令別吏部催督前去，似於朝廷所行不甚抵牾。《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揚州趙制置書

今山東之寇，使司曾得其情實否？歸附之人留揚、楚間者幾人？誰可以任綏御之責？元戎在行則精銳隨之，所留以居守者幾何？誰實主之？自揚之襄必數旬，亦可倍道疾馳否？丘漕使肯任其事否？凡此皆中朝與督府所不能踰度，全在侍郎審細處分。若保無後顧之虞，則決意一出，先會于京口，更相與平章未盡之事。遂自京口直上，亦一說也。前數條或有未可置慮者，則恐難輕發，又當於胥會之日熟籌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蔣左史書

樞庭督府之命，發於意料之所不及，則屏營踟躕，進則有不量力、不及事之慮，退則有不體國、不任事之謗。而又廟論多變，或行或尼^(一)，或疾或遲，一日而數說。賓客既招而復散，行色既辦而俄輟，悵悵然如窮人之無所歸，擇善之所目擊而心憐者也。如此則凡所謂世間應酬人事之類皆廢，故不肖姓名不得與親友相聞者，非特良貴爲然也。令經由錫麓，室邇人遠，回首十年前良貴領袖羣彥，泛雪敲冰，徘徊累日而後去，今何可復得？乃知樞庭督府，於我何加？所謂武夫從者，祇赫童孺，而

自山林高卧者視之，則反不若渠陽遷客之可重可樂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二〕尼：原作「足」，據四庫本改。

與左丞相書 一

比得吳集撰書，以鈞翰趣令之郡，既領郡事，而督府亦趣令入莫，進退維谷。已與之面議，令且將郡事暫付權官，却相隨至前路。如江淮清晏，則可以少留。或江面告警，則速還本任。雖已具聞奏，萬一施行稍緩，則賓主皆費區處。再此稟議，欲且一面挈之與俱，更乞鈞慮，速從所乞施行。或旬月便還，亦無不可。李虎、王鑑乃朝廷所倚重，上流亦望其來，乃逗留不行，乃知此曹假借太過，名位稍高，便有驕蹇。已明諭賞罰詰責之，更乞朝廷嚴切催督。別帥老成穩練，今早已錄白近書繳奏。黃制帥未有到鄂消息，安、郢路已通，而襄陽未有一字，不知朝廷亦得近音否？常進被擒，倂蓋、僞太子之死，比得何總領書，皆無之。此必有一人在境內，撰造此等報狀，以怠我師。《鶴山先生

與左丞相書 二

去夏妄有奏陳，此虜和亦來，不和亦來。蓋其事殆如金人之始，取盡金帛子女，指呼將相，必至盡空國中，而終於不能免。始亦臆度之詞，今身履目擊，則既有其兆矣。而況表裏相應，患在肘腋。只如齊安，今已坐視四郊之塗炭，不敢出一人一騎，乃縱韃使之往來，潛交密約，人情恟恟。今漢東張龜壽、棗陽孟璟迭爲應和，以假子質于賊，賊以此子示于衆，於是息、棗、永間皆爲動搖。孟、張二人始以和款賊，今反爲賊所款。而崔文舉遂至舉息城率軍民以拜韃虜，然則非和也，乃叛矣。度自此諸人必皆望風投拜，長驅至黃。黃既以和爲信，漢之東，淮之西，俱無復與守。則此一路通行無礙，韃必長驅而來。東南上流爲所掩襲，民無措足之地，而國危矣。至是則人孰不歸怨于主議之地？以大丞相忠貫日月，人孰不亮其心？然不虞禍之必至，此則將何以自解？今姑錄廬、光等處報狀以呈，更乞速入鈞慮，却以下教，俾得遵守。《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左丞相書 三

所當經理之事，頭緒正多，今隨筆具稟如後：

光、息間事，必有公申至朝廷，今以尤帥書錄呈。王守書尤激烈可喜也。乃者得學生近思書，備言丞相訓諭丁寧，敢不奉以周旋。第恐不識事體者，奉行過當，轉失初意。又慮萬有一如金人之始，竭力以應之。而卒不能免，此當深入鈞慮也。

均、房、光化、棗陽闕守，已劄趙大使選官奏辟，一面任責措置。却俟奏申之上，如其所請，庶不失時也。

制閩當移寘江陵，而襄陽以安撫都統司實之，此趙彥仁未移司以前舊規也。某去秋十事之奏，此居其一。今從別紙摘錄申呈，此不可緩。或者又云，一趙制荆而一趙帥襄，一尤制廬而一尤守黃，一吳制揚而一吳守潤，此亦一說也。陳、何、黃三人，則可以毋動，不知鈞意以爲如何？謾以所聞拜稟，不敢固必。

新復之郡日削，削甚則人心益搖。及今速爲收斂，則尚可以專意內治，免於空內事外。欲乞速留鈞慮，密授此意于邊帥。

春耕失時，此關繫不小。已不住督諸將勦虜，出其不意。而淮右未有寧日也，民不得復業，尤費區處。蓋所在流莩已充斥，將又有盜賊之憂。當招強壯而無貲，當恤老孤而無米。

蜀中制總，當豫爲儲代。比得鄉訊，謂趙、丁皆稱疾，不眎事。始亦疑趙以丁有暫行制司事之命，丁以陳隆之有暫權制置副使之舉，聞制司未下仙原時，出此便宜劄子。故各引嫌遠徧。又疑此何嫌之有？朝廷之於丁有云：「候趙某回司日依舊。」而制司一時便宜事，已即收回，二公奚爲至於堅卧不

起也？比得故舊書，則云因潼川制置副使之除，便謂決不更增一制使，必是姑爲此除，到蜀則別有改命，以爲趙或丁之代。蓋潼川創一制使，事體稍新，亦怪外聞猜疑不得。潼川安撫使置司于瀘州，若欲移安撫司于潼，則如明降指揮移司，而瀘州仍用淳熙以前規摹，只置沿邊安撫，或止是瀘、叙、長寧安撫。或不欲更易，則潼川只須仍舊爲郡守如故，此亦不可緩。《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左丞相書 四

目前所急者，經理殘破諸郡，如夷陵守汪元顯，不知何人，方有奏事之命。疑是朝廷委曲周旋，不使之來否？若奏事而後來，則五六月後方到任，恐緩不及事，措置失時，已具公申矣。德安守已多端訪問，從別宋才參謀得一人曰劉顯德，嘗守鄧州，於安之地利人情極熟，亦有事力，可以爲防守，賊至有以待之。行府已一面令星馳前去，續具辟牘以聞。何總卿忽移疾在告，未曉其意，已移書勉之。或云嘗與王旻忤，今趙大使方來，究詰張帥元簡誅陳馬奴事，懼相及耳，未知果否。若是，間則開心見誠以待之，無他慮也。棗陽當及時修復，已趣襄閩出師，而令別參謀調遣見屯漢川人馬以會合迎遏，共圖勦逐。別丈已從吉，或正除湖漕兼鄂，亦一說也。前嘗稟胡梘守郢事，蓋得諸僉論，郢當用武人，如大洪山張順之類。謂胡梘不得郢人之心，而荆門之人却甚望之。若移之守荆門，而朱荆門爲湖北倉，以旌其守城之功，亦是一說，林倉久病廢事故耳。凡此不敢具公申，併乞鈞慈詳酌其

可而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二〕間：四庫本無此字。

與左丞相書 五

得鄂渚何總卿、別參謀書，襄閩已移治荆門。事勢大異，已具奏聞外，某雖結局既辦，尚隨宜區處。欲以別參謀爲京湖制副，江海假以襄陽，令急往措置。蓋萬一襄城爲賊所據，則關係不小也。然皆未敢輒行。趙帥同李虎、王福諸軍，必來江陵爲後圖。本當劾趙帥敗事，今未欲便上，且劄令再自督厲將士，以功贖過。餘更俟探報的實，又續有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別參謀書

某洊領三帖，備知襄事之詳。非參謀與何總卿隨宜區處，則此一方之民何所倚？劉虎留之甚是。昨日行府亦已劄下，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正與二丈之意暗合。趙勝、劉顯德、張龜壽等，悉如來諭施行。昨晚奏牘已上，隨州已助十萬，郢亦當助五萬，荆門五萬，並於薛督幹錢內支，自總所或制司措

置發去，行府無人可遣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左丞相書

襄事竟至此，趙帥雖能斬旻以謝一城之民，躬冒矢石，率先將士以殲賊衆，然棄城之辜於督府不容無一辭。已經上劾章，若施行之輕重，則更自朝廷處分。惟是某控辭與自劾之疏，却乞丞相力爲敷奏。或因此罷免，則丞相生全之大造也。今日之事，尚有天幸。李虎、王福本援上游，前襄陽變作之夕，無此兩軍，則北軍誰實制之？趙勝、劉虎尚留鄂渚，前數日來郢復漢軍之郊，無此兩軍，則一方之命亦無所托。今趙勝守漢川，劉虎守漢口，別參謀、何總卿告急，只得從浮光輟萬文勝一軍速趨漢陽。文勝自光至郢，自郢回光，如李虎諸軍皆道江南，此人獨提軍北行，後發先至，忠勇可尚。回光未久，今又自光趨漢陽，勞亦甚矣。已劄王光州那錢支犒，又與別摘精銳付之，又照便宜指揮，爲轉一官，予一金帶。雖自知專輒，然勢亦棘已，奏上不容待報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趙大使書

某比得諸處報狀，知二十一日之變。及領使司公申，益聞其詳。幸而殲渠之後，盡戮餘黨，亦一

快也。第百年生聚，一夕而燼，方費經理。行府正結局，忽得此報，暫留數日，以俟事定。連日郢、復、漢陽、鄂告急、江面震動。只得隨宜區處。妄意欲乘此時將南北軍分明告諭，析爲二處，庶幾不相猜疑，茲以榜文納呈。又作兩差劄，欲委官前去開曉，就作措置，而難其人。須得北人素信之人，方可諭意。如夏刺史、黃防禦二人，不知便以此委之如何？蓋恐尚書方倚之爲用，此間不欲徑差。若得此兩人肯行，則事無不濟。更在高明決擇，或試與說定，方書填劄子也。或徑自書填付之，或兩人中差一人，又差一南人偕行，或台意別差一兩人，無不可者。北軍區處既定，則凡北人之無所歸者，皆可以併爲一屯，長在漢北，爲國家屏蔽，亦兩利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別參謀書

漢東移治之事，督府難於聽從其言。萬一民情一動，奔潰四出，更不可禦，則守臣將士因而棄去，必曰此督府之令也。此關係甚不輕，有如珂里，則是軍民自棄去，官吏誅之不能禁，非官司實使之。蓋民之老弱一動，則民亦動，民動，則軍亦動；軍動，則官吏誰與爲守？此亦參謀所當深思，隨宜區處。然亦不可出令，使民不得般移，而爲寇所戮，如沙市之事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趙大使書

峴首事體，數日間不甚的實。某雖已爲去客，正自不能忘情，伏想執事食息念之不置也。昨亦嘗數遣人偵探，似聞有劉廷美者，能率所部占守，且曾勦逐殘寇。發蹤調用之力，必有所自。若果有此等人，詎容不加旌異？督府雖用便宜旨揮，轉官陞差，少慰其心。至如扶持區處，成始善終，則惟執事是望有如龍學世濟忠赤，似此等布置，當不待贊成。其審能集事，望賜垂報，徑從使司上之朝廷，庶有以見後圖實功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游侍郎書

督府之建謂之無益，則調遣將士，應副錢物，區處事幾，上流諸郡甚賴之。謂之有益，則固無赫赫之功也。世衰俗薄，任事者多疵毀；而全軀保妻子者，吹毛求疵，令人無復斯世之志。只有速歸以苟全性命，又慮無苟全之地耳。今秋冬，虜必大入，而諸邊帥闔搖兀未定。此時正是招軍聚糧，勸耕設險之時，而無人任責。蜀事尤可寒心，此天實爲之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左丞相書

或謂未暇議復襄，何可遽置不問？襄若不守，則隨、信、郢、復、荆門皆潰矣。郢距襄二百四十里，水陸俱便，且那得重兵于郢，見可而進。萬一賊據襄之上流，知郢有人，必不敢順流而下。其次則竟陵當守，州據湖而至沙縣、臨漢，係第二重把截處。若欲保固荆、襄江面，則此二郡當守，計廟謨必熟講及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安總領書

某自二月五日方抵九江，就近應援光、黃。未及趨荆、鄂，已被序遷入奏之命。命下之數日，適襄陽爲王旻北軍作亂，逐趙大使。雖幸有李虎帶淮東軍來援襄，因得誅叛。而趙不可留，襄亦焚蕩一空，遂退保江陵。以此朝廷又欲留督，某凡六拜疏，僅得結局旨揮。非是辭難，蓋已差史嵩之子申來鄂，則和戰異議，事多窒礙矣。某非是主戰者，目前如招軍聚糧，修城固圉之計，何可恃和而弛？故只得速退，以聽廟論區處。只願早歸山間，以避世紛，又不知何處可避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丁制置書

近日失襄之後，督府雖能募士復樊城，而襄爲北人所據，江陵亦多北人，隨趙帥來，如夏全、黃國弼之類，情僞皆未可知。比遣別宋才代趙，然此一交割，甚非易事，領事後又未知作何區處，難哉！史子申已到九江近地，亦遣人往倂蓋處，而識者滋以爲憂。今幸江南無北人，恐置司鄂渚，自此又引北人而南也。人情大恟懼，深恐激出內變。又慮和好成，而北來人無置身之地，則有侯景之慮，此亦事之所必有，可爲寒心。諜報多言虜人今歲來寇，只在七月間，又必先寇蜀。又二太子者分重兵西鄉，未知蜀之受任諸賢，何以待之？久無所聞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李大著心傳書

此時在內在外，皆不可爲，只有閒退爲是。或難之曰：「此時雖閒，何處着身？」則答之曰：「譬如一人徒手，一人荷擔，而猝然遇盜，則徒手者不輕於荷擔者乎？」或曰：「兩人均於一死。」則又答曰：「徒手者必後死。」大抵自失襄後，西而均、房、光化不可復，東而隨、信不可守，近而棗、安爲盜所有，遠而光、黃亦復廩廩，荆鄂遂爲劇邊矣。今雖召趙而以別宋才代之，其利害又在乎新故

之交，而後來憂端則又在乎史子申到後，和議欲成未成間也。未成固有韃患，已成則非特一侯景耳。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京湖別制置書

今和好之說，誠非得已。某不敢效他人，執一偏之說以害成。第和好若成，則舊管新收之北人得無侯景反側之慮？此當先事致思。此說也，高明以爲如何？又如史洽以浮光殺降之舊而守鍾離，孟璟前月念三日殺北人于信陽，而趙帥乃引北人來江陵，史帥方遣人至僂盞尋盟，而趙淮東乃提兵至宿、永。宋與北人爭地事雖爲有因，而自外觀之，待韃則和戰異議，待降附則疑信兩塗。於此之時，受任者亦難乎其處！史帥既主和，而置司鄂渚，其勢必引北人南來。劉廷美既復樊城，而襄陽乃北人據之，方築廬釀酒以待權皇帝之來，則雖守樊而無益。凡此皆大監開府之初，所當汲汲留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左相書

襄陽捷書，今有奏申狀繳至朝廷，或恐別大監已自徑達矣。襄樊既復，則京西江北諸郡遂可漸次

經理，此皆朝廷處置得宜之效，不勝贊慶。然尚有過慮者，則劉廷美兄弟能以義行於一方，一號召間，便能得數萬人。此時豈易得者？前督府賞功超躐，方懼以專輒貽譴，繼聞朝廷又特昇廷美訓武遙刺。近來二十年間，奏報之速，處分之明，無如此者，宜乎將士軍民踊躍用命也。江海亦不易得，而置之荆門，今銳然趨襄，氣象一新。妄意欲乞大丞相力與主持，專委別帥任責區處。蓋江、劉諸人與之情實相孚，或能始終此段，則爲益不小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與知安吉州蔣左史重珍書

虜之謀蜀也，先破秦、鞏，次降諸蕃，西蕃，古氐羌，在階、文、龍徽外。異時虜自諸關入，猶經歷關外五州，然後可至洋、漢、沔，至利猶有棧閣險阻。今若取道西蕃，徑抵文、龍竟上，則綿、漢內郡，指日受兵，而成都已在掌股中矣。鄧艾由此擣蜀，猶是縋崖攀木。今伐山通道已久，又多造大斧，所至斫開，可容騎卒。又創石泉軍一路，徑抵綿竹。漢州外縣，距成都百餘里。七八月後，無非掩襲衝突之日。若問大鈞，則茫昧不可測知。若論人謀，則民屈財殫，將庸師少，決不可支。蜀既若此，則由金、房徑至襄、郢、荆、峽，由夔、萬順大江而下，無不如意。於是時也，諸路危急，急報日至，而淮西一路獨有使幣往來。是猶人之一身，肩背腹心俱潰裂，而養一指一臂，以望其苟活，不待知者，利害固曉然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

全宋文卷七〇六九

魏了翁 一七

上建康留守葉侍郎適書

某邛之鄙人也，生長寒鄉，幼嘗有志於學，網羅經傳，涉獵書記，往往能以誦說詞章悅人耳目，哆然謂如是足矣。少長而稍聞先生長者之訓，知聖賢之學在於求仁格物，居敬精義，以明吾性分之所固有者耳。則憮然以失，瞿然以興，於是俛焉以求其志。不幸而貧賤迫之，科舉累之，而志始撓弱。一行作吏，則益不能以純固矣。年二十六，來爲學官，始獲接四方之士，而取師友焉。職分既專，始獲肆力於學。漸習既久，時有新得。明年爲館職，始獲盡見中秘書，取帝王所以繼天立極及聖賢明德止善之要，研習體察。而又即夫河南諸子所以講學次第，以推原尋流，而後知夫天地間有可愛可求者，莫不有之。而某之生也有年，乃獨懵不知覺，方以弱植淺中，藐然於利祿之蹊，所得亡幾，而所喪自滋。日往月流，迷不知復，則將駸駸爲小人之歸矣。因惟聖人之學十五而志，逮三十而立。某今

也行年二十有九矣，聖人生知安行，固未可以闕做萬一，而獨不可知所師慕，以爲求端用力之標準乎？於是丐歸田，以「師立」名其所居齋，擬求一語爲謝。侍郎方以道學正宗倡明後進，幾有以警誨之，俾得以循是而思所以立焉，不勝幸甚！《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

上李參政壁論蜀事書

丁卯二月二十七日

蜀中一變如此，罔然莫知所措。或又謂真贋未可知，至巫陽上下，則知逆謀已成，僞黃榜四出矣。會諸公數十舟俱出關，遂相約回舟復東。而舟中之人皆思西歸，一夕潰散，不免別募梢火，易以小舟。後數日始得尾劉總郎諸公，皆回荊州，狼狽顛踣，祇自憐嘆。今峴首之圍，幾百日而未解。京西諸郡，蕩然一空。荊門亦以焚掠剽屠，幾無噍類。前日士民逃京之蜀，今又逃蜀而還京。舳艫往返相望，前有寇盜之畏，後有僭僞之汙，俛俛然未知所以免。今逆曦又直指秭歸爲限，蔣帥嘗爲奉行僞令下歸州，云蜀王已與大金議和。如大金有兵前來，本州不得迎敵。近又遣祿禧以千人分守瞿唐等處，二十三日已交割。蔣守其意，惟懼王師之不衄，惟懼虜兵之不得志，日夜念此，爲之憤惋。亦嘗靜而思之，彼雖握重兵，得地形，而所幸者，有必不能久者數事。其附虜以叛似僞豫，而世受國恩，身兼將相，寵異踰等，乃非豫比。方且利吾有狄難，臣於北狄，欺脅君父。或又見虜人與曦之僞詔，自去年七月曦遣人至彼，已鑄下蜀王之印。審爾，則包藏逆謀，又非一日矣。懷詐孤恩，以危宗社生

靈，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一也。狼子野心，反覆多詐。方時多事，且使之暫守四蜀，而彼得以併力於淮漢。而其無厭之求，難塞之請，必繼踵而至。傳聞見已要求重幣，拘籍兵數，萬一不厭所欲，則馳一介之使，廢之移之誅之，皆爲所制，談笑可以得蜀矣，二也。自古僭叛而能得志者，多出於人心厭亂思治之餘，一遇豪傑撫定，則翕然歸之。今祖宗德澤在人，朝廷紀綱政令雖間有缺失，然上下維持，隨即正救。比者皇儲駢慶之祥，又可以推見天意之不我違。今一旦遽取四蜀而臣之夷之，人情震憤，恨不食其肉，必生內變，三也。英雄舉事，必先得人以爲助，今賢士大夫既各潔身以去，諸將率多遁逃，其未去者止是畏死而貌從，紆難以待反正耳。所謂屈膝投拜，甘受僞命，不過暗劣亡恥者，曾犬彘不若，而何可與共事哉？四也。曦本驕駭習貴，不閑將略，不識事體，不過以父祖故，又多訾善交結，未嘗有尺寸報效，而超躐至此，本無過人。自古英雄舉事，豈有北面拜虜，奉表稱臣，而用其正朔者？此又足以推見其無足畏者，五也。合是數端，曦之必不能長，可拱而俟。然獨爲朝廷憂者，虜一滅曦，則蜀將淪而爲夷。虜不退，京西之師則無力可以討蜀。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日夜憤泣，而搏手無策也。爲今日計，固不可速之以激其變，而亦不可緩之以缺民望。須是因人心之憤激方新，見聞未熟，及熱圖之，則必有倒戈以爲內應者。又須重爲之賞以購之，則必有能轉禍爲福者。伏計廟算已有處分，僭越皇恐。《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一。

上韓太師侂胄論逆曦事書

某聞有逆曦之變，始而駭，中而疑，終而信。其駭也，事出意表，罔然以失，蓋亦人心之所同。其疑也，則以謂曦本乳臭子，特以父祖故，未嘗有橫草尺寸功，而位極武階，身兼將相。今又以西垂被兵，俾之盡護諸將。主上之所禮貌，大臣之所劓屬，久總戎昭，任之不疑。寵異若此，而不以此時報國，顧萌二心，則非人類也。其信也，又謂曦之輕蔑王室，包藏禍心，本非一日，有識之士類能言之。乃敢上誤廟算，張空北征，而蓄縮自守，乘時爲姦，自通醜虜，以欺脅君父。其狀蓋自去秋以來，則又近於可信。於是踉蹌返棹，自巫山近境亟回江、陸，覘知反狀甚悉，不覺泫然殞涕，恨不身先士卒，膏劍外之草，俘此狂逆也。而襄、安之圍未退，又進迫荆門，目前殷遽如此，則似未容虛此以應彼。爲宣司計，只得量緩急而爲之應，且速營襄、安之援。其如討叛，則旋爲布置，以俟朝廷處分。度二郡之圍解，則正興兵討叛之機也。今二圍既解，而朝廷處分猶未聞有赫然振厲，可以大慰人心者。其說不過曰事當重遲，欲速則激事；當周密，張皇則駭衆。區區愚瞽，竊不謂然。常人之情，驟變則憤激，久之則因循。况曦之不道，本起於易我。環六十州，豈無捐軀徇國者？而包羞舍垢，遲遲至今，未有能即事刃於曦，以報天子者，則亦未必非疑我之力，方弊於北事，而未暇拯己也。故且苟延歲月，以需王師耳。然聞之道路，則曦之爲謀日深，又非曩比。分遣偏裨，以守州郡之要劇者

矣；漸易諸將之不附己者矣；增置百司，士之受僞命者日以多矣；輕繇薄賦，人之沾小惠者日以廣矣。小人無知，不識利害，因循日久，或將安焉。則今日討叛之舉，可斯須緩乎？可以易心臨之乎？下哀痛之詔，洗濯弊事，以作人心；別逆順之理，明其爲賊，以厲士氣；亟肆赦宥，原脅從之罪，而開其自新；分遣辯士，諭關外諸將以大義，而重爲之爵賞；傳檄蜀郡，乘人心之厭亂，而許之以和戎罷兵。此等舉措，在今日皆當汲汲施置，而不可忽。其次則莫若乘人心之憤激方新，而曦之規模未立，揚虛聲於均、房之境而亟以重賞誘致祿禧，發大軍萬人奪瞿唐，循夔子而上，號召瀘、益、綿、劍諸郡，約田氏兵以爲內應，自渝、合泝流，皆可進兵北去，奪劍關以扼衿喉，奪益昌以據金穀。大勢既定，人知逆順禍福之較然，則三都統之兵，亦將倒戈以爲我用。雖嘗受僞命者，亦將自擇利害。若是，而曦安所逃乎？使曦幸而不授首於我，則不過逃而歸虜耳。縱在虜，亦不足爲深憂。曦死而虜爲寇我，亦固有之患，皆可以漸爲之圖，而吾已可拔四蜀於被髮左衽之幾不免矣。若掩匿覆蓋，悠悠歲月，養禍而舐民望，則祇見其害，未睹其利也。吳宣威威望著，恩信行，人樂爲使。彭都統雖非素望，然近以拔身汗僞，銳然遠來，士譽始歸。留之在此，亦可使血脉通貫。見已部分諸將，結約內應，止候朝廷明降處分，如前所陳者。昨又見移秦世輔，遣王大才，此皆甚愜人意，去留得宜。惟未頒赦令，未專責任，未正討賊之名，中外顛顛，日月以幾。太師身佩安危，伏惟力贊睿斷，蚤決大計，以投機會，以解西南倒垂之急，實宗社生靈之幸。某生長於蜀，粗知蜀人之心，必不俯首下氣，以臣於賊。其日僊王師之來，非若曩時諸公妄揣虜情，以誤大舉之比也。惟太師亟圖制

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

上吳宣撫論布估書

某昨蒙面詢蜀人賦租之目，蜀距天日萬里，叫呼不聞，未有過而問者。而宣撫待制獨慨然及此，六十州幸甚。且如比年以來，兩浙丁錢，兩淮租稅及東南諸司州郡，凡有申請，例蒙蠲放。而蜀中賦斂繁重，久爲民病者，如折帛之害，鹽酒之害，皆中興以來軍興一切之須，名號紛紛，未易悉數，逾八十年，而未得弛焉。請先以布估一事明之。自天聖四年，密學薛田守蜀，就成都、重慶府、邛、彭、漢州、永康軍產麻去處，先支下戶本錢，每疋三百文，約麻熟後輸官，應副陝西、河東、京東三路綱布。是時布價甚賤，因以利民，故願請者衆，不請者不强也。至熙寧間，布直漸長，民無請者。漕司始增價至四百，敷入衮折，等第科買。然亦止是責納正色，民尚樂輸。建炎以來，大兵久駐蜀口，都漕趙開始改理估錢以濟用度，每疋增至二貫。自後累經臣僚奏減，則又就除本錢三百，每疋爲錢一貫七百，去元買之意愈遠，而名愈不正。以今日所取之數言之，爲布七十二萬八千八百疋有奇，價例不等，爲錢一百三十七萬七千有奇。有衮折敷二百文科一疋者，有衮折七十文亦科一疋者。科敷既久，民力益困。年豐穀賤，則所收不足以償所輸；脫遇凶年饑歲，則十室九空，往往流莩轉徙，化爲盜賊。只如成都、漢、邛，地多沃壤，去冬亦不免有嘯聚抄掠之擾，則其他磽确之郡，可以推見。

遂使亂臣賊子得以輕繇薄賦，爲固結人心之術。愚民無知，惟愚之懷，甚可畏也。及今蜀亂始平，正勞來安輯之機，不於此時解弦而更張之，則將安待？雖然，此特六州之偏受其害者，待制儻有意焉，則自餘名色之徧爲六十州之患者，當繼此以稟。伏乞台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

答虞永康剛簡書

齋銘所疑，無非切問。注釋「志學」「從心」一段，詞義精密，非有涵泳省察之功，不能及此。但詳味銘之始末，所謂「人之晞聖，資蓋鮮夷，亦或僅有」，而言人之能有志於晞聖，此資質絕難得。來諭乃以人皆可爲堯舜，凡人與聖人資性本自一般破之。但銘辭元只下一資字，恐未可草草看。且資性二字，亦不可不別。若論性之本體，則性即理也，無有不善。夫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孟子有道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所以明人之性善，不以賢且知有餘，愚不肖爲不足。今止言資，則別有說。資字雖於經無明證，然以字義言之，謂之資質、資稟、才資，大抵只是氣質之類。氣質之性却未免有昏明清濁，得氣之清明者爲聖人，或昏或濁者凡人。爲人能於此亟加澄治之功，而自此充而爲堯舜，亦無不可。然則謂之鮮夷，亦不妨否？來教又以《同人》之卦「同乎人者，同此資也」，取義又別，又有比而同之之病。「我材甚良，載年孔當，捨彼舊轍，靡爲物降」，却方說三十而立以後事。至「命以義知」，即知命也；「心非外假」，即嘿識心通也。此以下遂言「至於不踰，夫孰禦者」，則彼其詞意，

於志學節次亦甚分明。但說到立字，不甚痛快，誠有如來教之所謂疏略者。至於「雖則云然，有言于茲，是二非一，必也貫之」，以我晞聖，則猶是二；以身體之，從向上着實充去，則方是一，故曰「必也貫之」。若逐段做去，乃是非一。須是貫得精粗無二，特熟與不熟有差別耳，却不須說以何而貫之。「曾參之忠，端木之恕」，兩說稍似間斷，亦嘗如來論所及者。面質葉丈，其說乃謂此二語互發，作文固多有此體。因復舉程氏之說，所謂「維天之命」等語問之，渠云：此忠恕之極至處，在學者分上，要切己體認，只是從盡己推己、中心如心之類推尋將去，乃爲切近。如世間人所謂忠於君父，忠於友朋，及恕心、恕法之類，大槩同此一說。忠即體，恕即用，即所謂大本達道，不可拆看也。來教又於一貫之後，將子思違道不遠之語袞說在下，不知在高意，亦嘗分別否？蓋曾子之忠恕，在聖人分上言之，程子所謂動以天者是也。子思之所謂忠恕，乃在學者分上言之，所謂盡己推己之類是也。此處亦不可糊塗看過。來論又云，己者忠也，不施所欲於人，恕也。但盡己之謂忠，本在盡字上發明忠字。今只一個己字，便說己者忠也，却恐語脉太快，意義反未足，更詳思之，却以下教。從心所欲不踰矩，古注元是有如字一音，舊見先儒多只作平聲讀，義味稍深長。蓋言聖人至此，則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踰矩。胡氏所謂「隨所意欲，莫非至理。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最爲詳密。今來却增一絲旁，作放縱之縱。固是古注亦有此音，前輩亦有從此說者。但云在他人之心一縱，其失如何；惟聖則能縱心，却不出矩。詞義俱似未瑩。來論又謂自志學至縱心之序，所以示學者，使之措其功，此說固不差。但見諸說中，惟朱氏所云「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故其心自能至此也。

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此一段義比諸家稍密〔一〕，併以錄呈。《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

〔一〕比：原缺，據四庫本補。

又答虞永康書

來教所謂資性之說，本之於《易》之資生，繼之以孟氏之性善之論，以及於伊洛氣稟之說。先指大本，乃及其次，源流固自正當。但資之與性，字義各別，亦須別白令分曉。董子所謂「有能致之資」，注云：「資，材質也。」程子銘李仲通之墓，亦曰：「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前輩論資字，只是作如此說，難以與性字混而言之。若夫所謂資生，則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之所取以爲始者。資字只訓資取、資藉之資，却是必欲以是解資質之資，固亦可以牽合，但要求一實字以證此資，令一語可盡，不費雜說，則須當如董子、程子之說。某非強爲葉丈主張者，但見其「人之晞聖，資蓋鮮夷」之句，與明道「聖雖學作，所貴者資」二語，詞意直是相類，元非害義，似亦可以放過也。大抵門下之所論者，皆是性之本體，故人可以爲堯舜及同人于野之說，自其同者言之。而葉丈之文，乃言氣質有清濁厚薄之異，故謂之鮮夷，自其異者言

之。至意與用字各自不同，故不免有如來教之所疑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意便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理。己者忠也，只說恕便有忠在其間。若分出一己字作忠字，便傷於鑿，語意反不渾然。如何？更詳思之。從心只從本字，作平聲讀，似不費力。今仍欲增一絲旁，作放縱之縱，亦說得去。但來教難僕從心之說曰：「從心所欲，則欲出於心；人之有欲，即從心出，不待至七十方從心出。」此則不然。欲雖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若聖人，既以生知之質，學力又到，至七十時隨其心之所欲爲而自不踰則，此殆與門下放縱之說自不相遠。獨區區之意，欲從陳氏、胡氏諸家之說者，蓋謂避得放縱字，少病耳。有如來教，必欲從放縱之說，則大意元自同，更無用辯。《鶴山先生

大全文集》卷三二。

東孫蒲江綱 一

某伏準使縣關報，成肅大祥齋筵，督令陪預三日拈香。契勘祖宗故事，丁憂人既解官，不惟無職位版綬，且併去階。候服闋日，須從朝廷再給告劄，然後繫階受任。南渡以來，雖號爲禮文多闕，然知禮者猶能遵守故實。錢周材既免喪，辭免召命，繫朝議大夫銜。張魏公免喪歸家，止着白涼衫，客位用幹辦府名出手榜，云「丞相未有衣冠見客」，識者是之。今禮學不明，此等事不復講行，士大夫亦多罔聞知。况某兄弟新喪未卒，各在齊斬，雖奉議從政之類，皆非所當有。詰朝之事，君命以常服

見，兄弟自無衣冠，可以趨筵下陳。元付下台緘，輒用繳納，併略以己見求教。《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

柬孫蒲江 二

某昨以兄弟各在齊斬，於成肅大祥齋筵，未有衣冠可以陪預。且見縣胥所持告報之緘，雖寄居之有喪者，亦存舊例，尚存階位，無異常時。方煢煢在疚，受之不皇，不無愴怳。因試引先正一二事，籍以爲求教之目，庶相與講求至到，非敢矜知銜博，爲無益之辯，以溷清聽。伏蒙教報，縷縷盈槩，論議正大，啓發爲多。然細加玩繹，則略似差舛，於區區寡陋未能釋然。蓋先王之禮制，以君服同於父母，皆斬衰三年。至於母后之喪，以尊無二上，則不可與君比，故禮爲王斬衰三年，王后齊衰、不杖、期。而孔門問答，亦謂居君之母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衎爾，禮固有降殺也。今主上於太母之喪，若引先朝故事，惟哲廟於宣仁后正合此制。元豐末，百官爲神考服斬衰，而元祐末百官止爲宣仁齊衰不杖、期。故范純甫於元豐末則引經建議，論易日月之非，元祐末未見有所奏陳。台諭謂宣仁之喪，范嘗建議，豈有所考邪？望詳賜指示。由是觀之，則太母之喪當及期而除。今朝廷行下州縣，皆令百官於大祥日服常服，皆本之《禮經》，參之故實，累經先儒講行，實爲至當，臣子所當遵稟，似未可輕議。齊衰之人無由可與。今台諭所引《曾子問》數語，乃是君薨事，施之於一國耳。況在今日，似

大段有礙，不若勿引此事爲佳。台諭又謂慶元初高后之喪，晦翁申明范說。高后上仙在慶元三年十一月六日，而晦翁去國乃元年六月〔二〕。有如台諭所及者，乃是爲孝廟發耳。區區於《禮經》，於故實，皆某之所未能悉知，正望不鄙，註以下教。《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

〔二〕六：原缺，據四庫本補。按，朱熹罷侍講出都在紹熙五年十一月，此言慶元元年六月，疑有誤。

答名山張監茶伯酉書

下諭《續詩選》，竊惟是書之作，當以銓品人物爲上，而語言之工者次之。試以來教所謂南士之目言之，如游定夫、楊中立、胡仁仲、魏元履及朱元晦、呂伯恭、張子韶、朱子發諸儒，則此以學問名世者也。洪忠宣、傅至樂，則以名節名世者也。趙元鎮、李伯紀、劉共甫諸人，則又中興宰輔之卓然者也。其餘諸公名字，則不足以進乎此，往往不過以其嘗爲宰輔或歷顯要，故名在史冊耳，而本非以文章名也。今而槩之，恐不無玉石雜揉之病。又來教所謂趙子直、丘宗卿、尤延之、梁叔子、木允之之類，雖皆可錄，然論其世則太近，未有家集之類行於世。今若徒取其傳聞者而遂刻之，則萬一得之不真，反啓爭辯之端，適以爲文字之累耳。台意以爲如何？此外又有來教之所未及者，敢復略以所記憶，備采取。尹彥明焯、馬時中申、胡邦衡銓、翟公巽汝文、李泰發光、呂居仁本中、陳去非與

義、胡康侯安國、明仲寅、徐師川俯、韓子蒼駒、曾吉甫幾、天游開、張子功燾、李漢老邴、范元長冲、向伯恭子諲、李願中侗、劉彥冲子翬〔二〕、汪聖錫應辰、蘇養直庠、陸子靜九淵、子壽九齡〔三〕，若此等類，遺逸尚多，今隨筆寫呈，不復倫次，亦宜一一搜尋，以世之先後、人品之高下次第之，乃可無憾，切乞勿罪僭越。如江西詩派二十家內，似亦可更取其顯然者以足之，如何？又未知今《詩選》斷自中興以來否？若中興以前，則名輩尤多也。匆匆，且止此，可否更在財度。《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

〔二〕冲：原作「昭」，據《宋史》卷四三四《劉子翬傳》改。

〔三〕壽：原作「燾」，據四庫本及《宋史》卷四三四《陸九齡傳》改。

代南叔兄上費參政士寅書

古今未有標立一說，以爲世治之名，而能久焉無敝者。蓋天下之理生於有所矯，矯則偏，偏則弊，故名之立，弊之伏也。國家承五代之亂，寓縣紛裂，藩臣恣睢，太祖圖惟治要，率籲羣獻，崇本弱支而禍亂銷，省刑薄賦而民力裕，舉廉黜貪而吏治核，信賞必罰而兵政舉，隨事綜理，曷嘗揭揭然標一說以立國是，而使天下必爲是說之從？太宗適祇前緒，卒其伐功；真宗享有太平，粉飾治具；仁

宗益加涵養，無所紛更；英廟雖有國日淺，而持守不變。百年之間朝廷清明，六服綏乂，戎狄軌道，百嘉暢茂，升平之久，蓋漢唐以來所未見者。自熙、豐大臣始以私意誤國，以祖宗神明博大、休養生息之政爲不足以快其意也，乃始創爲出治之名，以竦動羣聽。頒之有司者曰新法，頒之學官者曰新義。上之人既立爲一說，以風示天下，新進用事之人，又相與而朋翼之，牢不可破。由此者進，異此者黜，行之未幾，衆論譁然。元祐力鑑其弊而更化之名立，不欲已甚而調亭之名立，紹聖親政而紹述之名立。自豐亨豫大之名立也，而財用日耗；自享上之名立也，而華石病民。中興之初，憤國勢之方夷，痛皇輿之未返，上下振厲激濯，以復讎爲事。而權臣闕見罅隙，乃始標爲和戎之名，以操持國柄。士大夫靡然從之，墮黨崇讎，損威納侮，卒之國勢積弱，士氣剝喪，以生戎心。孝皇初政，銳意治功，而恢復之名立，士之求合者又皆大言無實，迎求時好，悠悠歲月，莫有成效，而其勢不得不出於責實。責實之名立，士復以趨事赴功爲能也。有不屑於爲之者焉，而道學之名立。士皆惟學之趨，蓋才智者之所弗樂也，而立爲僞學之名，以排善類。善類以次擯棄，又慮其太甚也，而皇極之名立。皇極之弊至於混淆也，而振作之名立。振作之弊至於兵連禍結也，而更化之名立。更化之久，上下恬然，今又以小康之名爲治矣。名相紹於無窮，而弊亦隨之。人心之趨於競，國論之撓於變，而君臣之間，日以補偏救弊爲事，職此之由也。仰惟相公，以時儒宗，早敷政路。方權姦擅朝，以排擊善類爲事，士鮮不趨和承意者，而相公拔然自立於流俗之表，曾不得以戚疏。及兵端欲萌，士之趨和承意者，蓋不減於學禁之日，而相公復浩然勇退於衆咎之衝，曾不得以繫維。於以見相公識趣之遠（二），

無所偏倚，有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幾及。天之欲平治天下，使其久安無變，而不爲一僨一起之勢也，捨相公奚以哉？草茅寒生，妄有窺度如此，惟高明實可否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

〔二〕趣：原作「齊」，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〇七〇

魏了翁 一八

上曾樞密從龍書

某與執事別十有三年矣，執事才諳機識，蚤晤夙成，自冠倫魁。迨居冊府，克自抑畏，無有祇悔。越守偏郡，貪吏之怙勢者抨之，凶卒之亂法者僇之，蔚乎風聲，雖老姦宿猾莫不股慄焉。暨還朝列，隨事財正，無所撓屈，海內人士於是咸屬心焉。亡何，西掖北門、南宮東省，清資顯序，涉歷殆遍，而天下望之爲丞疑該輔矣。會有旱蝗星緯之異，墜詔求言。人曰：「朝有闕政，非執事誰其言之也？朝有讜言，非執事誰其主之也？」執事之在外省，又當看詳之寄，不惟噤無一語，而是非乖刺，忠佞倒植，前日之屬心者，皆由是而惑，不知所云。然猶曰：「位有所制耳。」南渡以來蚤踐政府，惟張忠獻公，人鮮異詞。執事年踰四十，即贊宥地，而士猶以望張忠獻者望焉，則以考諸始進，秉誼不疵，故翕然信之不疑。况比年以來，天生沉嘿柔佞之徒，布在世間，相師成風。爲士者苟見朝廷登

用，稍可信也，則執事者交慶，幸其有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往往相謂曰：「我知曾公也，是嘗守上饒而能戢貪僂暴者也，是嘗居朝列而能無所撓屈者也。明日有忠言廟上者，有正色率下者，必曾公也。有深識遠慮，消患未形者，有洪量廣度，爲善類宗主者，必曾公也。」於他人亡所幾焉。而曠歲綿襪，且不惟亡以瘡人也，以今時事，二三年前，殆有旦異而晡不同者矣。問之事權統體，益皆難言，而邪徑滋多，正人疏遠，恐諛相習，集詬亡節，俗日以壞。外焉疆場之事則汎無所主，非遣使則奉幣也，非殺降附則戮流亡也。養癰護疾於腹脅手足之間，今日潰裂四出矣，猶不能引義盡分，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廷臣之稍以剴切自見者，既以次補外，而法從之臣，僅爲儲老養安之地。前日之所以屬心于執事者，至是而惑滋甚。然或者尚有言于了翁曰：「宥府掌戎政，於時事之得失，固不得而盡知也。且裕陵嘗諭司馬公曰：『樞密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爲辭。』公亦曰：『今未受副樞恩命，則猶是侍從之臣也。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然則樞臣之職固有所拘，而不得如侍從之皆可言。今顧以是責吾曾公^二，無乃未識事體歟？」曰：不然。裕陵固拒之詞也，司馬公辭遜之語也，迨其終不可辭也。胡爲今日拜疏乞罷條例司、常平使，明日拜疏直呂正獻公，直三舍人，攻呂惠卿，攻李定？非必皆有職分也。或又曰：「官以樞密名，有嘉謀嘉猷則內告而外順焉，其事秘，世惡得而聞？」曰：入有以告而出不以語人，皆大臣之所當然。審其有告也，則衆正以彙進矣，庸才以過出矣，恐諛集詬之風亦庶乎有弭矣，將不違衆而賂讎矣，疆事庶其有備矣，流亡降附者不一於僂矣，垂亡之虜莫余敢侮矣。而批政蠹出，憂端蝟起，如行邁之靡所臻也，舟流之不知屈也，豈嘗有告而吾

君未有行耶？吾相抑之而不能以自靖邪？既不見疑於君，又不見忌於相，則是未嘗有告也。然則盍去諸？曰：「抑未可知也。陽亢宗擊裴延齡於七年之遠，而韓退之乃責於五年之時；范希文爭郭后事於九閱月之餘，而歐陽永叔乃責之於旬月之後；鄒志完論劉氏事於期歲之久，而田承君乃期之於拜官之初。是皆不知其心而爲是早計，以墜言於友也。」曰：「不然，彼不過爭臣耳，當世之士期之已若此，矧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而尚曰有待云乎哉？今以范、鄒之時考之則過矣，以陽子之時則未也。然昔人於陽子則蓋非所取，且歐陽公之言曰：「德宗猜忌，進任小人，此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幸而遇裴延齡事，一諫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以去也。」此最爲古今確論。今曾公之官不爲小矣，曾公之時不爲泰矣，曾公之居位不爲近矣，而裴回顧慮，未欲有所建明，雖至愚極陋者，皆所未論於斯也。曰：「今舉世皆是也，而何獨以咎曾公？」曰：「戚之則涕泣而道之，疏之則談笑而道之，子謂我於公戚乎，疏乎？彼貪得而忘忌憚者，吾不責也。公非是班也，以鼎盛之春秋，處素定之榮進，無慕其富貴也。名聲赫於治郡，風采聳於立朝，又非無所見於義理也。道合則行，否則奉身而退，公非有所甚難也。或又曰：「子之責曾公是也，雖然，大厦之傾，非一木之枝。今事勢若此，一曾公獨如衆人何！」曰：「不然也。蔡京之凶狠，今安能與儗？宣和之季，李梲勸京以收斂敝事，張翬勸京以收拾人才，彼不過一郎官、一館客耳，猶能一語而合，況執政之於宰相乎？蔡京以二子之言，急有所改作，固已無及於亂，今可不爲之寒心矣乎？某既與之反覆辯數，又謂是說也，不當有隱于執事，故詳書之以告，惟執事審思而亟圖之。不然，則進退固可於斯

時決也。《詩》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三〕，怨及朋友。」又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執事其忘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

〔二〕顧：原作「願」，據四庫本改。

〔三〕以上二句「爲」下疑脫「不」字。

〔三〕可：原作「何」，據四庫本及《詩·雨無正》改。

上史丞相彌遠書

某曩者爲郎兵部，竊見白身忠義人一項在邊疆捍禦不爲無功，於朝廷爵賞亦非有吝。而上功已久，實惠未加。雖給帖補授名目，宣撫司雖批跋付身送轉運司注授差遣，及轉運司注擬申上，則朝廷批狀下部勘當，部中乃以未有指揮放行，不過依違其說，申請朝廷指揮。且如嘉定十二年春，虜犯興元金牛、太安，四川制置司招集忠義人，許以重賞。制置董侍郎徧作公劄，令所在州郡勸請土豪上戶糾合丁夫，先補官資，且許以便宜書填告命，續申朝廷，優與差遣。於是有棄家蕩產以應募者，卒收殄虜之功，而至今俱未與放行注授。嘗推尋其故，蓋緣本部止是承受嘉定五年、六年節次指揮，放行開禧二年以後忠義立功，而嘉定八年以後忠義人即未嘗承準指揮放行，故兵部無可勘當，又不敢指定

回申，只得備坐元行申取朝廷指揮。朝廷又以人數猥繁，一開其端，必有濫賞之弊，故不容遽有施行。某竊惟御前大軍，雖爲數不少，然虛籍未經核實，老弱未盡揀汰，設有風塵之警，恐未免資忠義人以爲用。况所在諸軍間有逃潰，慮其間同類相煽，則往往發忠義人追捕，亦是藉其聲勢，互相彈壓。若省部堅執前降指揮，無以變通，將恐有功不賞，緩急無以使人。嘗讀漢制，謂行疑賞，所以申信。夫賞而有疑，且欲行之，蓋謂有國有家，無信不立。况曾經帥閫核實批跋，轉運司注授保申，未必皆是可疑。妄意欲乞朝廷速戒攸司，檢會兵部元申，早議斟酌施行。

又契勘得信陽、棗陽軍，有鄂總軍立功，普州茗山鎮有黎雅州牌手立功，此皆累年未與放行。緣是創立軍額，未有比附推賞體例。若一槩送部勘當，有司必是拘例回申。須自朝廷特與從宜區處，或且比附陝西義勇十資法，略與循轉，亦足以稍示褒勸，併乞鈞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三三。

丐祠上史丞相

彌遠書

閏八月十六日

某比者偶嬰末疾，寢久未瘳。始謂疢瘡之常，不難蠲損。已而藥石無效，證狀有加，晝夜惓焚，連聲嗽逆，氣血銷鑠，形神索然。自揣餘生，未知攸濟，乃前月二十八日大丞相即省中受謁，某猶得強陪賓履之後，羸瘠之狀，已自略見。迨旦日再欲扶憊而前，則已不容自力矣。嘗托杜侍郎控懇曲，

荷鈞慈軫教以治療之法，感入肺腑。繼以大行皇帝棄捐羣臣，扶疾入聽遺制，雨冷衝冒，加以哭泣幾仆，遂謁告將理。又蒙優假，使得卧家。今百藥交攻，羣醫並售，而頑然沉痾，辛苦難任。慨念某本起寒邊，幸以載筆，近六符之光。而疾病侵陵，精力彫耗，如不蚤自引退，滿盈挺災，則顛躓在前，上孤特達之知，下負宿昔之志，闔門百指，狼狽阽危。是以冒昧引牋，歸誠造命。仰冀俯垂惻憫，察其非無戀德之實，而抱疾已深；憐其非無報國之心，而遇災可懼，俯從所請，姑畀祠官，使某得辭避寵榮，消塞殃咎，保全餘息，歸返故鄉，是大丞相再造之也。詞情俱迫，不避唐突之譴，分當抵罪。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

再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書

閏月二十一日

某前日自力控祠，出於冒昧，大丞相海涵地負，姑道譴何。特爲敷陳，未賜俞允。自應退聽造命，而危厲所迫，日就衰槁，懼鳴號少緩，將有先犬馬填溝壑之憂。敢據丹忱，上冀矜念。某起身寒門，少所疾苦，是以病出意外，不諳藥石之宜。始初作寒，驟投剛劑，丹砂雄附，錯雜并進，務欲驅除宿冷，而變證作熱，極天下冰寒之藥無不備嘗，生犀鼈甲不足以滌骨髓之煩，三黃二胡不足以解表裏之燥。加復喘嗽上逆，腥涎穢沫，晝夜數盂，四旬不得就枕，羣醫無所用力。每一熱至，則諸證交作，氣息悶耗不蘇。自抱病以來，一食不能以一合，肌肉消盡，骨立可駭。深念孤邊之蹤，向者一去

修門，垂二十年，分絕榮望。忽叨收召，再忝朝蹟，兩歲之間，五叨遷擢。誠願畢精竭力，圖報萬分。顧病勢日侵，頹齡難制，願大丞相動心興念，曲爲開陳，賜以骸骨，使歸故鄉。若幸保餘生，則尚有圖報之日〔二〕，或即沒于地，亦無忘結草之報也。迫切之情，無由面懇，伸箋引領，魂目俱銷。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

〔二〕有：原無，據四庫本補。

丐祠上史丞相彌遠書 乙酉

某迺者不避譴何，再控祝釐之請。既請之二日，而鈞翰下報，諭以勿復再上。德盛而詞謙，身貴而禮恭，顧惟何人，蒙此隆遇！所當俯伏，退聽生成，而恭被鈞誨之時，再上之劄已達于走書吏矣。敢冀鈞慈寬其方命之譴，矜其不移之愚，以全其易足之分，速賜化筆，廩之祠官，俾得早扶病軀，生返田舍，則是大丞相再造之也。引領俟命，以刻爲歲。《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

再上史丞相彌遠書

某不諳土風，誤信醫藥，客邪不解，疾證交攻。再乞歸田，未蒙從欲。嘗蒙面諭，不必重陳，洵領誨函，未須再上。以大丞相丁寧告曉，委曲存全，寧敢瀆詞，以干方命？而自謀甚審，欲已不能。重念受知，最先同列，矧服華螭陛，列屬汗青，人謂寵榮已獨辭避。非有甚不得已，豈肯屢爲卻圖？茲敢述至情，具詳公牘，終祈鈞造，深鑑曲衷。仍矜頻瀆之愚，勿憚敷陳之數，使其少休精力，以絕病源，則生全之恩，隕越圖報。《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

四乞祠上史丞相彌遠書

某冒犯譴何，僭陳懇款。人微無取，天假其逢。荷大丞相特達之知，殆更二紀。蒙大丞相眷留之命，已至再三。疊是非常之遇，心非木石，寧不知感？今得時得位，少遂壯行之志，而薄命所牽，餘殃未殄。十二日被命詣天竺祈禱，出城上馬，直抵山間。風雨所乘，冷入胸臆。夙有蘊熱，遂成擊搏，寒熱交戰，頭岑目眩，困憊無聊。昨殿講初開，偶當侍立，儒生榮遇，孰大於茲？顧已不能勉強扶持，以趨講說之下陳。迫不得已，冒昧乞告。至于今日，寒熱未解，已具公牘，控告朝廷，乞畀祠

廩。復扶憊躬自布此，申述其私。如蒙鈞慈特賜矜體，念其荷知二紀，被誨再三，非有甚不得已，寧肯自棄于造化？特爲敷奏，檢會累牘，早賜施行，庶幾保全微軀，歸伏田里。苟未隕越，尚圖報稱。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

除工部侍郎上史丞相

彌遠書

九月二十五日

某猥以孱庸，久汙化冶。每念君恩未報，衰疾交攻，謁告請祠，誠非不得已。今陳情四五，天聽邈焉。襍被俟誅，無復生意。忽叨誤柬，躡貳冬卿。孤逖之蹤，衆毀所集，分絕榮進，而寵靈驟及，震恐靡寧。使非大丞相特垂矜軫，倍賜埏埴，寧以有此？心非木石，感極涕零。獨念士之行己，惟於進退辭受最當致謹。今請祠謁告亦既累月，若饗榮冒寵，不知引退，則不惟病軀未易支持，而內愧初心，外慊物議，此而無取，他亦奚觀？伏惟大丞相盡人之情，愛人以德，必不使其周章錯愕，以貿於去就之分，重爲知人之累也。某已具公牘控告朝廷，如蒙鈞慈特爲亟致回天之力，檢會累牘，畀之祠廩，則始終恩遇，儻其未殞之年，莫非圖報之日也。

〔小貼子〕某尚以寒熱交搏，不可以風。未聞新命之前，嘗申控朝廷，展假三日。用是不能即日供職，非敢逋慢，以留君命，仰乞矜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

丐祠上史丞相彌遠書

某一介妄庸，自去秋得疾以來，請祠者七，煩瀆公朝，干紊鈞聽，揆情致義，當奉誅斥。而大丞相獨加優容，且於人言紛擾之中，倍致維持保護之力。某之前後展竭，厥既無復遺餘，而大丞相之始終存全，亦幾生死肉骨之不翅矣〔一〕。尚復饒饒，干煩未已，寧不知過？而繩以去就之義，終不違安。昨嘗一一面陳，已荷鈞慈，不賜嚴拒。某仰服洪度，俯慙褊衷，欲嘿則恟忸于心，欲言則囁嚅于口。徬徨顧慮，進退失據。已冒昧再修公牘，控告朝廷，乞行敷奏。復手自拜此，以聲其危迫之情。引領光範，不勝皇懼。《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

〔一〕肉骨之：原作「之骨肉」，據四庫本改。

再上史丞相彌遠書

某區區危迫之懇，因造請吐露無餘，繼又僭修尺紙，以伸歸依之悃。潭府深嚴，未知有無登徹。而某寸誠耿耿，食息靡寧。昨夜忽被省劄，仍頒不允之命。方聖明御極，俊艾盈庭，雖無百參，何闕

於漢？而眷留之命，已至五六，屏營跼蹐，無地自容。當挈持病軀，黽勉就列，而再三顧慮，今保全覆護，惟吾君吾相是賴。然內而臺諫傳聞不一，雖有無不可臆料，恐萬一有之，則必費朝廷區處。外而制閫，猜疑已深，既移怒於其兄弟，則在原之義，坐視弗恤，亦不遑安。於某孤微之蹤，久近遲速，終於一去。然與其去之於衆毀交攻之後，則不若聽之於累旬屢請之餘。仰恃大丞相知憐之素，用敢不擇輕重，盡布腹心。更惟鈞慈特賜財擇。某已再具公牘，申控朝廷外，復手自拜此，以聲其私。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

辭靖州洪守倬月給書

某伏蒙軫悼羈旅，錫之月餽，盛意攸辱，却爲不恭。顧以戮餘，束躬待放，致館授粢，已踰常比。若又秩以告存之禮，偃然當之，既乖辭受之義，必資讒慝之口。若謂周亦可受，則奴累未至，賓從鮮少，杜門疏食，粗無困乏。此正韓文公辭孔大夫潮陽月給，所謂「承命苟食，則非循省之道」，敢援是以歸諸受藏之府。伏惟高明盡人之情，必有以矜其不得已而賜之諾焉。不然則躬造宇下，必得請乃退，併乞照亮。《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

答滕景重處厚書

某蒙示問《記》中所疑，極荷不外。大抵性善之義具於《易》，而人忽之不察耳。周元公於《通書》如發其端，邵子於先天後天之說，又所以發明事心踐形之義，而人亦未盡知也。先天之《易》，《乾》、《兌》、《離》、《震》在左，《巽》、《坎》、《艮》、《坤》居右。蓋《乾》南《坤》北，以定上下，《離》東《坎》西，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是所謂性之體也。至於文王八卦，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以《坎》《離》居南北之正，所以位天地而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此《坎》之二爻則自《乾》來，《離》之二爻則自《坤》來。故《記》所謂《坤》之正位變《乾》爲《離》，《乾》之正位變《坤》爲《坎》者是也。《坤》道之光而爲《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外也。元是《坤》之本體，故曰「畜牝牛，吉」。《乾》元之精而爲《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乎中也。元是《乾》之本體，故曰「有孚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爲虛而陽爲實，此性之定體。即《乾》南《坤》北云云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諸外，此不睹不聞之極功所以爲性之用，即《離》南《坎》北是也。愚見若此，景重更與同志平章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

答蔣得之山書

《河圖》《洛書》之數，古無明文，漢儒以後始謂羲卦本之《圖》，禹疇本之《書》。本朝諸儒始有九爲《圖》、十爲《書》、九爲《書》、十爲《圖》之說，二者并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九《圖》十《書》爲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之，而引邵子爲證。然邵子不過曰：「圓者河洛之數，方者圖書之文。」第言圓方，不言九十。僕嘗答廬陵易子晉，涑水司馬子已言之已悉，今不復重陳。今得之斷然謂《河圖》則《先天圖》也，《洛書》則五行生成數也。戴九履一圖，不過太一下行九宮數耳。此不爲無見。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見之張華子傳，自是《太一圖》，而劉長民取爲《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亭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爲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而後大明。今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僕嘗觀魏伯陽《參同》所載月法，《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二位相對，即非所謂《先天圖》也。又云「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又云「太一乃君，移居中州」，則又似九宮圖矣。又云「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又云「上弦《兌》數八，下弦亦始之」，則不惟《九宮圖》，亦是《後天圖》也。伯陽所取，蓋非一圖，故其後又云：「上察《河圖》文，下察地形流，中稽於人情，《參同》考三才」，則《參同》者，雖云參合三

才，而其意若取《河圖》數爲天，《書》又嘗以《河圖》爲《天圖》。五行數爲地，後天卦爲人。雖不明言，而一書之中，八卦與甲乙兼舉錯用。雖然，《參同》之末云「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則道家步斗法也。「九還七反，八歸六居」，則論道家還丹法也。步斗與還丹，則亦太一下行九宮法也。乃知古來不特《九一圖》與生成數元有之，雖《天圖》亦有之，終不知邵子以前，何爲更無人明辯，是致有許紛紛耳。大抵三圖二法，起數雖異，其論則一。故朱子謂「安知《圖》不爲《書》，《書》不爲《圖》」？此又得之所當知也。惜不及與得之面訂其詳，姑此奉報。《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

〔一〕圖：原作「絡」，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〇七一

魏了翁 一九

答林知錄觀過書

某居靖二年，士風民俗，久益相宜。城東築室數椽，爲聚友讀書計。士人雖聞見稍陋，然無利祿之誘，故質實近本；無紛華之說，故寡欲易足。又得舊友偕行，相與切磋究圖，自謂庶幾不虛是行矣。來書縷縷，獎飾存勞，祇有感激。某頃作《鶴山書院記》，謂古今無未定之天，蓋吾儕分上，只有負罪引慝，何暇怨尤？故不敢以詩人夢夢之說爲然。今觀來諭，則天意果難諶若此，又嘆窮理之未盡也。息交絕遊之誨，敢不敬承！《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昌化潘知軍子順書

某恰書山中二考，溫尋舊讀，粗有絲髮之進，自謂不虛此行。顧蜀祲未清，淮氛日甚，有如來教所謂淝西水災者，特其一端耳。每一念之，不勝及緯之憂。是間雖甚辟陋，猶有潭、鄂、洪、袁間朋友近書，能言流殍寇賊之害。雖罪戾之餘，豈暇與聞時事？而君臣義重，終不得而愒然。誨諭諄諄，懷人憂世之意，蔚乎其可掬。所以燠休羈窮，獎飾愚陋者尤極塵鄭。而循涯揆分，不足以當此，祇有愧荷。《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武岡李通判劉書

來諭俾作一賀緘，不必求歸，此非愛予之至不及此。但向來在外，元不作子公書，今在罪籍，忽爾破戒，心實難之，恐淹速亦不在此。聞遷謫諸公亦有煎迫大甚者，反爲所給，此可見無關得喪也。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荆門張僉判元簡書

《先天廬吟》，蓋欲追輩邵子，此用功非一日。某凡三遊東南，行半天下，交道亦廣矣。如邵《易》，少有能知之者。惟鄉間有張文饒，名行成，自號觀物先生，頗得象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元》、《元包》、《潛虛》、《觀物》七書，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物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此等說極精，僉判曾見之否？程《易》明白完粹，無智愚皆知好之。如邵《易》，不藐之爲象數，則憚其難知。嘗欲爲之發明，今茲未能也。得生還之後，多活幾年，儻可以畢此願乎！餘詩大抵精當，但銅屏篆體多誤，只是鑄工杜撰，諸公褒飾太過。向侍坐時，精采燁燁。今來詩多有衰病之語，豈詩家常詞邪？其信然邪？《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遂寧李侍郎稟書

某自去春附彭卒拜狀，今既年餘，不獲嗣記。忽被手教，承知卷懷。康濟之業，講授閭塾，國人弟子，皆得有所矜式，古所謂父師者，非此其是與！《洪範講義》明白正大，使學之者有所據依，以

求端用力焉，私淑之功茂矣。其間所謂「由玄妙而至親切，由虛無而趨實用，由冲漠而至明察」云云，區區者未能深曉，尚俟他時面請所以教也。來諭問及前書極高明之說，此書不曾有藁，不能復省。恐只是說此五句上下貫通，不可拆散。蓋經傳中着一「而」字，即難截斷。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下學而上達」，「溫故而知新」，「告諸往而知來者」之類，皆是上文與下文相屬。前書想只以語脉之相似爲證，非是以此五句便是下學上達。然而聖人言語〔一〕，只是一片舌頭，此章先言「大哉聖人之道」，繼之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然後申言「尊德性」却要「道問學」，「致廣大」却要「盡精微」云云，蓋欲使人事事理會，步步踏實，只在君臣、父子、夫婦、日用飲食間作去，謂之與下學上達同義，亦未嘗不同也。其曰家諱云者，不欲盡言，此名未可用，而姑託之詞耳。要是斷章，則義不備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一〕人：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答任總幹書

靖爲天下窮處，其叢陋又在峽郡下，而土風不惡，民俗亦淳。時和歲豐，則物賤如土，頗便於羈旅之人。况山深日永，自應酬書問之外，儘有餘力可以讀書。肩吾相處，久益有味，而妻孥自長沙來

後，數百指之聚，無少不寧。凡此皆異時逐客之所罕有，亦可謂幸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長沙李縣丞亢宗書

某居夷已兩載餘，土風民俗，久益宜之。山深日永，溫尋舊讀，時有新得。向來一歲十請，正以學未能信，欲及今精力未衰，歸求所未至。雖不幸而得譴，投之荒裔，蠻獠虎豹之與居，然而黜陟理亂，不通于中州，得以畢誠盡力於所當事，却恐當時便得請西歸，亦未必有此工夫耳。今自信益篤，遲速久近，一聽其所之。前日執事之所以發我者善矣，反覆惟念，終必無益。今來諭以釣名樂禍爲今日猜忌之病，豈亦有取於前言之是邪！《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曾參政從龍書

某夙有假道求見之願，忽聞移鎮，茫不知再晤之期。傾戀積臆，亟馳尺紙，控叙萬分。敢謂隆謙，特垂損報，至又輟遣行理，寵貽真翰，申叙卷卷，眷予之誠〔二〕，既深悚愧，重以感服。右揆久在告，中書之務必且滯淹，況於該輔名流，出處去就，所關不淺。目前攝治常程文書者，寧敢便有可否？相公只得爲一方之人，更作數旬留也。似聞發廩振糶，不惟克紹前規，往往以少府之餘財爲之代

償厥直，則有前人所未能者。「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聖人之言，字字服行，未有不明效大驗者。特患不能實下工夫，而徒假外飾，如鈞誨之云者。《四先生祠記》不謂亦關聽覽，至蒙獎借。蓋邇來學者之病誠然，不但學者，雖朝廷褒儒錄後，大率若此。某近又嘗爲黔陽作學記，恰寄到墨本，就以求教，其意亦與《四先生記》互相發明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一〕眷予之誠：四庫本作「者如此」，與上句連讀。

答劉提幹子澄書

《濂谿書院記》，不謂亦獲關覽，不蒙一語之教，何邪？篆非易事，不惟立柱打捲費數年工夫，偏旁點畫各有其義，非對本所能模擬也。如貢𠄎篆額，以工下從日從火爲貢，既不可曉，而𠄎字下不可借𠄎字，蓋一筆寫成，自下而上者，惟蠡賊字耳。今試作一字𠄎，以見偏旁之不可假借。雖鐘鼎所篆，出入變化，未嘗不與小篆合，此難以紙筆盡也。葵丘當以孔孟爲據，豈可舍孔孟從《封禪書》？大抵門下以多援引爲有根柢，恐正是枝葉，非根柢也。文章惟有識爲難，而考究非難事耳。《鶴

答贛州聶侍郎子述書

得中都書報二事，其一謂洪守繳侍郎所與書，其一謂王平江僞撰某所答游提幹泮書。本亦繳至當路，既又問洪守，繳書事元無之，乃侍郎所作書，有知之者以告于相君所厚，所厚者風奏吏，令傳播郡國，以疑四方之親友。然人亦不以爲疑，祇益嘆侍郎風誼之厚，而使洪守濫得此名以歿。方欲爲之發明，而未皇也。平江事則往往有之，未必游同年本心。大抵君子贏得作君子，小人枉了作小人，此不可易之論。侍郎之歸志浩然，某每侍從容，聞之已熟。况如臺中有不相容者，某亦略聞之。籍令誠有繳書之事以成歸志，以益美名，固亦洪君之見助。故有言此者，率以是謝之。未幾侍郎以華職要藩得請而去，羣疑浸釋。然以某深知侍郎之盛心，固未必以典藩爲樂也。嘗欲寓便奏記以候啓居，以致異時眷予之謝。不惟萬山間無便可託，靖與湖南諸郡爲鄰，得朋舊書，往往謂峒寇未盡除，因是亦疑莫府多事，未暇應酬書問，姑徐未遣。而行理之問忽已墮前，既知體安志明，政平訟理，又聞元惡就捕，餘寇有不足殄者。披味詞染，藹然情味之著，豈勝慰懌！近詩幸教，語平韻勝，主人心事與山川風物炯其如見。臺記偉甚，書篆亦稱，併用嘆畏。是間爲郡百二十六年，苦無佳山水可寄興，亦難得詩題，僅有數篇，謾錄呈。却苦碑版文字相撓，三年之間，不下數十篇。就以近日數篇，仰干是正。安樂必敬之堂作篆字去，然某就有愚見，四字名額雖始於明皇，終欠古雅，故前輩不甚有者。只裁作

敬安堂三字，尤更經雅，更在高明可否之。詩「竟」字以古無土旁，不欲篆隸，作楷字去。眉壽堂，古來眉壽字，非麋即賈，今若用上麋鹿字，恐似詫異，作古篆三字以呈。《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張大監書

忠恕，張忠獻之孫。

李丞所疑書先儒字，蒙大監不鄙示問，此亦當商略者。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至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今日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而前後稱謂不同，則左丘明體。但邇來久不稱前輩字與稱謂必欲歸一，大監從而易之，以釋疑怪，此自無妨。況已刻石，亦不必再修換，徒爲鄭重。惟是改云南軒、晦菴，則軒、菴之類似於金石文字上用之，稍欠經雅耳。蓋前輩只以所居所寓山水爲名，如伊川、橫渠、濂溪、涑水、東坡之類。不可勝數，亦有自立一名，如漫浪、聲隅、癡頑、六一之類，此外又有門人私謚者。而軒、菴則自近世，蓋軒因車得名，菴字無所出，以是爲敬，殆不可曉。愚見又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鶴

答張大監書

某伏蒙別紙示以《四先生祠記》所疑，此非精識默體者不能，敬嘆敬嘆。仁敬初無輕重之說，雖似傷於筆快，然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蹠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精切。來教分此二字甚當，惟曰「知敬而未仁者有之矣，未有仁而不能敬者也」，下一語寡病，上一語似以世之謬爲恭謹者爲敬。若能敬則仁矣，敬而未仁，則亦未得爲敬也。蓋仁者心之德，聚而不散則仁在此矣。今若盡摩元碑，重別鐫刻，却大鄭重。今略注欲改之字在前，伏惟財度。《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袁衢州甫書

靜壽傑作，義味淵永，又以覘深造自得之趣。所存若此，則施諸有政，蓋可想見。况絜齋、慈湖訓語，朝夕左右，所以興衛此心者至矣。何當筵顧、夏諸賢之列，相與共講？山囚瀨繫，瞻晤亡從，祇有悵悵浩氣說剖析精詳，皆不易得，惟以三勿爲二勿，稍似欠闕耳。某山間三閱寒暑，於六經名數

文義上重下鈍功夫，的然見得古人所志所學，歷戰國暴秦以後無傳焉。極於五胡之亂，影滅跡絕。豈無經生學士，隨其才分，有所建立？然驚於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爲卑近；而安於卑近者，則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詞章爲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外內、貫精粗者，百數十年間，始有人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講。又苦於實未有所見者，勦說雷同，爲聲利計，以爲斯道之病。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後之有志於王道者，猶可以推原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容易下筆也。近又有數篇，不得已而爲之者，謾錄求教。其視高文，猶禪律之不相伴也，望爲過目，以一語可否焉。委作「靜壽」字，當更增一「堂」字，方爲穩實。蓋去「堂」字，特數十年間事耳。三衢爲舟車之衝，而廣微以靜鎮之，曾無留難。又以暇日與士友周旋於義理之會，乃知清心寡欲，何事不可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使萬物吐氣邪？東歸故廬，外事一切不復與聞，雖足以見深識遠覽，無願乎其外，抑不知何者爲外？國事濟否，民生戚休，恐亦非於我全不相關。况東歸之地，今爲天下劇乎？《論語》於「不在其位」之下，聯書「思不出其位」一語，每疑下「位」字當是正位居體之位，蓋因下語而推廣及此。然因此二語相連，後世遂有以分所當爲而疑於出位者。此其差亦在毫釐之間，高明以爲如何？

答黃子才書

輅，朱文公外孫。

陳司理欲得「遊高明」三字，敢不如戒。但聖賢不說一偏話，極高明必道中庸。惟上蔡在程門中，終是升高上達之意多。兼古人樓觀堂室之名，必有一實字在下。如「明」字下欲著一「樓」字，又欠妥帖。今先以「青山閣」、「滄洲閣」二扁納呈，未知高意以爲如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張大監忠恕書

別紙申誨，仰見虛心切問，不倦益塵。卑意無他，但見南軒初謁五峰，五峰首以忠清二事令其反覆究玩，書問至數次往反。最後五峰答書曰：「聖門有人，吾道甚幸。」由此遂定師友之分。此梁仁伯所云也。晦翁初謁李延平，只是教他靜坐，作居敬功夫，由此有得。前日仁敬之說，蓋據實言之耳。大監前日疑得極是，雖語言未瑩，然得此開發，益知文字不可輕易下筆。今來教以爲不必易「聞訓」二字，只易「廣漢新安受學」六字，甚善甚善。《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德慶陳知府書

宿，陳正獻孫。

康雖藩府，諒亦荒陋。然國無小，皆可隨事以行吾志。安定更八都尉，羌患不息。張然明鎮以廉，威化盛行，人心之不可以威服也若此。况如賢父兄禮義之訓浹洽心耳，必有以大慰遠人之心者。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丁大監補書

臺評則固見之，門下忠肝義膽，見諸告君之疏，發諸送客之詩者，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懦，雖欲辭異論之名，其可得乎？藉令先期得請而去，終不免於論，以是而歸，其榮多矣。但論者謂人爲包羞，則亦不自鏡見者邪？某泝江而上，聞沅辰道嶮，惟潭、邵路稍平，遂涉湖之潭。會安北望遣子親迎，遂以數日間辦娉，留家于潭，而自與朋友李肩吾及長兒之靖。靖既莫居，明年取家以來，却令安婿略挈輜重還蜀。今居靖者尚有三百指之聚，所幸風土不惡，得免疾恙，物價甚賤，極便羈旅。而書問稀闊，賓客絕無，又得以畢意於所當事。自《易》、《詩》、《書》、三《禮》、《語》、《孟》，重下頓工夫。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得，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

矣。今未敢便有所著，且溫舊讀，以發新知，庶幾遷善寡過，不爲空言耳。士友猶有不相恕者，時遣人徵督文字，往往人情所不能免，亦勉強酬報。今姑錄數篇近作，以干指教。非敢言文，亦以見山中近況，或可少寬行役無期度之憂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二〕三：四庫本作「二」。

答嚴教授植書

事心《圖說》，亦以見精思實體，不欲徒事空言。然據某愚見，既坐師席，易得被人推許，便少講磨。須與勝己者交，更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功夫也。《鶴山先生大

全文集》卷三四。

答彭運幹鉉書

墓道當直書今之官制，如來諭云「夷陵太守」，非今之官。兼寺簿之稱亦不典，今當書寺名。但不知五寺中孰爲所歷之官？今作「司農」、「大理」、「太府」六字，以備采擇。墓額作真書，似欠古

雅，今作隸。「敬享」當有「亭」字，又享祀在廟，而墓非祀享之地，欲易以「慕亭」二字。「審思」榜之書室，亦當有齋、軒、館、室之類一字。兼「審思」二字，不如徑榜「節齋」二字，如何？朱元晦庵曰晦，陳師復亦曰復齋，如此類甚多。《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許介之解元玠書

惠教新作，亶亶不倦，深所嘆畏。第委以書寫之役，則有所未暇。山中自課以聖賢之書，日有程限。諸經義疏重與疏剔一遍，帝王典則粗見端緒。《儀禮》一書幸而存者，以之參攷諸經，尤爲有功。今咀嚼經味已久，便覺秦漢以後體格復別。况晉魏隋唐文人所作，又是一格。此甚難言，有如來翰所謂稿山筆冢，已老未衰。介之幸自有如許精力，今駸駸六十，胡不深自收斂，以趨於實，而多求題識序引，爲是無益也？試以此謝委諭之辱。介之儻以是爲然，涵泳而體習焉，其得此也，不多於得字矣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范殿撰子長書

又從錄示近詩，獲闚園林面目，恨無從陪侍杖履，惟有歆羨。竹間之屋既就，又有數畝荷華，如

是足矣。若更增拓，反爲物役，高明以爲如何？三扁額謹從別緘通呈，大小如式，未知可稱台意否？是間爲况粗適，惟歸期遲速未可知。從班中故舊及東南氣類相予者，多勉令通一書，非敢靳此以爲高，真見得行止非人所能爲。山中靜坐，教子讀書，取諸經三《禮》，自義疏以來重加輯比，在我者益覺有味，不知世間何樂可以加此。藉令少緩，亦姑聽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樊致政庚書

某囚山二年有半，賴習聞師友之訓，粗知義利之分，行乎家人子女，孚于臺隸幼賤，上下相安，處陋邦如樂國。視兄掛冠高蹈，脫然百物之表，雖未可同日語，其爲樂天安土，知時順命，有以得其所求則一也。勉之以再用之後，不諂不激，雖容進退，所以期我愛我者厚矣。顧瞻四方，蹙蹙靡騁，寧暇議及此哉？《食菜》詩甚佳，適居不欠此味。但苦瘠惡，視廣漢、新都不能爲役耳。帷八九錢一升白米，八九十一斤猪羊肉，他物稱是，此則吾蜀所無。未能和來韻，且錄近作數詩代之。《鶴山先生

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江縣尉鏊書

真丈書信，頗爲行理累。今復以一緘，洄爲轉達。《西山讀書記》未見之，曩在都城曾見條目，却與今來論云云微有不同。所謂近聞云云，此却未聞之。祇恐問愈多，則歸愈緩耳。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則遲速本無足較。顧所至水旱盜賊可駭可愕之事日聞于耳，殆有蹙蹙之憂，不知天意果如何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遂寧李侍郎書

巽巖先生初作《五音譜》，以許叔重部叙爲之。後在遂寧出視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楚金《韻譜》。老先生雖勉從之，終弗愜也。故後序及跋語既云要自別行，又云要須各行，大抵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法其聲也。許氏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愜《唐韻》音切爲定。自音切行，人以爲便於檢閱，而不知字之本乎偏旁。故老先生謂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無聲者，豈不愈難檢閱？蓋不以《韻譜》爲然也。聞《韻譜》今已不存，或使府別爲刊元本《五音譜》，賈端修所定者。置之學中，以廣其傳，亦是一事，不知台意以爲如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吳寺丞泳書

且如諸處來干諸先生祠堂記，某自與吳畏齋作記于成都，今二十年間，所作不下十餘處。只如寧遠、營道，皆濂溪鄉邑，皆某作記。初間猶謂古者鄉先生沒而祭于社，無他疑難。後來又作長沙諸處數篇，頗疑近世祠堂太汎。於營道所記已致其疑，於長沙則遂斷然以爲古無此典，如長寧諸處又發此義。近日長沙來求學記，則又斷然謂古者雖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而先聖之廟元不出闕里，封謚之類尤不經。乃知古人萃渙之義甚妙。不知何爲朱、張諸先生亦略不以諸儒之祠爲疑，而所在記文，皆謂當然。益知讀書窮理功夫無窮。此不是矜奇衒博，義理所系，世變所關，不容草草耳。近作甚佳，與游景仁往來書，援引甚詳，特未見所辯者是近體或古體，所失者何韻，莫下缺〔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一〕以下底本脫去一葉，據原書總目，乃脫去此文之末段，《答郭通判黃中》、《答蕭仲有》二篇之全文，以及《答李侍郎》之前段。四庫本同。

答楊架閣恢書

上缺已殲其衆，則雖有渠酋，亦獨夫耳，況酋未必存邪？吳大禮書亦已見之，殿司鞠治全黨，亦稱死者可疑。縱萬一果如李儂之事，則亦已矣。蜀邊之憂，則令人危懼。蓋頃者郭興元父子、高洋州表兄亦言之，王慶長亦封到蜀閬移文。如西邊故舊之報與二紙批諭則未聞，可駭可怖。見說朝廷只要曲從其欲，與之約和，制梃亦不敢違。不知元不可和，和亦無益。淮東之事，只坐畏怯，以成大變，桂帥尚不知監邪？《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李侍郎書

北園講肄之所，龍鶴幽閒之濱，多得幾年功夫，聚友求志，著書淑後，此誠天下之至樂，而侍郎之夙心也。而人心之不同，故往往謂求退者爲矯激，而嗜進者爲真情。勢之所趨，大抵若此，誰其挽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答陳子敬疇書

廣軒之義，不知本諸孟氏廣居之說否？若深味廣居之義，則知人以耿然之身成位乎兩間，而沈於俗學，屈於物欲，其自待亦太涼矣。廣正大居位道，古人不輕下一字，尤當玩索。高明以爲如何？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四

全宋文卷七〇七二

魏了翁 二〇

答江西提刑葉大卿宰書

乃者獲侍同朝，清標鯁論，立懦廉頑。有如愚不適時，嬰禍觸忌，而逋誅一二年，則尚以兩同年正學直道，扶持保護之力也。粵從違異，五閱荆火，大卿斲弭芳節，典司祥刑，臯戾姓名無由輒污几御。未幾，贛守遣人來，則知大卿以憂乞身去矣。雖罔極之哀，豈易堪任，而四郊多壘，腥焰方張，匪牧匪監，何恃不恐？則斯人之無所馮依以立，亦可閔也。嘗欲修書奉慰，越在蠻陬，不通於中州，無便風可寓。顧爲來教先辱，祇以重其不敏之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答湖廣陳總領允迪書

某囚山以來，坐見再閏。五谿天下窮處，靖又五谿之窮，逐客又其窮者。不惟復與世絕，亦不欲以辜戾姓名聞于達官。前歲靖之官吏以郡計請，冒爲一言，已犯不韙。而誨緘響答，不替疇曩，固已竊闕君子之所存，絕出流俗。嘆味之餘，祇以爲惕，用不敢嗣貢。豈期風誼之懿，逾久益隆，輒遣行理，申加存勞。牋函幣篚，所以獎飾愚近，燠休羈窮者甚渥。豈但小己之榮，抑有以重闕所存矣。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答葉子冥書

來諭屢屢，恨柳惜韓，尊蘇慕黃，詞嚴而義正，志立而氣昌，有以略闕君子之所存。末復以無名無跡，致懷人憂世之意，益以驗閱理之深，唯有嘆畏。然而如韓如柳，豈惟門下疑之，先儒固疑之。豈惟先儒，如某等輩何敢輒議古人，而亦不敢釋然于此也。大蘇公之明偉，似無復餘憾。然而某妄謂處倫類之變，當以《三百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柏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周，

待人輕約，優柔肫切，怨而不過於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一〕，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恕之意。如茲遊奇絕、所欠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廟碑》謂「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二〕。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澤下，迹隱而名不章，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三〕，如所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愒者，非以一去爲難也。高明以爲如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一〕在儋：原作「主儋」，據四庫本改。

〔二〕湘：原作「相」，據右引及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改。

〔三〕後：原作「得」，據四庫本改。

答澧州徐教授復書

某囚山五年，殆與世絕。聖賢之書重復溫尋，益覺義理無窮，歲月易得。獨恨山深路嶮，帶行之書無多，時寮土人亦無儲書者，遇有記憶不明之事，無從參攷。然亦坐是功精專，免於博雜。某自初來此〔一〕，與同志者日讀《語》、《孟》數章。去年方讀《易》，偶曾哀萃周、程、張、邵、楊、游、胡、二朱、二呂諸儒《易》說成編，日誦數爻，賓主俱覺有得。邵氏書，惟有鄉人觀物先生張文饒行

成爲之注解者，在此與諸友講論，末容輟納。俟令人抄錄一本後，便寄去。康節家自有邵子文所注本，雖未盡得本旨，然亦可觀，却無帶行者。向來見門下《乾》、《離》同位之說，固知留意先天之學。後又聞家學淵源已非一日，今無由再晤，相與共講，第切恨恨。邵氏書有《觀物篇》、《先天圖》、《漁樵問對》、《擊壤詩》、《易學辨惑》等非一，不止《皇極經世》。若某萬一歸蜀，則此等書亦非難得。今偶不帶行，但能省記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一〕此：原作「比」，據四庫本改。

〔二〕胡：原作「湖」，據右引改。

答福建史提舉彌忠書

某三十年間，於一門玉帛金季，表裏甥姪，多所接識，亦有以聲氣相推許者，有以問學相切磋者。詩書之澤，鍾美萃秀，令人懷允不忘。然而正學直道，足以表競鎮浮，如大監之挺挺特立，不爲勢遷，則尤所願交。乃僅於朋友游談〔一〕、書人往返，略覘典刑一二，其爲忡忡恨恨，可以想見。自得臯遠屏〔二〕，蠻徭之與居，分與世絕者，五六年于茲矣。况姓名醜惡，人所嫌畏，故不敢以一字登于諸公貴人之門。敢謂隆謙，特貽存問，所以鎮撫其窮困，獎飾其愚近者，無非發於懷人憂世之誠

心。所謂挺挺特立者，又於此乎見之，而某不足以稱所蒙。《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二〕僅：原作「懂」，據四庫本改。

〔三〕遠：原作「速」，據右引改。

答易尚書被書

某蜀之鄙人，誠不自意，初識風采於載筆著庭之日，再陪雅踐于司成胄監之時。扶持獎飾，若不以衆人待之者。銜戢恩意，至于今不忘。丙寅之秋八月，尚書卷收朝蹟，而某偶亦以是月請外便親，懷漢嘉印綬以去。繇是或召或辭，或麾或節，裴回蜀道，凡十有七年而後出蜀。各天一隅，絕不聞尚書起居狀。丙戌之春道過長沙，謂必有再晤之便，寓城中數日，僅與王貳卿一再相見，則知從者久寓瀉上之麓，敲門掃軌，絕少入城。近二百里，以求一見，本非難事，公家期程，亦恐不容太遼緩，則如已之。失此良遇，今猶恨恨。既來渠陽，則事體又異，有問斯答，不敢先施。故於託契受知之久如尚書，亦例成闊疏。敢圖隆謙，首貽誨問，精神氣貌，恍如二十五年前從容接待之樂。且蒙輟遺五書，開徹愚陋〔二〕，風誼之微，復出流俗。《周禮》、《漢軍制》，舊固見之，端足以補先儒傳記之所未及。餘三書，則昉見乎此。是則流離困厄之久，天所以封植善身淑世之業也，是孰爲得失哉？《鶴山

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一〕愚陋：原作「遇近」，據四庫本改。

答洪郎中咨夔書

曩者幸甚，獲侍同朝，獎借扶持，義鈞骨肉。正人去國，善類喪氣，是時雖荷朝家不欲已甚，猶假以事權之貳，曲示彌縫，而某亦不容獨留矣。辭官則當謝祿，理所當然。同列留行，亦無由相關。乃謂既不食周粟，又徼幸復留，皆指以爲罪。賴天王聖明，僅徙南安，又徙之靖。自二年之夏，方抵適所，山深地僻，殆與世絕。程叔運忽以去秋手帖至，且承別後榮侍庭闈，尊履有相多福，不勝慰懌。蓋先是二年，有妄言水災者，初亦憂之。既又得高瞻叔表兄書，極言其詳。正學直道，天地鬼神實臨之。某《書院記》所謂古今無未定之天者，此類是矣。某使南安之命使不反汗，則豈不爲盜所怖？今與家人子女恬然於黜陟理亂所不及之地，顧瞻四方，覺彼蹙而此裕〔一〕。然則殆亦非人力也。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一〕覺：原作「及」；彼：原作「被」，據四庫本改。

答真侍郎書

自程察推及葉勝到，洵領誨帖，嘗因江倅便拜答。今江倅憂其子舍之里居者奔播無定所，專人訪尋，某亦爲長者慮。已拜尺紙，既緘封未遣，而江尉專人以家問至，遂又拜近帖之賜，備聞邇來尚爲里人少駐徒馭，尊履輯福，不勝慰喜之劇。惟是賊勢猶未定，受任者措置乖方，塗炭者至十二三縣而未已，每一念及，戚戚然不能一朝居也。久聞從者欲之上饒，蓋長沙報來，昔人如鄭公爲黃巾所拜，而不敢犯其里。今侍郎以德望臨之，雖無動亦可。然愛身以有待，則辟寇亦理之常。只願王師蚤捷，凶焰翦撲。及今猶可布種，更少遼緩，則秋冬更多事也。山間儘安穩，讀書日有新功。讀《易》乃向來功夫，自囚山以來，徧讀諸經，早晚畢事，然後合程、邵諸家《易》爲一書。但苦書不備，友亦難得耳。所委《夢筆山房記》，急以草本拜呈，如台意以爲可，即乞批示，却當親書繳上〔一〕。又慮此時台抱方擾，未暇及此，更不詳布。

近方看得《李氏儀禮》大半，其間儘有好處。蓋注疏甚晦，得此書方覺易讀也。《鶴山先生大

全文集》卷三五。

〔一〕繳：原作「綱」，據四庫本改。

答袁提舉甫書

少務博覽，惟纂言記事之是務〔一〕。未三十時已知收斂，近來山深日永，終日書案，既索聖賢之言，益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苟涉乎一毫靠外者，非惟不敢，亦不暇及矣。何當接待，以求發蒙？數千里相望，惟有恨恨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一〕務：原缺，據四庫本補。

答李遂寧真書

北墅固是晉魏以來有此「墅」字〔一〕，此元是今人所書「野」字。蓋詩中「野」字皆合韻二麋〔二〕，漢有韻之文猶然〔三〕。至魏晉間，方有序音，土下又添一土字。有如盛圃，萬一只改作園，或作圃字，亦似無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一〕固：原作「因」，據四庫本改。

〔二〕二韻：四庫本作「十韻」。按：應作「九韻」，《廣韻》中「麋」字在上聲第九韻。

〔三〕「猶然」與下句「至」字，原作「至然猶」，據四庫本改。

答袁提刑申儒書

山中讀經，粗有新得，往往發之於文，亦未敢自以爲是。蓋先聖先師與夫生祠私祭之類，先儒偶未及此，今驟言之，鮮不疑怪。而來教誤有取焉，於是亦可以自信。惟明有內外之說，即是先儒舊傳，特少有人拈出。大略《坎》陽在中，故水爲內景；《離》陰在中，故火爲外光。亦猶周子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之意耳〔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一〕火陽：原無，據四庫本補。

答廣西趙經略書

某乙酉之秋〔二〕，負罪去官，舟歷嘉禾，豈不願見長者，以求一語之誨？風雪凌厲，蒙頭掩耳，所過皆以疾辭。是時嘗蒙餽問，已竊闕放麈不忍之仁。迨涉江淮以後，霜威稍戢，人意熙然，始得與世周旋。至渠陽以後，則邈然於黜陟理亂之外，人間寒暑了不相關。得以靜慮澂神，事所當事。令姪

全州與李公父居官日書問往來，猶得數聞郎中啓居善狀。惟是自循愚分，不敢以罪戾姓名仰塵几御。敢圖台念特枉行李之問，於是滋有以見君子所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二〕乙：原作「巳」，四庫本作「已」，皆誤。魏了翁貶官在寶慶元年，是歲爲乙酉，徑改。

答林衢州略書

罪放之久，殆與世絕。矧邈在荆鄙，黜陟理亂所不及〔二〕，飯疏飲水，若無一可以嬰懷。顧寇氛未弭，生齒蕩析，痒癢切己，寧能恣然也。衢當水道，遮世畿甸，於今爲天下劇。蠢茲小偷，孰類厥初，浸爲大憝。萬一浦城透漏，內寇相仍，事勢益可慮。微吾年兄威愛兼用，綏馭有方，翦夷姦萌，增飾武備，江浙以東，何恃不恐？某於先帝時曾力陳郡國單弱之敝，乞置數重鎮，而承平日久，曾是不意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二〕黜：原作「默」，據四庫本改。

答袁提舉甫書

某屏居窮裔，殆與世絕。自冬春來，福建、江西、湖南，盜賊連亘二三千里。朋舊之仕於彼與彼人之仕於此者，書問往來，則既知之悉矣。恰又得建寧漕倉書，至五月末而賊勢未戢，益不勝及緯之憂。然幸江淮荆蜀之帖泰也^(一)。今得來教，則江東之民傷於旱暵者乃爾，顧瞻四方，誰實爲之？緘示公牘榜移，肫惻至到。分遣行眎之人，皆明使者以仁念照臨之，其實及於飢民之腹也無疑。刑善勸德之效^(二)，至於喬氏、管氏諸家爭先發粟，爲里人倡，此豈可以空言竦動者哉？真使人有恨無百子駿之嘆。鄭、趙、王、韓、朱、嚴、趙、伍諸賢，朝夕與處，觀摩麗習之間，所以交儆互發者多矣。某曩時所歷麾節，必以求友簡僚爲先務，嘗以呂文穆公《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正獻《手記》，至近世虞忠肅公《翹材館錄》之類，粹爲一集板行，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前輩行己用世規摹，須是推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故不惟資人輔己，以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覺先知者職分當爾^(三)。邇來絕少見此，今廣微獨能得之，又以攝友，某非其人也，而敢不知勉誦《隰桑》之辭，以毋忘公之德！先正絜齋訓語，開發尤多。慈湖語則向來曾蒙親筆篆文，於陳宏父處，不待請而持書以見寄，此意良可感。廣微詞氣雋壯，理致閎贍，若更加收斂，則絜

齋之平實淵永也〔四〕。某如觀諸天府，寶鎮大玉錯然陳前，內揣窮空，畜縮愧汗。猥蒙下問，輒昧冒以數篇錄呈，亦有墨本者併往。來教謂向來滿腹今古〔五〕，畢竟是順境中得之。今境界既別，方是真切得力，誠有味乎其言。然竟坐滿腹爲累，未能融釋也，高明以爲如何？真景元時相聞，亦欲緊避世紛，不奈鄉國有寇，義無閉戶之理。史倉書中謂無十日不得書，而昭武新守亦多取謀焉。想亦明知招嫌取忌，有不容已耳。所示公狀私書，大抵今之從政者罕能及之，敬歎敬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一〕泰：原作「秦」，據四庫本改。

〔二〕「疑」下原有「行」字，據右引刪。

〔三〕爾：與下句「邇」字原倒置，據右引乙。

〔四〕永：原作「水」，據右引改。

〔五〕教：原作「數」，據右引改。

答薛檢法書

誨諭諄諄，以學之不講爲憂。視今之士大夫一登吏部選，筆研隨掃除，如陳履常所云者，何可同日道！亦有留神筆研者矣，亦不過以記覽詞辯，譁衆取寵爲事。熟復來教，嘆味之餘，重以啓發。寵

教古篆千文，前輩用功本末兼舉，大抵皆爾。某自爲兒童，即喜小學。如九江所刊《鍾鼎款識》及《篆韻》，某皆有淳熙間善本，今乃知爲檢法之曾從祖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二〕自：原作「日」，據四庫本改。

答丁太監書

昔人思行役之無期度者，不過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曰「君子于役，苟無飢渴」。能善其身，能無飢渴，斯亦可矣，又近未暇計也。而某偶免於二者之憂，則已望外之幸，何敢有他覬邪？獨念同時得譴諸賢，皆懷誠秉忠、有德有才之士。顧瞻四方，何等氣象！兼收並畜，猶慮不給，而知藏瘝在，視斯民之塗炭而莫之恤也。諸賢豈淹恤之問，而將安所終底邪？某讀《易》規摹，不過如前所稟。向來曾作邵子工夫，近亦重別尋繹〔二〕。若端緒整整，則自程、邵以及其流派可合爲一書。曾見虞仲亦作得一書，已脫稿，亦取漢上說附逐爻之末，惜未得本也。錢白石《詩傳》，曩在成都蒙渠出示〔三〕，草草看得數篇，全不能記。今欲作序文，須是見得大意，方可著語，似難臆料。《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二〕繹：原作「驛」，據四庫本改。

〔二〕成：原作「城」，據右引改。

答池州張通判洽書

《六有齋銘》與扁額，皆作小篆納上。勉以讀《易》補《騷》，滋荷期獎之隆。《易傳》與《本義》之異同，則向來固嘗與輔丈漢卿細評之。大抵文公所爲邵傳義《易》、程演周經者，蓋於邵子多有取焉，而未嘗顯言之。兼東南學者亦罕得邵學，今正欲迨此暇日，合程、邵之異爲一書。尚恨窮理未至，未欲容易爲之也。「內主敬恭」，恐「恭」之義乃是發見在外。今欲易作「主敬於內」，未知可否？《乾》之作「日乾」亦未甚安。「可欲勿徇」，「可欲」則善矣，恐於義有礙，易作「物欲」如何？「摻之有常」，「摻」疑當作「操」，蓋是晉魏間避曹操諱改此字〔一〕，今定作「操」字。「惺惺」，此是語錄中如「活潑潑」、「滿腔子」之類，皆用世俗語，銘詞用此，稍欠經雅，兼篆文無此字，欲易作「存存」，又恐犯「六有」中「存」字。然六者中此字爲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一〕避：原作「辟」，據四庫本改。

答知常德袁提刑申儒書

明有內外之說，前書雖已稟報，而詞有未盡，致蒙游誨。區區之意，不過謂《乾》變《坤》爲《坎》，《坎》中一陽乃《乾》之正位，則明根乎中者也。《坤》索《乾》爲《離》，《離》中一陰則麗乎《乾》陽，明見乎外者也。《洪範傳》曰：「水爲內明，故聽爲水；火外爲光，故視屬火。」而邵氏亦曰：「天地間有溫泉而無寒火。」此可以見內外之辨矣。若更以耳目之體、男女之生，與一身水火之升降看之，尤爲親切。《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答黃總領申書

曩在朝著時，得任楊書，煎燭科降，知逐年以收計支，凡虧一千七百萬，皆鑿空架虛，脫漏過日。朝廷方思所以變通文術，會遣李卿打算，則言每歲有增無虧，計支外尚多五千萬。若使蜀人爲之，則徇私失催。於是李以嘉定十六年改官班見之人，而明年以總屬餉。既給取官職，而幹旋不行，於是又朝廷求科降闕（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二〕闕：原無，據四庫本補。

答寶慶梁教授書

邵學自周子改建以來，如胡子、張子所記，皆儒宗也。紹熙癸丑，徐清伯爲教官，特爲周子作祠堂，又得朱文公爲記。此三子者，刻文其上，則區區晚學尚安所措詞？驟聞命戒，雖荷期予之厚，誠非敢當。《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答湖北李運使壽朋書

昔歲池陽幸蒙臨况，自郊勞至贈賄，殫極塵厚。以誼言，宜少遲留，以副賢主人待遇之意，亦可風厲薄俗，宣昭令儀。徒以是州非他郡比，餘民舊吏，耳目實繁，故稱疾速行，甚非得已。既而之江之黃，相待亦不薄，獨岳、鄂若有畏嫌遠謗之意。而後來之升沈進退，乃反不與事儷，因知吾人遇事，唯理之當然，心之所安者，乃吉祥之所舍。如古人送荊州，別臨賀，亦事心循理而已，禍福所不暇計，而福自從之。別後數從邸報，竊審貴名日起，異數便蕃，使節藩符，震耀吳會，無從寓尺紙之慶。自聞將輸湖右，貌是荆鄂，實依刺史之天，亦當以姓名自通。顧罪戾之人，有問斯酬，弗敢先

也。葉元老來，已能道眷存之意。元老嘗以末事爲請，某猶囁嚅不敢對，謹爲作林運管書。區區之心，亦可槩見。使人來〔二〕，辱五雲賁灑〔三〕，忽墮五谿跼蹙之外。君子之所存，復出流俗，逾久弗替。《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二〕使：原作「史」，據四庫本改。

〔三〕賁：原作「貞」，據四庫本改。

答史提舉彌忠書

後二月拜書以謝先辱，曾未數月，已領五月誨報，開導扶掖之意，逾久弗替。於是可以立愼夫，厲頹俗，豈惟區區小己之私幸云爾！得江閩故舊書，受任者或養寇，或挑寇，或奉寇，賴兩監司之賢，以利害之實聞上，故遣師來援，益以嘆賢者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蓋如此！今來教尚有蒙蔽掩匿之嫌，想見前後所言，蓋有不能盡如雅志者矣。比見令甥陳兄和仲論諫剴切，又有傳錄到《中和堂跋語》者，學問淵源，端有自來。若上之人有以容養作成之，緩急可以倚仗。大抵士大夫幼學壯行，亦惟正誼明道，他非所計。若更以利害言之，則安危休戚，實與國同。若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他日見便則奪，見利則逝者，未必非此

流。古今治亂得失，大略不過如此，大見以爲如何〔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一〕見：原作「覽」，據四庫本改。

答林大卿書

仕止進退，各有時義。至於時義所不可，則位高而責重。使猶得以直行其志焉〔一〕，責雖重猶可也。而左牽右制，徒以虛權受實責，則固不若山林之粗適也。又不知今閩、建、漳、泉間，亦有山林之適否？《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一〕直：原作「箱」，據四庫本改。

答潘瓊州子順書

自南安以北，湖漢以東，豫章以南，閩山以西，爲賊所據者，已二三十縣，皆火其居而殺其人，妨耕奪財〔一〕，生者流蕩，死者煩冤。況有如魏帥諸人，方以輕剽啓禍。繼之者縱其奪取府庫，凌暴居民，而莫之恤。自今諸事愈費控御，後憂未知攸屆也〔二〕。此皆得之江西近訊者若此。《鶴山先生大

全文集》卷三五。

〔一〕財：原作「則」，據四庫本改。

〔二〕屆：原作「留」，據右引改。

答寶慶李知府書

紹興府在當時非輔郡，亦非潛藩。高宗雖以建炎三年自維揚蹕杭州，繼以虜陷杭，四年四月駐越。明年改元紹興，十月以越州升紹興府。紹興火，而杭州虜退，然後回杭。以此觀之，蓋以車駕所在而升府，與隆興不同。嘉定則升府在前，改元在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答劉司令宰書

張、朱、呂諸先生之亡，學者無所依歸，誠哉是言。詳味公《易》，大抵得於邵子爲多。舊見輔漢卿略知此意，嘗以問之，餘人亦鮮知之。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以作，平國以爲如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答周晦叔應辰書

別冊下問，莫非聖賢精微之蘊。將欲學問思辯以見之實踐，則世間風花雪月，人所當道之語。雖勿爲可也。今世學者病在於淺近自期，而某每以遠且大者告。故雖時有見是者，而疑其輕己，憚其難行者，往往亦有之。乾是四德，諸卦大亨而利於正，此非伊川臆說也，彖辭固已如此。《左傳》以《隨》爲四德者，蓋占筮者釋辭類如此。彖固云「大亨，貞」云云。先天之卦，《繫辭》固有之，《參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節始盡發其秘，必潛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筆脫口所可言也〔一〕。伊川與濂谿指意元不同，濂谿蓋通字對文耳。道器之問答，《朱子語錄》已有之。「唐棣之華」分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之說甚當，第其時卒無所考。「生生之謂性」〔二〕，此語元不錯，第只就氣質上說，與「天命之謂性」不同。二程以來辯之悉矣，於《精義》、《集注》可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一〕所：原作「數」，據四庫本改。

〔二〕生生：原缺前一「生」字，據右引補。

答楊均州恢書

示諭《比干祠記》，謹效薄能，以承命戒。只從《書》中作少師爲穩，祠額併作篆納去。比干殷人也，必非均陽人。其子孫散處于均，則不可知。公安一帶亦有姓比干，合二字爲一者。不特均有之，衛自有比干廟，《李太白集》中可見。謬作或更有可商略，有幸無重于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答王邵武遂書

邵字有二，一從邑，晉邑也，後之名地者多從邑；一從召，從卩，高也，年高德邵之邵，一說訓勉。今山中偶無書志可考，未知郡名邵武何義。若訓勉，則只當從卩。或以邑得名，則當從邑。今作二字納上，以備采擇。「召」之從刀，自不可易，今不過多曲其上而斷其下一畫，使不相聯屬，望之則不似刀字。且上曲而不斷，則刀不可用矣，高意以爲如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答朱擇善改之書

先天之說，須有人口請面授乃可以入。若從紙上書之，恐有未盡。擇善試訪尋朱子發震《易圖》、《易傳》及臨邛人張文饒行成《七易》讀之，當自得之。或問之賣書人陳思，即可得也。大抵伏羲之《易》，《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左邊數往者順，右邊知來者逆。而文王《易》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易》所系甚分明^(一)。或取朱文公《啓蒙》觀之，亦可見其詳矣。仁與誠之別，則先看二程說，次取朱子《語》、《孟》、《中庸》、《大學》熟看，久當見之。來諭又謂此心當如何用功，着力把捉則愈見其爲害。所謂操存者，非着力把捉之謂，纔說著力^(二)，便是助長。細玩孟子三勿之語，參以先儒講說，令書味浹洽，而即於躬行日用間隨處體驗^(三)。須是真知得，便能篤行之得力，則所知益明。此皆前輩說來，其實不可易。若書自書，人自人，說自是說底，行自是行底，則全不濟事。某少時只喜記問詞章，所以無書不記。甲子乙丑年間，與輔漢卿、李公晦解后于都城，即招二公時時同看朱子諸書。只數月間，便覺記覽詞章皆不足以爲學。於是取六經、《語》、《孟》，字字讀過，胸次愈覺開豁。前日之記覽詞章者，亦未嘗不得力。近數年間，山中無事，再取諸經、《儀禮》注疏重加溫尋，又將要緊處編出，始知先儒之說得於此者亦多。第漢魏諸儒言語拙訥^(四)，不能發明。亦坐黨同伐異^(五)，不能平心以定是非耳。恨相距稍遠，不得

與擇善朝夕共學，姑以合讀之書奉白。《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一〕所：原作「不」，據四庫本改。

〔二〕纔：原作「讒」，據右引改。

〔三〕於：原作「功」，據右引改。

〔四〕訥：原作「納」，據右引改。

〔五〕伐：原作「代」，據右引改。

答吳寺丞泳書

孔廟始於唐高祖，非古人祭祀之意甚明。只如文宣之謚，亦襲王莽褒成以後之誤。大抵凡後世爲追崇贈綽之類，皆是不經。雖始於追王，而事有不類，意雖厚而禮實違。此等事，所當商略者非一。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五。

全宋文卷七〇七三

魏了翁 二二

答蔡總領廩書

雙牘鼎來，多儀併侑，窮陬冷廡，爲之燠乎以春，感當何如！蜀餉歲虧千餘萬，朝廷降祠牒，諸司助羨緡，其計已窮。舊在朝列時，每得楊、李諸丈書，即縷縷言之，廟堂亦搏手無策。不知今宿師益久，爲力視前如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答楊次房少張書

竊窺詞氣，日就平實，蓋慮澹而識明者也。向看三《禮》，每嘆後鄭於禮學極有功，敬之而不敢議。近來再三玩繹，覺得礙處極多。蓋諸經中有一語未達，則牽強捏合，增成一義，此非面莫盡。

《易》學則義理象數俱當留意，合程、邵而貫之，乃爲盡善。恨難得此力量，願相與勉之。某之所以舍彼而事此者，正以彼不可爲力，而此或能有分毫之益，又非面莫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答蘇伯起振文書

某囚山三載，土風民俗久益安之。靖爲郡百二十七年，布髮跣足之風，未之有改。城中不滿四十家，氣象蕭條，蓋可想見。然自非四方友朋書問碑銘之相撓，則終日書案，極天下之至樂。偶有帶行書冊，再三尋繹之外，功夫儘多。從兩三郡士友家，宛轉借得諸經義疏，重別編校，益嘆從前涉獵疏鹵。使無是役〔二〕，亦泯泯此生矣。城之東得隙地，爲屋數間，亭沼華水略具，號鶴山書院。距寓館不數十步，時時携友往來其間，未必如水竹莊之勝。然而「主人心安樂，華竹有和氣」，則何地而不適其適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二〕役：原作「設」，據四庫本改。

答巴州郭通判 黃中書

某囚山恰三載，溫尋舊讀，書味雋永，益覺從前涉獵疏鹵。今已邁始衰之年，方粗見端緒，而歲月易得，義理無窮，深懼因循玩愒，以貽無窮之悔，晝抄夜誦，迫之不置，又懼有欲速助長之病。大抵此等事姑以世間習讀，善記覽，爲詞章，亦云可矣。要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且如先王禮樂刑政〔一〕，始變於厲、宣、幽、平，浸微於春秋，浸滅於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亡於五胡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搜討，於孔、毛、王、鄭、伏、杜諸儒對注中，參求古今之物，稱謂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諸儒已是臆度懸料，其大者如郊丘、明堂、廟祧、尸主、田制、邦域，往往一人之見，一時之意，遂定爲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訓、聲韻、偏旁、點畫，往往諸儒所未及。今驟然理會，人亦驚怪。不知要作窮理格物功夫，無三代以前規摹在胸次，只在漢晉諸儒足迹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朱諸公，亦皆由此而充者，方叔以爲如何？山中日永，方欲專心於所當事，而四方之知舊間亦以文字相撓，有不得不應者。時一下筆，亦欲藉此與朋友講磨，謹摘數篇求教。《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一〕王：原作「生」，據四庫本改。

答黃眉州申書

總所誅求之外，至於酒課再借，官弁再粥，煎熬之狀，可以想見。向來曾見任傳父打算文字及楊李二總時有告急廟堂之書，誠是無策。李總始以大言擠任、楊而奪之位，後來窘迫，不得不自背其說。楊叔正劄甚妙，蓋自乙酉歲士大夫以言去國，競相懲創，至巴陵之事極矣。今始得叔正再拈出，雖無益於事，而不謂之無益也。獨有可怪者，胡評事得罪竄象而兄弟卒除少卿〔一〕，不肯枉獄，亦再徙于象。今所傳亦如胡，天意殆不可曉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一〕除：原作「徐」，據四庫本改。

答前臨安尤通判燭書

某曩歲都城略獲瞻晤，末幾，忽聞嘖有煩言〔一〕，遠徙離騷之國。是年冬，某亦以辜行矣。沅靖擊柝相聞，而各不得以尺紙往來，畏威敬怒〔二〕，分義則爾，謂辟嫌遠謗者末也。忽被手帖，存問縷縷，且猥加獎飾，不敢當，不敢當。久聞杜門謝客，玩心釋典〔三〕，每謂吾道自足，奚俟他求？深爲

嘆息。今承來誨，則知留意義文之書〔四〕，此爲得之。但此書占筮於秦漢，虛無於魏晉以後〔五〕。占筮者未爲全失，虛無則全不知《易》。至本朝諸大儒，乃始合外內，貫精粗，至遠而近，至微而顯，度高明必已知此。却恐先入者在彼〔六〕，則此意胥而從之。謹因下問，僭布區區，然亦安能以筆端盡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一〕噴：原作「責」，據四庫本改。

〔二〕怒：原作「恕」，據右引改。

〔三〕釋：原作「澤」，據右引改。

〔四〕義：原作「義」，據右引改。

〔五〕於：原無，據右引補。

〔六〕「却」下原有「此」字，據右引刪。

答趙全州 必愿書

某囚山三載，粗不廢學。山間所難得者，書與友耳。帶行之書以少而精，舊友眉山山士李肩吾相隨在此，有朝夕觀摩之益。比又得滕兄景重遠來，相處數月，亦湘中之所罕有，適居甚不索莫也。寄示海外書及邊作，既煩筆吏謄抄，館賓點校，又至專人以送〔一〕，友誼可無憾矣〔二〕。此豈今人所難者，

昔人亦未易得。謹復以回字奉累轉達，幸加謹密焉。仍屬令緩出所著之書，省往書牘，尤爲穩當。古人善處如陸宣公著《方書》之類，非是辟禍，畏威敬怒〔三〕，順命安時，義當然耳〔四〕。高明以爲如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一〕以送：原作「送以」，據四庫本乙。

〔二〕誼：原作「沮」，據右引改。

〔三〕威：原缺，據前篇補。

〔四〕「耳」下原衍一「耳」字，據四庫本刪。

答周監酒書

占夢視祲，保章馮相之說，鄉因奏對，嘗一再拈出。此義頗精，蓋曉然爲周之舊典。然哲蒞、壺涿、蠓氏、庭氏等類太瑣碎〔一〕，其義與聖賢之言不類者非一端，此非紙筆所能盡。杜元凱、孔穎達亦於《周官》、《左傳》二經互舉趙簡子與夢祲事爲證，然而比《周官》已不醇。如以日在辰尾，如庚辰之類，亦多牽合。大抵諸經中，此二書皆有未醇處，故先儒闕下不爲傳。門下去凡僞而釋其餘〔二〕，得之矣，惜其猶有未盡。而《周官》之書亦欠差擇，當存正而闕疑，始爲盡善。此又非紙筆所能盡，特以下問諄諄，故略舉以奉答，須假以從容，續爲典對，以終求教也。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

功夫，意欲以《讀詩記》之類爲一書。此來山間，溫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又不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暇輕有著述。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體實踐〔三〕，則徒爲談辯文乘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來諭未敢以爲然，高意以爲如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一〕哲：原作「哲」，據四庫本改。

〔二〕凡：原作「九」，據右引改。

〔三〕踐：原作「賤」，據右引改。

答遂寧李侍郎_{真書}

所委《北墅記》，是時遂可并納，以求指教。省作文字，毋以示人，皆藥石之誨，謹當佩服。新詩銘記，不鄙幸教。詩思平澹而緻密，記體詳縝而粹明，此非沉浸演迤，流於既溢，不及此，嘆味不能置。《賈傅碑》但謂改一「潭」字，不謂元本「記」字乃作「碑」字。潭之石工善於剗補，易之甚易。但來誨碑則有詩，記則無詩，恐亦不盡然。《黃陵廟碑》無詩，而《水門記》有之。蓋碑之始，

廟以麗牲，墓以下棺，後人因識歲月，又後則刻文爲記，又其後也乃有碑記表碣之節〔一〕。今若省許紛紛，則易之爲是，當因長沙書及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一〕「表」下原衍「碣」字，據四庫本刪。

答馮吉父祥書

向來得罪之由，亦謂言不行則當辭官，官既辭則不當受祿，故治任西歸，牒料院住俸。而言者謂其不食周粟，以是遷謫。今來教謂「首山之薇，遠勝周粟」，然則食者爲是邪，不食者爲是邪？姑發萬里外一笑。義立挺挺可喜，言者遏之，俾不達，乃是使之優游林泉，養母數年，適以遂其志也。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答真侍郎德秀書

某向此囚山，前月末三書山中之考。聚指三百，幸無疾恙，得以澂神靜慮，事所當事，期以不孤造化亭毒之仁。而義理愈索愈深，歲月易得，恐因循玩愒猶夫人也，則無以見友朋於他日矣。《先天

《圖說》，舊雖留意，比入山重讀諸經，頭緒正多。《儀禮》尤煩，其間要言精義，亦多先儒所未發。既費目力于此，則何讀畢諸經，粗知大義，然後溫尋《易》學，有如來諭。所謂長子代父，長女代母，有邵氏、張氏行成、朱氏諸儒之說。縱某言之，亦不過勸說，未敢容易言之。少頃自見得一二，方以稟布。比趙立夫來求《率性堂記》，亦以《易》爲性善之證，謾錄呈。又有數記，併以求教。有石本者，亦納數本。如《長沙倉記》，則僭書兩賢牧盛事，愧筆力骯髒，欠發明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答楊富順伯甫書

分考賦義，而賦義專以破題爲去留，此弊久矣。亦坐士大夫事事以時論爲然，南樣爲法，稍有語錄氣者，即謂之有學，不復於聖賢書中看原流本末，又不曾於古今治亂實下工夫也。此非得真儒實才，執風俗之機，從上變來，如何回得？要亦關時數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答閻運幹書

日三省齋元記，如「治己甚易，及人甚難」等語全欠講磨（一），古人只是自治，自治功夫極難。

至於及人，則治己之所推，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雖武王八十九歲時，召公猶以此爲憂，此豈易事？今所謂三省，亦只是曾子自作功夫，非是爲人。緊要在忠信習三字。蓋因及人處，却點檢自己。有如高作三銘皆得之，只是信與習處猶欠親切。首銘若改作「無愧于心，無愧于天」，方見得天只在此心，不把天人分作兩段。又協得「人」字韻，蓋詩中「人」字盡與「天」字協，若「心」字則止與「覃」字韻協也。高意以爲如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二〕等：原作「尋」，據文意改。

答熊教授有宗書

頃李升父未歸時，招一全州士人滕處厚謹仲權教小兒，忽惠一書云「夫能壞之於天子之庭者，必未嘗修之家者也」，此亦至論。《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答喬尚書行簡書

某曩者幸甚，螭坳起部，獲接青雲之武。尚書誤謂其可進，獎飾假借，義鈞骨肉。而愚不適時，

忽貽罪戾，竄在蠻荆，尚書又追送而拊存之。銜戢恩意，于今五年。愚分自循，不敢以一字入都，故雖知愛之厚如尚書，亦自取棄絕。然乃心鄉往，曷日弭忘！山中於黜陟理亂了無相關，溫尋舊讀，粗有新得。誦《君子于役》之亂，聊以自適焉，不足爲長者道也。惟是有不能愬然忘言者，今中外之所責望於尚書，蓋以望實昭著，人情交孚。雖潛救密移，如《易》所謂「巽稱而隱」，爲功不爲小矣。然濡迹已久，未能自明。君子之所存，惟救時行道之務。所謂心迹之不能自明，此特一身之事，庸何恤？然揆時度義，亦恐終不能以有所正救。寧若言所當言，猶庶幾萬一之補。從違去就，則有義有命焉，不猶愈於因循歲月，浸負雅志，終孤時望者乎？某廢於五年〔二〕，未有生還之日，豈不欲緘口低首，以冀苟免？顧君臣義重，若不可以一朝居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二〕「於」字疑誤。

答林提刑岳書

某夏初嘗辱誨諭，俾記東園，已具尺牋，敬遵嚴戒。今偶逢使府軍校，恐失此端，便愈成臲緩。輒留一日，搜索枯思，得數語求教。倣韓文公《升州水門記》，爲歌詩以記事，不知台意以爲可否？或者又謂《漢史·霍光》、《董賢傳》諸文，所謂東園皆非美稱，不若易以東湖。然嘗見歐公有《真州

《東園記》，張文潛亦有《東園詩》，所謂東不可名園，特洪景廬一時之說。今若仍用園字元不妨，或改作圃，改作湖字，亦自省辯論，更取財度。六經中有韻之語不分四聲，如魚與麀韻固自通用，若馬與麻韻亦通。此等諸韻，今記中韻語大抵倣此，當蒙一笑領會，不以爲異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六。

答夔路趙運判書

誨緘再辱，聲氣攸託，退揣愚近，愧浮於感^(一)。《學記》比得李漕書，欲作隸字，今乃知己即登徹。所教五條^(二)，從別紙拜答。大抵讀書雖不可無傳注，然亦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康成注三《禮》，已各隨文爲義，不能盡同。而《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有一事而自爲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證周公之法。故某與朋友講論，多是參酌諸經，不一一襲其說，惟是之從耳。只如師氏一官，鄭謂周召所歷之官，而《禮記》註乃謂即大司成，此兩註自不合，又皆難信。以此推之，餘亦可見，高明以爲如何？

「舍萌」不過是「釋菜」之換易^(三)，今既疑「萌」爲新異^(四)，則改爲「舍菜」亦自省事。術者道路之所由，凡從行者，如衢如道，如街如衝，此類極多，皆人所由之路。故《說文》云：「術，邑中道。」鄭於《樂記》心術注亦云：「所由也。」徐楚金《說文通釋》云：「術，方術也，謂一方之

道。」此爲得制字之本意。今《月令》注乃欲易爲「遂」字，而謂之小溝〔五〕。向來作文時，固亦見此，不欲從之。若猶以本注爲拘，改「審端」爲四字，作「辟而大之」，或易「門術」爲「門巷」亦可，或不改亦可。「倒行逆旅」，曾記《戰國策·吳語》之類，一一處有此語，又有云「倒行於逆旅」。但苦山中無書可檢，欲易作「保於逆旅」，如何？更惟財度〔六〕。

師氏守王之中門，次舍在王宮，蓋諫救官之長。參之《泰誓》、《顧命》、《節南山》諸文〔七〕，最爲親近而國之子弟守衛王宮，皆有次舍在宮，故本文云云，教國子云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云云。蓋與國子同處王宮，因使教之。朱文公所謂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正指此。不然，除却師氏外，別不見王宮有學，似不必改否。

古者廟有碑〔八〕，以麗牲；墓有碑，以下棺，未有爲碑刻文其上者〔九〕。故《儀禮》自士以上廟皆有碑在庭〔一〇〕，所謂「每曲揖」，「當碑揖」，亦以爲庭中進趨之節。漢以後因廟有碑，而識歲月，墓碑始亦不過略書歲月爵里子孫，久乃諛墓，稱功頌德。若不假「牲石」爲詞，則學中之立石以刻文也，何居？蓋立石以識興造始末，而謂之碑，自是後世相承，失碑本意，似不必改「牲石」字。若猶未免有疑，則去一「牲」字。或已指定字數，則石下增一「焉」字以足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一〕感：原作「咸」，據四庫本改。

〔二〕五條：右引同。然所附「別紙拜答」僅三條，疑「五」乃「三」之誤。

〔三〕菜：原作「采」，據四庫本及下文改。

〔四〕異：原作「善」，據四庫本改。

〔五〕溝：原作「講」，據右引改。

〔六〕更：原作「吏」，據右引改。

〔七〕文：原作「大」，據右引改。

〔八〕碑：原作「礧」，據右引改。下「有碑在庭」同此。

〔九〕未：原作「米」，據文意改。

（一〇）士：原作「壬」，據右引改。

答真侍郎書

是間士人，近忽來商量讀《易》，不下二三十人。每卦分作兩三日看，先從王注、程傳讀起，且令文義分明。如游、楊、呂、謝諸儒所以輔程者，固不可廢。而橫渠之奧澀，康節之圖數，漢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論象占，皆字字鑽求〔一〕。一月餘間，讀者聽者人人自謂有益。旁近郡亦有來者。萬一中間開發得數人，亦是報國之大者，且不枉此行也〔二〕。前所呈謬作，乞以一語訂其可否。《先天》一

圖，亭亭當當，愈玩愈有味。此決是古來曾有此說，特不知何爲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說著〔三〕。《參同》中雖略有此意，而方圓圖之妙，則未知古人曾見之否。《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一〕鑽：原作「讚」，據四庫本改。

〔二〕枉：原作「往」，據右引改。

〔三〕著：原作「有」，據右引改。

答洪士龍天成書

《竹州》詩蓋本《禮器》所謂「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一語〔一〕，言筭、言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因以發明漢奧講學之義。今來教乃謂詩意爲萬物皆陰陽，世間何物無陰陽，而謬作之意則不若是，惟高明更加審訂焉。《考功記》甚佳，第一「道學」三字似非經意否，恐亦與「道盛德至善」之「道」同。來諭欲令序《朱文公年譜》，此願附名篇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一〕語：原脫，據四庫本補。

答楊瀘州書

囚山四載，殆與世絕。四方之親戚朋舊雖忘其爲罪戾，時遣人間無恙，然而問遺再三，不懈益塵，如尚書者蓋鮮。矧嘗專人迎勞於長沙，今復專人至靖，風誼絕俗，豈惟宵人之幸，振積厲薄，所關不小矣。感服之餘，重以愧惕。胡衛道自貽伊戚，固別是一說，而徐純忠、胡季昭，天亦奪之，真若夢夢者，殆莫可曉。某尚以久親正人端士，稍識義理，貧賤患難不足以動其心，故愈久愈安。況山深日永，別溫尋舊六經〔一〕，愈挹愈深。若指日得歸，則爲私計爲便。脫更留年歲，亦自無妨。惟尚書知我之素，不以其言爲彊也。帝城之書，直不敢遣，惟鄉人惠書則答之，真是見得淹速非人所爲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一〕舊：原作「日」，據四庫本改。

答丁大監黼書

愈疾古詩見懷，唐律藹然，有懷人憂世之意，非但詞工味隹。而所示近著，又以見二三年間樂天

知命，從容自得之趣。此非實見篤踐，安能造次理道若此！又重以嘆服。而施之擧戾求宥之人〔二〕，若引而誨之，某則無以蒙稱，敢不益加懋勉。錢教《詩傳》，在成都見之〔三〕，惜不曾得本。後來聞已刊行〔三〕，未見刊之何所。若有贖本，欲得一秩，無亦姑徐之。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未易輕議。第其間有當用象數變互，不容脫略者。如《履》之眇跛，《比》之馬〔四〕，《大壯》之羊，此類分明是互體。如三年十年三百戶之類，分明有數。只作義理說固可，若更推明變互，尤爲詳密。想老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遏其流弊耳。朱氏《易》則大槩本諸邵子，《啓蒙》明述《先天圖》，而贊《易》之詞謂「邵明義《易》，程演周經」，此意可見。曾親聞輔漢卿廣之說，《易》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象，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五〕，此未識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義》，誠是精密。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參以漢上《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上太煩，人多倦看，却是不可廢耳。某十二三年來，本有合程、邵爲一書之意〔六〕，入山以後，便欲逐旋抄記。因溫尋諸經一遍，然後爲之。既入諸經中，重新整頓，則益覺向來涉獵疏鹵，不惟義理愈挹愈深，而名物度數有一不講，便是欠闕。緣此且更精讀深思，未暇有所著述。來教期我善矣，姑遲幾年未晚。來詩所謂「盡此餘生作放臣」者，請賒此七字以見付，人各有時，此豈其時邪？書樓欲榜以「藝文樓」三字，可否？或云「六經」，姑作六字〔七〕，以備采擇。若俱未穩，乞自台意別名示下。示下新作二詩，輒留來人一日，和韻以呈，但太匆草，無佳思也。姑取一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三六。

〔一〕宥：原作「肖」，據四庫本改。

〔二〕「都」下原有「國」字，疑爲「固」之誤，右引無此字，據刪。

〔三〕刊：原作「利」，據右引改。

〔四〕比：原作「北」，據右引及《周易·比》改。

〔五〕主：原作「生」，據四庫本改。

〔六〕有：原作「欲」，據右引改。

〔七〕姑：原作「姑姑」，據右引刪一「姑」字。

答喬尚書書

某比因小姪願見長者，冒昧以姓名輒污主書吏，近懷不韙之懼。誨緘寵放，情味藹然，義均骨肉。某不以他人望尚書，固善類之公言，而尚書亦若不以衆人待我，則某非其人也。徒知銜戢，且矜以自壯焉。峒寇爲目前之憂，已迫內郡，未知攸屆。淮氛爲將來之患，發遲禍大，滋可寒心。得故舊書，謂尚書有防海道一劄，已見施行。恐護前者必思所以沮撓之。用舍乖逢，皆不必深計。惟言所當言，爲所當爲，以自靖自獻，此則尚書之夙心也。願終圖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答羅制幹愚書

《元祐館職》一書，前所未見，茲蒙輟示新刊五帙〔一〕，爲况典甚〔二〕。士之擯於熙、豐，死於熙、豐，變於熙、豐者不爲少矣，一振起之，乃有如許人才，出爲世用。至宣和末年，劉元城卒，元祐氣數盡於此，而北夷內侵，此所關豈小小者？趙太社丈欲發明此段，可謂用意深遠。《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一〕帙：原作「秩」，據四庫本改。

〔二〕爲况典甚：四庫本作「爲要典」，似非。

答曾教授宏迪書

《左傳》所載固亦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得存者居其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爲聖賢相傳之要語。某嘗以「勤禮」二字爲朋友名堂矣，今來諭欲以名齋居之室，謹效薄伎，以承盛意。睹名思義，更惟勉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答真侍郎書

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諭拈出《禮》注中太一鬼神等說，乃與鄙見同合〔一〕。此外如藏修息遊政以藏修身等注〔二〕，皆有發明。《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唯來諭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來元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書中皆謂水爲信，土爲知，故《王制》、《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說。然而亦皆有理，蓋水土同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各處〔三〕，此非面莫盡也。惟以《坎》爲腎，《離》爲心，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歧黃之說耳。頒示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信，不復致疑，鄭、賈之說豈容輕議？然亦有不可盡從者。故晦翁於《經傳集解》中，亦未免有所去取。某今且疏出二段求教，非固求異，誠見其不當，臆爲之說耳。高明以爲如何？來諭又謂讀書有所纂次，恨不即見之，江尉書中能言其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一〕「乃」下原衍「不」字，據四庫本刪。

〔二〕身：四庫本作「息」。

〔三〕各：疑當作「合」。

答虞邛州方簡書

鶴山瑞光之事亦可怪，第鄙見有未達者，不敢登之紙上。蓋天地間惟涉乎《離》者迺有光，雖日星、山嶽、草木之精發而有光者皆《離》也。無故而光，只是草木之有光者，或者山川蕪沒之久，一旦賢使君發舒之，效祥薦異，理或有之。便謂佛力，斷不然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答羅制機愚書

羅君章本傳少有好事，竟是事桓温、庾亮，友謝尚，人品不甚醇正，故直是費詞耳。論其實則何敢望黃太史，以來論欲歸重于君章，故只得如此。古人以字爲重，雖孔門弟子與子思皆呼孔子爲仲尼。字與謚相似，皆人所通稱也。今人呼前輩字，遂謂不然，故記中稱二賢字，恐高明欲一知也。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答李監丞心傳書

因記去歲蒙示《中和堂記跋》，大抵諸賢之說，發明先儒之遺旨，醇正平實，無可復議。陳和仲學於慈湖，凡慈湖之門，自是一種說話。某與之相識最多，雖廣微兄弟不能無此，然而和仲此跋儘好，如謂「中而和具焉，和而中行焉」，此類合外內，貫動靜，亦無可議。惟以對立中和爲疑，此却似慈湖以「子曰」二字疑《繫辭》不盡出於孔子，只有「變化云爲」一語最好，此非面不盡。某因有一疑求教，向來每與友朋語，謂六經、《語》、《孟》發多少義理，不曾有體用二字，逮後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來才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別尋二字換却，終不得似此精密，高明以爲如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答湖南李運使鼎書

古人所謂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不特時時整飭，不敢頃刻滔慢^(一)，幾微之間，此忱不屬，便非天命流行，善利吉凶，皆由此判，甚可懼也。十數年腹心之疾，一旦掃去，在於人情，孰不慶快？而多端疑慮，如臨川吳環谿之孫至上書辯析，未問虛實如何，至於擯斥而不信^(二)，大抵若此，非細故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一〕滔：原作「焰」，據四庫本改。

〔二〕擯斥：原作「生令」，據右引改。

謝史丞相書

某已恪修竿櫝，專人控陳，起居彝儀，茲不瀆叙。輒干嚴分，冒布愚悃。伏念某稟姿魯鈍，涉學淺蕪，徒以狂瞽無知，自貽臯戾。上恩全覆，特追誅夷。追褫三階，竄投荆鄙。七年去國，六載囚山。臯大責輕，感深涕隕。顧惟趨走下風幾三十年，蒙荷知憐，實先儕輩。寅緣聘召，塵玷清華，而愚戇妄發，自速厥辜。又仗鴻私特從輕典，羈窮之跡，人所嫌憚。嘗欲敬共尺櫝，控露感私，而潭潭邃府，無路自通。揆諸人情，宜在誅絕。敢謂少師大丞相國公先生尚垂矜惻，特賜護持，徑爲敷陳，放歸田里。元階舊職，既即畀還，直館珠庭，遽叨職祿。大踰始望，復揜前聞。雖愛惜人才，存全事體，粵從更化，具有成規，而某藐茲九殞之餘，僅覲生還之命。顧迺便蕃異渥，蕩滌積愆，復爲全人，以立斯世，則捐軀莫報，拜寵益驚。銜荷之忱，已詳專櫝。茲因靖州發回省置，急具手札申控。五谿道惡，勢須秋晚可抵荊州，來春之仲即達敝里。倘尚依仁庇，一家數百指之聚，不爲異鄉之鬼，則始終恩記，頂踵知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六。

全宋文卷七〇七四

魏了翁 二二

與李眉州書 壬辰

鞬寇漸定，而諸臺裴徊不進。利州一帶已營葺屋廬，墾闢土地，梁、洋之間諸將亦肯向前。若諸臺駐利，則舊疆漸可歸，流民有所繫屬。大明賞罰，別懲癉惡，戮叛捕亡，何爲不可？顧悠悠果山，示怯誨盜〔一〕，殆莫可曉〔二〕。黃卿獲潼川盜四十八人，便可即誅，乃解赴制司。雖云把穩，實以滋變。或者猶議使府已獲姦細，具有贓證，乃託之鞫勘，明示姑息。臨邛亦獲大邑所捕逋寇數人，乃不就戮，執而歸之成都帥司。內郡皆爾，潰徒何憚而不橫行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一〕示：原作「下」，據四庫本改。

〔二〕曉：原作「撓」，據右引改。

與黃制置伯固書 壬辰

載惟吾蜀之敝，肇自開禧之棄四郡。嘉定以來，經理未竟，虜復大入。分闔者或兩三月，或三二年而去，關隘疏魯，舊來備禦去處，未暇盡修，而損之又損，以養成單闕之變。故自比歲，壞政敗局之說每行於公私文書，信乎其若此也！然藥之活之，則未有他策。是以昔之受大寄、膺重任者，惟有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不以遜逆廢是非，不以喜怒用賞罰，功不以疏遠廢，罪不以昵比揜，此意不競，政局之壞相尋無窮〔一〕。某官秉德康寧，宅心寬綽，況十年使蜀，閱理既多，凡今讒言〔二〕，皆所素講，諒惟聞命引道，旗志號令必已灑然更新。邈茲遠服，特未及聞之。僞帥武仙雖曰散亡之餘，然當韃則不足，鄉我則尚可。安康邊面而付之吳桂，未保何如。陳昱粗強人意，近乃聞麾下下有潰者。豈御下稍嚴，未可施之目前邪？近事則未盡知，若前一年秋冬，漢沔間亦賴其力也。田冒能保武，階於羣州潰裂之衝，邇來鞫治之詞乃若戾其所爲，此不可曉。亦嘗爲李文言之，而見答之詞未甚明暢。前一年冬多事之時，人才短長，大略可見。古人觀過使過之說，若試以是思之，尚有遺才可用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一〕政：原作「證」；壞：原作「懷」。據文意改。

〔二〕讒：原作「僂」，據四庫本改。

與江陵別安撫之傑書

俗流世壞，士大夫以官爲市，與民爲仇。少之時有言人之簞簋不飾者，輒咎其誣人；迨稍涉世，疑信參半；今則信其有是人也。不知某學力日銷，不足以克其性資之薄邪，抑世變之滋可憂也？古者自君上至公卿大夫、侯伯牧長，咸有師保之義焉。今使民日趨於邪辟，以陷於盜賊、寘之殺戮者，則師保者實誨之。某學不適時，分與世絕久矣。便蕃三命，起之於久閒習嬾之餘，屬時多艱，救過不贍〔一〕。蜀道如目前所聞〔二〕，似無他慮。然藩籬元未復，將習於貪妬，守利於逋亡，軍樂於潰散，則猶如故也。吏狃於誅求，士狀於躁競，民困於物貴，猶如故也。然則天下事蓋未可知。人謂金亡韃和，可以少紓，亦未知高明以爲如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一〕過、贍：原作「遇」、「瞻」，據四庫本改。

〔二〕道如：原作「邊知」，據右引改。

與程運使遇孫書 甲午

如執事者〔一〕，在今寡儔，嘗欲一拜下風，因循不果，則起家爲吏，益遠聲華矣。聖學不講，士棄其德性之知，以怵於見聞之陋，其酣身於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以纂詞緝句爲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知正救，乃至養痾枕席，卧制四海，舉朝薦紳之士，奔走後先，莫或以爲非。今天去積年之疾，是治亂安危之幾也。或爲地節之親政，或爲天寶之踵亂，皆未可知也。而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某才譎知薄，誤叨闈寄，屬時多故，爲力孔艱。向來渠陽七年，亦粗有讀書工夫，嘗欲以古今典禮名物之變緝爲一書，或有補於世教。今一作吏〔二〕，此事盡廢。少須亦欲乞身以去，卒酬此願。惟是未知見日，臨紙悄然。《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一〕執：原作「熱」，據四庫本改。

〔二〕作：原作「行」，據右引改。

與鄭丞相書 一 甲午

某比者伏睹顯號揚庭，正人宅揆，嘗修尺楮〔一〕，亟控賀忱，伏計登徹。某此月二十九日伏準十一月十九日堂帖，偶蒙誤柬，進職錫鞶。重惟奮身寒微〔二〕，致位嚴近，自貽不靖，投畀蠻荆。既獲生還，誓言報效。今以西清候對，東蜀作藩，起之臯戾之餘，已劇僥踰之懼，而器名驟假，爵服優加。矧惟地節親政之初〔三〕，天正履長之始，命令之播，聽瞻所關，猥莠表臣，式商大賚。念非大丞相樞使國公錄善棄瑕〔四〕，納汙藏垢，委曲敷奏，動悟帝心，藐茲妄庸，疇以有此？已具奏櫝控辭恩命，併具公狀上諸尚書，敢復吉圭手狀，盡控衷曲，拱伺報可之命，庶得以少安厥位，逃負乘之譏，則區區之愚分也。蜀去天日萬里，罕所知聞。聖化更新，人才彙進，戢貪獎善〔五〕，聞者興起。不圖餘日，獲睹明時。更願行之以和平，守之以悠久〔六〕，謹終如始，不替有加。毋安於小成，毋狃於姑息，毋搖於係累，則宗社靈長之福也。《夬》之《彖》曰：「剛長乃終。」其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無咎。」惟大丞相深思而篤行之。某受知之素，無以致其靖獻之私，不覺縷布。《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三七。

〔一〕楮：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二〕重：原作「董」，據右引改。

〔三〕地：原作「他」，據右引改。

〔四〕樞：原作「樞」，據右引改。

〔五〕「戢」上原有「戢進」二字，據右引刪。

〔六〕悠：原作「攸」，據右引改。

與鄭丞相書 二 甲午

某已肅吏函，敬爲明時致登庸正人之賀，寒暄彝問，茲不瀆陳。竊惟瀘介渝棘之間，自爲一隅，於中都近事，咸罔聞知。今春便從置郵奉丞相制書〔一〕，奉戢貪御筆，奉改元詔令，始知親事法宮，大明黜陟，忠良胥勸〔二〕，幽枉畢伸。以靜默者十年，而發舒於一日〔三〕，雷行電瞬，句茁萌達，蓋有日侍左右而不及盡知者。此自昔英主之所罕見者也〔四〕。不圖餘齒，親逢盛際。矧又王靈下燭，商賚優加，舜閣增華，漢金寓寵，銜戢恩遇，莫知所以報稱。忽又從邸報伏睹求言之詔。蜀置自近歲多故，習成臯緩〔五〕，若須被受，將有後時之悔。散共德意〔六〕，亟貢封函。尚慮聖化更新，不欲循襲謬例，繳呈錄本，乃以鄙見即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當錄本。非敢爲世間虛美不情之言以自疏於門牆也，仰惟鈞慈幸察。其有封章啓事之未盡言者，願終言之。主上天姿絕人，無庸過慮。而了翁

妄謂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麗習。蓋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生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七〕。」大抵教於未濫，禁於未發，熏陶漸漬〔八〕，非一朝夕之功耳，用能愈治愈明，愈得愈驚〔九〕。雖以九十之武王〔一〇〕，功成治盛，召公猶有一簣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美〔一一〕，血氣之勇，一旦發於憤悱，如漢武、宣，如唐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澂原之道未能深厚，終有作輟滿除之憂。况後世宮庭規模，與正人端士邈不相接，凡羣臣面陳口稟，囊封匭奏，規模拂意之言少〔一二〕，稱譽之詞多。人主習聞其說，養成驕矜，多肆易足。於是乘其偏而入者，何所不有？故二千年間〔一三〕，未見有數十年久安長治而不變者，蓋其來久矣。大丞相當軸未幾，宏綱大義，章明較著，固已一掃近世見聞之陋。更惟立心強志，以千載自期，而始衷終焉。毋避嫌而退託也，毋遠怨而姑息也，毋厭煩而自畫也，毋易盈而靡竟也，斯不勝海內善類之望。此外貪吏之未盡革，反以不受苞苴爲利，蜀師今職授任，事多牽制，向所以楮輕物貴〔一四〕，立見狼狽，此等瑣屑，尚嗣陳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一〕丞：原作「立」，據四庫本改。

〔二〕勸：原作「勤」，據右引改。

〔三〕「日」下原衍「日」字，據右引刪。

〔四〕「者也」二字原倒，據右引乙。

〔五〕臯：右引作「怠」。

〔六〕散：疑當作「敬」。

〔七〕故：原作「放」，據四庫本改。

〔八〕漬：原作「潰」，據右引改。

〔九〕驚：疑當作「警」。

〔一〇〕武王：原作「武士」，據四庫本改。

〔一一〕「之」下原衍「資」字，據右引刪。

〔一二〕「規模」，「模」字疑誤，當是「規箴」之類。又拂意之言：原作「拂之意」，據右引改。

〔一三〕二千：原作「二十」，據右引改。

〔一四〕向：原作「餉」，據右引改。

與陳參政書 甲午

某以蠲吏函，敬致賀悃，寒暄彝問，不復重陳。某寓治三瀘，僻在渝棘之間，於中朝近事咸罔聞知。今春始從置郵獲睹詔令之下，赫然有厲精求治之意。明良之會，千載一時，不圖餘生，獲逢盛際。矧又進職錫帶，獎飾孤遠，省循涯分，未省報稱。會聞御筆求言，念厚恩未報，寧可默塞，自同衆人？以上囊封，少陳愚悃。不敢復效異時錄本繳納，乃以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以當錄本，非

若世俗虛美無益之詞也。伏惟鈞慈幸察。蜀地無他聞，惟始也聞金讎之既滅而喜，今也聞和好之不可恃而憂。近得更制帥書，雖亦盛陳平蔡之功，如云函守緒之骨，俘阿骨打之寶，係天剛之頸，其詞甚偉，而其末尚云：「狄情固當防〔一〕，而羈縻之策不可廢，故疆固當復〔二〕，而進取之謀未可急。」大抵今日之論，雖當事任者，亦未能自必勝負，必俟兵刃既接而後見耳。八陵朝享之使，諒亦少須道路清夷，狄情可信而後遣。趙敏若同年專闕以來，物望甚愜，相公居中之助實多。第破碎山河，亦費整治。置司漢中非地，而分職太煩，亦欠剽屬之意，高明以爲如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一〕狄：原作「我」，據下文改。

〔二〕疆：原作「疆」，據四庫本改。

與蔣大著重珍書 甲午

比睹邸報，竊審親政之初，起家策府，歷時未久，又聞擢左著庭，兼華經殿，難進之節，士林所推。比又傳已闖修門，進退之義，適中合宜，是爲得之。特未知目前事體又何如。大抵後世之治有難言者，人主不自親正人，聞正言，見正行，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處作久遠工夫，人臣不過隨世就事。藉令杜、富、韓、范、文、呂、司馬諸大老出來，亦只作得三數年，遠者亦不過七八年。本原不

深，必有滿除之憂。一伊尹也，事成湯則格于皇天，而事太甲則格于上帝，僅與扈陟諸臣等耳。況秦漢以後規摹，抑又難言。宮庭之中，與正人莊士邈不相接，間見羣臣，則又多稱譽諛說之詞。人主習聞其說，養成驕慢，多肆易足，故二千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安長治，始終如一者。間有發憤悱，赫然剛斷之君，亦不過本於資質之美，行以血氣之勇，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養之。況退而寒之者衆，則事業安能不與血氣俱爲盛衰也？元祐自四五年後，建中靖國自七八月後，嘉定自十一月後，寶慶自八月後，事體頓異，此真所謂可立而待者。某目前甚憂之，高明以爲如何？游景仁弘毅堂，乃因某見其後生時好尚稍偏，欲勉以遠者大者。渠本用「大心堂」，後來量取「弘毅」二字，焉作一銘「二」。久之渠方求真丈作記，只行得此二字作聖之功也。今門下更欲於此二字外添「明心」二字，不已贅乎？吾儒只說正心養心，不說明心，故於《離》不言心，而於《坎》言心。若良貴精玩而有得焉，則知此味之雋永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二」焉：疑當作「丐」。

與真侍郎書

清原字不容作篆，蓋篆文原無水旁。記得朱婺原復之嘗以縣額見委，誤爲書水旁。既而悔之，爲

改作楷字，後來不知換否。《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與李舍人性傳書

浮光借牧之事，太涉容易。此處正當衝要，若放令韃騎南牧，則廬、信、黃、蘄最切，莫不有飲江之慮矣。使全、趙守淮東西，使大趙制闔于黃，又命重臣帥江東，爲慮可以略見。度曾參未必使出，其悠悠，則漕寄亦不輕也。黃帥易之甚善，始也用田冒，鞫和彥威，皆能救前政之失，人心躍快。而冒終於冒，威亦不威。敏若才領事，便當強韃三道並進，一入河池，一由七方，一擣石鼎原，幸而連捷。邇來兩旬，又無所聞。蓋瀘僻在一方，知聞獨後耳。丁文伯來音甚速，或謂此時已在梁山。蓋已過夔門是的，却未得出陸後近音耳。幸而冒漲，沂峽以趨朝廷之命，使未曾入蜀者，必不肯便來試事，未有所付也。此聞御筆付敏若，有「控扼關河，羈縻秦鞏」等語，又相君有書，大抵有乘機拓境之意，却恐自今愈多事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與丁制副書

甲午

竊惟今日事勢，養諛習欺，蓋非一日。開禧以來，大言誇詡，恣行不義者（二），謂之才吏；至誠

懇惻，愛養根本者，謂之生儒。嘉定以來，縱貪剝之吏，俟其盈則持而奪之，爲害滋甚於前。其勢必以掩遏蔽蒙，全身固位爲事，實勝實負，實利實害，上不及知。鄭桂不足責也，而後來者亦深以張皇邊事爲諱。無其事而張皇者固不可也，有之亦不可言。不惟當時不可言，後來亦不可言。比所過州，有言今年三四月虜分道大入，幸而曹、賀諸人驅之者，乃云無許多事，某皆知之。竊窺其意，似謂二年間渠已經理有緒，可保無虞。又覺其詞氣方欲以此策勛，深恐自今蜀中有請，或爲所礙，斯亦所關不細也。黃帥之罷，牛、李表裏之力，而黃亦自取之。方其拔田冒於彭門，鞫和彥威於崇慶，皆出於人心不平之久，公論稱快。既乃聞徒冒而不威^(二)，賞罰之大者既爾，餘事推見。今大卿以正學直道自柬眷知，携持令名，填撫全蜀，雖號元戎之貳，實操人才之權。黜貪獎廉，旌直遠諂，揚善彈惡，簡能汰庸，蜀之人士於是有望焉。李微之居莫府，爲助已多。度賓客必有偕行者，更惟博訪而精擇焉。得漢中書，上以手書付趙制帥，俾之羈縻秦、鞏，想已見之，別紙錄呈。大卿亦有被受否^(三)？制司會到襄陽和議，併錄呈，以備未見。其詞雖若倨肆，而所謂不當取韃人所爭者，亦未爲不是也。惟是朝士近書報及韃人借浮光放牧事，大卿聞之否？光豈可借？正廬、信、蘄、黃之衝。史帥未稟命以前，已一面許之，朝廷不得已從之。淮西全帥不可，則至割光隸京西以徇其意。正恐天下多事，或自此始。忽又見高表兄瞻叔除江東漕^(四)，未曉此意。曾參預悠悠未出，此一面甚重大。趙在黃岡置司，意者朝廷固亦以光、信爲慮^(五)。泛觀目前事體，千歧萬轍，未有止度^(六)。所幸親政以來，善惡粗明。然終覺具文飾美、避嫌畏議之意多。或如靖國半年而變，嘉定不及一年，皆未可知也。《鶴

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一〕「不」下原有「養」字，據四庫本刪。

〔二〕不威：四庫本同。「不」下疑有脫字。「威」即和彥威。

〔三〕「大卿」上原有「成」字；被：原作「破」，據右引刪、改。

〔四〕除：原作「際」，據文意改。

〔五〕光：原作「先」，據四庫本改。

〔六〕廢：四庫本作「跋」。

與吳舍人永書

所繳梁、李詞頭，陳誼甚偉，置中又報再繳，此所謂「菟陸夫夫」〔二〕，仰嘆盛舉。然目前尚存同類而未經拈出者，古人貴於剛長，乃終更惟念之。某近嘗遺友朋書〔三〕，元祐自四五年後，建中靖國自七八月後，嘉定自十一月後，寶慶自八月後，事體頓異，此又時賢之所當鑑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一〕夫夫：原作「夫夫」，據四庫本及《周易·夬》改。

〔二〕「書」及下句「元」，原倒置，據右引乙

回牟總幹子才書

偏旁從才，止有存、在二字，如我字等類皆才也，哉、在皆取才，而存字轉注。續作說以承委諭，此非甚難，第夢卜等事，關涉最大。今人物之要格，事事要知，而形體內事最是切近，乃茫不知其故。意謂存容當思其說以見問，乃不措一詞，故未敢便答。更伺憤悱之餘，却將商略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與曾參政書

中道拜疏，逆遏兵端〔二〕，薦紳流傳，爲明時盛事。恨未獲拜觀諫藁，而近日所聞又若和戰並行者。遠方不知事體之詳，第深隱憂。直俟至荆、鄂、江、黃以去，方知議論之的然，其大略則有可言者。蓋自三十四年間，上下相徇，以大言誇詡爲能，以至誠懇惻爲頓。開禧諸臣盛陳備禦，自詭克復，訖於失軍亡將，城邑丘墟。嘉定、寶慶以來，此敝猶如一日。張小勝而匿大衄，矜虛美而蹈實害，蔽蒙架漏，給取官職。其幸焉則災不及其身，如陳、鄭諸公；不幸而受其敗，則終以爲同己也，不深咎之。若此風未殄，憂未歇也。高明以爲如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一〕兵端：原作「端兵」，據四庫本乙。

與吳知縣書

端平改元有疵〔一〕，蓋所謂平者，君子在內，小人在外便是平。如賓客坐於堂上，吏卒奔走堂下即平也〔二〕。今恐吏卒懷不平之心，呼而與之共坐，則不平莫大焉。況堂上之客一一精當，則彼未嘗不平，乘舟亦然。《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一〕疵：原作「庇」，據四庫本改。

〔二〕即：原作「耶」，據右引改。

與鄭左相書 乙未

數日間道路籍籍，皆謂韃虜已闖蜀邊，自數百騎巡綽，後來者未可知。又謂虜在唐、鄧，但隨、棗又謂淮西樞場客人爲韃所誘略，又謂蔡、息之人怨本朝既深，將有必報之意。又疑克敵軍招來不盡，恐有遺患。連日俟候取稟，不獲瞻望〔一〕，嘗以白于右相及三執政，若未盡知。其果不知邪？中

外皇皇，莫知爲計。淮西楊帥申者，深以王旻誘叛爲疑。若謂楊帥自貽厥咎，則亦有說。然以某愚見，終是王、孟諸人素出襄淮之門，不爲淮西用久矣。今當契勘此數人誘叛虛實，別議黜陟。若便以今日招安之功，厚賞以報之，萬一誘叛是實，而反蒙顯賞，則朝廷失政刑矣。自今誘叛者源源未已，何以待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二〕瞻；原作「詹」，據四庫本改。

上兩丞相乞以陰雨禱祭國門書 乙未

古者禱禳之典，于郊于宮，于方于社，若久雨則有禱祭國門之祀。至後世乃舍所當事，而奔走於浮屠、老子之宮，習熟見聞，恬不爲怪。某每見前輩在州郡間〔二〕，猶舉行方社禱門之禮，而堂堂天朝乃不是之行。今陰雨爲沴，害于粢盛，某妄意以爲于郊于宮，事大體重，莫若先行禱社禱門之禮，則諷經訂律，允謂合宜。今來除社禱自照太常寺長貳差官行事外〔三〕，其禱門之禮，今檢閱《通典》，錄本在前。如蒙敷奏施行，不勝幸甚。《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二〕問：原作「問」，據四庫本改。

〔三〕長：原作「常」，據右引改。

與寧國趙書記時頌書 丙申

西山所書《廉仁公勤說》，可以想見其謹獨畏知功夫。今安得斯人邪？跋語足以翊詰訓而覺世迷，本無可議。第熟觀來書春谷之諭，方謂「春貫四時，仁包四端」云云，今乃以「仁」字與「廉公勤」三字等而爲四〔一〕，此已是綱領上有病。且斷之曰：「廉則不受欺，仁則不忍欺，公與勤則無任欺，無敢欺。」據某愚見〔二〕，識得仁字分曉，則廉公勤在其中，安有仁人而不廉不公不勤者乎？況如來教，四「欺」字上一言，如受如忍之類，皆未甚精密，更惟思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一〕以仁：原作「仁以」，據四庫本乙。

〔二〕某：原作「集」，據右引改。

與吳提幹書

高文略涉獵一過，大抵粹正而時有逸氣，平實而脫去俗韻，甚不易得。若更以六經義理涵貫其間，又以賢聖書法自律，則法嚴而味厚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與吳侍郎潛書 丙申

大抵起家爲郡，出處本無難議，只有過關二節，爲人所側目。初辭且平過，正欲於再辭，言疾病之餘不能入，且其詞雖似易礙，然言之亦有道理。而或謂再辭便及過關，恐傷於早，須三牘後言之。若遵來諭，則入見而無所陳，此說最好，第未見前輩的例。恐久不見君，而徒手以入似欠缺。如韓公之不與聞邊事，此是二府奏事，韓公不肯與，却非全無奏事耳。今欲力辭守郡，侯必不可，然後乞免過關。又不可，則作一短劄，但言臣本任三兩事，仍及不敢與聞時事之意，不知可否。《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

全宋文卷七〇七五

魏了翁 二三

謝邛守范季才宗丞蓀啓

河南門下士，或疑少年；蓬萊海上仙，偶蛻凡骨。繫點鐵成金，有循吏之化；故搴旗執馘，成豎子之名。啣荷實深，揆量莫稱。竊以詞章本童子篆刻彫蟲之技，道學乃儒者心地汗馬之勳。故功名成就不在於孔翠照影之初，而氣質變化當觀於異鷄反走之後。士而知此，天其舍諸！如某者口黃幼生，汗青活計，抱影韓檠之二尺，剗心鄴架之萬籤。誓鐵硯以進修，指汙渠而警策。二十作《文賦》，未當陸士衡挺異之年；五千擢英才，已無舒元輿不養之氣。偶陪鵠立，獲侶鸚飛。牛膝龍肝，濫已甚矣；風聲鶴唳，幸可再乎！不謂周人之璞，得侶琅玕之林。遂使東郭之筭，亦竊斗升之祿。虎誤再中，隼不空羣，冒幸若然，沾丐奚自！此蓋伏遇某官學本誠一，論不遽篠。自浩氣養心以味道腴，不茹柔吐剛而獵聲利。因蜚鳥之入覲，陪振鷺之清班。九寺森巖，三山密邇。謂即侍紫宸之案，簪筆螭

頭；而乃厭承明之廬，分符鶴嶺。祇恐趣大昕之對，未容久外服之留。間者弦歌於一同，已沐馴雉之化；今焉師長於千里，載陪鳴鹿之歌。致使晚生，亦玷公選。某敢不勉晞前輩，益勵後圖？惟加膏而希光，不速成而求益。君門射策，寧敢過期；讜論批鱗，誓不迎合。或可代諸老先生之對，庶不貽吾黨小子之差。弗負師承，是報今賜。《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六。

成都僉判到任謝劉制置啓

耕東皋之雲，方便野性；咏南梅之月，忽玷清游。正懼貽取禾三百塵之譏，豈期得廣厦千萬間之庇。決背星辰之履，委身造化之鑪。伏念某學懵癡龍，詘迷雌霓。謬且攬扶桑之六轡，敢祈撒膠葛於九閼。羣青之盟未寒，五白之采過望。榜花汙署，濫竊小科頭之名；吏板混吹，徑登大幕府之選。半生負長鑱而斲黃獨，一日泛淥水而依紅蓮。許牒裝懷，爰書眯目。涉筆占位，墻面於鳧鷖行之來；尸祿空餐，芒背於麒麟楨之誚。慙非洛北之處士，賴有湖南之主人。茲蓋伏遇某官標一世之龍門，鼓九霄之羊角。自當建上公府而躬吐握之任，顧迺坐元帥闔而加羅致之勤。油幕風清〔一〕，閑郾城之棋枰〔二〕；綠沈苔卧，省衛府之文書。公遲兩地之登，我獲二天之庇。輝光耀凡草，既分甃社湖之珠；文采被諸生，勿惜景陽機之錦。誓期驂蹇，勉附絕塵。《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六。

〔一〕幕：原作「莫」，據四庫本改。

〔二〕柝：右引作「履」。

通通判王國正啓

雲履橋門，方願心國子先生之印；晝繡珂珮，迺肯腰治中別駕之龜。黔川酌盃水而祖行，益部僊屏星而起舞。惟四海無百子駿，使二州爭一祁公。鳳尾字頌，蠶叢春滿。恭惟某官氣吞雄霓，學辯癡龍。殷殷聲華，自斗南一人而已；觥觥才調，與邛邛九折俱焉。早闖儒關，爲司胄學。著九卿之兆，祥開銜鱸之三；簡萬乘之知，望著瘦羊之一。自應直玉堂而標舍人樣，尚迺馮泥軾而作太守丞。豈其倦新安之輿，正欲着故鄉之錦。銅黃易刺，金碧增輝。恐駟使不俟終更而來，戒榜人先艤歸舟以待。某揣才無似，與世甚疏，區區脫龍具而塵纓，往往對鷺行而墻面。自蘭金之誕播，幸葭玉之相依。魏勃直妄庸人，久懷帚簞；王祥有公輔量，行覲佩刀。引領望塵，以日爲歲。《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六。

上趙運使_蕃啓

池上有鳳毛，合世絲綸之業；山國用虎節，肯棲金碧之巖。六轡鼎來，四刀增重。惟蠶叢之壤，

古號樂國；自龍度以後，歲漕中都。取之澤涸而山童，重以木饑而火旱。况右蜀方數千里，而赤地凡五六州。使甕貯斗米而床有百錢，偷安尚可；今室如懸罄而野無青草，善後若何！必得通經博古之碩儒，爲建足國惠民之良畫〔一〕。恭惟某官德光銀筆，世載金籟。殷殷聲華，真天子門生之子；鏗鏗辯說，傳中書舍人之書。輟分郡守之左符，就畀行人之英蕩。循清獻故事而自梓移益，付相如使指以定筮存邛。單車行而間流馬之程，雙節建而寢帶牛之習。姑袖補天之手，爲施裕蜀之謀。福星西來，春風戶到。某解龍具而腰笏，對鷺行而面墻。假道涪江，幸嘗帶冠劍而謁使者；脫巾錦里，迺復裹章服以拜上官。公遲禁地之登，我獲恩天之庇。輝光耀凡草，既分璧社湖之珠；文采被諸生，勿惜景陽機之錦。誓期驂蹇，勉附絕塵。《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又見《啓雋類函》卷六六。

〔一〕建：原作「見」，據下篇《通陳總領啓》、《通謝尚書啓》改。

代謝劉制置舉狀

無冉子五秉粟，冰守冷官；得劉公一紙書，春回寒谷。初非挾炭以游鑪冶，乃肯插翮而生風濤。省分踰涯，捫心知慙。自古道之榛塞，致公舉之陵夷。田歆舉六人而五得於貴戚之書，巨源薦十士而九出於權門之屬。視冰子如纖芥，禮白屋者幾人？非有特達之大賢，誰起伶俜之孤胄？如某者鷗蘋野

性，螢雪謏儒。解蘭東臯，幸脫齋鹽之債；采芹泮水，尚哦苜蓿之盤。有書盈車，無氈對客。窮年兀兀，見笑諸生；枵腹便便，貽嘲弟子。寧打頭於宛丘之舍，敢驤首於吏部之門！無韉線之寸長，或囊錐之穎脫。靜循所自，有相其逢。某宮洪井金丹，鄂城寶劍。方涉赤墀之塗，登文石之陛；乃勞侍從之事，厭承明之廬。輟從豹尾之班，來鎮蠶叢之國。興齊魯之化於四蜀，揖翁邑之風於兩京。不問非葑，盡歸桃李，致使牛衣之子，亦叨雉矢之書。某敢不漆豫酬恩，抗回厲志？國士遇報以國士，敢負知逢；中書君今不中書，尚期拂拭。丘山恩重，絲髮身微。《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六。

通陳總領啓

奉英蕩之節，方登部刺史之最書；錫諭縻之丸，復領外司農之計簿。聯太微二十五星之次，惠全蜀百萬生靈之恩。手迹細書成文，父老以手加額。蠶叢之壤，古號樂國；龍渡以後，歲漕中都。宿戍今已逾七十年，供億不知幾千萬計。牢盆榷酤，盡利不遺力；續引祠牒，鑿空無餘謀。重以火旱而水饑，取之山童而澤涸。荒年無備，夷至飲馬；常心不固，民幾帶牛。使甕貯斗米而床有百錢，偷安尚可；今室如懸罄而野無青草，善後若何！必得通經博古之碩儒，爲建足國裕民之良畫（一）。恭惟某官識絃而器邁，才鉅而學醇，人物三山之炳靈，論議奕世之風烈。早趨嚴詔，荐握左符。繡衣弊訟而民不冤，輦車督餉而課以最。諒嘗記殿柱之名姓，久已簡前旒之睠知。屬上憂未棄於遐陬，念民命寔司

於外計。若曰分大屯以十數，乃今命總賦特四人。湖廣兩淮，尚邇日邊；西南一隅，僻在天角。有能爲國家惜大體，不至歧兵民爲兩塗，往分朕憂，無若公可。亟躋省署，用侈使華。自將漕而計日，有梁鼎之故事具在；由望郎而星使，如孫樵之遺言不誣。天盼蚊鶴之詔書，春滿魚鳧之故國。某竊高下風之行，聳聞先令之傳。未能帶搨具而冠進賢，往謁使者；敬先藉翰林而託子墨，仰辱隸人。敢借私我之天，以爲行己之地。日斷雙劍，身無六翰。《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六。

〔二〕建：原作「見」，據四庫本改。

通謝尚書啓

顯膺宸渙，出擁帥垣。二州爭一祁公，方荐更於巴漢；四海無百子駿，復盡護於西南。惟才具施無不宜，故朝家用如不及。郵傳先令，戶有春風。蠶叢之區，古號樂國；龍渡以後，歲漕中都。宿戍今已踰七十年，供億不知幾千萬計。牢盆榷酤，盡利不遺力；續引祠牒，鑿空無餘謀。取之澤涸而山童，重以木饑而火旱。荒年無備，夷至飲馬；常心不固，民幾帶牛。使甕貯斗米而床有百錢，偷安尚可；今室如懸罄而野無青草，善後若何！必得通經博古之碩儒，爲建足國裕民之良畫。恭惟某官識鉉而器博，學邃而行醇。親結前旒之知，早通玉帝之籍。鳴直聲以扶漢社稷，吐色絲以補舜衣裳。着侍

臣冠，居列曹六六之要；曳尚書履，近泰階兩兩之符。正當撤膠葛而上征，忽乃羞崑崙而不即。蒼生深望安石，天子亦思賈生。即家詔除，寬上憂顧。舍舟魚復，政聲激懦而起偷；仗鉞褒城，流民生死而肉骨。因變制宜而事立定，隨俗用政而才不窮。中和轉聞，睠注彌簡。宜其析符受瑞而移鎮坤軸，不待煖席黔突而亟回使轅。命綍贊書之鼎來，禁途延閣之顯陟。別開四履，增重三刀。帝曰汝往哉，吾今召君矣。某聳觀蚊鶴之詔，倍增燕雀之私。褫褐都門，幸嘗備弟子禮以致傳衣之謝；筮官錦里，迺復着從事衫以陪入幕之賓〔一〕。鬢毛尚青，脚迹正好。誓以行己之地，託於私我之天。《鶴山先生大

全文集》卷六六。

〔一〕幕：原作「莫」，據四庫本改。

賀謝尚書啓

蚊脚鶴頭，承天雨露；隼旟鷲尾，領蜀山川。下車而延見吏民，褰帷而巡問風俗。元戎戾止，生意翕然。恭惟某官融明而惠和，直方而剛大。踐揚冰潔，睠注鼎隆。卷二百餘奏剴切忠亮之謀，作五十六州安靜和平之福。期年而變，二年而化，五年而定，上方責治於廷紳；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恭，公尚荐更於遠服。肇建西南之統府，盡提巴漢之舊封。春風偃萬竈之貔貅，霜令蹲三垂之犬

鼠。黠胥角翼，廩廩如束；小朝冠佩，鏘鏘成文。無襦五袴之歌，方思叔度之來暮；異畝同穎之麥，已卜周公之召歸。暫建左右和之門，即正東西府之席。某刮日星辰之履，託身造化之鑪。三尺焦桐，向有高山流水之賞；萬間廣廈，今無震風凌雨之憂。寸心依歸，三百距躍。《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六。

通□茶馬啓

詔奉蘭金，節盼英蕩。摘山市駿，究詳土物之宜；細書成文，進寓木天之直。光移龍隰，春滿蠶叢。原樵牧之肇興，有分合之不一。始於熙寧之用蒲宗閔，而成於元豐之從郭茂恂。初繇立異以交攻，至是併同而歸一。出蕃詔之駿，足以強國勢而空虜資；合川秦之贏，足以佐邦用而寬民力。富強所係，簡畀不輕。恭惟某官學粹而行醇，識鉉而器邁，淵源安定，風烈右丞。銀兔分符，隨處陽春之有脚；金龍錫命，平刑流水之無心。久妙柬於邃延，謂亟濟於清切，尚秉山國之節，屈司天廐之良。贊書命紘之鼎來，延閣道山之顯陟。秉心所感，蕃四十萬疋之雲煙；先令聳聞，卧五十六城之枹鼓。正玉清之府，盱食虛竚；恐金碧之巖，黔突未皇。某生後諸人，早玷末第，竊高下風之行，快睹先甲之傳。四海龍門，未能帶冠劍而謁使者；一封軺傳，行即裹章服以拜上官。引領望塵，以日爲歲。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六。

除國子正謝丞相啓

脫從事衫，遽拜十行之札；入司成館，謬尸五等之規。抱空而前，揣分非據。惟學有正，繫昔所嚴。自熙寧興三舍之初，肇正命官之選；逮元豐因大均之薦，非由召試不除。或各一經而分等有二，或六十人而所取纔四。循茲以降，選用尤詳。除授歸之中書，資格擬乎博士。與太學官分掌教，類皆當代之儒宗；掌國子生不如規，幾若學中之御史。宜得佳士，迺稱清資。而某彊齒章逢，未識門戶；蠶丁休運，誤甲儒科。半生負白米而斲黃精，一日泛紅蓮而依綠水。但知向扶桑而撐轡，不敢效鯨鯢以迎陽。豈期東膠典教之除，或在西莫終更之後。不以八千里之僻陋，荐頒一再命之寵榮。且蘇子瞻由制舉外，尚未堪記注之選；而彭器資以高科取，由三赴吏曹之銓。安有官以儒名，乃使得之望表！靜循疏逖之迹，實有根柢之容。茲蓋恭遇某官柱石本朝，津梁斯道。不出長安七年而至宰相，夷夏聳瞻；大開東閣三館以延賢人，衣冠傾屬。凡所進退，一惟中和。致令肖翹，亦預坱圠。某誓當嚴履踐以圖稱塞之實，不欲以名第爲博溫飽之資。總儒官三十六人，濫巾有覲；令中書二十四考，託庇自今。卷卷皈依，萬萬儕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七。

除正字謝宰相啓

濫巾雙字，曾微典教之勞；給札尚方，遽冒正書之選。據非其稱，愧甚於榮。惟延閣之清遊，實儒林之美秩，地邃西崑之玉府，天垂東壁之華星。歷代所崇，我朝尤重。自昭文直館至秘閣校勘，列職有差；雖制科入等及進士三人，必試而命。或被睠知而特召，或由論薦以選除，詩頌雜文以考其能，漢唐問日以觀所蘊。自熙寧之初，策以世務；逮紹興而後，踵爲舊章。蓋揚以語言，所以旌其進用之殊；而職以典籍，所以廣其見聞之益。選掄固重，責望匪輕。而某學不知方，器非涉道。識字未知於雌霓，豈暇辯訛；讀書莫究於癡龍，敢云博古？屬值臨軒之始，偶塵分鼎之科。脫從事衫，亟趨嚴詔，入司成館，荐拜除書。雖未能赫赫以動人，亦豈解盱盱而隨俗。誤知丹扆，錫對金坡。環堵墻學士之觀，慚無高論；亞蘭臺令史之選，忽玷誤恩。半生望弱水三萬里之遙，一日筮瀛州十八人之後。屬書廣內，還儒生燈火之魂；廩食太官，飫博士齏鹽之腹。思慮專而足以進學，職業省而足以治心。疊是微逾，若爲稱塞！茲蓋恭遇某官甄明庶類，裁叙羣工。既以道佐王，躡青帷而調象緯；復推才報國，開東閣以延賢人。不遺萬里之寒蹤，俾預八紘之德網。拔之稠衆，被以光華。某敢不益勵後圖，勉希前輩？磨丹清墨，豈惟守蠹魚於文字間；食蘖飲冰，要當收汗馬於方寸地。不負素學，用答隆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六。

差知嘉定府謝宰執啓

校中秘書，久積空餐之愧；爲漢嘉守，遽膺從欲之仁。祇服恩靈，未知報塞。伏念某蚤繇薄技，濫齒儒科。視進士第一人，躡躡齊京秩；客諸侯者再歲，偶及過更。誤知宸旒，列屬鬻省。既謬司於糾正，復序玷於博通。僅踰歲琯之周，復錫禁林之對。徒以草茅言天下事，不恤嫠緯爲王室憂。方虞干斧鑽之誅，迺使冒鉛黃之寄。道山鄰日月，是蒼史之遺文；直廬繞星辰，讎魯淹之脫簡。思慮專而足以進學，職業省而足以治心。退循孤蹤，亶極華遇。豈不願偷安歲月，友壁中之科斗；而顧欲丐歸田里，藝山下之蹲鴟。爰念庭闈，久違鄉井，重以三年之亡補，力斬一障以便私。天高聽卑，朝奏暮可。靜惟寵渥之異，厥有根柢之容。茲蓋伏遇某官裁叙羣工，便章庶政。明有國者彰善癉惡之義，全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重輕適平，小大遂性。致令苦窳，例玷鈞陶。某敢不勉趾前脩，益肩夙志？懷鉛抱槧，豈徒守蠹魚於文字間；行己利人，誓當收汗馬於方寸地。不負素學，用答隆知。《鶴山先生大

知漢州謝安大使啓

自詭外庸，嘗控辭於嚴召；誤分方寄，亟祇拜於俞音。過蒙大闢之知，靡事繁文之徇。俾從便道，趣領左符。載惟恩覆之私，敢後書郵之敬？伏念某稟姿愚戇，涉學迂疏，偶奮迹於儒科，遂饗榮於朝蹟。擢升芸秘，賜對鑾坡。屬邊事之方殷，沮權姦之輕舉。雖公孫丞相發蒙耳，如尹氏太師不平何！難久居中，亟求補外。未知爲郡之樂，兩奉賜環之音。屬時多艱，遭家不靖，謂置身華近而未能報國，盍效官州縣而且以及民。求無愧於食功，用力陳於試郡。荷公朝之從欲，特畀便麾；辱方嶽之異知，弗拘彝制。免呈身而受察，俾愛日以奉親。祇服厥官，恪修乃職。載惟廣漢，雖號望州，適承彫弊之餘，深費爬梳之力。大綱小紀，蔑有一存；百孔千瘡，不堪數舉。匪蒙假借，曷究設施！此蓋伏遇某官功塞二儀，名在九牧。風飛雷厲，平大難於呼吸之間；乾清坤夷，奠全蜀於危疑之際。帝未寬於西顧，公少緩於東歸。謂大臣之慮四方，當求共理；得一士而制千里，務在急賢。臻使疏庸，亦叨分守。某敢不推其夙學，勵乃壯心？不欲食浮於人，庶乎寡過；所願民安其業，非以求名。過此以還，未知攸措。《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六。

知眉州到任謝安大使啓

竊祿養親，未滿武夷之秩；起家爲郡，謬居文物之邦。祇服寵靈，莫知報塞。伏念某猥繇科第，早玷班行，徒以狷直淺中之資，立於權姦專政之日。雖公孫丞相發蒙耳，如尹氏太師不平何！乃自詭於民庸，冀稍便於親養。三辭商聘，再析漢符。適承曠弛之餘，粗究設施之績。肅遏慢吏，訓齊敗民，崇學校以明倫，蠲租繇而厚本。謂粗逃於瘵曠，冀無慊於承宣。而涼德挺災，垂氣致異，迄荷聖朝之鑑，僅從鑄免之文。甫再閱於旬時，既即糜於祠廩。尋膺誤柬，復畀使麾。矧坡、潁之故鄉，爲西南之望郡，厥惟寵異，猥及庸虛。茲蓋伏遇某官精識邁倫，訂謨經遠，謂收士報國乃爲臣之分，故達善引類不蘄人之知。凜乎有大臣之風，久矣非時賢所及。顧如不肖，雖荷夙知，然自獲譴以來，亦知惟分之守。執事之庭既無韓愈之迹，主書之吏不識安世之名，而曲爲蟠木之容，遽上公車之牘。言敷事久，彪列眈分，使王尊乍賢於一歲之間，而魏尚獲免於六級之罰。所階忝冒，咸軼故常。某敢不益勵後圖，力懲前覆？觀過斯知仁矣，此難爲俗人言；公舉何私謝爲，我當以國士報。心之所蘊，言莫能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六。

全宋文卷七〇七六

魏了翁 二四

答眉州同官啓

祝釐竊廩，滿秩是期；受任典州，饗榮已甚。魏尚復爵於數月，王尊乍賢於一期。矧嚴即戍之程，申畀疾驅之旨，有蕃寵異，猥逮庸虛。揣報稱之未能，顧馳驅之敢後？黨賴同官爲僚之助，以收因人成事之功。愧詞牘之未能，蒙慶緘之先辱。傷弓者驚曲木，方前顧以惕然；折肱而爲良醫，冀後圖之或爾。尚期叶濟，庶保令終。《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答趙通判 希存啓

馳鄭郊之驛馬，知子之來；行周道之棧車，俾余于役。既不獲聞名于將命，又未能致糗于隸人，

至塵弭蓋之先，及假袖文之寵。先施過矣，後見慙然。恭惟某官謙恇恪勤，精明彊濟。子游爲武城宰，割鷄焉用牛刀；士元非耒陽才，別駕以展驥足。閱時未久，嘉績孔多。豈惟序進於一麾，將以儲資於三院。某欽風既久，識面爲榮。矧茲謬玷於左符，幸甚密依於餘櫬。君子至未嘗得見，祇畏簡書；公事畢然後敢私，用稽報謝。《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答州縣官生日啓

小人有母，適丁震夙之辰；君子作歌，載示祝延之寵。善頌雖形於魯燕，輕軒尚御於潘園。既阻承顏，莫知圖報。聲應氣求，各從其類，雖仰荷於拊存；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敢益圖於勉懋。寸忱所述，尺牘奚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生日謝李參政壁啓

一麾去國，悅驚序籥之周；四袞開年，又記門弧之設。矧此瓜時之迨，睠焉諼背之懷。詎謂輶微，至塵獎飾。恭惟某官迪德淵靖，秉猷碩膚，間兩社之崇勛，拓八荒之壽域。鋸而右，斧而左，雖嘗器使於群工；細爲楠，大爲栴，尚欲兼收於衆善。及丘園之間暇，示鄉國之儀刑。言念孱庸，久棲

蔭樾，向得侍同朝甚喜，今顧與先生並行。身貴而禮滋恭，氣同而聲相應。酌大斗以祈黃耇，有旨酒而又嘉肴。某拜大貺之稠重，省微私而愧惕。俾爾戩穀，降爾遐福，既形善頌之詞；揆予初度，錫余嘉名，正懼所生之忝。永言御戢，莫既敷棻。《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謝劉潼川光祖啓

銅虎分符，恍十年之去國；金龍錫節，忝一道之觀風。祇服寵靈，未知報塞。竊謂司政典獄，匪惟刑暴詰姦。民曰嘉師，吏云天牧，將以欽承明命，迪棐羣彝，惟至公而無私，不得已而後用。閱實其罪，尚曰審克，如得其情，猶當哀矜。儻訖威徇貨之相仍，或折律貳端之不免。維明克允，何擇非賢。而某涉學淺蕪，亶姿蒙竄，徒守恹恹之自信，不嫌皓皓之易汙。既辭聘幣之三，荐挾朱幡之兩。靖共爾位，寬綽厥心。惟知迪畏於天明，每用訪求於民瘼。正虞疏拙，以速譴呵，敢圖出命於中宸，遽俾司刑於梓部。既揆量而莫稱，信吹獎之有由。恭惟某官望實俱穹，年德彌邵，氣雖和而內介，養既熟而道凝。三朝老成，出處繫時之否泰；四海人士，視聽惟公之表儀。藹然司馬居洛之餘，凜乎元城過泗之望。倚釐奧屏，昭示眷懷。高名已薄於前修，餘論尚加於後進。是宜孤陋，亦玷將明。某控避莫皇，瞻承孔邇。御命而使，願拜仁人之言；明刑之中，儻濟士師之治。厥爲感荷，未既敷陳。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賀張運使啓

恭審陳臬告成，將輸申命，侈英函之有煒，儼棠蔭之未移。號令夙孚，聽瞻彌聳。恭惟某官風姿端邵，性行肅明。足躡天根，偉穹標之絕俗，句出月脇，猶餘事之驚人。蚤負時名，久儲世用。言論風旨，居多前輩之典刑；本末源流，按作後來之圖籍。抱丹心而向闕，紛白首而爲郎。煌煌顯聞之維休，亶亶英躔之徑上。爲鱸尊而去國，奉龍簿以察州。粵是東藩，實勤西顧，肆詠皇華之遣，式嚴駢乘之行。民之情僞盡知，方疚心於勞來；獄之大小必察，惟單慮於平亭。陬維挈持，早有大體，囊篋細碎，復綴精思。非從惟從，雖畏勿畏。微矣今大夫之爲政，展焉古君子之用心。乃放漕引之除，以蓄禁游之望。某欽聞異數，喜激同心。遣八使以巡行，猥叨並命；對兩臺而聯治，將嗣前規。權抃既殊，敷菜曷罄。《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除潼川運判謝宰執啓

攝官承乏，無補將輸；滿歲爲真，誤叨申命。撫江山之維舊，恍雨露之更新。伏念某自歷試於外庸，遽躡乘於使傳。且庶獄小大之比，與常平歛散之宜。揆以短才，一之謂甚；胡然誤柬，二者得

兼。矧漕寄之所關，於坤隅而尤重，豈簿書之是務，抑澄按之當先。况建學立師，將助秩宗之典；而量能授任，又分選部之衡。自昔假名，已慙代斲，于今即拜，寧不疾顛！明時何至於乏才，使指豈難於改畀。不圖華遣，洊及寒蹤。茲蓋伏遇某官德器恢宏，機猷膚敏。以汲引人才爲己任，以扶持公道報主知。惟配美於前修，每鍾情於後學。肆令已試，亦玷真除。某控避未皇，稟承惟恪。才非數器，安能左之有右之宜；芘切萬間，庶幾彼無惡此無斃。感藏攸寓，敷述難周。《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生日謝親友啓

四十四而佩魚符，偶叶香山之詠；六千六以數亥首，敢希絳縣之年！有嘉聲氣之應求，無間山川之悠遠。特貽問遺，爰旣輶微。顧影自憐，正《蓼莪》之廢業；幸生何益，慙蓬矢之記辰。視報未皇，銘心徒切。《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通安少保定昏啓

通婚姻於寒裔，雖荷降尊；託繫援於高門，獨慙耦大。然而處富貴有道，遺子孫以安。切窺詒後

之良謀，深嘆厚倫之遠識。尚以單平之迹，懼沾趨附之嫌。况又聞孫早著於賢稱，息女未安於姆訓。循墻以避，揣分所安。忽承行李之來，首拜委禽之辱。幣必誠辭無不腆，肇修永好之儀，身愈貴禮則滋恭，彌切高風之仰。曾微衛報，徒愧魯臯。《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被召謝宰執啓

方地千里，曾微共理之勞；圓穹九重，忽下特招之命。荷恩異甚，揣稱蔑如。恭惟列聖之舊章，最重三微之首序。於百辟會朝之始，先四方祥瑞之陳。其後易之以大吏之拜除，次焉則從臣之遷擢，必推物望，以謹歲端。矧今效珍島夷，陳錫方夏，觀聽肇新於遐邇，招延宜及於耆英。而某才弱而質蒙，學疏而伎譎，並緣科第，陪筵班行。逮歷試於外庸，凡再辭於嚴召。由按刑而將漕，與分閫而守藩。寵異狎來，叨塵殆遍。况災患久嬰於夙志，而聰明不逮於前時。敢圖宣室之興思，尚誤公車之召對。且即孟陬之吉，俾聯泰茹之征。藐是孤蹤，豈其自致！茲蓋恭惟某官訏謨濟美，卓識鄰幾。念大臣者事君以人，故虚心以應乎物；而安國以積賢爲道，故引類而聚之朝。肆令宋桷之不材，亦玷工師之並蓄。某屬拘近制，莫遂控辭，敢幡然於幣聘之三，體樂與於《嘉魚》之什。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仰窺效美之心；是訓是行，近天子之光，儻遂陳前之志。厥爲銜荷，未究敷菜。《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除兵部郎官兼史職謝宰執啓

元會充庭，興念校文之舊；便朝賜對，叨陪司武之聯。仍兼紬史之華，不廢操觚之素。寵靈狎至，報稱奚任！伏念某階緣韋布之資，陪廁縉紳之後。內焉館學之清邃，倖其位而安行；外而州縣之煩勞，何所往而非學。粗有見於屈信消長之分，故無累於進退淹速之間。會重譯之效珍，即三朝而受瑞。上儀肇舉，師聽攸傾。而乃動遐軫於表臣，下特招於中宸。且敬事則命以始，既嚴出令之初；使非道以陳於前，是昧責難之義。首論人心之廣狹，次言國勢之重輕。規摹闊疏，意嚮迂腐。方俟報聞之命，俄驚寵渥之頻。列屬南宮，猥從諸郎之後；屬辭東觀，與觀太史之書。徒志效於一官，而得兼於二者。襲榮爲懼，拜寵知歸。茲蓋伏遇某官器懷閎深，局度寬雅。合臯合稷，天知許國之忠；若陟若賢，人仰傳家之學。念方寸恢乎其正大，而兩間賴此以扶持。拓開鈞鎔，儲蓄人物，致使寒微之迹，亦汗啓擬之公。某敢不惟既厥心，不負所學？沿周六典，贊統師平國之規；作宋一經，免閣筆含毫之誚。厥爲感荷，未究敷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回蔣狀元重珍啓

共審錫第嚴宸，冠名多士。帝嘉讜論，首颺揭日之名；天啓修途，爲插生風之翮。恭惟某官器資端厚，檢履醇明。厲志軼羣，懷孔聖無聞之懼；賦詩見志，慕鄒軻不動之誠。當今茲願治之時，論古者爲仁之要。有惻怛至誠之意，無矯激近名之心。亟登乙覽之榮，擢實甲科之右。正人輩出，元氣攸關。某曩佐春官，幸窺朝采。方自快景星之瑞，已袖銜連錦之書。論說無疑，忠鯁既符於上意；榮進素定，持循願謹於前修。《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回蔡狀元仲龍啓

共審顯膺親策，擢亞倫魁。天錫龜朋，薦本朝之上瑞；史占雲物，慶神氣之有開。共惟某官迪德粹明，飭躬端厚。上鈞天而奏伎，得寸地以推才。歷陳往昔之條章，按作方今之楷則。一臯不入，帝爲噤噓；再擲成廬，衆驚絕叫。揭貴名之日月，爲直道之金湯。某再點周行，偶逢盛舉。數公卿於十載，當遂復先朝之規；計溫飽於三場，宜一洗俗儒之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回趙狀元發啓

恭審才推寡二，名列魁三。聳大庭臚句之傳，啓盛世風雲之會。共惟某官清姿邁俗，敏識鄰畿。浩養賢關，未嘆六年之遲久；深探聖域，坐嗤百氏之支離。偕子大夫而造于朝，先諸老生而爲之對。貫以堅疑之說〔一〕，參諸通變之方。亟膺乙覽之榮，擢實甲科之右，行隨言著，名與實俱。某曩以庸虛，謬當品目，幸不迷李程之目，敢謂傳和凝之衣！三人同行，已喜師言之惟允；一第恩子，更惟遠業之是圖。《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又見《啓雋類函》卷六七。

〔一〕堅疑：四庫本作「堅凝」，疑是。

生日謝親友惠詩詞啓

小人不知紀年，甫邁《河圖》之數；君子淡交如水，遠依崧極之聲。爛其龜采之貽，重此《蓼莪》之感。伏惟某官才資粹正，藻思穎華。雖識面之方新，而知心之維舊。來觀光於畿邑，因論契於鄉粉。發爲善頌之詞，曲記載生之日。而某質弱而志不逮，齒長而學益荒，自塵豹裘之聯，采切鵲梁

之愧。眉壽無有害，莫稱好辭；頭臚豈不知，更期終誨。《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除秘書監謝執政啓

引類而聚之朝，方愧容臺之濫選；敬事而命以始，又頒冊府之除書。一何三載之逢辰，兩被元正之出綽。恩榮有赫，稱塞無聞。伏念某學不適時，才非經世。徒旁緣於科第，早陪廁於班行。燃天上之青藜，幸分夜照；望日邊之紅杏，獨倚秋風。迺造蜀道之歸，久分神山之隔。氛埃滿袂，憂患熏心。迷路桃花，恍記劉晨之誤入；成陰梅子，奚期杜牧之重來。償十九年更歷之微勞，理五千卷校讎之舊夢。靖循僥忝，有相會逢。茲蓋恭遇某官迪德靖夷，受才膚碩，炳國家之龜蔡，公人物之量衡。每惟列聖之成規，莫重三微之首序。門施行馬，慨楚客之曾窺；野有遺簪，動少原之遐念。肆令晚陋，亦玷清華。某敢不益所未能，修其可願？星躔奎壁，已瞻槐影之婆娑，雲氣蓬萊，尚想棠陰之蔽芾。誓堅素守，勉趾前修。《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除起居舍人謝宰執啓

東壁圖書，方理重來之夢；右坳記注，忽疇已試之庸。拜寵便蕃，拊躬震惕。載考廷中之盛選，

莫如柱下之清班。君舉必書，操丘索典墳之筆；王行則從，欽起居出入之司。地禁而職親，天低而日近。屬車豹尾，陪漢侍臣；前殿峨眉，號唐供奉。於皇我宋，益遴厥官。諫書許其直前，經幄使之入侍。豈但記言而司過，抑容陳善而責難。茲惟稽古之榮，必屬爽邦之哲。而某少亦有志，壯而多艱。聰明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於上下。偶茲承攝，甚矣僥踰。且天生物必因其材，寧以非材而妄授；器與名不可以假，況於久假而不歸。明時未至於乏人，異數俄頒於弗績。莫遂循墻之避，但懷乘器之虞。茲蓋恭遇某官謨明足以憲邦，道廣足以周物。閱天下義理多矣，嘆當今人物眇然，拓開化鑪，儲蓄善類。念汲黯以數直諫不得居中，而蕭生之更治民蓋嘗補外，肆稽伐閱，併用超遷。某敢不夙夜在公，靖共爾位？一日二日，固將察明命於時幾；大書特書，抑以垂將來之軌範。不愆素守，是報深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賀皇子國公誕生皇孫劄子

恭審帝胄綿休，文孫毓秀，宸權允洽，民氣咸和。恭惟皇子國公迪德溫恭，秉心端厚。珮陸離而中度，玉孚尹而含輝。仰承燕翼之謀，爰叶熊占之夢。世之不顯，益隆周室之本支；國以永存，丕啓漢家之苗裔。有室大競，無疆惟休。某叨侍嚴宸，幸逢熙旦。覃訏載路，已覘嶷嶷之姿；蕃衍盈升，更兆繩繩之慶。厥爲忻躍，罔既敷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生日謝人惠詩詞啓

身年四十七，正感懷白傅之詩；眉壽萬有千，敢辱貺魯侯之頌？先施厚矣，自揣缺然。伏念某材能不及於中庸，名實未加於上下。素餐奚補，孤天地亭育之仁；嗜學無成，虧父母生全之德。矧此誕彌之候，尤深罔極之思。而某官懷舊不遺，好仁無倦，記此蓬矢桑弧之日，貽以鉤章棘句之文。揆余初度，錫余嘉名，正懼所生之忝；俾爾單厚，以爾多益，敢當善頌之詞！徒劇銘心，莫知報德。《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謝安監丞納幣啓

賦標梅之實七，願爲有家；親御輪之周三，敢辱令子？方馳驅於蜀道，來造託於湘流。先之以幣帛之將，申之以竿牘之問。不遺羈旅，來告會期。云云。醮子而親命之，既勞遠役；醴女以俟迎者，謹踐成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賀范帥子長啓

自天進直，易地建藩。六年分南定之弓，玉關未老；一日返東涪之旆，棠蔭不移。譽命頻來，師言維穆。某官賦資剛介，秉行粹夷。蔚然蜀國之流芳，展也岷陽之間氣。議論礪礪，居多前輩典刑之言；風節崔嵬，耻鯁權門爵祿之餌。寧問厖眉之郎省，不爲識面之臺官。閉干木之門，或謂迫斯可以見矣；知陽貨之饋，乃復闕亡而往拜之。以一身自任之不輕，故十載外庸之不屑。今當疆事繹騷之日，屬有人物鮮少之憂。不恢好往之心，優示弘人之度，尚一方之偏愛，使大惠之獨私。徽祖龍藩，更資均佚；裕陵奎閣，庸表陟明。雖暫符五袴之思，然尚鬱八荒之望。某侍同朝而自昔，復聯事以有年。代大匠斲以不傷，皇知其後；入善人居而與化，儻始于今。願疾其驅，斯拱以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七。

答靖州士人生日啓

抱五三六經之傳，少嘗有志；閱四十九年之序，久乃知非。矧以戮餘，藐然遠屏，莫省我辰之安在，有慙皇覽之揆初。敢圖善頌之詞，猶記載生之日。老冉冉兮將至，拊事憂傷；芳菲菲其彌章，繫

茲報稱。《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答衆官致禮者啓

云云同前至「揆初」。而某官會面雖新，知心維舊。託殷勤於醴幣，申繾綣於歌詩。爛其鼂采之貽，重此《蓼莪》之感。老冉冉兮將至〔一〕，云云同前。《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一〕「老冉」下原脫一「冉」字，據前篇補。

海答生日惠詩啓

民莫不穀，感《蓼莪》欲報之恩；天之方濟，增《常棣》孔懷之戚。揆辰安在，傷已于罹。况內與之相仍，紛遐憂其未懋。有來善頌，垂記初生，却之却之不恭，受之受之何義？五十不足畏已，莫贖往愆；一言可以行之，尚徼終誨。《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生日謝人惠詩詞啓

小人不知紀年，閱五盈而加一；賢者樂告善道，記六物之有初。載惟久放之餘，倏邁始衰之歲。任重而道益遠，齒長而學不加，顧相煦而相濡，不以規而以頌。日居月諸，胡能有定，雖行止之未期；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誓始終之知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又謝守倅啓

我生之初尚無爲，慨中身之寡遂；詞人之賦麗以則，曾下體之不遺。荷賜加隆，拊躬知慙。伏念某少亦有志，長而多難，矧惟久廢之餘，倏邁始衰云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生日謝守倅以下惠詩詞啓

止《離騷》之國，三閱流年；誦「皇覽」之篇，四驚初度。於焉信處，豈不懷歸。深虞罪罟之靡

夷，復念劬勞之罔極。有來善頌，垂賁孤蹤。爛其朝采之貽，記此門弧之始。今朝五十初過二，正哦蘇子之詩；明年半百又加三，徒重白公之嘆。更期終誨，益厲後圖。《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全宋文卷七〇七七

魏了翁 二五

答靖州時官士人惠生日啓

百年強半，叶黃州再閏之時；五十加三，起白傅懷歸之詠。豈但父兮母兮之感，寧忘國爾公爾之憂！報稱未能，省循莫措。曾謂始生之日，驟蒙善頌之辭。疑甲子之紀年，問庚寅之初度。羊牛下括，雖見思行役之無期；鴻雁于飛，正興念劬勞之安宅。願言終誨，益厲後圖。《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答靖州范倅中啓

恭審上最一同，外華半刺。雲霏霏其承宇，尚懷辰淑之遊；山靡靡以旁圍，又遡黔沅而上。滌龜

肇始，環雉生光。伏惟某官迪德靜虔，秉心端亮。鍾武夷之間氣，擅唐杜之名宗。割雞焉用牛刀，游聽絃歌之奏；別駕以展驥足，平分明月之輝。厚爲資望之儲，爰啓清華之武。某猥繇疏竊，自取囚拘。地寒未脫於曩愆，天幸獲依於初政。左圖右史，雖安土以無求；上雨旁風，知芘身之有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生日答衛沅州 溉啓

七年遠屏，尚嗟天意之方憐；六物不靈，莫省我辰之安在。正切垂弧之感，忽驚連錦之貽。某官氣粹而質明，才周而行敏。涓葉裳裳之方沃，棣華鄂鄂之交輝。屬剖符銅竹之新，念投分金蘭之舊。久居遐裔，實在鄰封。兔爰而雉離羣，奚爾生之適際；雞棲而牛下括，獨此役之無期。乃因揆度之初，特寓懷人之意。而某循涯弗稱，拜施徒慙。却之却之不恭，受之受之何義？誦屈子《沅歌》之四，喜挹餘芳；賦衛公《淇奧》之三，敢期終誨。《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復元官職宮觀謝宰執啓

東朝介壽，式頒慶渥之新；北闕疏榮，盡復郎階之舊。仍通班於書殿，併賦祿於殊庭。拜命便

蕃，拊躬震悸。伏念某賦姿庸下，涉藝淺蕪。每惟言語侍從之臣，宜效獻納論思之益，而才疏不足以濟時用，識闇不足以周事情。况有采薪之憂，莫施橫草之報。尚賴明良之同德，曲垂涵覆之異恩。奚下愚之不移，致衆毀之交至？削官三列，竄迹五谿。正使長流夜郎，亦自貽於伊阻；惟懼溘先朝露，將求棄於明時。不知歲月之屢遷，忽訝寵靈之狎至。盡復青氈之舊，以增畫錦之光。併以真祠，示之假寵。豈但超流於近比，亦將度越於前聞。有隕白天，孰爲之地！茲蓋伏遇某官迪德仁厚，秉猷碩膚。將令四海奠枕于京，故恥一夫不被其澤。靡憚陳前之屢，載新錫命之三。遂使孤蹤，盡蠲宿慝。某敢不敬修其可願，增益所不能？有大罪既極厥辜〔一〕，爲原情而矜宥；無常職以賜於上，復竊祿以還歸。疇報洪私，誓堅素守。《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一〕有：原無，據四庫本補。

答虞邛州方簡定婚啓

顯顯太王之昭，素推名閥；遼遼畢萬之後，自愧衰宗。使絲蘿之好益稠，抑草木之味相似。共惟令姪判院學士才姿端厚，業履粹明，夙稱東床坦腹之賢，偶負南澗采蘋之託。是用子同產之子，以承宗繼禰之宗。甫偕鳴鳳之占，首辱委禽之賜。求援援矣，既久辱於深知；使女女焉，用不嫌於非耦。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二。

答楊廣安約定婚啓

夫婦所生若而人，不以妄許；婚姻之故不我宿，奚其適歸。既先行李之來，敢後投瓜之報？共惟某官夙以風誼，著于月評。祇厥父事，懼傷考心，思爾舊姻，肆求新特。念兩家生子，固相從於童卯之時；而二人同心，又有出於聲利之表。特屈階庭之玉樹，俯詢家室之季蘭。所謂有是舅有是甥，固安敢必；若曰無失親無失故，則尚庶幾。扳附之誠，敷棗曷既。《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二。

答馮叙州邦作謝武侯廟碑啓

孔明五月渡瀘，著忠勞於棘道；景耀四年立廟，限禮秩於沔陽。雖後來祀典之滋章，而故國叢祠之久弗。不有浚明之識，孰崇開濟之勳！伏惟某官爲時碩儒，輩古循吏，慨卧龍之遺烈，拊麗牲之斷碑，自肇祀於壬辰，已三周於甲子。扶輿磅礴鬱積之氣，實鍾是人；昭明焄蒿悽愴之精，如在其上。乃崇祠宇，以宴神娛。不鄙謂予，蓋書成事。某適濫分於闔寄，獲祇謁於廟垣。銘錦江玉壘之甘棠，

悵莫追於裴相；詠黛色霜皮之古栢，徒有感於杜陵。姑憑不腆之詞，敬拜先施之辱。《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瀘州到任謝宰執啓

王三錫命，誤新渥於松階；國十爲連，忝舊封於梓部。莫俞巽禱，敢後寅車？某才不適時，學惟事道。際遇兩朝之久，踐揚三紀之間。爲詩遺王，名曰《鴟鴞》，孰知周公救亂之志；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惟識孟子傷讒之心。尚憑高廟之神靈，更賴天王之明聖，反湘纍之初服，釋楚紱之南冠。訖俾生還，誓言死報。矧又授鉞於赤甲白鹽之下，予麾於玉堂金壁之間，猶未厭於宸心，復洵頒於闔寄。地連巴益，分四千石虎竹之符；江接梓渝，理十六載龜琴之夢。維時多故，歷變方新，民夷有侏儒獷雜之難齊，郡國有赤子龍蛇之未定。而民力張弓之莫弛，邊氛煽燎之方揚，豈惟鵠在梁之羞，抑亦蚊負山之懼。厥爲忝冒，實出會逢。茲蓋伏惟某官慮周四方，澤被萬有。耻一夫之弗獲，惟四事之仰思，不棄遐蹤，致叨隆委。某敢不仰依覆燾，勉策疲駑？種落旁來，諭以國家之威信；封疆謹固，庶幾生聚之底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答生日啓

九十五年爲五章，已嘆三章之云邁；三百六旬有六日，又逢當日之始生。念《蓼莪》顧我復我之恩，重皇覽錫予名予之感。敢圖善頌，垂賁衰齡。雖人情之相沿，稽古誼而弗協。蓋稱壽固存於幽魯，而記生實肇於隋唐。凡見諸先正之文，未有若中興之夥。杜、蘇所賦，惟施同氣之親；京、檜以來，直作斂財之具。甚者貨利相覲而禮亂，上下交征而國危。以前世之事觀之，則今日之受非也。敢因來教，併誦舊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賀鄭丞相清之啓

出命九重，登庸二府，崇甘盤之舊學，著調鼎之新功。方茲地節親政之年，赫然天章責治之意。不平所感，端命維休。竊觀《易》道之微，無如時義之大。玩理於會通之分，沈幾於變化之神。方處時之未然，寧藏器以有待。故《乾》在下則潛龍勿用，《屯》其膏則乘馬班如。或需于郊，或需于沙，或賁其須，或賁其趾，或且安於坎坎，或退守於謙謙。脫事會之方來，豈幾微之可失。故《坤》之三以時而發，《復》之四惟道是從。《解》既得中，著「有往夙吉」之戒；《益》雖居下，實「利用大

作」之時。《井》而汔至有羸瓶之凶，《豫》而勿疑爲盍簪之得。嘗原天地之運化，以驗古今之屈伸，何示人之昭昭，而聽我之藐藐。蓋狃於患失者闔大體，而安於小成者乏遠圖。敢因師友之舊聞，仰贊朝廷之先務。竊惟仁、哲親政之始，實踵章、宣稱制之餘，皆靜觀者十年，而奮發於一日。然而或以厲精爲一代之興辟，或以踵誤生百年之厲階。乃知聽斷之初，實係安危之判。矧一二日萬幾之遷至，乃四十年大柄之倒持。士習於放利，皇恤其他；俗怵於積威，不知有上。典章浸泯，廉恥蔑聞。不及今解弦而速更，將自後噬臍而無及。擬效涓塵之報，敢修固陋之辭。且三省有造令出令之殊，自王、蔡擅朝以後，重在都司，而三省之屬不能制其可否；二府有同班合班之異，自秦、韓專國以來，惡人異己，而二府之事未嘗更相是非。尚書特奉命之司，胡爲有先行之筆；都堂爲聚議之所，何者開略入之端。臺諫耳目之官，但見書名於紙尾；給舍喉舌之寄，未聞駁正於詞頭。於是有韓盧之嘲，有時被伍百之謗。又其甚者，請終言之。翰苑受命于禁中，掖垣代言于閣下。今或先數旬而呈藁，斷無楊大年因三壤而求歸；或後累月而草詞，亦非劉原父以九制而被遇。凡曰論思之彥，例蒙獻納之譏。日善類爲好名，指直言爲歸過。於是禁庭宣召，經幄留身，二史直前，百官輪對，帥守監司之陞奏，臣民庶士之匭封，例曰具文，習成結舌。火既然而強寢，疾已劇而忌鑿。俾躬處休，莫肯念亂。河北列二十四郡，獨無忠臣；雲南喪數十萬師，反以捷至。奚暇爲事君安社稷之慮，大抵皆全軀保妻子之臣。幸積愆之剗剗，值大明之臨照。《剝》之無咎，一陽久處於五陰之間；剛長乃窮，一陰宜決於五陽之末。於皇盛舉，允屬通儒。恭惟某官精識足以慮微，訂謨足以經遠。有嘉謀而告于內，尚周臣良顯之

風；持衆美以效之君，得唐相彌縫之用。雖光塵之外合，而冰蘖之獨持。自建學於中興，既閱年之九十。豈無大科異等，由此而致通顯；亦有文人才士，隨世以就功名。然而章章乎正大之情，卓卓乎廉隅之行，揆以親見，復乎前聞。是膺一德之求，絕出群臣之右。當軸處中，曾幾何日；拔姦扶善，已若而人。子儀徹樂，黎榦減騶，莫匪精忠之觀感；承宗削地，韓弘討賊，咸欽處分之得宜。某尚陳狂瞽之言，仰贊聖明之政。公卿幸得遭遇，不勝王陽長策之憂；經制有所持循，竊陳賈傅太息之請。以是知我罪我，惟公進之退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答生日啓

丙申

衡殷斗，魁枕參，方前杓之建未；牛奮角，箕張口，正生物之當辰。不自我之後先，宜招人之謗譽。名雖濫得，責亦相隨。閱寒暑纔一周，涉水陸二萬里。投畀虎而虎不食，方將勞歸士於東山；問于鵬而鵬不言，忽又圖爾居於南土。譬舟流之不知屈，如行邁之靡所臻。有來善頌之辭，爰記始生之日，期以萬有千歲之壽，忘其五十九年之非。豈不懷歸，實迷途其未遠；於焉信宿，聊假日以銷憂。所望久要，更垂終誨。《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回生日啓

無所聞知，起四十頭顱之嘆；有來頌禱，挾五千文字之胸。荷臭味之相投，被光華而下飾。某官淡交如水，高義薄雲。爰矜末路之蹤，偶及載生之旦。其風肆好，亶亶真情；承筐是將，渠渠厚意。撫微躬而增惕，拜大況之稠重。揆余初度而錫余嘉名，正懼所生之忝；俾爾戩穀而降爾遐福，敢當告祝之詞！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回諸公生日啓

分竹峨陰，慙乏期年之化；垂弧門左，笑虛三紀之移。既占紫氣之臨，復枉清風之頌。擲金寵甚，報玖缺然。繫雅睠之弗遺，撫深悰而知荷。將所學也，乃以願於久生；受言藏之，其敢墮於大況！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昭代親友帖

提刑提舉親家尊眷丈所闕昭代親友兄弟間咸以諱音來赴，謂久痢所致，謂八月四日午時，又謂七月廿七日得了翁書，猶於枕間卧誦也。吁，何遽至此！中興勳德之家，令子賢孫相繼零謝，況於事變錯出、人物眇然之時，而善人云亡，關係匪淺，豈惟一家之私！諒惟孝思追慕，柴瘠弗任。或又云九月廿四日卧喪車朝祖，十月十五日即窆。了翁荷提刑知予愛憐，誼均骨肉，而疾不得候問，死不及憑棺，葬不及請役，五溪之濱，伶俜弔影，迸涕交揮，孰知此心也！邇來親友道喪，死喪不相赴。始聞不審，故審而後拜此，亦未知伯仲自離荼毒，體力何如，心之憂乎，靡所限極。更惟彊飯節哀，以終大事。一門眷聚，各計勝喪。蓬州聞已開府，石泉恐留江上，或在東山，亦坐不聞赴音之詳，失於弔唁也。妻孥附致問禮。偶逢簡佗便，就以薄奠侑之，誄文並見別緘，乞爲薦陳。不宣，謹狀。了翁頓首再拜狀，上機宜大孝賢伯仲姻兄服次。十一月十七日。《六藝之一錄》卷九六。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書畫鑑影》卷一一，《宋人書翰》二集，《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八。

送虞仲易剛簡赴夔路提刑序

雍忠肅公之孫虞侯仲易甫前後凡六授郡守，最後參謀蜀閬，自請行邊，科鎖邊吏，振業流移，屹立於人心橫潰之衝，卓有可稱。迨守陽安，會叛卒薄境，又能與民死守，厲士氣而老賊謀，訖保蜀西以無秋毫之犯，而賊由是殲。績用轉聞，擢提點夔州路刑獄。人之知於侯何所損益，雖引而爲公爲卿，皆儒生分內事。侯之燭此則甚明，未嘗幾微爲見於言面（一），矜矜兢兢，惟以職之不修爲懼。獨薦紳士大夫則曰公論固未嘗泯於世也，頗爲之喜聞樂道。而其親發臨邛，魏了翁聞命于潼，則前辛巳忠肅公采石却虜之日也。嘆曰：「使朝廷分道置使，其能人人若是，民其庶幾乎！」則亦爲之增氣。徒以守郡不得祖送，而贈言之義固不可已也，迺誦所聞以告之曰：《易》之大象言刑獄者凡五，則《噬嗑》《賁》《旅》《豐》是也（二），然皆因《離》體以發其義。《中孚》風澤之卦也，以外實內虛，其象似《離》，故亦曰「議獄緩死」。《解》雷雨之卦也，互體有《離》，故亦有「赦過宥罪」之文。嗚呼！刑獄法令之設，昔人所以聳善戢惡，成財成輔相之功，所關至不小，故惟天下之大明至正者乃可以任其事。《離》也者，先天之位則正東，東，陽之中也；後天之位則正南，南，天地之中也。其位既大且正，其本體則在天爲日，日行乎晝，宇宙之內無纖微弗燭也；在地爲火，火煜乎夜，閭室之中無幽枉可欺也。位大且正而光明若此，人心之本明實肖之。人之於聽訟也，若盡心而求，則兩造五詞

之來，雖貌稽氣聽亦可瞭然坐判，夫安得而遁〔三〕。然愚嘗於《離》之繇反覆究玩，而深有感焉。且二明相續，麗乎《乾》陽之正以照四方，而其詞乃曰「畜牝牛，吉。」牛，土物也；《坤》爲牛，順也。土物而又牝焉，中順之至也。以《離》火之光而上下二陽養至中至順之《坤》土於內以濟之，則沈潛蘊蓄，其明在內，乃義理之明也。嗚呼！世以赫赫爲光，察察爲明，而《離》以中順之養爲光明；世以熇熇爲氣，炎炎爲勢，而《離》以中順之養爲勢氣。世所謂光明、所謂勢氣者，非不曄然震耀也，而非本明也〔四〕。外暴火失其性，爲學則浮華，臨事則血氣，居位則驕矜，猶之燎原焚崗之火，薪盡煙息，在我無復有存焉者矣，可不甚懼矣夫！侯之資分甚高，自始歷官，耦事涉變，機神峻捷，知略輻湊，人鮮及之。今二十年來，益以講學之深、更事之久，深自收斂以求諸內，其於性命鬼神之蹟、聖賢心法之秘，靡微弗燭，而愚尚持牝牛之義以勉之。矧侯之得於《易》加余數等，有不待余言而知。然亦每以是自警〔五〕，久而益知其味之淵永也，故取以效芹爆之獻。侯其謂然，則是理也，不特用之刑獄而已，嗇用精神以養身也，制節謹度以特滿也，多識言行以蓄德也，白衣錦尚綱、不愧屋漏以極於無聲無臭之妙也，皆此理之推也。嗚呼！匪惟侯也，凡我同志之士尚皆敬哉。《鶴山先生大全

文集》卷五三。

〔一〕微爲：原倒，據四庫本乙。

〔二〕則：原作「者」，據右引改。

〔三〕得而：原缺，據右引補。

〔四〕非：原無，據右引補。

〔五〕亦：原缺，據右引補。

送吳門葉元老歸浮光序

予以戇愚抵戾，放之蠻荆。去國之日，自邇臣百執事下至博士弟子員、都人士，祖帳餘杭門外，連日不絕。臨安尹白宰相，致餽賚，具四大舟送至丹陽，所過監司帥守將迎如他日，予謝以疾而不得免焉。入靖，靖守洪文惠公之孫倬遇之如使客而有加，四方之賓友從游者日至，行李之間無虛月也，予皆固謝弗聽。吳門葉元老識度器藻，復出儕類，嘗受學于陸伯微，具有師法，所交多天下賢士。予因陳正父識之，傾蓋如舊交。一日匹馬數童來自浮光，爲予數月留。每日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一詞，率中要會。談古今治忽，人物優劣，山川險易，下至甲兵良窳、米粟少多之數，皆探原索委，蓋有志之士也。予每閱前史，凡喪人遷客必使守隸防夫極之於其所往，至則戲門掃軌，屏去書謁，人或追送而遠省焉，則史冊必書之爲美談。其在今日，不惟不加之譴責〔一〕，返以是見稱於時賢，見用於當世。嗚呼，非嘗從事於學，志立而氣彊者，不能辦此；非祖宗仁厚之積綿世歷禩，愈畜愈深，亦無以致此。元老將歸省其伯氏，乃與共學之士酌酒餞行，各爲七言古詩一章，予爲序所以作云：

龍標之南路窮絕，峨峨羣峰倚天脅。頑雲壓谿鳶跼翅，狼石橫空馬溝血。葉君尺箠度崔嵬，

朱霞白鶴雲端來。蠻邦自昔少此客，問此胡爲乎來哉。曉窗共話義文《易》，千古聖賢心歷歷。有時舊習未全忘，間倚銀河弄詩筆。銀河化作霜霰飛，蒼龍移入天之西。彭城風雨撩客夢，君起謂我吾其歸。牛羊凍卧鴻酸嘶，九州博大君安之。人生行止各有時，願崇明德慰遠思。《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

〔二〕責：原作「我」，據四庫本改。

送清湘文元歸土谿序

清湘文宗之元以其所聞于師友過靖就予是正，其書有曰「翱翔土谿之濱，詠歌先聖之道」。予問土谿所以名，曰：「是谿也，東出于濂谿，西會于洮江，吾世居其間，或謂是名俚俗，盍易諸，吾謝不敢。今先生之問及此，是谿將有望焉，願以一言發之。」予曰：大哉，土之爲功也！以天象言之，四時之季日合黃道；以五星言之，四星失度則填爲之動；以五聲言之，諸宮實長黃鐘；以《河圖》《洛書》言之，其中皆主五數；以五行言之，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以應四方，沖氣而生萬物，其功不既大乎，而誰以易之？《乾》之四德，人之四端，而信不與焉，又以見無適而非此也。雖然，有一于此，子亦知之乎？古《尚書說》、《呂氏春秋》、漢儒《五行傳》、許氏《異義》之等，又

皆以土爲心，蓋自二漢以前，五行之次，五臟之屬，與今世所傳黃帝書不同。宗之請其說，予曰：此義甚大，我以吾意言之，何益於子？子歸而求之，而有以復於予也。《詩》曰「維桑與梓，必共敬止」，宗之其致思焉。因書以送其歸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又見《粵西文載》卷四七。

贈易數雍堯俞

京君明受焦贛《易》，其說長於災變分卦，更直日用事，以《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凡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史號呼大叫，遂謂房用之尤精。嗟夫！《易》以占往來，天地之消長、萬古之廢興且莫之逃，今以能言遠一歲者爲精之尤，漢儒之陋可知矣。考之傳，况又未必能言及一歲，言乘傳奏事及涌水出，近一月，遠數月耳。逮其不密失身，乃不自鏡見。京《易》未易疵也，特其傳數而不論理，《易》者少之。雍君頗有志於學，推測休咎，歷歷如見，無徒效漢儒托經傳數則幾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二。

贈資中王彥正風水說

祖宗山陵自永安以後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岡阜演迤，互爲拱揖。登永安縣之西坡，望安、

昌、熙三陵，在平川尤爲卓絕。蓋其地勢掌平，凡一百十有三頃，方二十里，柏林環秀，萬安山來朝，遙揖嵩少。考其始初營卜，則安陵惟舊，而昌、熙以後乃以太祖生於洛陽，愛其土風，嘗欲都之，不果。末年因西幸，嘆曰：「朕生不得居此，死當葬此。」遂謁陵，登闕臺，西北向發鳴鏑，中其所，曰：「我後當葬此。」他日弓劍既返，即其地爲昌陵，而後來皆因之。始亦不過以鳴鏑爲準，蓋非有某山某水之說，而至今陰陽家咸謂東南地穹，西北地垂，爲角音所利，故能久安。利不利吾不得而知也，而獨知夫初卜之意爲不若是也。爰旣南狩，庶事草創，隆祐之喪權卜于會稽，而朝向適又與永安諸陵相似，亦協於音利。有上皇山新婦尖，而隆祐攢宮正宅其下。吁，開寶之行營蔽自上意，紹興之權厝事出倉卒，而山之朝向前後一體，又於風水之說不相戾，世蓋有本不出諸此而未嘗不出諸此者也。資中王生雖本以風水名家，而心目曠遠，善識統體，且能傳諸卦義，裁之以理，非史巫紛若之比。余一見而奇其有識，會離憂患，俾營兆域，主賓一語乃決，不數月乃克襄事。王生辭去，請余言以信其說。余固有感於風水之多異說，而溺焉者之不知返也，乃書前說以遺之，以見夫王生善發山川之闕，而人之得王生以發之而俾死者有所歸，皆非偶然也。生乎，其敬之重之，毋忽！

《鶴山先生

贈術士楊坤

開禧二年，余自館職補外，普人何大圭善論太一，數謂余曰：「子姑待之，蜀且有亂。」余行至巴峽間，而大圭之言驗。迨安公以戮曦聞，余始還里，蜀人往往能道曦未授首時事，謂眉人有楊坤者能先事言之。今觀安公所題，果信前聞之不誣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蓋氣數屈信之變使然，有不容已者。雖天之愛人，不能使之常治而無亂，然必爲之生才以擬其亂。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旰，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是理之在世間蓋瞭然若此，而士之瞶瞶者往往一術士之不若，甚至辱身喪節。吁，其可嘆矣夫！撫卷慨然，書而歸諸坤〔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二。

〔一〕坤：原作「紳」，據四庫本改。

贈太素陳純

術家者流自秦漢以後盛於世者，已有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逢占、覆射、挺專、須臾、孤虛、望雲、省氣等說，其末益蔓，則又不止是，然大抵囿於陰陽之器。乃若察脉以知吉凶，則於人

之血氣經絡、往來消息之度而得之，較諸他術最爲切近。如鑿緩識二豎子，猶是易事，至鑿和遂能以君之疾而覘知其臣若社稷〔二〕，况一身之近者乎！陳生挾此以遊諸公間，數有奇中，其術不爲不精矣。今自遂而歸成都也，索余言，又書此以勉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二。

〔二〕而覘知：原作「知而覘」，據四庫本乙。

贈王彥正

嘉定二年，余以心制里居，宅兆未卜，聞資中王直夫雅善青囊之術，即具書幣致之。居三日，余表兄高南叔拉與登隈支山，過蟠龍鎮，歷馬鞍山。未至山數里，直夫頓足而言曰：「由長秋山而下乾岡數里，其下當有坤申朝甲乙出之水，子之先君子其當葬此乎！」下而卜之，果如所云，遂爲今長寧阡。既又爲余言：「子未有室居，子之先廬被山帶江，其上有山，與馬鞍之朝向若相似。然隈支爲巽，巳峰實當其前，儻知之乎？」余曰：「而未嘗涉吾地，而惡乎知之？」曰：「余以氣勢之所萃知之。」卜之，又如其所云。由是即其地成室，是爲今白鶴書院。直夫又曰：「書院氣勢之所鍾，當有以文字發祥者。」余乃約十餘士之當赴類省試者會文其上，是歲自類元王萬里而下凡得七人，其不在得中者，後亦接踵科第，或以恩得官，莫有遺者。又曰：「白鶴書院雖得江山之要，然此地堙鬱已

久，今一旦開豁呈露，則家于是山之下者，其餘氣所鍾，亦當有科級之應。」是歲余弟嘉甫與鄰居譙仲甫同登，即七人之選也。先是貢士題名于浮屠，以問直夫，直夫曰若在七級則當七士，後皆如其言。凡此皆余一歲間身履而目擊者，自餘類此者不可勝數，恐歲浸久而忘之，姑隨筆書此以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二。

贈術士孫守中

先王盛時，瞽矇與瞍皆得食于樂正，大師、小師教之，眡瞭者相之。不寧惟是，凡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凡瘖聾廢疾者各以其器食之。蓋盈宇宙間無一民不屬焉，所以共明命而厚同氣也。降春秋而此意亡，往往假推算之伎以糊其口〔一〕，而聽其自爲養，上之人不及知也。吁，亦既可憫矣！而孫生不特自爲養也，又將推此以教其類，則不亦重可愧乎！吾黨之士苟相與扶持之〔二〕，尚見瞽相師之意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二。

〔一〕假：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之士：原無「之」字，據右引補。

書龍協惠事

余自潼川造朝，龍協惠以筆史從。既遣還，復思其人，從范殿撰借使，久之未至。余以擧去，意不復我從矣，抵于湖，協惠闖然來逆余，且請爲范公進所撰地志，即馳還靖。余爲言：「窮陬絕裔，安以筆史爲？其歸服爾事，保爾祿，養爾親，畜爾孥，乃爾久計。」則口呿目瞪，若弗愜志。即而問之，對曰：「昔也朝廷法從，人所爭趨，豈欠一賤隸，故猶豫弗敢前。今日渠陽逐客，則前之爭趨者去之，此正小人願效奔走之時。已白吾父，四方上下，惟主所命。」余嘆嘉之，聽其竣事而自至。亡何，踰嶺蹈谷，跛曳以趨于靖，敝衣糲食，承事朝夕，視異時事余于潼不懈益虔。會副使闕，彼當次補，請于今侯，不願速遷，且俾後來者居己上。夫即新而棄故，趨利而辟害，耆進而耻退，樂囂而惡閒，往往士大夫有不免，而一郡史能守之不渝，此豈亡見而然哉！協惠方守其說，而余懼其以是取憎於俗也，遣之使歸，而識其事于冊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二。

贈術士游大有

五谿天下窮處，靖居五谿之窮，而逐客又其窮者。盱江游大有挾術而來，言纚纚可聽，乃請一言

以探窮。嗚呼，其果有見耶，抑其窮未有愈邪！余雅愛顧愷之語〔二〕：「人稟命有定分，非知力所移，惟應共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幸，徒虧雅道，無關得喪。或有問於游生者，試以是告之，安知無以爲然而濟其窮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二。

〔二〕愷：原作「顛」，據四庫本改。

送左舉歸廬陵

臨邛魏某讀《易》至《艮》，會廬陵左行之東歸，書以贈之。《易》中光明多爲《艮》發，蓋人心遷於物則蔽闇，止其所則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曰所曰位，人心之本體，所以官天地而命萬物也。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則志爲氣役，物欲外遷，而光明內蝕矣。嗚呼行之，尚敬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二。

陳深父子帖

陳深父子服事遷客，久而益廩。陳深事主未竟而卒，陳恪能承父志，自靖之荆，自荆之蜀，奔走

服役於風濤寇盜之衝，頗賴其力。今念母暫歸，盡此心，記其勞，亦可以愧士大夫之隨時冷煖者。廿八日押。仍特支紫衫一領。《趙氏鐵網珊瑚》卷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八。